

劉向說苑新叙序

說苑二十卷新序十卷漢中壘校尉劉向子政所
撰宋集賢校理曾鞏之所序錄者也觀鞏之序說
苑譏子政以不能究知聖人精微之際又責其著
書建言尤欲有爲於世忘其枉已而爲之至論新
序則以爲秦漢絕學之後學者知折衷於聖人而
能純於道德之美者揚雄氏而止耳余謂鞏之文
簡言質直大類子政獨其詆訶過嚴與奪失實蓋
竊疑之焉夫自三代而下言道者莫純於孔子今

楊樹陶氏藏
所藏書目
卷之四

劉向子政

少泉

考其書自說易而外其於精微之際蓋不數數也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今夫朱生於絳青生於藍雖踰本色不可復化其質定也金之在鎔其爲鍾鏞爲鼎彝尊壘皆是也及其既有成器則鍾鏞之不可使爲鍾鏞者其質定也蓋道者渾淪無方本無定質苟欲以言而定之者則道者將必爲天裂子思談道最爲精微其言曰率性之謂道此其至善言者繼之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其言適至是則止耳苟鳶而必求其所以戾于天則鳶者始

膠膠然亂於上矣苟魚而必求其所以躍於淵則魚者始膠膠然亂於下矣故雖以孟子亞聖其自序以爲功者惟曰入則孝出則弟守先王之法以待後之學者而於精微之際蓋亦不數數也孟子固亦以言之長者道之所以裂也下世而言道者世號純儒莫過董生然猶泥於襍祥東漢諸人則誣於緯候至魏晉斷滅於虛無盡矣即鞏之所推獨稱揚雄然雄之所陳有曰爰清爰靜游神之庭惟寂惟漠守德之宅苟折衷以聖人之論其亦真能純於道德之美者非邪宋元豐間館閣諸名士

一日共商較古今人物失得王介甫言漢元晚節
劉向數言天下事宜疑太犯分呂晦叔曰同姓之
卿歟衆以爲然昔屈原以楚同姓傷懷王之信讒
遂入秦不反雖放流作離騷九章諸篇猶拳拳於
存君興國君子以爲忠夫以子政爲有非者然則
屈原亦有非耶按子政當漢元成間弘恭石顯王
鳳方用事尊顯皆擅國士大夫一失其旨意卽斥
逐誅死不旋踵子政數上章刺譏時事指陳災異
徵應乃至亡國弑君背尋常患難時朋及兄弟所
不忍容子政獨斷斷於天子之前不少休有不啻

批其逆鱗者是亦豈枉已者之爲使肯枉已則子
政以彼其才稍自貶其取丞相御史不難顧不出
彼迺與其所謂三獨夫者終始相結托則不用困
抑以死若此者鞏獨不少貸之哉夫春秋戰國時
先王之澤未泯士君子之言語行事皆有可稱之
第以一節見或少戾於中庸之旨率不爲聖人所
錄一時韓非呂不韋諸人雖有論撰又雜以名法
縱橫之說余謂數千百年之後凡成學治古文者
欲攷見三代放失舊聞惟子政之書時爲雅馴今
讀說苑二十篇自君道臣術而下卽繼以建本極

於修文終於反質蓋庶幾三王承敝易變之道又
豈後代俗傳所得窺其旨要哉余因刻說苑新序
二書懼學者承誤習謬使子政之心不白於天下
迺爲之辯著如此云嘉靖丁未八月朔東海何良
俊撰

劉向說苑目錄



- | | | | |
|-----|----|-----|----|
| 卷第一 | 君道 | 卷第二 | 臣術 |
| 卷第三 | 建本 | 卷第四 | 立節 |
| 卷第五 | 貴德 | 卷第六 | 復恩 |
| 卷第七 | 政理 | 卷第八 | 尊賢 |
| 卷第九 | 正諫 | 卷第十 | 敬慎 |
| 卷十一 | 善說 | 卷十二 | 奉使 |
| 卷十三 | 權謀 | 卷十四 | 至公 |
| 卷十五 | 指武 | 卷十六 | 叢談 |

卷十七

雜言

卷十八

辯物

卷十九

修文

卷二十

反質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人君之道如何對曰人君之道清淨無爲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不固溺於流俗不拘繫於左右廓然遠見蹕然獨立屢省考績以臨臣下此人君之操也平公曰善

齊宣王謂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尹文對曰人君之事無爲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因故民不以政獲罪也大道容衆大德容下聖人寡爲而天下理矣書曰睿作聖詩人曰岐有夷之行子孫其保之宣王曰善

成王封伯禽為魯公召而告之曰爾知爲人上之道乎凡處尊位者必以敬下順德規諫必開不諱之門搏節安靜以藉之諫者勿振以威毋格其言博采其辭乃擇可觀夫有文無武無以威下有武無文民畏不親文武俱行威德乃成既成威德民親以服清白上通巧佞下塞諫者得進忠信乃畜伯禽再拜受命而辭

陳靈公行僻而言失泄冶曰陳其亡矣吾驟諫君

君不吾聽而愈失威儀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由而草爲之靡是故人君之動不可不慎也夫樹曲木者惡得直景人君不直其行不敬其言者未有能保帝王之號垂顯令之名者也易曰夫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言出於身加於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君子之所以動天地可不慎乎天地動而萬物變化詩曰慎爾出話敬爾威儀

無不柔嘉此之謂也今君不是之慎而縱恣焉不亡必弑靈公聞之以泄冶爲妖言而殺之後果弑於徵舒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對曰有之哀公曰何爲其不博也孔子對曰爲其有二乘哀公曰有二乘則何爲不博也孔子對曰爲行惡道也哀公懼焉有問曰若是乎君子之惡惡道之甚也孔子對曰惡惡道不能甚則其好善善道亦不能甚好善道不能甚則百姓之親之也亦不能甚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惓惓亦旣見止亦

既覲止我心則說詩云之好善道之甚也如此哀
公曰善哉吾聞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微孔
子吾焉聞斯言也哉

河間獻王曰堯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痛萬姓
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饑則曰此我饑
之也有一人寒則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則曰
此我陷之也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故不賞而
民勸不罰而民治先恕而後教是堯道也當舜之
時有苗氏不服其所以不服者大山在其南殿山
在其北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川因此險也所以

不服禹欲伐之舜不許曰諭教猶未竭也究諭教
焉而有苗氏請服天下聞之皆非禹之義而歸舜
之德

周公踐天子之位布德施惠遠而逾明十二牧方
三人出舉遠方之民有饑寒而不得衣食者有獄
訟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以入告乎天子天
子於其君之朝也揖而進之曰意朕之政教有不
得者與何其所臨之民有饑寒不得衣食者有獄
訟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也其君歸也乃召
其國夫大夫告用天子之言百姓聞之皆喜曰此

誠天子也何居之深遠而見我之明也豈可欺哉故牧者所以辟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也是以近者親之遠者安之詩曰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此之謂矣

河間獻王曰禹稱民無食則我不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人則我不能勸也故疏河以導之鑿江通於九派灑五湖而定東海民亦勞矣然而不怨苦者利歸於民也

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夫罪人不順道故使然也君王何爲痛之至於此也禹曰堯舜

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爲心今寡人爲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也書曰百姓有罪在予一人

虞人與芮人質其成於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其人民之讓爲士大夫入其國則見其士大夫讓爲公卿二國者相謂曰其人民讓爲士大夫其士大夫讓爲公卿然則此其君亦讓以天下而不居矣夫讓爲公卿然則此其君亦讓以天下而不居矣二國者未見文王之身而讓其所爭以爲閑田而反孔子曰大哉文王之道乎其不可加矣不動而變無爲而成敬慎恭己而虞芮自平故書曰惟文

王之敬忌此之謂也

成王與唐叔虞燕居剪梧桐葉以爲珪而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封汝唐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請曰天子封虞耶成王曰余一與虞戲也周公對曰臣聞之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於是遂封唐叔虞於晉周公旦可謂善說矣一稱而成王益重言明愛弟之義有輔王室之固當堯之時舜爲司徒契爲司馬禹爲司空后稷爲田疇夔爲樂正倕爲工師伯夷爲秩宗臯陶爲大理益掌馭禽堯體力便巧不能爲一焉堯爲君而九子

爲臣其何故也堯知九職之事使九子者各受其事皆勝其任以成九功堯遂成厥功以王天下是故知人者王道也知事者臣道也王道知人臣道知事毋亂舊法而天下治矣

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知之有道乎伊尹對曰昔者堯見人而知舜任人然後知禹以成功舉之夫三君之舉賢皆異道而成功然尚有失者况無法度而任己直意用人必大失矣故君使臣自貢其能則萬一之不失矣王者何以選賢夫王者得賢材以自輔然後治也雖

有堯舜之明而股肱不備則主恩不流化澤不行
故明君在上慎於擇士務於求賢設四佐以自輔
有英俊以治官尊其爵重其祿賢者進以顯榮罷
者退而勞力是以主無遺憂下無邪慝百官能治
臣下樂職恩流羣生潤澤草木昔者虞舜左禹右
皋陶不下堂而天下治此使能之効也

武王問太公曰舉賢而以危亡者何也太公曰舉
賢而不用是有舉賢之名而不得真賢之實也武
王曰其失安在太公望曰其失在君好用小善而
已不得真賢也武王曰好用小善何如太公曰君

好聽譽而不惡讒也以非賢為賢以非善為善以
非忠為忠以非信為信其君以譽為功以毀為罪
有功者不賞有罪者不罰多黨者進少黨者退是
以羣臣比周而蔽賢百吏群黨而多姦忠臣以誹
死於無罪邪臣以譽賞於無功其國見於危亡武
王曰善吾今日聞誹譽之情矣

武王問太公曰得賢敬士或不能以為治者何也
太公對曰不能獨斷以人言斷者殃也武王曰何
為以人言斷太公對曰不能定所去以人言去不
能定所取以人言取不能定所為以人言為不能

定所罰以人言罰不能定所賞以人言賞賢者不必用不肖者不必退而士不必敬武王曰善其爲國何如太公對曰其爲人惡聞其情而喜聞人之情惡聞其惡而喜聞人之惡是以不治也武王曰善

齊桓公問於甯戚曰筦子今年老矣爲棄寡人而就世也吾恐法令不行人多失職百姓疾怨國多盜賊吾何如而使姦邪不起民衣食足乎甯戚對曰要在得賢而任之桓公曰得賢奈何甯戚對曰開其道路察而用之尊其位重其祿顯其名則天

下之士騷然舉足而至矣桓公旣以舉賢士而用之矣微夫子幸而臨之則未有布衣屈竒之士踵門而求見寡人者甯戚對曰是君察之不明舉之不顯而用之疑官之卑而祿之薄也且夫國之所以不得士者有五阻焉主不好士諂諛在傍一阻也言便事者未嘗見用二阻也壅塞掩蔽必因近習然後見察三阻也訊獄詰窮其辭以法過之四阻也執事適欲擅國權命五阻也去此五阻則豪俊並興賢智求處五阻不去則上蔽吏民之情下塞賢士之路是故明王聖主之治若夫江海無不

受故長爲百川之主明王聖君無不容故安樂而
長久因此觀之則安主利人者非獨一士也桓公
曰善吾將著夫五阻以爲戒本也

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寡人欲從夫子而善齊國之
政對曰嬰聞之國具官而后政可善景公作色曰
齊國雖小則何爲不具官乎對曰此非臣之所復
也昔先君桓公身體墮懈辭令不給則隰朋侍左
右多過刑罰不中則弦章侍居處肆縱左右懾威
則東郭牙侍田野不修人民不安則甯戚侍軍吏
怠戎事儉則王子成父侍德義不中信行衰微則

筦子侍先君能以人之長續其短以人之厚補其
薄是以辭令窮遠而不逆兵加於有罪而不頓是
故諸侯朝其德而天子致其胙今君之失多矣未
有一士以聞者也故曰未具景公曰善吾聞高繚
與夫子遊寡人請見之晏子曰臣聞爲地戰者不
能成王爲祿仕者不能成政若高繚與嬰爲兄弟
久矣未嘗干嬰之過補嬰之闕特進士之臣也何
足以補君

燕昭王問於郭隗曰寡人地狹人寡齊人削取八
城匈奴驅馳樓煩之下以孤之不肖得承宗廟恐

危社稷存之有道乎郭隗曰有然恐王之不能用也昭王避席願請聞之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賓也危國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虜也今王將東面目指氣使以求臣則廝役之材至矣南面聽朝不失揖之讓之禮以求臣則人材之材至矣西面等禮相亢下之以色不乘勢以求臣則朋友之材至矣北面拘指逡巡而退以求臣則師傅之材至矣如此則上可以王下可以霸惟王擇焉燕王曰寡人願學而無師郭隗曰王誠

欲興道隗請爲天下之士開路於是燕王常置郭隗上座南面居三年蘇子聞之從周歸燕鄒衍聞之從齊歸燕樂毅聞之從趙歸燕屈景聞之從楚歸燕四子畢至果以弱燕并彊秦齊夫燕齊非均權敵戰之國也所以然者四子之力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楚莊王既服鄭伯敗晉師將軍子重三年而不當莊王歸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請罪莊王喟然嘆曰吾聞之其君賢者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中君也而又有師者霸其君下君

也而群臣又莫若君者亡今我下君也而群臣莫若不穀不穀恐亡且世不絕聖國不絕賢天下有賢而我獨不得若吾生者何以食為故戰服大國義從諸侯戚然憂恐聖知不在乎身自惜不肖思得賢佐日中忘飯可謂明君矣

明主者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得意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何以識其然也越王勾踐與吳人戰大敗之兼有九夷當是時也南面而立近臣三遠臣五令群臣曰聞吾過而不告者其罪刑此處尊位而恐不聞其

過者也昔者晉文公與楚人戰大勝之燒其軍火三日不滅文公退而有憂色侍者曰君大勝楚今有憂色何也文公曰吾聞能有戰勝而安者其唯聖人乎若夫詐勝之徒未嘗不危也吾是以憂此得意而恐驕也昔齊桓公得甯仲隰朋辯其言說其義正月之朝令具大牢進之先祖桓公西面而立甯仲隰朋東面而立桓公贊曰自吾得聽二子之言吾目加明耳加聰不獨擅願薦之先祖此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者也

齊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歸召晏子而問

曰今日寡人出獵上山則見虎下澤則見蛇殆所謂之不祥也晏子曰國有三不祥是不與焉夫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謂不祥乃若此也今上山見虎虎之室也下澤見蛇蛇之穴也如虎之室如蛇之穴而見之曷爲不祥也

楚莊王好獵大夫諫曰晉楚敵國也楚不謀晉晉必謀楚今王無乃耽於樂乎王曰吾獵將以求士也其榛藜刺虎豹者吾是以知其勇也其攫犀搏兕者吾是以知其勁有力也罷田而分所得吾是

以知其仁也因是道也而得三士焉楚國以安故曰苟有志則無非事者此之謂也湯之時大旱七年雒坼川竭煎沙爛石於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節耶使人疾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女謁盛耶何不雨之極也蓋言未已而天大雨故天之應人如影之隨形嚮之效聲者也詩云上下奠瘞靡神不宗言疾旱也

殷太戊時有桑穀生於庭者昏而生比旦而拱史請卜之湯廟太戊從之卜者曰吾聞之祥者福之先者也見祥而爲不善則福不生殃者禍之先者

也見殃而能爲善則禍不至於是乃早朝而晏退
問疾弔喪三日而桑穀自亡

高宗者武丁也高而宗之故號高宗成湯之後先
王道缺刑法違犯桑穀俱生乎朝七日而大拱武
丁召其相而問焉其相曰吾雖知之吾弗得言也
問諸祖已桑谷者野草也而生於朝意者國亡乎
武丁恐駭飭身修行思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
舉逸民明養老三年之後蠻夷重譯而朝者七國
此之謂存亡繼絕之主是以高而尊之也
宋大水魯人弔之曰天降淫雨谿谷滿盈延及君

地以憂執政使臣敬弔宋人應之曰寡人不佞齋
戒不謹邑封不修使人不時天加以殃又遺君憂
拜命之辱君子聞之曰宋國其庶幾乎問曰何謂
也曰昔者夏桀殷紂不任其過其亡也忽焉成湯
文武知任其過其興也勃焉夫過而改之是猶不
過也故曰其庶幾乎宋人間之夙興夜寐早朝晏
退弔死問疾戮力宇內三年歲豐政平向使宋人
不聞君子之語則年穀未豐而國未寧詩曰佛時
仔肩示我顯德行此之謂也

楚昭王有疾卜之曰河爲祟大夫請用三牲焉王

曰止古者先王割地制土祭不過望江漢睢章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焉仲尼聞之曰昭王可謂知天道矣其不失國宜哉

楚昭王之時有雲如飛鳥夾日而飛三日昭王患之使人乘驛東而問諸太史州黎州黎曰將虐於王身以令尹司馬說焉則可令尹司馬聞之宿齋沐浴將自以身禱之王曰止楚國之有不穀也由身之有匈脇也其有令尹司馬也由身之有股肱也匈脇有疾轉之股肱庸為去是人也

邾文公卜徙於繹史曰利於民不利於君君曰苟利於民寡人之利也天生烝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之民既利矣孤必與焉侍者曰命可長也君胡不為君曰命在牧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吉孰大焉遂徙於繹

楚莊王見天不見妖而地不出孽則禱於山川曰天其忘予歟此能求過於天必不逆諫矣安不忘危故能終而成霸功焉

湯曰藥食先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先獻於貴然後聞於卑故藥嘗乎卑然後至乎貴教也藥言

獻於貴然後聞於卑道也故使人味食然後食者其得味也多使人味言然後聞言者其得言也少是以明王之言必自他聽之必自他聞之必自他擇之必自他取之必自他聚之必自他藏之必自他行之故道以數取之爲明以數行之爲章以數施之萬物爲藏是故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者不以手而以耳

楚文王有疾告大夫曰筦饒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吾有得焉必以吾時爵之申侯伯吾所欲者勸我爲之吾所樂者先我行之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吾有喪焉必以吾時遣之大夫許諾乃爵筦饒以大夫贈申侯伯而行之申侯伯將之鄭王曰必戒之矣而爲人也不仁而欲得人之政毋以之魯衛宋鄭不聽遂之鄭三年而得鄭國之政五月而鄭人殺之

趙簡子與欒激游將沈於河曰吾嘗好聲色矣而欒激致之吾嘗好宮室臺榭矣而欒激致之吾向好良馬善御矣而欒激求之今吾好士六年矣而欒激未嘗進一人是進吾過而黜吾善也

或謂趙簡子曰君何不更乎簡子曰諾左右曰君

未有過何更君曰吾謂是諾未必有過也吾將求
以來諫者也今君卻之是却諫者也諫者必止我
過無日矣韓武子田獸已聚矣田車合矣傳來告
曰晉公薨武子謂欒懷曰子亦知君好田獵矣獸
以聚矣田車合矣吾可以率獵而後弔乎懷子對
曰范氏之亡也多輔而少拂今臣於君輔也囀於
君拂也君胡不問於囀也武子曰盈而欲拂我乎
而拂我矣何必囀哉遂輟田

師經鼓琴魏文侯起舞賦曰使我言而無見違師
經授琴而撞文侯不中中旒潰之文侯謂左右曰
爲人臣而撞其君其罪如何左右曰罪當烹提師
經下堂一等師經曰可一言而死乎文侯曰可師
經曰昔堯舜之爲君也唯恐言而人不違桀紂之
爲君也唯恐言而人違之臣撞桀紂非撞吾君也
文侯曰釋之是寡人之過也懸琴於城門以爲寡
人符不補旒以爲寡人戒

齊景公遊於萋間晏子卒公乘輿素服驛而驅之
自以爲遲下車而趨知不若車之速則又乘比至
於國者四下而趨行哭而往矣至伏屍而號曰子
大夫日夜責寡人不遺尺寸寡人猶滌泆而不收

怨罪重積於百姓今天降禍於齊國不如寡人而加夫子齊國之社稷危矣百姓將誰告矣晏子没十有七年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出質堂上唱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播弓矢弦章入公曰自吾失晏子於今十有七年未嘗聞吾過不善今射出質而唱善者若出一口弦章對曰此諸臣之不肖也知不足以知君之不善勇不足以犯君之顏色然而有一焉臣聞之君好之則臣服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夫尺蠖食黃則其身倉黃食蒼則其身蒼君其猶有諂人言乎公曰善今日之言章

爲君我爲臣是時海人入魚公以五十乘賜弦章歸魚乘塞塗撫其御之手曰曩之唱善者皆欲若魚者也昔者晏子辭賞以正君故過失不掩今諸臣諂諛以干利故出質而唱善如出一口今所輔於君未見於衆而受若魚是反晏子之義而順諂諛之欲也固辭魚不受君子曰弦章之廉乃晏子之遺行也夫天之生人也蓋非以爲君也天之立君也蓋非以爲位也夫爲人君行其私欲而不顧其人是不承天意忘其位之所以爲君也如此者春秋不爲能君而夷狄之鄭伯惡一人而兼棄其

師故有夷狄不君之辭人主不以此自省惟既以失實心奚因知之故曰有國者不可以不學春秋此之謂也

齊人弑其君魯襄公援戈而起曰孰臣而敢殺其君乎師懼曰夫齊君治之不能任之不肖縱一人之欲以虐萬夫之性非所以立君也其身死自取之也今君不愛萬夫之命而傷一人之死奚其過也其臣以無道矣其君亦不足惜也

孔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文王以王季為父以太任為母以太姒為妃以武王周公為子以泰顛閔夭為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伐無道刑有罪一動天下正其事正矣春致其時萬物皆及生君致其道萬人皆及治周公戴已而天下共之其誠至矣

尊君卑臣者以勢使之也夫勢失則權傾故天子失道則諸侯尊矣諸侯失政則大夫起矣大夫失官則庶人起矣由是觀上不失而下得者未嘗有也

孔子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作

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後君子知周道亡也故上下相虧也猶水火之相滅也人君不可不察而大盛其臣下此私門盛而公家毀也人君不察焉則國家危殆矣筦子曰權不兩錯政不二門脛大於股者難以步指大於臂者難以把本小末大不能相使也

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國家之危定百姓之治亂在君行之賞罰也賞當則賢人勸罰得則奸人止賞罰不當則賢人不勸奸人不止奸邪比周欺上蔽主以爭爵祿不可不慎也夫賞賜讓與者人

之所好也君自行之刑罰殺戮者人之惡也臣請當之君曰善子主其惡寡人行其善吾知不爲諸侯笑矣於是宋君行賞賜而與子罕刑罰國人之知刑戮之威專在子罕也大臣親也百姓附之居期年子罕逐其君而專其政故曰無弱君而疆大夫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借人此之謂也

劉向說苑卷第一

劉向說苑卷第二

人臣之術順從而復命無所敢專義不苟合位不苟尊必有益於國必有補於君故其身尊而子孫保之故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夫榮辱者禍福之門也何謂六正六邪六正者一曰萌芽未動形兆未見昭然獨見存亡之幾得失之要預禁乎不能之前使主超然立乎顯榮之處天下稱孝焉如此者聖臣也二曰虛心白意進善通道勉主以禮誼諭主以長策將順其美

匡救其惡功成事立歸善於君不敢獨伐其勞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卑身賤體夙興夜寐進賢不解數稱於往古之德行事矣以厲主意庶幾有益以安國家社稷宗廟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幽見成敗早防而救之引而復之塞其間絕其源轉禍以爲福使君終以無憂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職事辭祿讓賜不受贈遺衣服端齊飲食節儉如此者貞臣也六曰國家昏亂所爲不道然而敢犯主之顏面言主之過失不辭其誅身死國安不悔行所行如此者直臣也是爲六正也六

邪者一曰安官貪祿營於私家不務公事懷其智藏其能主饑於論渴於策猶不肯盡節容容乎與世沈浮上下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行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卽進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爲樂不顧其後害如此者諛臣也三曰忠實頗險外貌小謹巧言令色又心嫉賢所欲進則明其美而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而隱其美使主妄行過任賞罰不當號令不行如此者姦臣也四曰智足以飾非辯足以行說反言易辭而成文章內離骨肉之親外

姤亂朝廷如此者讒臣也五曰專權擅勢持招國
事以爲輕重於私門成黨以富其家又復增加威
勢擅矯主命以自貴顯如此者賊臣也六曰諂人
以邪墜主不義朋黨比周以蔽主明入則辯言好
辭出則更復異其言語使白黑無別是非無間伺
侯可推而因附然使主惡布於境內聞於四隣如
此者亡國之臣也是謂六邪賢臣處六正之道不
行六邪之術故上安而下治生則見樂死則見思
此人臣之術也

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大夫列士其相去何如也

伊尹對曰三公者知通於大道應變而不窮辨於
萬物之情通於天道者也其言足以調陰陽正四
時節風雨如是者舉以爲三公故三公之事向在
於道也九卿者不失四時通於溝渠修隄防樹五
穀通於地理者也能通不能通能利不能利如此
者舉以爲九卿故九卿之事常在於德也大夫者
出入與民同衆取去與民同利通於人事行猶舉
繩不傷於言言之於世不害於身通於闕梁實於
府庫如是者舉以爲大夫故大夫之事常在於仁
也列士者知義而不失其心事功而不獨專其常

忠政強諫而無有奸詐去私立公而言有法度如是者舉以爲列士故列士之事尚在於義也故道德仁義定而天下正凡此四者明王臣而不臣湯曰何謂臣而不臣伊尹對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四諸父臣而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是謂大順也

湯問伊尹曰古者所以立三公九卿大夫列士者何也伊尹對曰三公者所以參五事也九卿者所以參三公也大夫者所以參九卿也列士者所以參大夫也故參而有參是謂事宗事宗不失外內

若一

子貢問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爲賢孔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賢者也子貢曰然則齊無筦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徒知其一未知其二汝聞進賢爲賢也用力爲賢耶子貢曰進賢爲賢子曰然吾聞鮑叔之爲筦仲也聞子皮之進子產也未聞筦仲子產有所進也魏文侯且置相召李克而問焉曰寡人將置相置於季成子與翟觸我就置而可李克曰臣聞之賤不謀貴外不謀內疎不謀親臣者疎賤不敢聞命文侯曰此國事

也願與先生臨事而勿辭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可
知矣貴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取窮
視其所不爲由此觀之可知矣文侯曰先生出矣
寡人之相定矣李克出過翟黃翟黃問曰吾聞君
問相於先生未知果孰爲相李克曰季成子爲相
翟黃作色不說曰觸失望於先生李克曰子何遽
失望於我我於子之君也豈與我比周而求大官
哉君問相於我臣聞對曰君不察故也貴其其所
舉富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取窮視其所不爲由
此觀之可知也君曰出矣寡人之相定矣以是知

季成子爲相翟黃不說曰觸何遽不爲相乎西河
之守觸所任也計事內史觸所任也王欲攻中山
吾進樂羊無使治之臣吾進先生無使傳其子吾
進屈侯附觸何負於季成子李克曰不如季成子
季成子食菜千鍾什九居外一居中是以東得卜
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彼其所舉人王之師也子之
所舉人臣之才也翟黃迨然而慚曰觸失對於先
生請自修然後學言未卒而左右言季成子立爲
相矣於是翟王默然變色內慚不敢出三月矣
楚令尹死景公遇成公乾曰令尹將焉歸成公乾

曰於屈春乎景公怒曰國人以爲歸於我成公乾
曰子資少屈公資多子義得天下之至憂也而子
以爲友鳴鶴與芻狗其知甚少而子玩之鴟夷子
皮曰侍於屈春損頗爲友二人者之智足以爲令
尹不敢專其智而委之屈春故曰政其歸於屈春
乎

田子方渡西河造翟黃翟黃乘軒車戴華蓋黃金
之勒約鎮簞席如此者其駟八十乘子方望之以
爲人君也道狹下抵車而待之翟黃至而睹其子
方也下車而趨自投下風曰觸田子方曰子與吾

向者望子吾疑以爲人君也子至而人臣也將何
以至此乎翟黃對曰此皆君之所以賜臣也積三
十歲故至於此時以閒暇祖之曠野正逢先生子
方曰何子賜車輦之厚也翟黃對曰昔者西河無
守臣進吳起而西河之外寧鄴無令臣進西門豹
而魏無趙患酸棗無令臣進北門可而魏無齊憂
魏欲攻中山臣進樂羊而中山拔魏無使治之臣
臣進李克而魏國大定是以進此五大夫者爵祿
倍以故至於此子方曰可子勉之矣魏國之相不
去子而之他矣君翟黃對曰君母弟有公孫季成

者進子夏而君師之進段干木而君友之進先生而君敬之彼其所進師也友也所敬者也臣之所進者皆守職守祿之臣也何以至魏國相乎子方曰吾聞身賢者賢也能進賢者亦賢也子之五舉者盡賢子勉之矣子終其次也

齊威王遊於瑤臺成侯卿來奏事從車羅衣甚衆王望之謂左右曰來者何爲者也左右曰成侯卿也王曰國至貧也何出之盛也左右曰與人者有以責之也受人者有以易之也王試問其說成侯卿至上謁曰忌也王不應又曰忌也王不應又曰

忌也王曰國至貧也何出之盛也成侯卿曰赦其死罪使臣得言其說王曰諾對曰忌舉田居子爲西河而秦梁弱忌舉田解子爲南城而楚人抱羅綺而朝忌舉黔涿子爲冥州而燕人給牲趙人給盛忌舉田種首子爲卽墨而於齊足究忌舉北郭刁勃子爲大士而九族益親民益富舉此數良人者王枕而臥耳何患國之貧哉

秦穆公使賈人載鹽徵諸賈人賈人買百里奚以五羖羊之皮使將車之秦秦穆公觀鹽見百里奚牛肥曰任重道遠以險而牛何以肥也對曰臣飲

食以時使之不暴有險先後之以身是以肥也穆公之知其君子也令有司具沐浴爲衣冠與坐公大悅異日與公孫支論政公孫支大不寧曰君耳目聰明思慮審察君其得聖人乎公曰然吾悅夫奚之言彼類聖人也公孫支遂歸取鴈以賀曰君得社稷之聖臣敢賀社稷之福公不辭再拜而受明日公孫支乃致上卿以讓百里奚曰秦國處僻民陋以愚無知危亡之本也臣自知不足以處其上請以讓之公不許公孫支曰君不用賓相而得社稷之聖臣君之祿也臣見賢而讓之臣之祿也

今君旣得其祿矣使臣失祿可乎請終致之公不許公孫支曰臣不肖而處上位是君失倫也不肖失倫臣之過也進賢而退不肖君之明也今臣處位廢君之德而逆臣之行也臣將逃公乃受之故百里奚爲上卿以制之公孫支爲次卿以佐之也趙簡子從晉陽之邯鄲中路而止引車吏進問君何爲止簡主曰董安于在後吏曰此三軍之事也君柰何以一人而留三軍也簡主曰諾驅之百步又止吏將進諫董安于適至簡主曰秦道之與晉國交者吾忘令人塞之董安于曰此安于之所爲

後簡主曰官之寶璧吾忘令人載之對曰此安于之所爲後也簡主曰行人燭過年長矣言未嘗不爲晉國法也吾行忘令人辭且聘焉對曰此安于之所爲後也簡主可謂內省外知人矣哉故身佚國安御史大夫周昌曰人主誠能如趙簡主朝不危矣

晏子侍於景公朝寒請進熱食對曰嬰非君之厨養臣也敢辭公曰請進服裘對曰嬰非田澤之臣也敢辭公曰然夫子於寡人奚爲者也對曰社稷之臣也公曰何謂社稷之臣對曰社稷之臣能立

社稷辨上下之宜使得其理制百官之序使得其宜作爲辭令可分布於四方自是之後君不以禮不見晏子也

齊侯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其君何若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其死何爲謀見從終身不忘臣何送焉若言不見用有難而死之是妄死也諫而死之從出亡而送是詐死也故忠臣者能納善於君而不能與君陷難者也

晏子朝乘蔽車駕駑馬景公見之曰嘻夫子之祿

寡耶何乘不任之甚也晏子對曰賴君之賜得以
壽三族及國交遊皆得生焉臣得暖衣飽食敝車
駑馬以奉其身於臣足矣晏子出公使梁丘據遺
之輅車乘馬三返不受公不悅趣召晏子晏子至
公曰夫子不受寡人亦不乘晏子對曰君使臣臨
百官之吏節其衣服飲食之養以先齊國之人然
猶恐其侈靡而不顧其行也今輅車乘馬君乘之
上臣亦乘之下民之無義侈其衣食而不顧其行
者臣無以禁之遂讓不受也

景公飲酒陳桓子侍望見晏子而復於公曰請浮

晏子公曰何故也對曰晏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
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是隱君之賜也公曰
諾酌者奉觴而進之曰君命浮子晏子曰何故也
陳桓子曰君賜之卿位以尊其身寵之百萬以富
以富其家群之爵莫尊於子祿莫厚于子今子衣
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則是
隱君之賜也故浮子晏子避席曰請飲而後辭乎
其辭而後飲乎公曰辭然後飲晏子曰君賜卿位
以顯其身嬰不敢為顯受也為行君令也寵之百
萬以富其家嬰不敢為富受也為通君賜也臣聞

古之賢臣有受厚賜而不顧其國族則過之臨事守職不勝其任則過之君之內隸臣之父兄若有離散在於野鄙者此臣之罪也君之外隸臣之所職若有播亡在四方者此臣之罪也兵革不完戰車不修此臣之罪也若夫敝車駑馬以朝主者非臣之罪也且臣以君之賜臣父之黨無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黨無凍餒者國之簡士待臣而後舉火者數百家如此爲隱君之賜乎彰君之賜乎公曰善爲我浮桓子也

晏子方食君之使者至分食而食之晏子不飽使

者返言之景公景公曰嘻夫子之家若是其貧也寡人不知也是寡人之過也令吏致千家之縣一於晏子晏子再拜而辭曰嬰之家不貧以君之賜澤覆三族延及交遊以振百姓君之賜也厚矣嬰之家不貧也嬰聞厚取之君而厚於人代君為善也忠臣不爲也厚取之君而藏之是筐篋存也仁人不爲也厚取之君而無所施之身死而財遷智者不爲也嬰也聞爲人臣進不事上以爲忠退不克下以爲廉八升之布一豆之飯足矣使者三返遂辭不受也

陳成子謂鷓夷子皮曰何與常也對曰君死吾不
死君亡吾不忘陳成子曰然子何與常也對曰未
死去死未亡去亡其有何死亡矣從命利君謂之
順從命病君謂之諛逆命利君謂之忠逆命病君
謂之亂若有過不諫諍將危國殞社稷也有能盡
言於君用則留之不去不用則去之謂之諫用則
可生不用則死謂之諍有能比和同力卒群下相
與矯君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解國之大患除國
之大害成於尊君安國謂之輔有能亢君之命反
君之事竊君之重以安國之危除主之辱攻伐足

以成國之大利謂之弼故諫諍輔弼之人社稷之
臣也明君之尊禮而闇君之所以爲己賊故明君
之所賞闇君之所殺也明君好問闇君好獨明君
上賢使能而享其功闇君畏賢妬能而滅其業罰
其忠而賞其賊夫是之謂至闇桀紂之所以亡也
詩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
簡子有臣尹綽赦厥簡子曰厥愛我諫我必不於
衆人中綽也不愛我諫我必於衆人中尹綽曰厥
也愛君之醜而不愛君之過也臣愛君之過而不
愛君之醜孔子曰君子哉尹綽也面訾不譽也

高繚仕於晏子晏子逐之左右曰高繚之事夫子三年曾無以爵位而逐之其義可乎晏子曰嬰不陋之人也四維之然後能直今此子事吾三年未嘗弼吾過是以逐之也

子貢問孔子曰賜爲人下而未知所以爲人下之道也孔子曰爲人下者其猶土乎種之則五穀生焉掘之則甘泉出焉草木植焉禽獸育焉生人立焉死人入焉多其功而不言爲人下者其猶土乎孫卿曰少事長賤事貴不肖事賢此天下之通義也有人貴而不能爲人上賤而羞爲人下此姦人

之心也身不離姦心而行不離姦道然而求見譽於衆不亦難乎

公叔文子問於史臾曰武子勝事趙簡子久矣其寵不解奚也史臾曰武子勝博問多能而位賤君親而近之致敏以懇貌而疏之則恭而無怨色入與謀國家出不見寵君賜之祿知足而辭故能久也

泰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此所以勸善而黜惡也故傳曰傷善者國之殘也

蔽善者國之讒也愬無罪者國之賊也

王制曰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於衆者殺也子路爲蒲令備水災與民春修溝瀆爲人煩苦故予人一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復之子路忿然不悅往見夫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人修溝瀆以備之而民多匱食故與人一簞食一壺漿而夫子使賜止之何也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仁也由也不受子曰爾以民爲餓何不告於君發倉廩以給食之而以爾私饋之是汝不明君之惠見汝之德義也速已否則爾之受罪不久矣子路心服而退也

劉向說苑卷第二

劉向說苑卷第三

建本

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末必
隋始不盛者終必衰詩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
立而道生春秋之義有正春者無亂秋有正君者
無危國易曰建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
里是故君子貴建本而重立始

魏武侯問元年於吳子吳子對曰言國君必慎始
也慎始奈何曰正之正之奈何曰明智智不明何

以見正多聞而擇焉所以明智也是故古者君始聽治大夫而一言士而一見庶人有謁必達公族請問必語四方至者勿距可謂不壅蔽矣分祿必及用刑必中君心必仁思君之利除民之害可謂不失民衆矣君身必正近臣必選大夫不兼官執民柄者不在一族可謂不權勢矣此皆春秋之意而元年之本也

孔子曰行身有六本本立焉然後爲君子立體有義矣而孝爲本處喪有禮矣而哀爲本戰陣有隊矣而勇爲本治政有理矣而能爲本居國有禮矣

而嗣爲本生才有時矣而力爲本置本不固無務豐末親戚不悅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業聞記不言無務多談比近不說無務修遠是以反本脩邇君子之道也天之所生地之所養莫貴乎人入之道莫大乎父子之親君臣之義父道聖子道仁君道義臣道忠賢父之於子也慈惠以生之教誨以成之養其義藏其僞時其節慎其施子年七歲以上父爲之擇明師選良友勿使見惡少漸之以善使之早化故賢子之事親發言陳辭應對不悖乎耳趣走進退容貌不悖乎目卑體賤身不悖

乎心君子之事親以積德子者親之本也無所推而不從命推而不從命者惟害親者也故親之所安子皆供之賢臣之事君也受官之日以主爲父以國爲家以士人爲兄弟故苟有可以安國家利民人者不避其難不憚其勞以成其義故其君亦有助之以遂其德夫君臣之與百姓轉相爲本如循環無端夫子亦云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行成於內而嘉號布於外是謂建之於本而榮華自茂矣君以臣爲本臣以君爲本父以子爲本子以父爲本棄其本者榮華槁矣

子路曰負重道遠者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者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而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食藜藿爲親負米之時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草木欲長霜露不使賢者欲養二親不待故曰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也

伯禽與康叔封朝于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答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康叔封與伯禽見商子曰某某也日吾二子者朝

乎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答其說何也商子曰二子盍相與觀乎南山之陽有木焉名曰橋二子者往觀乎南山之陽見橋竦焉實而仰反以告乎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商子曰二子盍相與觀乎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曰梓二子者往觀乎南山之陰見梓勃焉實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子者明日見乎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安見君子二子對曰見商子周公曰君子哉商子也

曾子芸瓜而誤斬其根曾皙怒援大杖擊之曾子

仆地有頃蘇蹙然而起進曰曩者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屏鼓琴而歌欲令曾皙聽其歌聲令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也曾子自以無罪使人謝孔子孔子曰汝聞瞽叟有子名曰舜舜之事父也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求而殺之未嘗可得小箠則待大箠則走以逃暴怒也今子委身以待暴怒立體而不去殺身以陷父不義不孝孰是大乎汝非天子之民邪殺天子之民罪奚如以曾子之材又居孔氏之門有罪不自知處義難乎

伯俞有過其母笞之泣其母曰他日笞子未嘗見
泣今泣何也對曰他日俞得罪笞嘗痛今母之力
不能使痛是以泣故曰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
於色深受其罪使可哀怜上也父母怒之不作於
意不見其色其次也父母怒之作於意見於色下
也
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大學之教也時禁於其未發
之曰預因其可之曰時相觀於善之曰磨學不陵
節而施之曰馴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
後學則勤苦而不馴雜施而不遜則壞亂而不治

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故曰有昭辟雍有賢
泮宮田里周行濟濟鏘鏘而相從執箕有族以文
周召公年十九見正而冠冠則可以爲方伯諸侯
矣人之幼稚童蒙之時非求師正本無以立身全
性夫幼者必愚愚者妄行愚者妄行不能保身益
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飢莫知以學愈愚故善材之
幼者必勤於學問以脩其性今人誠能砥礪其材
自誠其神明睹物之應通道之要觀始卒之端覽
無外之境道遙乎無方之內彷徨乎塵埃之外卓
然獨立超然絕世此上聖之所遊神也然晚世之

人莫能間居心思鼓琴讀書追觀上古友賢大夫
學問講辨日以自虞疏遠世事分明利害籌策得
失以觀禍福設義立度以爲法式窮追本末究事
之情死有遺業生有榮名此皆人材之所能建也
然莫能爲者偷慢懈墮多暇日之故也是以失本
而無名夫學者崇名立身之本也儀狀齊等而飾
貌者好質性同倫而學問者智是故砥礪琢磨非
金也而可以利金詩書辟立非我也而可以厲心
夫問訊之士日夜興起厲中益知以分別理是故
處身則全立身不殆士苟欲深明博察以垂榮名

而不好問訊之道則是伐智本而塞智原也何以
立軀也騏驥雖疾不遇伯樂不致千里干將雖利
非人力不能自斷焉烏號之弓雖良不得排檠不
能自任人才雖高不務學問不能致聖水積成川
則蛟龍生焉土積成山則豫樟生焉學積成聖則
富貴尊顯至焉千金之裘非一狐之皮臺廟之榱
非一木之枝先王之法非一士之智也故曰訊問
者智之本思慮者智之道也中庸曰好問近乎智
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積小之能大者其惟仲
尼乎學者所以反情治性盡才者也親賢學問所

以長德也論交合友所以相致也詩云如切如磋
如琢如磨此之謂也

今夫辟地殖穀以養生送死銳金石雜草藥以攻
疾各知構室屋以避暑雨累臺榭以避潤濕入知
親其親出知尊其君內有男女之別外有朋友之
際此聖人之德教儒者受之傳之以教誨於後世
今夫晚世之惡人反非儒者曰何以儒爲如此人
者是非本也譬猶食穀衣絲而非耕織者也載於
船車服而安之而非工匠者也食於釜鬲湏以生
活而非陶冶者也此言違於情而行矇於心者也

如此人者骨肉不親也秀士不友也此三代之棄
民也人君之所不赦也故詩云投畀豺虎豺虎不
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之謂也

孟子曰人知糞其田莫知糞其心糞田莫過利苗
得粟糞心易行而得其所欲何謂糞心博學多聞
何謂易行一性止淫也

子思曰學所以益才也礪所以致刃也吾嘗幽處
而深思不若學之速吾嘗跋而望不若登高之博
見故順風而呼聲不加疾而聞者衆登丘而招臂
不加長而見者遠故魚乘於水鳥乘於風草木乘

於時

孔子曰可以與人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身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然而可以開四方而昭於諸侯者其惟學乎詩曰不憊不亡率由舊章夫學之謂也孔子曰鯉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不可以不飾不飾則無根無根則失理失理則不忠不忠則失禮失禮則不立夫遠而有光者飾也近而逾明者學也譬之如污池水潦注焉菅蒲生之從上觀之知其非源也

公扈子曰有國者不可以不學春秋生而尊者驕生而富者傲生而富貴又無鑑而自得者鮮矣春秋國之鑑也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甚衆未有不先見而後從之者也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何不炳燭乎平公曰安有爲人臣而戲其君乎師曠曰盲臣安敢戲其君乎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平公曰善哉

河間獻王曰湯稱學聖王之道者譬如日焉靜居
獨思譬如火焉夫捨學聖王之道若捨日之光何
乃獨思若火之明也可以見小耳未可用大知惟
學問可以廣明德慧也

梁丘據謂晏子曰吾至死不及夫子矣晏子曰嬰
聞之爲者常成行者常至嬰非有異於人也常爲
而不置常行而不休者故難及也

穽越中年鄙人也苦耕之勞謂其友曰何爲而可
以免此苦也友曰莫如學學三十年則可以達矣
穽越曰請十五歲人將休吾將不休人將卧吾不

臥卧十三歲學而周威公師之夫走者之速也而
過二里止步者之遲也而百里不止今穽越之材
而久不止其爲諸侯師豈不宜哉

孔子謂子路曰汝何好子路曰好長劍孔子曰非
此之問也請以汝之所能加之以學豈可及哉子
路曰學亦有益乎孔子曰夫人君無諫臣則失政
士無教友則失德狂馬不釋其策操弓不返於檠
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成毀
仁惡士且近於刑君子不可以不學子路曰南山
有竹弗揉自直斬而射之通於犀革又何學爲乎

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成礪之其入不益深乎子路拜曰敬受教哉

豐牆堦下未必崩也流行潦至壞必先矣樹本淺根垓不深未必櫛也飄風起暴雨至拔必先矣君子居於是國不崇仁義不尊賢臣未必亡也然一旦有非常之變車馳人走指而禍至乃始乾喉焦脣仰天而嘆庶幾焉天其救之不亦難乎孔子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雖悔無及矣詩云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言不先正本而成憂於末也虞君問盆成子曰今工者久而巧色者老而衰今

人不及壯之時益積心技之術以備將衰之色色者必盡乎老之前知謀無以異乎幼之時可好之色彬彬乎且盡洋洋乎安託無能之軀哉故有技者不累身而未嘗滅而色不得以常茂

齊桓公問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桓公仰而視天管仲曰所謂天者非謂蒼蒼莽莽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爲天百姓與之則安輔之則彊非之則危背之則亡詩云人而無良相怨一方民怨其上不遂亡者未之有也

河間獻王曰管子稱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

辱夫穀者國家所以昌熾士女所以姣好禮義所以行而人心所以安也尚書五福以富爲始子貢問爲政孔子曰富之旣富乃教之也此治國之本也文公見咎季其廟傳於西墻公曰孰處而西對曰君之老臣也公曰西益而宅對曰臣之忠不如老臣之力其墻壞而不築公曰何不築對曰一日不稼百日不食公出而告之僕僕頓首於軾曰呂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君之明群臣之福也乃令於國曰毋淫宮室以妨人宅板築以時無奪農功楚恭王多寵子而世子之位不定屈建曰楚必多

亂夫一兔走於街萬人追之一人得之萬人不復走分未定則一兔走使萬人擾分已定則雖貪夫知止今楚多寵子而嫡位無主亂自是生矣夫世太子者國之基也而百姓之望也國旣無基又使百姓失望絕其本矣本絕則撓亂猶兔走也恭王聞之立康王爲太子其後猶有令尹圍公子弃疾之亂也晉襄公薨嗣君少趙宣子相謂大夫曰立少君懼多難請立雍雍長出在秦秦大足以爲援賈季曰不若公子樂樂有寵於國先君愛而仕之翟翟足以爲援穆嬴抱太子以呼於庭曰先君奚罪其嗣

亦奚罪舍嫡嗣不立而外求君乎出朝抱以見宣
子曰惡難也故欲立長君長君立而少君壯難乃
至矣宣子患之遂立太子也

趙簡子以襄子爲後董安于曰無恤不才今以爲
後何也簡子曰是其人能爲社稷忍辱異日智伯
與襄子飲而灌襄子之首大夫請殺之襄子曰先
君之立我也曰能爲社稷忍辱豈曰能刺人哉處
十月智伯圍襄子於晉陽襄子䟽隊而擊之大敗
智伯溼其首以爲飲器

劉向說苑卷第三

劉向說苑卷第四

立節

士君子之有勇而果於行者不以立節行義而以
妄死非名豈不痛哉士有殺身以成仁觸害以立
義倚於節理而不議死地故能身死名流於來世
非有勇斷孰能行之子路曰不能勤苦不能恬貧
窮不能輕死亡而曰我能行義吾不信也昔者申
包胥立於秦庭七日七夜哭不絕聲遂以存楚不
能勤苦安能行此曾子布衣緼袍未得完糟糠之

食藜藿之羹未得飽義不合則辭上卿不恬貧窮安能行此比干將死而諫逾忠伯夷叔齊餓死于首陽而志逾彰不輕死亡安能行此故夫士欲立義行道毋論難易而後能行之立身著名無顧利害而後能成之詩曰彼其之子碩大且篤非良篤脩激之君子其誰能行之哉王子比干殺身以成其忠伯夷叔齊殺身以成其廉此三子者皆天下之通士也豈不愛其身哉以爲夫義之不立名之不著是士之耻也故殺身以遂其行因此觀之卑賤貧窮非士之耻也夫士之

所耻者天下舉忠而士不與焉舉信而士不與焉舉廉而士不與焉三者在乎身名傳於後世與日月並而不息雖無道之世不能污焉然則非好死而惡生也非惡富貴而樂貧賤也由其道遵其理尊貴及已士不辭也孔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富而不可求從吾所好大聖之操也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言不失已也能不失已然後可與濟難矣此士君子之所以越衆也

楚伐陳陳西門燔因使其降民脩之孔子過之不

軾子路曰禮過三人則下車過二人則軾今陳脩門者人數衆矣夫子何爲不軾孔子曰丘聞之國亡而不知不智知而不爭不忠忠而不死不廉今陳脩門者不行一於此丘故不爲軾也

孔子見齊景公景公致廩丘以爲養孔子辭不受出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賜我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遂辭而行曾子衣弊衣以耕魯君使人往致邑焉曰請以此脩衣曾子不受反復往又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求於人人則獻之奚爲不受曾子曰臣聞之受人

者畏人予人者驕人縱子有賜不我驕也我能勿畏乎終不受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子思居於衛緼袍無表二旬而九食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也如棄之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伋聞之妄與不如遺棄物於溝壑伋雖貧也不忍以身爲溝壑是以不敢當也

宋襄公茲父爲桓公太子桓公有後妻子曰公子目夷公愛之茲父爲公愛之也欲立之請於公曰

請使目夷立臣爲之相兄以佐之公曰何故也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絕迹於衛是背母也且臣自知不足以處目夷之上公不許彊以請公公許之將立公子目夷目夷辭曰兄立而弟在下是其義也今弟立而兄在下不義也不義而使目夷爲之目夷將逃乃逃之衛茲父從之三年桓公有疾使人召茲父若不來是使我以憂死也茲父乃反公復立之以爲太子然後目夷歸也

晉驪姬譖太子申生於獻公獻公將殺之公子重

耳謂申生曰爲此者非子之罪也子胡不進辭辭之必免於罪申生曰不可我辭之驪姬必有罪矣吾君老矣微驪姬寢不安席食不甘味如何使吾君以恨終哉重耳曰不辭則不若速去矣申生曰不可去而免於死是惡吾君也夫彰父之過而取美諸侯孰肯內之入困於宗出困於逃是重吾惡也吾聞之忠不暴君智不重惡勇不逃死如是者吾以身當之遂伏劍死君子聞之曰天命矣夫世子詩曰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晉獻公之時有士焉曰狐突傅太子申生公立驪

姬為夫人而國多憂狐突稱疾不出六年獻公以
譖誅太子太子將死使人謂狐突曰吾君老矣國
家多難傅一出以輔吾君申生受賜以死不恨再
拜稽首而死狐突乃復事獻公三年獻公卒狐突
辭於諸大夫曰突受太子之詔今事終矣與其父
生亂世也不若死而報太子乃歸自殺

楚平王使奮揚殺太子建未至而遣之太子奔宋
王召奮揚使城父人執之以至王曰言出於予口
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王初命臣曰事
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貳也奉初以還故遣之已

而悔之亦無及也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
命召而不來是重過也逃無所入王乃赦之

晉靈公暴趙宣子驟諫靈公患之使鉏之彌賊之
鉏之彌晨往則寢門闢矣宣子盛服將朝尚早坐
而假寢之彌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
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
遂觸槐而死

齊人有子蘭子者事白公勝勝將為難乃告子蘭
子曰吾將舉大事於國願與子共之子蘭子曰我
事子而與子殺君是助子之不義也畏患而去子

是道子於難也故不與子殺君以成吾義契領於庭以遂吾行

楚有士申鳴者在家而養其父孝聞於楚國王欲授之相申鳴辭不受其父曰王欲相汝汝何不受乎申鳴對曰舍父之孝子而為王之忠臣何也其父曰使有祿於國立義於庭汝樂吾無憂矣吾欲汝之相也申鳴曰諾遂入朝楚王因授之相居三年白公為亂殺司馬子期申鳴將往死之父止之曰棄父而死其可乎申鳴曰聞夫仕者身歸於君而祿歸於親今既去子事君得無死其難乎遂辭

而往因以兵圍之白公謂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勇士也今以兵圍我吾為之奈何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孝子也往劫其父以兵申鳴聞之必來因與之語白公曰善則往取其父持之以兵告申鳴曰子與吾吾與子分楚國子不與吾子父則死矣申鳴流涕而應之曰始吾父之孝子也今吾君之忠臣也吾聞之也食其食者死其事受其祿者畢其能今吾已不得為父之孝子矣乃君之忠臣也吾何得以全身援桴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王賞之金百斤申鳴曰食君之食避君之難非忠臣

也定君之國殺臣之父非孝子也名不可兩立行不可兩全也如是而生何面目立於天下遂自殺也

齊莊公且伐莒為車五乘之賓而杞梁華舟獨不與焉故歸而不食其母曰汝生而無義死而無名則雖非五乘孰不汝笑也汝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之賓盡汝下也趣食乃行杞梁華舟同車侍於莊公而行至莒莒人逆之杞梁華舟下闔獲甲首三百莊公止之曰子止與子同齊國杞梁華舟曰君為五乘之賓而舟梁不與焉是少吾勇也

臨敵涉難止我以利是污吾行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齊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闔壞軍陷陣三軍弗敢當至莒城下莒人以炭置地二人立有間不能入隰侯重為右曰吾聞古之士犯患涉難者其去遂於物也來吾踰子隰侯重仗楯伏炭二子乘而入顧而哭之華舟後息杞梁曰汝無勇乎何哭之久也華舟曰吾豈無勇哉是其勇與我同也而先吾死是以哀之莒人曰子母死與子同莒國杞梁華舟曰去國歸敵非忠臣也去長受賜非正行也且鷄鳴而期日中而忘之非信也深入多

殺者臣之事也莒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鬪殺
二十七人而死其妻聞之而哭城爲之弛而隅爲
之崩此非所以起也

越甲至齊雍門子狄請死之齊王曰鼓鐸之聲未
聞矢石未交長兵未接子何務死之爲人臣之禮
邪雍門子狄對曰臣聞之昔者王田於囿左轂鳴
車右請死之而王曰子何爲死車右對曰爲其鳴
吾君也王曰左轂鳴者工師之罪也子何事之有
焉車右曰臣不見工師之乘而見其鳴吾君也遂
刎頸而死知有之乎齊王曰有之雍門子狄曰今

越甲至其鳴吾君也豈左轂之下哉車右可以死
左轂而臣獨不可以死越甲也遂刎頸而死是日
越人引甲而退七十里曰齊王有臣鈞如雍門子
狄擬使越社稷不血食遂引甲而歸齊王葬雍門
子狄以上卿之禮

楚人將與吳人戰楚兵寡而吳兵衆楚將軍子囊
曰我擊此國必敗辱君虧地忠臣不忍爲也不復
於君黜兵而退至於國郊使人復於君曰臣請死
君曰子大夫之遁也以為利也而今誠利子大夫
毋死子囊曰遁者無罪則後世之爲君臣者皆入

不利之名而効臣遁若是則楚國終為天下弱矣
臣請死退而伏劔君曰誠如此請成子大夫之義
乃為桐棺三寸加斧質其上以徇於國
宋康公攻阿屠單父成公趙曰始吾不自知以為
在千乘則萬乘不敢伐在萬乘則天下不敢圖今
趙在阿而宋屠單父則是趙無以自立也且往誅
宋趙遂入宋三月不得見或曰何不因鄰國之使
而見之成公趙曰不可吾因鄰國之使而刺之則
使後世之使不信荷節之信不用皆曰趙使之然
也不可或曰何不因群臣道徒處之士而刺之成

公趙曰不可吾因群臣道徒處之士而刺之則後
世之忠臣不見信辨士不見顧皆曰趙使之然也
不可吾聞古之士怒則思理危不忘義必將正行
以求之耳朞年宋康公病死成公趙曰廉士不辱
名信士不惰行今吾在阿宋屠單父是辱名也事
誅宋王朞年不得是惰行也吾若是而生何面目
而見天下之士遂立槁於彭山之上
佛肸用中牟之縣畔設祿邑炊鼎曰與我者受邑
不與我者其烹中牟之士皆與之城北餘子田基
獨後至袪衣將入鼎曰基聞之義者軒冕在前非

義弗乘斧鉞於後義死不避遂祛衣將入鼎佛肸
播而之趙簡子屠中牟得而取之論有功者用田
基為始田基曰吾聞廉士不耻人如此而受中牟
之功則中牟之士終身慙矣襁負其母南徙於楚
楚王高其義待以司馬

齊崔杼弑莊公邢蒯賾使晉而反其僕曰崔杼弑
莊公子將奚如邢蒯賾曰驅之將入死而報君其
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鄰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
死之不亦難乎邢蒯賾曰善能言也然亦晚矣子
早言我我能諫之諫不聽我能去今既不諫又不

去吾聞食其祿者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祿矣又
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入死其僕曰人有亂君
人猶死之我有治長可毋死乎乃結轡自刎於車
上君子聞之曰邢蒯賾可謂守節死義矣死者人
之所難也僕夫之死也雖未能合義然亦有志士
之意矣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邢生之謂也孟
子曰勇士不忘喪其元僕夫之謂也
燕昭王使樂毅伐齊閔王亡燕之初入齊也聞蓋
邑人王歎賢令於軍曰環蓋三十里毋入以歎之
故已而使人謂歎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為

將封子萬家歟固謝燕人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
軍而屠蓋邑王歟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
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
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與其
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懸其軀於樹枝自奮絕脰
而死齊亡大夫聞之曰王歟布衣義猶不背齊向
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公子立為
襄王

左儒友於杜伯皆臣周宣王宣王將殺杜伯而非
其罪也左儒爭之于王九復之而王弗許也王曰
別君而異友斯汝也左儒對曰臣聞之君道友逆
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率友以違君王怒曰
易而言則生不易而言則死左儒對曰臣聞古之
士不枉義以從死不易言以求生故臣能明君之
過以死杜伯之無罪王殺杜伯左儒死之
莒穆公有臣曰朱厲附事穆公不見識焉冬處於
山林食杼栗夏處洲澤食菱藕穆公以難死朱厲
附將往死之其友曰子事君而不見識焉今君難
吾子死之意者其不可乎朱厲附曰始我以為君
不吾知也今君死而我不死是果不知我也吾將

苑口
死之以激天下不知其臣者遂徃死之
楚莊王獵於雲夢射科雉得之申公子倍攻而奪
之王將殺之大夫諫曰子倍自好也爭王雉必有
說王姑察之不出三月子倍病而死邲之戰楚大
勝晉歸而賞功申公子倍之弟進請賞於王曰人
之有功也賞於車下王曰奚謂也對曰臣之兄讀
故記曰射科雉者不出三月必死臣之兄爭而得
之故夭死也王命發乎府而視之於記果有焉乃
厚賞之

劉向說苑卷第四

劉向說苑卷第五

貴德

聖人之於天下百姓也其猶赤子乎飢者則食之
寒者則衣之將之養之育之長之唯恐其不至於
大也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傳曰自
陝以東者周公主之自陝以西者召公主之召公
述職當桑蠶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
甘棠之下而聽斷焉陝間之人皆得其所是故後
世思而歌詠之善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嗟嘆之

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夫詩思然後積積然後滿
滿然後發發由其道而致其位焉百姓歎其美而
致其敬甘棠之不伐也政教惡乎不行孔子曰吾
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尊其人必敬其位順安
萬物古聖之道幾哉仁人之德教也誠惻隱於中
悃幅於內不能已於其心故其治天下也如救溺
人見天下強陵弱衆暴寡幼孤羸露死傷係虜不
忍其然是以孔子歷七十二君翼道之一行而得
施其德使民生於全育烝庶安土萬物熙熙各樂
其終卒不遇故睹麟而泣哀道不行德澤不洽於

是退作春秋明素王之道以示後人恩施其惠未
嘗輟忘是以百王尊之志士法焉誦其文章傳今
不絕德及之也詩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謀此之謂
也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報於百姓也郊望禘嘗非
求報於鬼神也山致其高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蛟
龍生焉君子致其道德而福祿歸焉夫有陰德者
必有陽報有隱行者必有昭名古者溝防不修水
爲人害禹鑿龍門闢伊闕平治水土使民得陸處
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契教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
夫婦之辨長幼之序田野不修民食不足后稷教

之闢地墾草糞土樹穀令百姓家給人足故三后
之後無不王者有陰德也周室衰禮義廢孔子以
三代之道教導於後世繼嗣至今不絕者有隱行
也周頌曰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爲
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禮記曰上
牲損則用下牲下牲損則祭不備物以其舛之爲
不樂也故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今
有滿堂飲酒者有一人獨索然向隅而泣則一堂
之人皆不樂矣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
也有一人不得其所者則孝子不敢以其物薦進

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乎河
山之固也此魏國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
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而禹滅之夏
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
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太行常
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伐之由此
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船中之人盡敵國
也武侯曰善
武王克殷召太公而問曰將柰其士衆何太公對
曰臣聞愛其人者兼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惡其餘

胥咸劉厥敵使靡有餘何如王曰不可太公出邵
公入王曰爲之奈何邵公對曰有罪者殺之無罪
者活之何如王曰不可邵公出周公入王曰爲之
奈何周公曰使各居其宅田其田無變舊新唯仁
是親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武王曰廣大乎乎天下
矣允所以貴士君子者以美仁而有德也
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者必恕
然後行行一不義殺一無罪雖以得高官大位仁
者不爲也夫大仁者愛近以及遠及其有所不諧
則虧小仁以就大仁大仁者恩及四海小仁者止

於妻子妻子者以其知營利以婦人之恩撫之飾
其內情雕畫其偽孰知其非真雖當時蒙榮然士
君子以爲大辱故共工驩兜符里鄧析其智非無
所識也然而爲聖王所誅者以無德而苟利也豎
刁易牙毀體殺子以干利率爲賊於齊故人臣不
仁篡弒之亂生人臣而仁國治主榮明主察焉宗
廟大寧夫人臣猶貴仁况於人主乎故桀紂以不
仁失天下湯武以積德有海土是以聖王貴德而
務行之孟子曰推恩足以及四海不推恩不足以
保妻子古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有

而已

晏子飲景公酒令器必新家老曰財不足請歛於民晏子曰止夫樂者上下同之故天子與天下諸侯與境內自大夫以下各與其僚無有獨樂今上樂其樂下傷其費是獨樂者也不可

齊桓公北伐山戎氏其道過燕燕君逆而出境桓公問筦仲曰諸侯相逆固出境乎筦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公曰然則燕君畏而失禮也寡人不道而使燕君失禮乃割燕君所至之地以與燕君諸侯聞之皆朝於齊詩云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

聽之介爾景福此之謂也

景公探爵獻獻弱故反之晏子聞之不待請而入見景公汗出惕然晏子曰君胡爲者也景公曰我探爵獻獻弱故反之晏子逡巡北面再拜而賀曰吾君有聖王之道矣景公曰寡人入探爵獻獻弱故反之其當聖王之道者何也晏子對曰君探爵獻獻弱故反之是長幼也吾君仁愛禽獸之加焉而况於人乎此聖王之道也景公覩嬰兒有乞於途者公曰是無歸夫晏子對曰君存何爲無歸使養之可立而以聞

景公遊於壽宮觀長年負薪而有飢色公悲之喟然歎曰令吏養之晏子曰臣聞之樂賢而哀不肖守國之本也今君愛老而恩無不逮治國之本也公笑有喜色晏子曰聖王見賢以樂賢見不肖以哀不肖今請求老弱之不養鰥寡之不室者論而供秩焉景公曰諾於是老弱有養鰥寡有室桓公之平陵見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公問其故對曰吾有子九人家貧無以妻之吾使傭而未返也桓公取外御者五人妻之筦仲入見曰公之施惠不亦小矣公曰何也對曰公待所見而施惠焉

則齊國之有妻者少矣公曰若何筦仲曰令國文夫二十而室女子十五而嫁孝宣皇帝初即位守廷尉吏路溫舒上書言尚德緩刑其詞曰陛下初即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德天下幸甚臣聞往者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變是也昔秦之時滅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謂之誹謗謁過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宵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薰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

天下也方今海內賴陛下厚恩無金革之危飢寒
之患父子夫婦戮力安家天下幸甚然太平之未
洽者獄亂之也夫獄天下之命死者不可生斷者
不可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
不然上下相驅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
患故治獄吏皆欲入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
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
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聖人所以傷太平之未
洽凡以是也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
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誣詞以示之吏

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恐却則鍛鍊而
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臯陶聽之猶以爲死有餘
罪何則成鍊之者衆而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
專爲深刻殘賊而無理偷爲一切不顧國患此世
之大賊也故俗語云畫地作獄議不可入刻木爲
吏期不可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
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政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
之吏此臣所謂一尚存也臣聞鳥鷄之卵不毀而
後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傳曰山
藪藏疾川澤納汚國君舍垢天之道也臣昧死上

聞願陛下察誹謗聽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改亡秦之一失遵文武之嘉德當法制寬刑罰以廢煩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福履和樂與天地無極天下幸甚書奏皇帝善之後卒爲臨淮太守

晉平公春築臺叔向曰不可古者聖王貴德而務施緩刑辟而趨民時今春築臺是奪民時也夫德不施則民不歸刑不緩則百姓愁使不歸之民役愁怨之百姓而又奪其時是重竭也夫牧百姓養育之而重竭之豈所以定命安存而稱爲人君於

後世哉平公曰善乃罷臺役

趙簡子春築臺於邯鄲天雨而不息謂左右曰可無趨種乎尹鐸對曰公事急厝種而懸之臺夫雖欲趨種不能得也簡子惕然乃釋臺罷役曰我以臺爲急不如民之急也民以不爲臺故知吾之愛也

中行獻子將伐鄭范文子曰不可得志於鄭諸侯讎我憂必滋長郤至又曰得鄭是兼國也兼國則王王者固多憂乎文子曰王者盛其德而遠人歸故無憂今我寡德而有王者之功故多憂今子見

無土而欲富者樂乎哉

季康子謂子游曰仁者愛人乎子游曰然人亦愛之乎子游曰然康子曰鄭子產死鄭人丈夫捨玦珮婦人含珠珥夫婦巷哭三月不聞箏瑟之聲仲尼之死吾不聞魯國之愛夫子奚也子游曰譬子產之與夫子其猶浸水之與天雨乎浸水所及則生不及則死斯民之生也必以時雨旣以生莫愛其賜故曰譬子產之與夫子也猶浸水之與天雨乎

中行穆子圍鼓鼓人有以城反者不許軍吏曰師

徒不勤可得城奚故不受曰有以吾城反者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我獨奚好焉賞所甚惡是失賞也若所好何若不賞是失信也奚以示民鼓人又請降使人視之其民尚有食也不聽鼓人告食盡力竭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

孔子之楚有漁者獻魚甚強孔子不受獻魚者曰天暑遠市賣之不售思欲棄之不若獻之君子孔子再拜受使弟子掃除將祭之弟子曰夫人將棄之今吾子將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之務施而不腐餘財者聖人也今受聖人之賜可無祭乎

鄭伐宋宋人將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焉及戰曰疇昔之羊羹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華元馳入鄭師宋人敗績

楚王問莊辛曰君子之行奈何莊辛對曰居不爲垣墻人莫能毀傷行不從周衛人莫能暴害此君子之行也楚王復問君子之富奈何對曰君子之富假貸人不德也不責也其食飲人不使也不役也親戚愛之衆人喜之不肖者事之皆欲其壽樂而不傷於患此君子之富也楚王曰善

丞相西平侯于定國者東海下邳人也其父號曰

于公爲縣獄吏決曹掾決獄平法未嘗有所冤郡中離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敢隱情東海郡中爲于公生立祠命曰于公祠東海有孝婦無子少寡養其姑甚謹其姑欲嫁之終不肯其姑告隣之人曰孝婦養我甚謹我哀其無子守寡日久我老累丁壯奈何其後母自經死母女告吏曰孝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吏欲毒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以上府于公以爲養姑十年以孝聞此不殺姑也太守不聽數爭不能得於是于公辭疾去吏太守竟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求

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強殺之咎當在此於是殺牛祭孝婦家太守以下自至焉天立大雨歲豐熟郡中以此益敬重于公于公築治廬舍謂匠人曰爲我高門我治獄未嘗有所寃我後世必有封者令容高蓋駟馬車及子封爲西平侯凡人之性莫不欲善其德然而不能爲善德者利敗之也故君子羞言利名言利名尚羞之况居而求利者也

周天子使家父毛伯求金於諸侯春秋譏之故天子好利則諸侯貪諸侯貪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庶

人道上之變下猶風之靡草也故爲人君者明貴德而賤利以道下下之爲惡尚不可止今隱公貪利而身自漁濟上而行八佾以此化於國人國人安得不解於義解於義而縱其欲則災害起而臣下僻矣故其元年始書螟言災將起國家將亂云爾

孫卿曰夫闢者忘其身者也忘其親者也忘其君者也行湏臾之怒而闢終身之禍然乃爲之是忘其身也家室離散親戚被戮然乃爲之是忘其親也君上之所致惡刑法之所大禁也然乃犯之是

忘其君也今禽獸猶知近父母不忘其親也人而忘其身內忘其親上忘其君是不若禽獸之仁也凡聞者皆自以為是而以他人為非已誠是也人誠非也則是已君子而彼小人也夫以君子而與小人相賊害是人之所謂以狐白補犬羊身塗其炭豈不過甚矣哉以為智乎則愚莫大焉以為利乎則害莫大焉以為榮乎則辱莫大焉人之有聞何哉比之狂惑疾病乎則不可面目人也而好惡多同人之聞誠愚惑失道者也詩云式號式呼俾晝作夜言聞行也

子路持劍孔子問曰由安用此乎子路曰善古者固以善之不善古者固以自衛孔子曰君子以忠為質以仁為衛不出環堵之內而聞千里之外不善以忠化寇暴以仁圍何必持劍乎子路曰由也請攝齊以事先生矣

樂羊為魏將以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懸其子示樂羊樂羊不為衰志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其子而遺之樂羊食之盡一脔中山見其誠也不忍與其戰果下之遂為魏文侯開地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孟孫獵得麋使秦西已持歸其母隨而鳴秦

西巴不忍縱而與之孟孫怒而逐秦西巴居一年
名以爲太子傅左右曰夫秦西巴有罪於君今以
爲太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以一麋而不忍又將能
忍吾子乎故曰巧詐不如拙誠樂羊以有功而見
疑秦西巴以有罪而益信由仁與不仁也
智伯還自衛三卿燕于藍臺智襄子戲韓康子而
侮段規智果聞之諫曰主弗備難難必至曰難將
由我我不爲難誰敢興之對曰異於是夫卻氏有
車轅之難趙有孟姬之讒樂有叔祁之訴范中行
有函冶之難皆主之所知也夏書有之曰一人三

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周書有之曰怨不在大亦
不在小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一謀而
媿人君相又弗備曰不敢興難毋乃不可乎嘻不
可不懼蚋蟻蜂蠆皆能害人况君相乎不聽自是
五年而有晉陽之難段規反而殺智伯于師遂滅
智氏

智襄子爲室美士茁夕焉智伯曰室美矣夫對曰
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智伯曰何懼對曰臣以
秉筆事君記有之曰高山浚源不生草木松柏之
地其土不肥今土木勝人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

三年而智氏亡

苑五

十三

劉向說苑卷第五

劉向說苑卷第六

復恩

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夫施德者貴不德受恩者尚必報是故臣勞動以爲君而不求其賞君持施以收下而無所德故易曰勞而不怨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君臣相與以市道接君懸祿以待之臣竭力以報之逮臣有不測之功則主加之以重賞如主有超異之恩則臣必死以復之孔子曰北方有獸其名曰麇前足鼠後足兔是獸也甚矣其愛

蝨蝨巨虛也食得甘草必齧以遺蝨蝨巨虛蝨蝨
巨虛見人將來必負螫以走螫非性之愛蝨蝨巨
虛也爲其倣足之故也二獸者亦非性之愛螫也
爲其得甘草而遺之故也夫禽獸昆蟲猶知比假
而相有報也況於士君子之欲興名利於天下者
乎夫臣不復君之恩而苟營其私門禍之原也君
不能報臣之功而憚行賞者亦亂之基也夫禍亂
之源基由不報恩生矣

趙襄子見圍於晉陽罷圍賞有功之臣五人高赫
無功而受上賞五人皆怒張孟談謂襄子曰晉陽
之中赫無大功今與之上賞何也襄子曰吾在拘
厄之中不失臣主之禮唯赫也子雖有功皆驕寡
人與赫上賞不亦可乎仲尼聞之曰趙襄子可謂
善賞士乎賞一人而天下之人臣莫敢失君臣之
禮矣

晉文公亡時陶叔狐從文公反國行三賞而不及
陶叔狐陶叔狐見咎犯曰吾從君而亡十有三年
顏色黎黑手足胼胝今君反國行三賞而不及我
也意者君忘我與我有大故與子試爲我言之君
咎犯言之文公文公曰嘻我豈忘是子哉夫高明

至賢德行全誠耽我以道說我以仁暴浣我行昭
明我名使我爲成人者吾以爲上賞防我以禮諫
我以義蕃援我使我不得爲非數引我而請於賢
人之門吾以爲次賞夫勇壯強禦難在前則居前
難在後則居後免我於患難之中者吾又以爲之
次且子獨不聞乎死人者不如存人之身亡人者
不如存人之國三行賞之後而勞苦之士次之夫
勞苦之士是子固爲首矣豈敢忘子哉周內史叔
輿聞之曰文公其霸乎昔聖王先德而後力文公
其當之矣詩云率禮不越此之謂也

晉文公入國至於河令棄籩豆茵席顏色黎黑手
足胼胝者在後咎犯聞之中夜而哭文公曰吾亡
也十有九年矣今將反國夫子不喜而哭何也其
不欲吾反國乎對曰籩豆茵席所以官者也而棄
之顏色黎黑手足胼胝所以執勞苦而皆後之臣
聞國君蔽士無所取忠臣大夫蔽遊無所取忠友
今至於國臣在所蔽之中矣不勝其哀故哭也文
公曰禍福利害不與咎氏同之者有如白水祝之
乃沉璧而盟介子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耳
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何唯二三

子者以爲已力不亦誣乎文公即位賞不及推推
母曰盍亦求之推曰尤而効之罪又甚焉且出怨
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推曰言身之文也
身將隱安用文其母曰能如是與若俱隱至死不
復見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有龍矯矯頃失
其所五蛇從之周徧天下龍飢無食一蛇割股龍
反其淵安其壤上四蛇入穴皆有處所一蛇無穴
號於中野文公出見書曰嗟此介子推也吾方憂
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其所在聞其
入緜上山中於是文公表緜上山中而封之以爲

介推田號曰介山

晉文公出亡周流天下舟之僑去虞而從焉文公
反國擇可爵而爵之擇可祿而祿之舟之僑獨不
與焉文公酌諸大夫酒酒酣文公曰二三子盍爲
寡人賦乎舟之僑進曰君子爲賦小人請陳其辭
辭曰有龍矯矯頃失其所一蛇從之周流天下龍
反其淵安寧其處一蛇耆乾獨不得其所文公瞿
然曰子欲爵耶請待旦日之期子欲祿邪請今命
廩人舟之僑曰請而得其賞廉者不受也言盡而
名至仁者不爲也今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

草興起莫之能禦今爲一人言施一人猶爲一塊土
下雨也土亦不生之矣遂歷階而去文公求之不
得終身誦甫田之詩

邴吉有陰德於孝宣皇帝微時孝宣皇帝即位衆
莫知吉亦不言吉從大將軍長史轉遷至御史大
夫宣帝聞之將封之會吉病甚將使人加紳而封
之及其生也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
之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其子孫今此未獲其
樂而病甚非其死病也後病果愈封爲博陽侯終
饗其樂

魏文侯攻中山樂羊將已得中山還反報文侯有
喜功之色文侯命主書曰群臣賓客所獻書操以
進主書者舉兩篋以進令將軍視之盡難攻中山
之事也將軍還走北面而再拜曰中山之舉也非
臣之力君之功也

平原君既歸趙楚使春申君將兵救趙魏信陵君
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
且降平原君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談謂平原君
曰君不憂趙亡乎平原君曰趙亡即勝虜何爲不
憂李談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之可謂至困

而君之後宮百數婦妾荷綺縠厨餘梁肉士民兵
盡或剡木爲矛戟而君之器物鐘磬自恣若使秦
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而全君何患無有君誠能
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間分功而作之家所有盡
散以饗食士方其危苦時易爲憲耳於是平原君
如其計而勇敢之士三千人皆出死因從李談赴
秦軍秦軍爲却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軍遂罷
李談死封其父爲孝侯

秦繆公嘗出而亡其駿馬自往求之見人已殺其
馬方共食其肉繆公謂曰是吾駿馬也諸人皆懼

而起繆公曰吾聞食駿馬肉不飲酒者殺人即以
次飲之酒殺馬者皆慙而去居三年晉攻秦繆公
圍之往時食馬肉者相謂曰可以出死報食馬得
酒之恩矣遂潰圍繆公卒得以解難勝晉獲惠公
以歸此德出而福反也

智伯與趙襄子戰於晉陽下而死智伯之臣豫讓
者怒以其精氣能使襄主動心乃漆身變形吞炭
更聲襄主將出豫讓僞爲死人處於梁下駟馬驚
不進襄主動心使使視梁下得豫讓襄主重其義
不殺也又盜爲抵罪被刑人赭衣入繕宮襄主動

心則曰必豫讓也襄主執而問之曰子始事中行君智伯殺中行君子不能死還反事之今吾殺智伯乃漆身為厲吞炭為啞欲殺寡人何與先行異也豫讓曰中行君衆人畜臣臣亦衆人事之智伯朝士待臣臣亦朝士爲之用襄子曰非義也子壯士也乃自置車庫中水漿毋入口者三日以禮豫讓讓自知遂自殺也

晉逐欒盈之族命其家臣有敢從者死其臣曰辛俞從之吏得而將殺之君曰命汝無得從敢從何也辛俞對曰臣聞三世仕於家者君之二世者主

之事君以死事主以勤爲其賜之多也今臣三世於欒氏受其賜多矣臣敢畏死而忘三世之恩哉
晉君釋之

留侯張良之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官事韓韓破良家童三百人弟死不葬良悉以家財求刺客刺秦王爲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遂學禮淮陽東見滄海君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擊秦皇帝於博浪沙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

索天下求購甚急良更易姓名深亡匿後卒隨漢
報秦

鮑叔死管仲舉上衽而哭之泣下如雨從者曰非
君父子也此亦有說乎管仲曰非夫子所知也吾
嘗與鮑子負販於南陽吾三辱於市鮑子不以我
爲怯知我之欲有所明也鮑子嘗與我有所說王
者而三不見聽鮑子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之不遇
明君也鮑子嘗與我臨財分貨吾自取多者三鮑
子不以我爲貪知我之不足於財也生我者父母
知我者鮑子也士爲知己者死而况爲之哀乎

晉趙盾舉韓厥晉君以爲中軍尉趙盾死子朔嗣
爲卿至景公三年趙朔爲晉將朔取成公姊爲夫
人大夫屠岸賈欲誅趙氏初趙盾在時夢見叔帶
持龜要而哭甚悲已而咲拊手且歌盾卜之占兆
絕而後好趙史援占曰此甚惡非君之身及君之
子然亦君之咎也至子趙朔世益衰屠岸賈者始
有寵於靈公及至於晉景公而賈爲司寇將作難
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徧告諸將曰趙穿試靈
公盾雖不知猶爲首賊臣殺君子孫在朝何以懲
罪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

爲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後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厥告趙朔趨亡趙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且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後生男乳朔客程嬰持亡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曰大業之後不遂者爲祟景公疾問韓厥韓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衍皆嬴姓也中衍人面鳥喙降佐殷

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于成公世有立功未嘗有絕祀今及吾君獨滅之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景公問去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對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孤孤名曰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爲之矯以君令并命群臣拮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疾群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令群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徧拜諸將軍將軍遂

返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故人安可以無恩夫有恩於此攻復於彼非程嬰則趙孤不全非韓厥則趙後不復韓厥可謂不忘恩矣

北郭騷踵見晏子曰竊悅先生之義願乞所以養母者晏子使人分倉粟府金而遺之辭金而受粟有間晏子見疑於景公出犇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吾悅晏子之義而嘗乞所以養母者吾聞之曰養及親者身更其難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白之遂造公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今去

齊國齊國必侵矣方必見國之侵也不若先死請絕頸以白晏子遂巡而退因自殺也公聞之大駭乘馳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之聞北郭子之以死白已也太息而嘆曰嬰不肖罪過固其所也而士以身明之哀哉

吳赤市使於智氏假道於衛甯文子具紵絺三百製將以送之大夫豹曰吳雖大國也不壞交假之道則亦敬矣又何禮焉甯文子不聽遂致之吳赤市至於智氏既得事將歸吳智伯命造舟爲梁吳赤市曰吾聞之天子濟於水造舟爲梁諸侯維舟

爲梁大夫方舟方舟臣之職也且敬太甚必有故
使人視之視則用兵在後矣將以襲衛吳赤市曰
衛假吾道而厚贈我我見難而不告是與爲謀也
稱疾而留使人告衛衛人警戒智伯聞之乃止
楚魏會於晉陽將以伐齊齊王患之使人召淳于
髡曰楚魏謀欲伐齊願先生與寡人共憂之淳于
髡大笑而不應王復問之又復大笑而不應三問
而不應王怫然作色曰先生以寡人國爲戲乎淳
于髡對曰臣不敢以王國爲戲也臣笑臣隣之祠
田也以盃飯與一鮒魚其祝曰下田澆和得穀百

車蟹堞者宜禾臣笑其所以祠者少而所求者多
王曰善賜之千金革車百乘立爲上卿

東閭子嘗富貴而後乞人問之曰公何爲如是曰
吾自知吾嘗相六七年未嘗薦一人也吾嘗富三
千萬者再未嘗富一人也不知士出身之咎然也
孔子曰物之難矣小大多少各有怨惡數之理也
人而得之在於外假之也

齊懿公之爲公子也與邴歆之父爭田不勝及即
位乃掘而削之而使歆爲僕奪庸織之妻而使織
爲參乘公游于申池二人浴於池歆以鞭扶織織

怒歎曰人奪女妻而不敢怒一扶女庸何傷織曰孰與刖其父而不病奚若乃謀殺公納之竹中楚人獻龜於鄭靈公公子家見公子宋之食指動謂子家曰我如是必嘗異味及食大夫龜召公子宋而不與公子宋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之公子宋與公子家謀先遂弑靈公子夏曰春秋者記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也此非一日之事也有漸以至焉

劉向說苑卷第六

劉向說苑卷第七

政理

政有三品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彊者之政脅之夫此三者各有所施而化之為貴矣夫化之不變而後威之威之不變而後脅之脅之不變而後刑之夫至於刑者則非王者之所不得已也是以聖王先德教而後刑罰立榮耻而明防禁崇禮義之節以示之賤貨利之弊以變之修近理內政櫛機之禮壹妃匹之際則莫不慕義禮之榮而惡貪

亂之耻其所由致之者化使然也
季孫問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
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
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言明其化而已
也治國有二機刑德是也王者尚其德而希其刑
霸者刑德並湊強國先其刑而後德夫刑德者化
之所由興也德者養善而進闕者也刑者懲惡而
禁後者也故德化之崇者至於賞刑罰之甚者至
於誅夫誅賞者所以別賢不肖而列有功與無功
也故誅賞不可以繆誅賞繆則善惡亂矣夫有功

而不賞則善不勸有過而不誅則惡不懼善不勸
而能以行化乎天下者未嘗聞也書曰畢力賞罰
此之謂也

水濁則魚困令苛則民亂城峭則必崩岸竦則必
隤故夫治國譬若張琴大絃急則小絃絕矣故曰
急轡銜者非千里御也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
之聲延及四海故祿過其功者損名過其實者削
情行合而民副之禍福不虛至矣詩云何其處也
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此之謂也
公叔文子爲楚令尹三年民無敢入朝公叔子見

曰嚴矣文子曰朝廷之嚴也寧云妨國家之治哉
公叔子曰嚴則下喑下喑則上聾聾喑不能相通
何國之治也蓋聞之也順針縷者成帷幕合升斗
者實倉廩并小流而成江海明主者有所受命而
不行未嘗有所不受也
衛靈公謂孔子曰有語寡人爲國家者謹之於廟
堂之上而國家治矣其可乎孔子曰可愛人者則
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知得之已者亦知得之
人所謂不出於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反之已
者也

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孔子曰懍懍焉如以腐索御
奔馬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達之國皆人
也以道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讎也若
何而毋畏

齊桓公謂管仲曰吾欲舉事於國昭然如日月無
愚夫愚婦皆曰善可乎仲曰可然非聖人之道桓
公曰何也對曰夫短綆不可以汲深井知鮮不可
以與聖人之言惠士可與辨物智士可與辨無方
聖人可與辯神明夫聖人之所爲非衆人之所及
也民知十已則尚與之爭曰不知吾也百已則疵

其過千已則誰而不信是故民不可稍而掌也可并而牧也不可暴而殺也可麾而致也衆不可戶說也可舉而示也

衛靈公問於史鮒曰政孰爲務對曰大理爲務聽獄不中死者不可生也斷者不可屬也故曰大理爲務子路見公公以史鮒言告之子路曰司馬爲務少焉兩國有難兩軍相當司馬執枹以行之一鬪不當死者數萬以殺人爲非也此其爲殺人亦衆矣故曰司馬爲務少焉子貢入見公以二子言告之子貢曰不識哉昔禹與有扈氏戰三陳而不

服禹於是脩教一年而有扈氏請服故曰去民之所事奚獄之所聽兵革之不陳奚鼓之所鳴故曰教爲務也

齊桓公出獵逐鹿而走入山谷之中見一老公而問之曰是爲何谷對曰爲愚公之谷桓公曰何故對曰以臣名之桓公曰今視公之儀狀非愚人也何爲以公名對曰臣請陳之臣故畜牝牛生子而大賣之而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隣聞之以臣爲愚故名此谷爲愚公之谷桓公曰公誠愚矣夫何爲而與之桓公遂歸明日朝以告

管仲管仲正衿再拜曰此夷吾之愚也使堯在上
咎繇爲理安有取人之駒者乎若有見暴如是叟
者又必不與也公知獄訟之不正故與之耳請退
而脩政孔子曰弟子記之桓公霸君也管仲賢佐
也猶有以智爲愚者也况不及桓公管仲者也
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曰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也夫
民不知子父訟之不善者久矣是則上過也上有
道是人亡矣康子曰夫治民以孝爲本今殺一人
以戮不孝不亦可乎孔子曰不孝而誅之是虐殺
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誅也獄訟不治不可刑也

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躬行不從而
后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夫一仞之牆民不能踰
百仞之山童子升而遊焉陵遲故也今是仁義之
陵遲久矣能謂民弗踰乎詩曰俾民不迷昔者君
子導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不至刑錯而不
用也於是訟者聞之乃請無訟

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對曰政有使民富且壽哀公
曰何謂也孔子曰薄賦歛則民富無事則遠罪遠
罪則民壽公曰若是則寡人貧矣孔子曰詩云凱
悌君子民之父母未見其子富而父母貧者也

文王問於呂望曰爲天下若何對曰王國富民霸
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道之國富倉府是謂
上溢而下漏文王曰善對曰宿善不祥是日也發
其倉府以振鰥寡孤獨

武王問於太公曰治國之道若何太公對曰治國
之道愛民而已曰愛民若何曰利之而勿害成之
勿敗生之勿殺與之勿奪樂之勿苦喜之勿怒此
治國之道使民之義也愛之而已矣民失其所務
則害之也農失其時則敗之也有罪者重其罰則
殺之也重賦斂者則奪之也多徭役以罷民力則

苦之也勞而擾之則怒之也故善爲國者遇民如
父母之愛子兄之愛弟聞其飢寒爲之哀見其勞
苦爲之悲

武王問於太公曰賢君治國何如對曰賢君之治
國其政平其吏不苛其賦斂節其自奉薄不以私
善害公法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施於無罪不
因喜以賞不因怒以誅害民者有罪進賢舉過者
有賞後宮不荒女謁不聽上無媮慝下不陰害不
幸宮室以費財不多觀游臺池以罷民不彫文刻
鏤以逞耳目官無腐蠹之藏國無流餓之民此賢

君之治國也武王曰善哉

武王問於太公曰爲國而數更法令者何也太公曰爲國而數更法令者不法法以其所善爲法者也故令出而亂亂則更爲法是以其法令數更也成王問政於尹逸曰吾何德之行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以時而敬順之忠而愛之布令信而不食言王曰其度安至對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對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夏殷之臣反讎桀紂而臣湯武夙沙之民自攻其主而歸神農氏此君之所明知也若何其

無懼也

仲尼見梁君梁君問仲尼曰吾欲長有國吾欲列都之得吾欲使民安不惑吾欲使士竭其力吾欲使日月當時吾欲使聖人自來吾欲使官府治爲之奈何仲尼對曰千乘之君萬乘之主問於丘者多矣未嘗有如主君問丘之術也然而盡可得也丘聞之兩君相親則長有國君惠臣忠則列都之得毋殺不辜毋釋罪人則民不惑益士祿賞則竭其力尊天敬鬼則日月當時善爲刑罰則聖人自來尚賢使能則官府治梁君曰豈有不然哉

子貢曰葉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附近而來
遠魯哀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於諭臣齊景
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於節用三君問政於
夫子夫子應之不同然則政有異乎孔子曰夫荆
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志焉故曰在於附近而來
遠哀公有臣三人內比周公以惑其君外郵距諸
侯賓客以殺其明故曰政在諭臣齊景公奢於臺
榭淫於苑囿五官之樂不解一旦而賜人百乘之
家者三故曰政在於節用此三者政也詩不云乎
亂離斯瘼爰其適歸此傷離散以爲亂者也匪其

止共惟王之邛此傷姦臣蔽主以爲亂者也相亂
蔑資曾莫惠我師此傷奪侈不節以爲亂者也察
此三者之所欲政其同乎哉

公儀休相魯魯君死左右請閉門公儀休曰止池
淵吾不稅蒙山吾不賦苛令吾不布吾已閉心矣
何關於門哉

子產相鄭簡公謂子產曰內政毋出外政毋入夫
衣裘之不美車馬之不飾子女之不潔寡人之醜
也國家之不治封疆之不正夫子之醜也子產相
鄭終簡公之身內無國中之亂外無諸侯之患也

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善斷事子太叔善決而文公孫揮知四國之爲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變而立至又善爲辭令裨諶善謀於野則獲於邑則否有事乃載裨諶與之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斷之使公孫揮爲之辭令成乃受子太叔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也董安于治晉陽問政於蹇老蹇老曰曰忠曰信曰敢董安于曰安忠乎曰忠於主曰安信乎曰信於令曰安敢乎曰敢於不善人董安于曰此三者足矣

魏文侯使西門豹往治於鄴告之曰必全功成名布義豹曰敢問全功成名布義爲之奈何文侯曰子往矣是無邑不有賢豪辯博者也無邑不有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也往必問豪賢者因而親之其辯博者因而師之問其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因而察之不可以特聞從事夫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足踐之不如手辨之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

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賤宓子賤曰
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
佚人曰宓子賤則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氣
而百官治任其數而已矣巫馬期則不然弊性事
情勞煩教詔雖治猶未至也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說語立所以爲
之者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
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也所
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孔子
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

友十一人可以教學矣中節也中民附矣猶未足
也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皆教
不齊所以治之術孔子曰欲其大者乃於此在矣
昔者堯舜清微其身以聽觀天下務來賢人夫舉
賢者百福之宗也而神明之主也不齊之所治者
小也不齊所治者大其與堯舜繼矣
宓子賤爲單父宰辭於夫子夫子曰毋迎而距也
毋望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譬如高山
深淵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
承命乎

宓子賤爲單父宰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
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
以送子子賤曰釣道奈何陽晝曰夫扱綸錯餌迎
而吸之者陽橋也其爲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
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也博而厚味宓子賤曰
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
車驅之車驅之夫陽晝之所謂陽橋者至矣於是
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單父
孔子弟子有孔蔑者與宓子賤皆仕孔子往過孔
蔑問之曰自子之仕者何得何亡孔蔑曰自吾仕

者未有所得而有所亡者三曰王事若襲學焉得
習以是學不得明也所亡者一也奉祿少鬻鬻不
足及親戚親戚益疏矣所亡者二也公事多急不
得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疏矣所亡者三也孔子
不說而復往見子賤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亡子賤
曰自吾之仕未有所亡而所得者三始誦之文今
履而行之是學日益明也所得者一也奉祿雖少
鬻鬻得及親戚是以親戚益親也所得者二也公
事雖急夜勤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親也所得者
三也孔子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君子哉若人魯

無君子也斯焉取斯

晏子治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曰吾以子爲可而使子治東阿今子治而亂子退而自察也寡人將加大誅于子晏子對曰臣請改道易行而治東阿三年不治臣請死之景公許之於是明年上計景公迎而賀之曰甚善矣子之治東阿也晏子對曰前臣之治東阿也屬託不行貨賂不至陂池之魚以利貧民當此之時民無飢者而君反以罪臣今臣之後治東阿也屬託行貨賂至并會賦斂倉庫少內便事左右陂池之魚入於權家當此之時

飢者過半矣君乃反迎而賀臣愚不能復治東阿願乞骸骨避賢者之路再拜便辟景公乃下席而謝之曰子強復治東阿東阿者子之東阿也寡人無復與焉

子路治蒲見於孔子曰由願受教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也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攝勇寬以正可以容衆恭以潔可以親上

子貢爲信陽令辭孔子而行孔子曰力之順之因子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少而事君子君子固有盜者邪孔子曰夫以不肖伐賢是謂

奪也以賢伐不肖是謂伐也緩其令急其誅是謂
暴也取人善以自爲己是謂盜也君子之盜豈必
當財幣乎吾聞之曰知爲吏者奉法利民不知爲
吏者枉法以侵民此皆怨之所由生也臨官莫如
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攻也匿人之善者
是謂蔽賢也揚人之惡者是謂小人也小人不內相教
而外相謗者是謂不足親也言人之善者有所得
而無所亡傷也言人之惡者無所得而有所傷也
故君子慎言語矣毋先已而後人擇言出之令口
如耳

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然梁王曰先生
有一妻一妾不能治三畝之園不能芸言治天下
如運諸手掌何以楊朱曰臣有之君不見夫羊乎
百羊而群使五尺童子荷杖而隨之欲東而東欲
西而西君且使堯牽一羊舜荷杖而隨之則亂之
始也臣聞之夫吞舟之魚不遊淵鴻鵠高飛不就
汙池何則其志極遠也黃鍾大呂不可從繁奏之
舞何則其音疏也將治大者不治小成大功者不
小苛此之謂也

景差相鄭鄭人有冬涉水者出而脛寒後景差過

之下陪乘而載之覆以上衽晉叔向聞之曰景子
爲人國相豈不固哉吾聞良吏居之三月而溝渠
脩十月而津梁成六畜且不濡足而况人乎
魏文侯問李克曰爲國如何對曰臣聞爲國之道
食有勞而祿有功使有能而賞必行罰必當文侯
曰吾賞罰皆當而民不與何也對曰國其有滯民
乎臣聞之曰奪滯民之祿以來四方之士其父有
功而祿其子無功而食之出則乘車馬衣美裘以
爲榮華入則脩竽瑟鍾石之聲而安其子女之樂
以亂鄉曲之教如此者奪其祿以乘四方之士此

之謂奪滯民也

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國何患管仲對曰患夫社鼠
桓公曰何謂也管仲對曰夫社東木而塗之鼠因
往託焉燻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此鼠
所以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夫國亦有社鼠人主
左右是也內則蔽善惡於君上外則賣權重於百
姓不誅之則爲亂誅之則爲人主所察據腹而有
之此亦國之社鼠也人有酤酒者爲器甚潔清置
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之里人其故里人去公之
狗猛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

以酸不售之故也夫國亦有猛狗用事者也有道術之士欲明萬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齧之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爲杜鼠用事者爲猛狗則道術之士不得用矣此治國之所患也

齊侯問於晏子曰爲政何患對曰患善惡之不分公曰何以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左右善則百僚各得其所宜而善惡分孔子聞之曰此言也信矣善言進則不善無由入矣不善言則善無由入矣復稟之君朝齊桓公問治民焉復稟之君不對而循口操衿抑心桓公曰與民共甘苦飢寒乎夫以

我爲聖人也故不用言而諭因禮之千金

晉文公時翟人有封狐文豹之皮者文公喟然歎曰封狐文豹何罪哉以其皮爲罪也大夫欒枝曰地廣而不平財聚而不散獨非狐豹之罪乎文公曰善哉說之欒枝曰地廣而不平人將平之財聚而不散人將爭之於是列地以分民散財以賑貧晉文侯問政於舅犯舅犯對曰分熟不如分腥分腥不如分地割以分民而益其爵祿是以上得地而民知富上失地而民知貧古之所謂致師而戰者其此之謂也

晉侯問於士文伯曰三月朔日有蝕之寡人學惛焉詩所謂彼日而蝕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適於日月之災故不可不慎也政有三而已一曰因民二曰擇人三曰從時

延陵季子游於晉入其境曰嘻暴哉國乎入其都曰嘻力屈哉國乎立其朝曰嘻亂哉國乎從者曰夫子之入晉境未久也何其名之不疑也延陵季子曰然吾入其境田畝荒穢而不休雜增崇高吾是以知其國之暴也吾入其都新室惡而故室美

新墻卑而故墻高吾是以知其民力之屈也吾立其朝君能視而不下問其臣善伐而不上諫吾是以知其國之亂也

齊之所以不如魯者太公之賢不如伯禽伯禽與太公俱受封而各之國三年太公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疾也對曰尊賢先疏後親先義後仁也此霸者之迹也周公曰太公之澤及五世五年伯禽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難對曰親親者先內後外先仁後義也此王者之迹也周公曰魯之澤及十世故魯有王迹者仁厚也齊有霸迹者武政也齊

之所以不如魯也太公之賢不如伯禽也
景公好婦人而丈夫飾者國人盡服之公使吏禁
之曰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裂衣斷帶
相望而不止晏子見公曰寡人使吏禁女子而男
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相望而不止者何也對曰
君使服之於內而禁之於外猶懸牛首於門而求
買馬肉也公胡不使內勿服則外莫敢爲也公曰
善使內勿服不旋月而國莫之服也
齊人甚好鞮擊相犯以爲樂禁之不止晏子患之
乃爲新車良馬出與人相犯也曰鞮擊者不祥臣

其祭祀不順居處不敬乎下車棄而去之然後國
人乃不爲故曰禁之以制而身不先行也民不肯
止故化其心莫若教也

魯國之法魯人有贖臣妾於諸侯者取金於府子
貢贖人於諸侯而還其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
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施於百
姓非獨適其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
贖而受金則爲不廉不受則後莫復贖自今以來
魯人不復贖矣孔子可謂通於化矣故老子曰見
小曰明

孔子見季康子康子未說孔子又見之宰予曰吾聞之夫子曰王公不聘不動今吾子之見司寇也少數矣孔子曰魯國以衆相陵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聘我者孰大乎於是魯人聞之曰聖人將治可以不先自爲刑罰乎自是之後國無爭者孔子謂弟子曰違山十里蟪蛄之聲猶尚存耳政事無如膺之矣古之魯俗塗里之間羅門之羅收門之漁獨得於禮是以孔子善之夫塗里之間富家爲貧者出羅門之羅有親者取多無親者取少收門之漁有親者取巨無親者取小

春秋曰四民均則王道興而百姓寧所謂四民者士農工商也婚姻之道則男女之道悖而淫佚之路興矣

劉向說苑卷第七

劉向說苑卷第八

尊賢

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榮名者必尊賢而下士
易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又曰以貴下賤大得民
也夫明王之施德而下下也將懷遠而致近也夫
朝無賢人猶鴻鵠之無羽翼也雖有千里之望猶
不能致其意之所欲至矣是故游江海者託於舡
致遠道者託於乘欲霸王者託於賢伊尹呂尚管
夷吾百里奚此霸王之舡乘也釋父兄與子孫非

疏之也任庖人鈞屠與仇讎僕虜非阿之也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不然也猶大匠之為宮室也量小大而知材木矣比功校而知人數矣是故呂尚聘而天下知商將亡而周之王也管夷吾百里奚任而天下知齊秦之必霸也豈特舡乘哉夫成王霸固有人亡國破家亦固有人桀用千莘紂用惡來宋用唐鞅齊用蘇秦秦用趙高而天下知其亡也非其人而欲有功譬其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長也射魚指天而欲發之當也雖舜禹猶亦困而又况乎俗主哉

春秋之時天子微弱諸侯力政皆叛不朝衆暴寡強劫弱南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之不絕若綫桓公於是用管仲鮑叔隰朋賓胥無甯戚三存亡國一繼絕世救中國攘戎狄卒脅荆蠻以尊周室霸諸侯晉文公用咎犯先軫陽處父強中國敗強楚合諸侯朝天子以顯周室楚莊王用孫叔敖司馬子反將軍子重征陳從鄭敗強晉無敵於天下秦穆公用百里子蹇叔子王子廖及由余據有雍州攘敗西戎吳用延州來季子并翼州揚威于鷄父鄭僖公富有千乘之國貴為諸侯治義不順人心而取

弒於臣者不先得賢也至簡公用子產裨謀世叔
行人子羽賊臣除正臣進去強楚合中國國家安
寧二十餘年無強楚之患故虞有宮之奇晉獻公
為之終夜不寐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為之側席而
坐遠乎賢者之厭難折衝也夫宋襄公不用公子
目夷之言大辱於楚曹不用僖負羈之諫敗死於
戎故共惟五始之要治亂之端在乎審已而任賢
也國家之任賢而吉任不肖而凶案往世而視已
事其必然也如人符此為人君者不可以不慎也
國家昏亂而良臣見魯國大亂季友之賢見僖公

即位而任季子魯國安寧外內無憂行政二十一年
季子之卒後邾擊其南齊伐其北魯不勝其患將
乞師於楚以取全耳身或作故傳曰患之起必自此
始也公子買不可使戍衛公子遂不聽君命而擅
之晉內侵於臣下外困於兵亂弱之患也僖公之
性非前二十一年常賢而後乃漸變為不肖也此
季子存之所益亡之所損也夫得賢失賢其損益
之驗如此而人主忽於所用甚可疾痛也夫智不
足以見賢無可奈何矣若智能見之而強不能決
猶豫不用而大者死亡小者亂傾此甚可悲哀也

以宋殤公不知孔父之賢乎安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趨而救之者是其賢也以魯莊公不知季子之賢乎安知疾將死召季子而授之國政授之國政者是其賢也此二君知能見賢而皆不能用故宋殤公以殺死魯莊公以賊嗣使宋殤蚤任孔父魯莊素用季子乃將靖隣國而况自存乎

鄒子說梁王曰伊尹故有莘氏之媵臣也湯立以為三公天下之治太平管仲故成陰之狗盜也天下之庸夫也齊桓公得之為仲父百里奚道之於

路傳賣五羊之皮秦穆公委之以政竈戚故將車人也叩轅行歌於康之衢桓公任以國司馬喜躡脚於宋而卒相中山范睢折脅拉齒於魏而後為應侯大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朝歌之屠佐也棘津迎客之舍人也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故詩曰緜緜之葛在於曠野良工得之以為絺紵良工不得枯死於野此七士者不遇明君聖主幾行乞丐枯死於中野譬猶緜緜之葛矣眉睫之微接而形于色聲音而風感而動乎心竈戚擊牛角而商歌桓公聞而舉之鮑龍跪石而登

嶮孔子為之下車堯舜相見不違桑陰文王舉太公不以日夕故賔醒之接也不待久而親能者之相見也不待試而知矣故士之接也非必與之臨財分貨乃知其廉也非必與之犯難涉危乃知其勇也舉事決斷是以知其勇也取與有讓是以知其廉也故見虎之尾而知其大於貍也見象之牙而知其大於牛也一節見則百節知矣由此觀之以所見可以占未發觀小節固足知大體矣

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闔廬以吳戰勝無敵於天下而夫差以見禽於越文公以

晉國霸而厲公以見弒於匠驪之宮威王以齊強於天下而湣王以弒死於廟梁穆公以秦顯名尊號而二世以劫於望夷其所以君王者同而功迹不等者所任異也是故成王處襁褓而朝諸侯周公用事也趙武靈王年五十而餓於沙丘任李兌故也桓公得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失管仲任豎刁易牙身死不葬為天下笑一人之身榮辱俱施焉在所任也故魏有公子無忌削地復得趙任藺相如秦兵不敢出鄢陵任唐睢國獨特立楚有申包胥而昭王反位齊有田單襄王得國由此觀

之國無賢佐俊士而能以成功立名安危繼絕者未嘗有也故國不務大而務得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俊得民心者民往之有賢佐者士歸之文王請除炮烙之刑而殷民從湯去張網者之三面而夏民從越王不隳舊冢而吳人服以其所爲之順於民心也故聲同則處異而相應德合則未見而相親賢者立於本朝則天下之豪相率而趨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管仲桓公之賊也鮑叔以爲賢於已而進之爲相七十言而說乃聽遂使桓公除報讎之心而委國政爲桓公垂拱無事而朝諸

侯鮑叔之力也管仲之所以能北走桓公無自危之心者同聲於鮑叔也紂殺王子比干箕子被髮而佯狂陳靈公殺泄冶而鄧元去陳自是之後殷兼於周陳亡於楚以其殺比干泄冶而失箕子與鄧元也燕昭王得郭隗而鄒衍樂毅以齊趙至蘇子屈景以周楚至於是舉兵而攻齊棲閔王於莒燕校地計衆非與齊鈞也然所以能信意至於此者由得士也故無常安之國無恒治之民得賢者則安昌失之者則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明鏡所以照形也往古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往古

之所以危亡而不務襲迹於其所以安昌則未有異乎却走而求逮前人也太公知之故舉微子之後而封比干之墓夫聖人之於死尚如是其厚也況當世而生存者乎則其弗失可識矣

齊景公問於孔子曰秦穆公其國小處僻而霸何也對曰其國小而志大雖處僻而其政中其舉果其謀和其令不偷親舉五殺大夫於係縲之中與之語三日而授之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霸則小矣

或曰將謂桓公仁義乎殺兄而一非仁義也將謂

桓公恭儉乎與婦人同輿馳於邑中非恭儉也將謂桓公清潔乎閨門之內無可嫁者非清潔也此三者亡國失君之行也然而桓公兼有之以得管仲隰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畢朝周室爲五霸長以其得賢佐也失管仲隰朋任豎刁易牙身死不葬蟲流出戶一人之身榮辱俱施者何者其所任異也由此觀之則士佐急矣

周公旦白屋之士所下者七十人而天下之士皆至晏子所與同衣食者百人而天下之士亦至仲尼脩道行理文章而天下之士亦至矣伯牙子鼓

琴鍾子期聽之方鼓而志在太山鍾子期曰善哉
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選之間而志在流水鍾
子期復曰善哉乎鼓琴湯湯乎若流水鍾子期死
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足為鼓
琴者非獨鼓琴若此也賢者亦然雖有賢者而無
以接之賢者奚由盡忠哉驥不自至千里者待伯
樂而後至也

周威公問於甯子曰取士有道乎對曰有窮者達
之亡者存之廢者起之四方之士則四面而至矣窮
者不達亡者不存廢者不起四方之士則四面

而畔矣夫城固不能自守兵利不能自保得士而
失之必有其間夫士存則君尊士亡則君卑周威
公曰士壹至如此乎對曰君不聞夫楚平王有士
曰楚僂胥丘負客王將殺之出亡之晉晉人用之
是為城濮之戰又有士曰苗賁皇王將殺之出亡
走晉晉人用之是為鄢陵之戰又有士曰上解于
王將殺之出亡走晉晉人用之是為兩堂之戰又
有士曰伍子胥王殺其父兄出亡走吳闔閭用之
於是興師而襲郢故楚之大得罪於梁鄭宋衛之
君猶未遽至于此也此四得罪於其士三暴其民

骨一亡其國由是觀之士存則國存士亡則國亡
子胥怒而亡之申包胥怒而存之士胡可無貴乎
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何若而可取也孔子對曰毋
取掛者無取健者毋取口銳者哀公曰何謂也孔
子曰掛者大給利不可盡用健者必欲兼人不可
以爲法也口銳者多誕而寡信後恐不驗也夫弓
矢和調而後求其中焉馬慤愿順然後求其良材
焉人必忠信重厚然後求其知能焉今人有不忠
信重厚而多知能如此人者譬猶豺狼與不可以
身近也是故先其仁信之誠者然後親之於是有

知能者然後任之故曰親仁而使能夫取人之術
也觀其言而察其行夫言者所以抒其匈而發其
情者也能行之士必能言之是故先觀其言而揆其
行夫以言揆其行雖有姦軌之人無以逃其情矣
哀公曰善

周公攝天子位七年布衣之士執贄所師見者十
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
人教士者千人官朝者萬人當此之時誠使周公
驕而且恠則天下賢士至者寡矣苟有至者則必
貪而尸祿者也尸祿之臣不能存君矣

齊桓公設庭燎爲士之欲造見者朞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鄙人有以九九之術見者桓公曰九九何足以見乎鄙人對曰臣非以九九爲足以見也臣聞主君設庭燎以待士朞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論而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況賢於九九乎夫太山不辭壤石江海不逆小流所以成大也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蕩蕩言博謀也桓公曰善乃因禮之朞月四方之士相携而並至詩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言以內及外以小及大也

齊景公伐宋至于歧隄之上登高以望太息而歎曰昔我先君桓公長轂八百乘以霸諸侯今我長轂三千乘而不敢久處於此者豈其無管仲歟弦章對曰臣聞之水廣則魚大君明則臣忠昔有桓公故有管仲今桓公在此則車下之臣盡管仲也趙簡子游於河而樂之歎曰安得賢士而與處焉舟人古乘跪而對曰夫珠玉無足去此數千里而所以能來者人好之也今士有足而不來者此是吾君不好之乎趙簡子曰吾門左右客千人朝食不足暮收市征暮食不足朝收市征吾尚可謂不

好士乎舟人古乘對曰鴻鵠高飛遠翔其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無尺寸之數去之滿把飛不能爲之益卑益之滿把飛不能爲之益高不知門下左右客千人者有六翮之用乎將盡毛毳也

齊宣王坐淳于髡侍宣王曰先生論寡人何好淳于髡曰古者所好四而王所好三焉宣王曰古者所好何與寡人所好淳于髡曰古者好馬王亦好馬古者好味王亦好味古者好色王亦好色古者好士王獨不好士宣王曰國無士身有則寡人亦

說之矣淳于髡曰古者驕駟騏驥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馬矣古者有豹象之胎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味矣古者有毛廬西施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色矣王必將待堯舜禹湯之士而後好之則禹湯之士亦不好王矣宣王嘿然無以應

衛君問於田讓曰寡人封侯盡千里之地賞賜盡御府繒帛而士不至何也田讓對曰君之賞賜不可以功及也君之誅罰不可以理避也猶舉杖而呼狗張弓而祝雞矣雖有香餌而不能致者害之必也

宗衛相齊遇逐罷歸舍召門尉田饒等二十有七人而問焉曰士大夫誰能與我赴諸侯者乎田饒等皆伏而不對宗衛曰何士大夫之易得而難用也饒對曰非士大夫之難用也是君不能用也宗衛曰不能用士大夫何若田饒對曰厨中有臭肉則門下無死士今夫三升之稷不足於士而君鴈鶩有餘粟紉素綺繡靡麗堂楯從風雨弊而士曾不得以緣衣果園梨栗後宮婦人撻以相撻而士曾不得一嘗且夫財者君之所輕也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用所輕之財而欲使士致所重之死豈不難乎哉於是宗衛面有慚色逡巡避席而謝曰此衛之過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時君子誰賢對曰衛靈公公曰吾聞之其閨門之內姑姊妹無別對曰臣觀於朝廷未觀於堂陛之間也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知足以治千乘之國其信足以守之而靈公愛之又有士曰王林國有賢人必進而任之無不達也不能達退而與分其祿而靈公尊之又

有士曰慶足國有大事則進而治之無不濟也而有士曰靈公說之史鮒去衛靈公邸舍三月琴瑟不御待

史鮒之入也而後入臣是以知其賢也

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仲尼聞之使人往視還曰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并二十五人之力於彭祖以治天下其固免矣乎

孔子間居喟然而嘆曰銅鞮伯華而無死天下其有定矣子路曰願聞其爲人也何若孔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以下人子路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則可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則可夫有道又誰下哉孔子曰由不

知也吾聞之以衆攻寡而無不消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者周公旦制天下之政而下士七十人豈無道哉欲得士之故也夫有道而能下於天下之士君子乎哉

魏文侯從中山奔命安邑田子方後太子擊遇之下車而趨子方坐乘如故告太子曰爲我請君待我朝謁太子不說因謂子方曰不識貧窮者驕人富貴者驕人乎子方曰貧窮者驕人富貴者安敢驕人人主驕人而亡其國吾未見以國待亡者也大夫驕人而亡其家吾未見以家待亡者也貧窮者

若不得意納履而去安往不得貧窮乎貧窮者驕
人富貴者安敢驕人太子及文侯道田子方之語
文侯歎曰微吾子之故吾安得聞賢人之言吾下
子方以行得而友之自吾友子方也君臣益親百
姓益附吾是以得友士之功我欲伐中山吾以武下
樂羊三年而中山爲獻於我我是以得有武之功
吾所以不少進於此者吾未見以智驕我者也若
得以智驕我者豈不及古之人乎

晉文侯行地登隧大夫皆扶之隨會不扶文侯曰
會夫爲人臣而忍其君者其罪奚如對曰其罪重

死文侯曰何謂重死對曰身死妻子爲戮焉隨會
曰君奚獨問爲人臣忍其君者而不問爲人君而
忍其臣者邪文侯曰爲人君而忍其臣者其罪何
如隨會對曰爲人君而忍其臣者智士不爲謀辨
士不爲言仁士不爲行勇士不爲死文侯援綏下
車辭大夫曰寡人有腰髀之病願諸大夫勿罪也
齊將軍田贖出將張生郊送曰昔者堯讓許由以
天下洗耳而不受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伯夷
叔齊辭諸侯之位而不爲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
之於陵仲子辭三公之位而傭爲人灌園將軍知

之乎曰唯然知之智過去君弟變姓名免爲庶人
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
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此五大夫者名辭之而
實羞之今將軍方吞一國之權提鼓擁旗被堅執
銳旋回十萬之師擅斧鉞之誅慎毋以士之所羞
者驕士田贖曰今日諸君皆爲贖祖道具酒脯而
先生獨教之以聖人之道謹聞命矣

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及見翟黃踞堂
而與之言翟黃不說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
祿之則不受今汝欲官則相至欲祿則上卿旣受

吾賞又責吾禮毋乃難乎

孔子之郟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有間顧子
路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間又顧曰
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屑然對曰由聞之也士
不中而見女無媒而嫁君子不行也孔子曰由詩
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
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也於是
不贈終身不見大德毋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齊桓公使管仲治國管仲對曰賤不能臨貴桓公
以爲上卿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管仲對曰貧不能

使富桓公賜之齊國市租一年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對曰疏不能制親桓公立以爲仲父齊國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賢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

桓公問於管仲曰吾欲使爵腐於酒肉腐於俎得毋害於霸乎管仲對曰此極非其貴者耳然亦無害於霸也桓公曰何如而害霸管仲對曰不知賢害霸知而不用害霸用而不任害霸任而不信害霸信而復使小人參之害霸桓公曰善

魯人攻鄆曾子辭於鄆君曰請出寇罷而後復來請姑毋使狗豕入吾舍鄆君曰寡人之於先生也人無不聞今魯人攻我而先生去我我胡守先生之舍魯人果攻鄆而數之罪十而曾子之所爭者九魯師罷鄆君復脩曾子舍而後迎之

宋司城子罕之貴子韋也入與共食出與同衣司城子罕亡子韋不從子罕來復召子韋而貴之左石曰君之善子韋也君亡不後來又復貴之君獨不愧於君之忠臣乎子罕曰吾唯不能用于子韋故至於亡今吾之得復也尚是子韋之遺德餘教也吾故貴之且我之亡也吾臣之削迹拔對以從我

者奚益於吾亡哉

揚因見趙簡主曰臣居鄉三逐事君五去聞君好士故走來見簡主聞之絕食而歎跽而行左右進諫曰居鄉三逐是不容衆也事君五去是不忠上也今君有士見過八矣簡主曰子不知也夫美女者醜婦之仇也盛德之士亂世所疏也正直之行邪枉所憎也遂出見之因授以爲相而國大治由是觀之遠近之人不可以不察也

應侯與賈午子坐聞其鼓琴之聲應侯曰今日之琴一何悲也賈午子曰夫張急調下故使之悲耳急張者良材也調下者官卑也取夫良材而卑官之安能無悲乎應侯曰善哉

十三年諸侯舉兵以伐齊齊王聞之惕然而恐召其群臣大夫告曰有智爲寡人用之於是博士淳于髡仰天大笑而不應王復問之又大笑不應三笑不應王艷然作色不悅曰先生以寡人語爲戲乎對曰臣非敢以大王語爲戲也臣笑臣鄰之祠田也以一奩飯一壺酒三鮒魚祝曰蟹堞者宜禾澆邪者百車傳之後世洋洋有餘臣笑其賜鬼薄而請之厚也於是王乃立淳于髡爲上卿賜之千

金革車百乘與平諸侯之事諸侯聞之立罷其兵
休其士卒遂不敢攻齊此非淳于髡之力乎

田忌去齊奔楚楚王郊迎至舍問曰楚萬乘之國
也齊亦萬乘之國也常欲相并爲之柰何對曰易
知耳齊使申孺將則楚發伍萬人使上將軍將之
至禽將軍首而反耳齊使田居將則楚發二十萬
人使上將軍將之分別而相去也齊使眡子將楚
發四封之內王自出將而忌從相國上將軍爲左
右司馬如是則王僅得存耳於是齊使申孺將楚
發五萬人使上將軍至擒將軍首反於是齊王忿然

乃更使眡子將楚悉發四封之內王自出將田忌
從相國上將軍爲左右司馬益王車屬九乘僅得
免耳至舍王北面正領齊祛問曰先生何知之早
也田忌曰申孺爲人侮賢者而輕不肖者賢不肖
者俱不爲用是以亡也田居爲人尊賢者而賤不
肖者賢者負任不肖者退是以分別而相去也眡
子之爲人也尊賢者而愛不肖者賢不肖俱負任
是以王僅得存耳

魏文侯觴大夫於曲陽飲酣文侯喟焉歎曰吾獨
無豫讓以爲臣蹇重舉酒進曰臣請浮君文侯曰

何以對曰臣聞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夫豫讓之君亦何如哉文侯曰善受浮而飲之嚼而不讓曰無管仲鮑叔以爲臣故有豫讓之功也

趙簡子曰吾欲得范中行氏良臣史黶曰安用之簡子曰良臣人所願也又何問焉曰君以爲無良臣故也夫事君者諫過而薦可章善而替否獻能而進賢朝夕誦善敗而納之聽則進否則退今范中行氏之良臣也不能匡相其君使至於難出在於外又不能入亡而弃之何良之爲若夫不弃君安得之夫良將營

其君使復其位死而後止何曰以來若未能乃非良也簡子曰善

子路問於孔子曰治國何如孔子曰在於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范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其亡何也曰范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也賤不肖而不能去也賢者知其不已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賤己而讎之賢者怨之不肖者讎之怨讎並前中行氏雖欲無亡得乎

晉荆戰於邲晉師敗績荀林父將歸請死昭公將許之士貞伯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勝于荆文公猶

有憂色曰子玉猶存憂未歇也困獸猶鬪况國相乎及荆殺子玉乃喜曰莫予毒也今天或者大警晉也林父之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今殺之是重荆勝也昭公曰善乃使復將

劉向說苑卷第八

劉向說苑第九

正諫

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人臣之所以蹇蹇爲難而諫其君者非爲身也將欲以匡君之過矯君之失也君有過失者危亡之萌也見君之過失而不諫是輕君之危亡也夫輕君之危亡者忠臣不忍爲也三諫而不用則去不去則身亡身亡者仁人所不爲也是故諫有五一日正諫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戇諫五曰諷諫孔子曰吾其從諷諫矣

乎夫不諫則危君固諫則危身與其危君寧危身
危身而終不用則諫亦無功矣智者度君權時調
其緩急而處其宜上不敢危君下不以危身故在
國而國不危在身而身不殆昔陳靈公不聽泄冶
之諫而殺之曹羈三諫曹君不聽而去春秋序義
雖俱賢而曹羈合禮

齊景公遊於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令左右曰敢
有先言歸者致死不赦顏燭趨進諫曰君樂治海
上而六月不歸彼儻有治國者君且安得樂此海
也景公援戟將斫之顏燭趨進撫衣待之曰君奚

不斫也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君之賢
非此二主也臣之材亦非此二子也君奚不斫以
臣參此二人者不亦可乎景公說遂歸中道聞國
人謀不內矣

楚莊王立爲君三年不聽朝乃令於國曰寡人惡
爲人臣而遽諫其君者今寡人有國家立社稷有
諫則死無赦蘇從曰處君之高爵食君之厚祿愛
其死而不諫其君則非忠臣也乃入諫莊王立鼓
鍾之間左伏楊姬右擁越姬左裯衽右朝服曰吾
鍾鼓之不暇何諫之聽蘇從曰臣聞之好道者多

資好樂者多迷好道者多糧好樂者多亡荆國亡
無日矣死臣敢以告王王曰善左執蘇從手右抽
陰刀刎鍾鼓之懸明日授蘇從爲相

晉平公好樂多其賦歛下治城郭曰敢有諫者死
國人憂之有咎犯者見門大夫曰臣聞主君好樂
故以樂見門大夫入言曰晉人咎犯也欲以樂見
平公曰內之止坐殿上則出鍾磬竽瑟坐有頃平
公曰客子爲樂咎犯對曰臣不能爲樂臣善隱平
公召隱士十二人咎犯曰隱臣竊顧昧死御平公
曰諾咎犯申其左臂而誣五指平公問於隱官曰

占之爲何隱官皆曰不知平公曰歸之咎犯則申
其一指曰是一也便游赭盡而峻城闕二也柱梁
衣繡士民無褐三也侏儒有餘酒而死士渴四也
民有飢色而馬有粟秩五也近臣不敢諫遠臣不
得達平公曰善乃屏鍾鼓除竽瑟遂與咎犯參治國
孟嘗君將西入秦賓客諫之百通則不聽也曰以
人事諫我我盡知之若以鬼道諫我我則殺之謁
者入曰有客以鬼道聞曰請客入客曰臣之來也
過於淄水上見一土耦人方與木梗人語木梗謂
土耦人曰子先土也持子以爲耦人遇天大雨水

潦並至子必沮壞應曰我沮乃反吾真耳今子東園之桃也刻子以爲梗遇天大雨水潦並至必浮子泛泛乎不知所止今秦四塞之國也有虎狼之心恐其有木梗之患於是孟嘗君逡巡而退而無以應卒不敢西嚮秦

吳王欲伐荆告其左右曰敢有諫者死舍人有少孺子者欲諫不敢則懷操彈於後園露沾其衣如是者三旦吳王曰子來何苦沾衣如此對曰園中有樹其上有蟬蟬高居悲鳴飲露不知螳螂在其後也螳螂委身曲附欲取蟬而不知黃雀在其傍

也黃雀延頸欲啄螳螂而不知彈丸在其下也此三者皆務欲得其前利而不顧其後之有患也吳王曰善哉乃罷其兵

楚莊王欲伐陽夏師久而不罷群臣欲諫而莫敢莊王獵於雲夢椒舉進諫曰王所以多得獸者馬也而王國亡王之馬豈可得哉莊王曰善不穀知誣強國之可以長諸侯也知得地之可以爲富也而忘吾民之不用也明日飲諸大夫酒以椒舉爲上客罷陽夏之師

秦始皇帝太后不謹幸郎嫪毐封以爲長信侯爲

生兩子毒專國事浸益驕奢與侍中左右貴臣俱
博飲酒醉爭言而鬪瞋目大叱曰吾乃皇帝之假
父也窶人子何敢乃與我亢所與鬪者走行白皇
帝皇帝大怒毒懼誅因作亂戰咸陽宮毒敗始皇
乃取毒四支車裂之取其兩弟囊撲殺之取皇太
后遷之于萑陽宮一本作棫陽下令曰敢以太后事諫者
戮而殺之從蒺藜其脊肉幹四支而積之闕下諫而
死者二十七人矣齊客茅焦乃往上謁曰齊客茅
焦願上諫皇帝皇帝使使者出問客得無以太后
事諫也茅焦曰然使者還白曰果以太后事諫皇

帝曰走往告之若不見闕下積死人邪使者問茅
焦茅焦曰臣聞之天有二十八宿今死者已有二
十七人矣臣所以來者欲滿其數耳臣非畏死人
也走入白之茅焦邑子同食者盡負其衣物行亡
使者入白之皇帝大怒曰是子故來犯吾禁趣炊
鑊湯煮之是安得積闕下乎趣召之入皇帝按劔
而坐口正沫出使者召之入茅焦不肯疾行足趣
相過耳使者趣之茅焦曰臣至前則死矣君獨不
能忍吾湏臾乎使者極哀之茅焦至前拜謁起
稱曰臣聞之夫有生者不諱死有國者不諱亡諱

死者不可以得生諱亡者不可以得存死生存亡
聖主所欲急聞也不審陛下欲聞之不皇帝曰何
謂也茅焦對曰陛下有狂悖之行陛下不自知邪
皇帝曰何等也願聞之茅焦對曰陛下車裂假父
有嫉妬之心囊撲兩弟有不慈之名遷母萑陽宮
有不孝之行從蒺藜於諫士有桀紂之治今天下
聞之盡瓦解無嚮秦者臣竊恐秦亡爲陛下危之
所言已畢乞行就質乃解衣伏質皇帝下殿左手
接之右手麾左右曰赦之先生就衣今願受事乃
立焦爲仲父爵之爲上卿皇帝立駕千乘萬騎空

左方自行迎太后萑陽宮歸於咸陽太后大喜乃大
置酒待茅焦及飲太后曰抗枉令直使敗更成安
秦之社稷使妾母子復得相會者盡茅君之力也
楚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士有反三月
之糧者大臣諫者七十二人皆死矣有諸御已者
違楚百里而耕謂其耦曰吾將入見於王其耦曰
以身乎吾聞之說人主者皆閒暇之人也然且至
而死矣今子特草茅之人耳諸御已曰若與予同
耕則比力也至於說人主不與子比智矣委其耕
而入見莊王莊王謂之曰諸御已來汝將諫邪諸

御已曰君有義之用有法之行且已聞之士負水者平木負繩者正君受諫者聖君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民之釁咎血成於通塗然且未敢諫也已何敢諫乎顧臣愚竊聞昔者虞不用宮之竒而晉并之陳不用子家羈而楚并之曹不用僖負而越并之秦人不用蹇叔之言而秦國危桀殺關龍逢而湯得之紂殺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宣王殺杜伯而周室卑此三天子六諸侯皆不能尊賢用辯士之言故身死而國亡遂趨而出楚王遽而

追之曰已子反矣吾將用子之諫先日說寡人者其說也不足以動寡人之心又危色一作加諸寡人故皆至而死今子之說足以動寡人之心又不危加諸寡人故吾將用子之諫明日令曰有能入諫者吾將與爲兄弟遂解層臺而罷民楚人歌之曰薪乎萊乎無諸御已訖無子乎萊乎薪乎無諸御已訖無人乎

齊桓公謂鮑叔曰寡人欲鑄大鍾昭寡人之名焉寡人之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敢問君之行桓公曰昔者吾圍譚三年得而不自與者仁也吾北伐

孤竹刻令支而反者武也吾爲葵丘之會以偃天
下之兵者文也諸侯抱美玉而朝者九國寡人不
受者義也然則文武仁義寡人盡有之矣寡人之
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君直言臣直對昔者公子
糾在上位而不讓非仁也背太公之言而侵魯境
非義也壇場之上訕於一劍非武也姪娣不離懷
衽非文也凡爲不善遍於物不自知者無天禍必
有人害天處甚高其聽甚下除君過言天且聞之
桓公曰寡人有過乎幸記之是社稷之福也子不
幸教幾有大罪以辱社稷

楚昭王欲之荆臺游司馬子綦進諫曰荆臺之游
左洞庭之陂右彭蠡之水南望獵山下臨方淮其
樂使人遺老而忘死人君游者盡以亡其國願大
王勿往遊焉王曰荆臺乃吾地也有地而游之子
何爲絕我游乎怒而擊之於是令尹子西駕安車
四馬徑於殿下曰今日荆臺之遊不可不觀也王
登車而拊其背曰荆臺之遊與子共樂之矣步馬
十里引轡而止曰臣不敢下車願得有道大王肯
聽之乎王曰弟言之令尹子西曰臣聞之爲人臣
而忠其君者爵祿不足以賞也爲人臣而諛其君

者刑罰不足以誅也若司馬子綦者忠臣也若臣者諛臣也願大王殺臣之軀罰臣之家而祿司馬子綦王曰若我能止聽公子獨能禁我游耳後世游之無有極時奈何令尹子西曰欲禁後世易耳願大王山陵崩阨爲陵於荆臺未嘗有持鍾鼓管絃之樂而游於父之墓上者也於是王還車卒不游荆臺令罷先置孔子從魯聞之曰美哉令尹子西諫之於十里之前而權之於百世之後者也荆文王得如黃之狗笛籥之贈以畋於雲夢三月不反得舟一作舟之姬淫綦年不聽朝保申諫曰先

王卜以臣爲保吉今王得如黃之狗笛籥之贈畋於雲澤三月不反及得舟之姬淫綦年不聽朝王之罪當笞匍伏將笞王王曰不穀免於襁褓託於諸侯矣願請變更而無笞保申曰臣承先王之命不敢廢王不受笞是廢先王之命也臣寧得罪於王無負於先王王曰敬諾乃席王王伏保申束細箭五十跪而加之王背如此者再謂王起矣王曰有笞之名一也遂致之保申曰臣聞之君子耻之小人痛之恥之不變痛之何益保申趨出欲自流乃請罪於王王曰此不穀之過保將何罪王乃變行

從保申殺如黃之狗折筮籛之矰逐舟之姬務治
乎荆兼國三十令荆國廣大至於此者保申敢極
言之功也蕭何王陵聞之曰聖主能奉先世之業
而以成功名者其惟荆文王乎故天下譽之至今
明主忠臣孝子以爲法

晉平公使叔向聘於吳吳人舐舟以逆之左五百
人右五百人有繡衣而豹裘者有錦衣而狐裘者
叔向歸以告平公平公曰吳其亡乎奚以敬舟奚
以敬民叔向對曰君爲馳底之臺上可以發千兵
下可以陳鐘鼓諸侯聞君者亦曰奚以敬臺奚以

敬民所敬各異也於是平公乃罷臺

景公爲臺臺成又欲爲鐘晏子諫曰君不勝欲爲
臺今復欲爲鐘是重斂於民民之哀矣夫斂民之
哀而以爲樂不祥景公乃止

景公有馬其圉人殺之公怒援戈將自擊之晏子
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請爲君數之令知其罪而
殺之公曰諾晏子舉戈而臨之曰汝爲吾君養馬
而殺之而罪當死汝使吾君以馬之故殺圉人而
罪又當死汝使吾君以馬故殺人聞於四鄰諸侯
汝罪又當死公曰夫子釋之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

景公好弋使燭雛主鳥而亡之景公怒而欲殺之晏子曰燭雛有罪請數之以其罪乃殺之景公曰可於是乃召燭雛數之景公前曰汝爲吾君主鳥而亡之是一罪也使吾君以鳥之故殺人是二罪也使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而輕士是三罪也數燭雛罪已畢請殺之景公曰止勿殺而謝之

景公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閨刖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慙而不朝晏子睹裔敖而問曰君何故不朝對曰昔者君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出正閨刖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

非吾君也公慙而反不果出是以不朝晏子入見公曰昔者寡人有罪被髮乘六馬以出正閨刖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寡人以天子大夫之賜得率百姓以守宗廟今見戮於刖跪以辱社稷吾猶可以齊於諸侯乎晏子對曰君無惡焉臣聞之下無直辭上無隱君民多諱言君有驕行古者明君在上下有直辭君上好善民無諱言今君有失行而刖跪有直辭是君之福也故臣來慶請賞之以明君之好善禮之以明君之受諫公笑曰可乎晏子曰可於是令刖跪倍資無正時朝無事

景公飲酒移於晏子家前驅報閭曰君至晏子被
玄端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故
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
願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
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司馬穰苴之家前驅報
閭曰君至司馬穰苴介冑操戟立於門曰諸侯得
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叛者乎君何爲非時而夜
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對曰
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
梁丘據之家前驅報閭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右

挈竽行歌而至公曰樂哉今夕吾飲酒也微彼二
子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者何以樂吾身賢聖
之君皆有益友無偷樂之臣景公弗能及故兩用
之僅得不亡

吳以伍子胥孫武之謀西破強楚北威齊晉南伐
越越王勾踐迎擊之敗吳於姑蘇復以闔廬指軍却
闔廬謂太子夫差曰爾忘勾踐殺而父乎夫差對
曰不敢是夕闔廬死夫差既立爲王以伯嚭爲太
宰習戰射三年伐越敗於夫湫越王勾踐乃以兵
五千人一作八棲於會稽山上使大夫種厚幣遺吳

太宰嚭以請和委國爲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越王爲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用太宰嚭計與越平其後五年吳王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興師北伐齊子胥諫曰不可勾踐食不重味弔死問疾且能用人此人不死必爲吳患今越腹心之疾齊猶疥癬耳而王不先越乃務伐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伐齊大敗齊師於艾陵遂與鄒魯之君會以歸益踈子胥之言其後四年吳將復北伐齊越王句踐用子貢之謀乃率其衆以助吳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太宰

嚭既數受越賂其愛信越殊甚日夜爲言於吳王王信用嚭之計伍子胥諫曰夫越腹心之疾今信其游辭僞詐而貪齊璧言猶石田無所用之盤庚曰古人有顛越不恭是商所以興也願王釋齊而先越不然將悔之無及也已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謂其子曰吾諫王王不我用吾今見吳之滅矣女與吳俱亡無爲也乃屬其子於齊鮑氏而歸報吳王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曰讒曰子胥爲人剛暴少息其怨望猜賊爲禍也深恨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爲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計謀

不用乃反怨望今王又復伐齊子胥專復諫沮
毀用事徼幸吳之敗以自勝其計謀耳今王自行
悉國中武力以伐齊而子胥諫不用因輟佯病不
行王不可不備此起禍不難且臣使人微伺之其
使齊也乃屬其子於鮑氏夫人臣內不得意外交
諸侯自以先王謀臣今不用常怏怏願王早圖之
吳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子胥屬鏹
之劍曰子以此死子胥曰嗟乎讒臣宰嚭亂王
顧反誅我我令若父霸又若立時諸子弟爭立我
以死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若既立欲分吳國與

我我顧不敢當然若之何聽讒臣殺長者乃告舍
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爲噐而抉吾眼著
之吳東門以觀越寇之滅吳也乃自刺殺吳王聞
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吳人
怜之乃爲立祠於江上因名曰胥山後十餘年越
襲吳吳王還與戰不勝使大夫行成於越不許吳
王將死曰吾以不用子胥之言至於此今死者無
知則已死者有知吾何面目以見子胥也遂蒙絮
覆面而自刎

齊簡公有臣曰諸御鞅諫簡公曰田常與宰予比

二人者甚相憎也臣恐其相攻相攻雖叛而危之不
可願君去一人簡公曰非細人之所敢議也居無
幾何田常果攻宰予於庭賊簡公於朝簡公喟焉
太息曰余不用鞅之言以至此患也故忠臣之言
不可不察也

魯襄公朝荆至淮聞荆康王卒公欲還叔仲昭伯
曰君之來也爲其威也今其王死其威未去何爲
還大夫皆欲還子服景伯曰子之來也爲國家之
利也故不憚勤勞不遠道塗而聽於荆也畏其威
也夫義人者固將慶其喜而弔其憂况畏而聘焉

者乎聞畏而往聞喪而還其誰曰非侮也芊姓是
嗣王太子又長矣執政未易事君任政求說其侮
以定嗣君而示後人其讎滋大以戰小國其誰能
止之若從君而致患不若違君以避難且君子計
而後行二三子其計乎有御楚之術有守國之備
則可若未有也不如行乃遂行

孝景皇帝時吳王濞反梁孝王中郎枚乘字叔聞
之爲書諫王其辭曰君王之外臣乘竊聞得全者
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
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地方不過百里上不

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敢避誅以直諫故事無廢業而功流於萬世也臣誠願披腹心而効愚忠恐大王不能用之臣誠願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之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且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而重驚之係方絕而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誠能用臣乘言一舉必脫必若所欲爲危如重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爲易於反掌安於

太山今欲極天命之壽弊無窮之樂保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以居太山之安乃欲乘重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畏其影而惡其迹者却背而走無益也不知就陰而止影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湯之冷令一人吹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小而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所止乃百步之中耳比於臣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

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從來哉泰山之溜穿石引繩久之乃以挈木水非石之鑿繩非木之鋸也而漸靡使之然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於蘗可引而絕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磨礪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長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修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行惡爲非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誠願大王孰計而身行之此百王不易之道也吳王不聽卒死丹徒

吳王欲從民飲酒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下清冷之淵化爲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天帝曰當是之時若安置而形白龍對曰我下清冷之淵化爲魚天帝曰魚固人之所射也若是豫且何罪夫白龍天帝貴畜也豫且宋國賤臣也白龍不化豫且不射今弃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飲酒臣恐其有豫且之患矣王乃止

孔子曰良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故武王諤諤而昌紂嘿嘿而亡君無諤諤之臣父無諤諤之子兄無諤諤之弟夫無諤諤之婦士無

諤諤之友其亡可立而待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
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夫失之婦得之士失
之友得之故無亡國破家悖父亂子放兄弃弟狂
夫淫婦絕交敗友

晏子復於景公曰朝居嚴乎公曰朝居嚴則曷害
於治國家哉晏子對曰朝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
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謂之喑上無聞則謂之聾
聾喑則非害治國家如何也且合菽粟之微以滿
倉廩合䟽縷之締以成幃幕太山之高非一石也
累卑然後高也夫治天下者非一士之言也固有
受而不用惡有距而不入者哉

劉向說苑卷第九

劉向說苑卷第十

敬慎

存亡禍福其要在身聖人重誠敬慎所忽中庸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能慎其獨也諺曰誠無詬思無辱夫不誠不思而以存身全國者亦難矣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之謂也昔成王封周公周公辭不受乃封周公子伯禽於魯將辭去周公戒之曰去矣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我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今王之叔父也又

相天子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嘗一沐而三握髮一食而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之曰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土地博裕而守以儉者安祿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貴人衆兵強而守以畏者勝聰明叡智而守以愚者益博聞多記而守以淺者廣此六守者皆謙德也夫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不謙者先天下亡其身桀紂是也可不慎乎故易曰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國家小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夫天道毀滿而益謙地道變滿而流謙鬼神害滿而福謙人道惡滿而好謙是以衣

成則缺衽宮成則缺隅屋成則加錯示不成者天道然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其戒之哉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

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則喟然而嘆子夏避席而問曰夫子何爲嘆孔子曰夫自損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嘆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孔子曰否天之道成者未嘗得久也夫學者以虛受之故曰得苟接知持滿則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昔堯履天子之位猶允恭以持之虛靜以待下故百載以逾盛迄今而益章昆吾自臧而滿意窮高

而不衰故當時而虧敗迄今而愈惡是非損益之
徵與吾故曰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夫豐明
而動故能大苟大則虧矣吾戒之故曰天下之善
言不得入其耳矣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
與時消息是以聖人不敢當盛升輿而遇三人則
下二人則軾調其盈虛故能長久也子夏曰善請
終身誦之

孔子觀於周廟而有歌器焉孔子問守廟者曰此
為何器對曰蓋為右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右坐之
器滿則覆虛則歌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孔子使

子路取水而試之滿則覆中則正虛則歌孔子喟
然嘆曰嗚呼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
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挹而損之子路曰損
之有道乎孔子曰高而能下滿而能虛富而能儉
貴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辯而能訥博而能
淺明而能闇是謂損而不極能行此道唯至德者
及之易曰不損而益之故損自損而終故益
常損有疾老子往問焉曰先生疾甚矣無遺教可
以語諸弟子者乎常損曰子雖不問吾將語子常
損曰過故鄉而下車子知之乎老子曰過故鄉而

下車非謂其不忘故邪常撻曰嘻是已常撻曰過
喬木而趨子知之乎老子曰過喬木而趨非謂敬
老邪常撻曰嘻是已張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
乎老子曰然吾齒存乎老子曰亡常撻曰子知之
乎老子曰夫舌之存也豈非以其治之柔邪齒之
亡也豈非以其剛邪常撻曰嘻是已天下之事已
盡矣無以復語子哉

韓平子問於叔向曰剛與柔孰堅對曰臣年八十
矣齒再墮而舌尚存老聃有言曰天下之至柔馳
聘乎天下之至堅又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剛

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因此觀之
柔弱者生之徒也剛強者死之徒也夫生者毀而
必復死者破而愈亡吾是以知柔之堅於剛也平
子曰善哉然則子之行何從叔向曰臣亦柔耳何
以剛爲平子曰柔無乃脆乎叔向曰柔者紐而不
折廉而不缺何爲脆也天之道微者勝是以兩軍
相加而柔者克之兩仇爭利而弱者得焉易曰天
道虧滿而益謙地道變滿而流謙鬼神害滿而福
謙人道惡滿而好謙夫懷謙不足之柔弱而四道
者助之則安往而不得其志乎平子曰善

桓公曰金剛則折革剛則裂人君剛則國家滅人
臣剛則交友絕夫剛則不和不和則不可用是故
四馬不和取道不長父子不和其世破亡兄弟不
和不能久同夫妻不和家室大凶易曰二人同心
其利斷金由不剛也

老子曰得其所利必慮其所害樂其所成必顧其
所敗人爲善者天報以福人爲不善者天報以禍
也故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戒之慎之君子
不務何以備之夫上知天則不失時下知地則不
失財日夜慎之則無害災

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吾無顏氏
之才何以告汝雖無能君子務益夫華多實少者
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夫飛鳥以山爲卑而層巢
其巔魚鱉以淵爲淺而穿穴其中然所以得者餌
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乎官怠於
宦成病加於少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
四者慎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單快曰國有五寒而冰凍不與焉一曰政外二曰
女厲三曰謀泄四曰不敬卿士而國家敗五曰不
能治內而務外此五者一見錐祠無福除禍必得

致福則貸

孔子曰存亡禍福皆在已而已天災地妖亦不能殺也昔者殷王帝辛之時爵生烏於城之隅工人占之曰凡小以生巨國家必社王名必倍帝辛喜爵之德不治國家元暴無極外寇乃至遂亡殷國此逆天之時詭福反為禍至殷王武丁之時先王道缺刑法弛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工人占之曰桑穀者野物也野物生於朝意朝亡乎武丁恐駭側身脩行思昔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道三年之後遠方之君重譯而朝

者六國此迎天時得禍反為福也故妖孽者天所以警天子諸侯也惡夢者所以警士大夫也故妖孽不勝善政惡夢不勝善行也至治之極禍反為福故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石讎曰春秋有忽然而足以亡者國君不可以不慎也妃妾不一足以亡公族不親足以亡大臣不任足以亡國爵不用足以亡親佞近讒足以亡舉百事不時足以亡使民不節足以亡刑罰不中以亡內失衆心足以亡外媼大國足以亡夫福生於隱約而禍生於得意齊頃公是也齊頃

公桓公之子孫也地廣民衆兵強國富又得霸者之餘尊驕蹇怠傲未嘗肯出會同諸侯乃興師伐魯反敗衛師于新築輕小嫖大之行甚俄而晉魯往聘以使者戲二國怒歸求黨與助得衛及曹四國相輔期戰於鞍大敗齊師獲齊頃公斬逢丑父於是懼然大恐賴逢丑父之欺奔逃得歸弔死問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外金石絲竹之聲遠婦女之色出會與盟卑下諸侯國家內得行義聲問震乎諸侯所亡之地弗求而自爲來尊寵不武而得之可謂能詘免變化以致之故福生於隱約而禍

生於得意此得失之効也

大功之効在於用賢積道浸章浸明衰滅之過在於得意而怠浸蹇浸亡晉文公是其効也晉文公出亡脩道不休得至于饗國饗國之時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強楚主會諸侯背畔天子失道出居于鄭文公於是憫中國之微任咎犯先軫陽處父畜愛百姓厲養戎士四年政治內定則舉兵而伐衛執曹伯還敗強楚威震天下明王法率諸侯而朝天子莫敢不聽天下曠然平定周室尊顯故曰大功之効在於用賢積道浸章浸明文公於是

霸功立期至意得湯武之心作而忘其衆一年三
用師且弗休息遂進而圍許兵亟弊不能服罷諸
侯而歸自此而怠政事爲狄泉之盟不親至信衰
義缺如羅不補威武訕折不信則諸侯不朝鄭遂
叛夷狄內侵衛遷于商丘故曰衰滅之過在於得
意而怠浸蹇浸亡

田子方侍魏文侯坐太子擊趨而入見賓客群臣
皆起田子方獨不起文侯有不說之色太子亦然
田子方稱曰爲子起歟無如禮何不爲子起歟無
如罪何請爲子誦楚恭王之爲太子也將出之雲

夢遇大夫工尹工尹遂趨避家人之門中太子下
車從之家人之門中曰子大夫何爲其若是吾聞
之敬其父者不兼其子兼其子者不祥莫大焉子
大夫何爲其若是工尹曰向吾望見子之面今而
後記子之心審如此汝將何之文侯曰善太子擊
前誦恭王之言誦三遍而請習之

子贛之承或在塗見道側巾弊布擁蒙而衣衰其
名曰舟綽子贛問焉曰此至承幾何嘿然不對子
贛曰人問乎已而不應何也屏其擁蒙而言曰望
而黷人者仁乎覩而不識者智乎輕侮人者義乎

子貢下車曰賜不仁過問三言可復聞乎曰是足於子矣吾不告子於是子贛參偶則軾五偶則下孫叔敖爲楚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有一老父衣麤衣冠白冠後來弔孫叔敖正衣冠而出見之謂老父曰楚王不知臣不肖使臣受吏民之垢人盡來賀子獨後來弔豈有說乎父曰有說身已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孫叔敖再拜曰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慎不敢取君謹守此三者足以治楚矣

魏安釐王十一年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時韓魏與秦孰強對曰不如秦強王曰今時如耳魏齊與孟嘗芒卯孰賢對曰不如孟嘗芒卯之賢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率強韓魏以攻秦猶無奈何也今以無能如耳魏齊而率弱韓魏以伐秦其無奈何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然申旗伏瑟而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當六晉之時智氏最強滅范中行氏又率韓魏之兵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之城不滿者三板智伯行水魏宣子御韓康子爲驂乘智伯曰吾始不知水可以亡人國也

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魏
宣子肘韓康子康子履魏宣子之足肘足接於車
上而智氏分身死國亡爲天下笑今秦雖強不過
智氏韓魏雖弱尚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方其用
肘足之時願王之必勿易也於是秦王恐
魏公子牟東行穰侯送之曰先生將去舟之山東
矣獨無一言以教舟乎魏公子牟曰微君言之牟
幾忘語君君知夫官不與勢期而勢自至乎勢不
與富期而富自至乎富不與貴期而貴自至乎貴
不與驕期而驕自至乎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乎

罪不與死期而死自至乎穰侯曰善敬受明教
高上尊賢無以驕人聰明聖智無以窮人資給疾
速無以先人剛毅勇猛無以勝人不知則問不能
則學雖智必質然後辯之雖能必讓然後爲之故
士雖聰明聖智自守以愚功被天下自守以讓勇
力距世自守以怯富有天下自守以廉此所謂高
而不危滿而不溢者也

齊桓公爲大臣具酒期以日中管仲後至桓公舉
觴以飲之管仲半棄酒桓公曰期而後至飲而棄
酒於禮可乎管仲對曰臣聞酒入舌出舌出者言

失言失者身棄臣計棄身不如棄酒桓公笑曰仲父起就坐

楚恭王與晉厲公戰於鄆陵之時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穀陽持酒而進之子反曰退酒也穀陽曰非酒也子反又曰退酒也穀陽又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醉而寢恭王欲復戰使人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於是恭王駕往入幄聞酒臭曰今日之戰所恃者司馬司馬至醉如此是亡吾國而不恤吾衆也吾無以復戰矣於是乃誅子反以為戮還師夫穀陽之進酒也非以妬子反忠愛之而適足

以殺之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小利大利之殘也好戰之臣不可不察也

羞小耻以構大怨貪小利以亡大衆春秋有其戒晉先軫是也先軫欲要功獲名則以秦不假道之故請要秦師襄公曰不可夫秦伯與吾先君有結先君一日薨而與師擊之是孤之負吾先君敗鄰國之交而失孝子之行也先軫曰先君薨而不弔贈是無哀吾喪也與師徑吾地而不假道是弱吾孤也且樞畢尚薄屋無哀吾喪也與師卜曰大國師將至請擊之則聽先軫與兵要之敵擊之匹馬

隻輪無脫者大結怨構禍於秦接刃流血伏尸暴骸糜爛國家十有餘年卒喪其師衆禍及大夫憂累後世故好戰之臣不可不察也

魯哀公問孔子曰予聞忘之甚者徒而忘其妻有諸乎孔子對曰此非忘之甚者也忘之甚者忘其身哀公曰可得聞與對曰昔夏桀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不脩禹之道毀壞辟法裂絕世紀荒淫于樂沉酗于酒其臣有左師觸龍者諂諛不止湯誅桀左師觸龍者身死四支不同壇而居此忘其身者也哀公愀然變色曰善

孔子之周觀於太廟右陛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何殘其禍將然勿謂莫聞天妖伺人熒熒不滅炎炎奈何涓涓不壅將成江河緜緜不絕將成網羅青青不伐將尋斧柯誠不能慎之禍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怨主人民害其貴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也故後之下之使人慕之執雌持下莫能與之爭

者人皆趨彼我獨守此衆人惑惑我獨不從內藏
我知不與人論技我雖尊高人莫害我夫江河長
百谷者以其卑下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
戒之哉孔子顧謂弟子曰記之此言雖鄙而中事
情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
豈以口遇禍哉

魯哀侯棄國而走齊齊侯曰君何年之少而棄國
之蚤魯哀侯曰臣始爲太子之時人多諫臣臣受
而不用也人多愛臣臣愛而不近也是則內無聞
而外無輔也是猶秋蓬惡於根本而美於枝葉秋

風一起根且拔矣

孔子行遊中路聞哭者聲其音甚悲孔子曰驅之
驅之前有異人音少進見之丘吾子也擁鑣帶索
而哭孔子辟車而下問曰夫子非有喪也何哭之
悲也丘吾子對曰吾有三失孔子曰願聞三失丘
吾子曰吾少好學問周遍天下還後吾親亡一失
也事君奢驕諫不遂是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絕三
失也樹欲靜乎風不定子欲養乎親不待往而不
來者年也不可得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辭則自刎
而死孔子曰弟子記之此足以爲戒也於是弟子

歸養親者十三人

孔子論詩至於正月之六章懼然曰不逢時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廢道違上離俗則危身世不與善已獨由之則曰非妖則孽也是以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故賢者不遇時常恐不終焉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踣此之謂也

孔子見羅者其所得者皆黃口也孔子曰黃口盡得大爵獨不得何也羅者對曰黃口從大爵者不得大爵從黃口者可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君子慎

所從不得其人則有羅網之患

脩身正行不可以不慎嗜欲使行虧讒諛亂正心衆口使意回憂患生於所忽禍起於細微汙辱難湔洒敗事不可復追不深念遠慮後悔當幾何夫徼幸者伐性之斧也嗜欲者逐禍之馬也謾諛者窮辱之舍也取虐於人者趨禍之路也故曰去徼幸務忠信節嗜欲無取虐於人則稱爲君子名聲常存怨生於不報禍生於多福安危存於自處不困在於蚤豫存亡在於得人慎終如始乃能長久能行此五者可以全身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是謂

要道也

顏回將西游問於孔子曰何以爲身孔子曰恭敬忠信可以爲身恭則免於衆敬則人愛之忠則人與之信則人恃之人所愛人所與人所恃必免於患矣可以臨國家何況於身乎故不比數而比踈不亦遠乎不脩中而脩外不亦反乎不先慮事臨難乃謀不亦晚乎

凡司其身必慎五本一曰柔以仁二曰誠以信三曰富而貴毋敢以驕人四曰恭以敬五曰寬以靜思此五者則無凶命曰能治敬以助天時凶命不

至而禍不來敬人者非敬人也自敬也貴人者非貴人也自貴也昔者吾嘗見天雨金石與血吾嘗見四月十日並出有與天滑吾嘗見高山之崩深谷之壑大都王宮之破大國之滅吾嘗見高山之爲裂深淵之沙竭貴人之車裂吾嘗見稠林之無木平原爲谿谷君子爲御僕吾嘗見江河乾爲坑正冬采榆葉仲夏雨雪霜千乘之君萬乘之主死而不葬是故君子敬以成其名小人敬以除其刑奈何無戒而不慎五本哉

魯有恭士名曰机汜行年七十其恭益甚冬日行

陰夏日行陽市次不敢不行參行必隨坐必危一食之間三起不羞見衣裘褐之士則為之禮魯君問曰机子年甚長矣不可釋恭乎机汜對曰君子好恭以成其名小人學恭以除其刑對君之坐豈不安哉尚有差跌一食之上豈不美哉尚有哽噎今若汜所謂幸者也固未能自必鴻鵠飛冲天豈不高哉矰繳尚得而加之虎豹為猛人尚食其肉席其皮譽人者少惡人者多行年七十常恐斧質之加於汜者何釋恭為

成回學於子路三年回恭敬示已子路問其故何

也回對曰臣聞之行者比於鳥上畏鷹鷂下畏網羅夫人為善者少為讒者多若身不死安知禍罪不施行年七十常恐行節之虧回是以恭敬待大命子路稽首曰君子哉

劉向說苑卷第十

劉向說苑卷第十一

善說

孫卿曰夫談說之術齊莊以立之端誠以處之堅強以持之譬稱以諭之分別以明之歡欣憤滿以送之寶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常無不行矣夫是之謂能貴其所貴傳曰唯君子爲能貴其所貴也詩云無易由言無曰苟矣鬼谷子曰人之不善而能矯之者難矣說之不行言之不從者其辯之不明也旣明而不行者持之不固也旣固而不

行者未中其心之所善也辯之明之持之固之又
中其人之所善其言神而珍白而分能入於人之
心如此而說不行者天下未嘗聞也此之謂善說
予貢曰出言陳辭身之得失國之安危也詩云辭
之繹矣民之莫矣夫辭者人之所以自通也主父
偃曰人而無辭安所用之昔子產脩其辭而趙武
致其敬王孫滿明其言而楚莊以慙蘇秦行其說
而六國以安蒯通陳說而身得以全夫辭者乃所
以尊君重身安國全性者也故辭不可不脩而說
不可不善

趙使人謂魏王曰爲我殺范痤吾請獻七十里之
地魏王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痤自上屋騎危
謂使者曰與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有如痤
死趙不與王地則王奈何故不若與定割地然後
殺痤魏王曰善痤因上書信陵君曰痤故魏之免
相也趙以地殺痤而魏王聽之有如強秦亦將襲
趙之欲則君且奈何信陵君言於王而出之
吳人入荆召陳懷公懷公召國人曰欲與荆者左
欲與吳者右逢滑當公而進曰吳未有福荆未有
禍公曰國勝君出非禍而奚對曰小國有是猶復

而况大國乎楚雖無德亦不斬艾其民吳日弊兵暴骨如莽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荆也禍之適吳何日之有陳侯從之

桓公立仲父致大夫曰善吾者入門而右不善吾者入門而左有中門而立者桓公問焉對曰管子之知可與謀天下其強可與取天下君恃其信乎內政委焉外事斷焉驅民而歸之是亦可奪也桓公曰善乃謂管仲政則卒歸於子矣政之所不及唯子是匡管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齊宣王出獵於社山社山父老十三人相與勞王

王曰父老苦矣謂左右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閭丘先生不拜王曰父老以為少耶謂左右復賜父老無徭役父老皆拜閭丘先生又不拜王曰拜者去不拜者前曰寡人今日來觀父老幸而勞之故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先生獨不拜寡人自以為少故賜父老無徭役父老皆拜先生又獨不拜寡人得無有過乎閭丘先生對曰惟聞大王來遊所以為勞大王望得壽於大王望得富於大王望得貴於大王王曰天殺生有時非寡人所得與也無以壽先生倉廩雖實以備菑害無以富先生

大官無缺小官卑賤無以貴先生閻丘先生對曰此非人臣所敢望也願大王選良富家子有脩行者以爲吏平其法度如此臣少可以得壽焉春秋冬夏振之以時無煩擾百姓如是臣可少得以富焉願大王出令令少者敬長長者敬老如是臣可少得以貴焉今大王幸賜臣田不租然則倉廩將虛也賜臣無徭役然則官府無使焉此固非人臣之所敢望也齊王曰善願請先生爲相

孝武皇帝時汾陰得寶鼎而獻之於甘泉宮群臣賀上壽曰陛下得周鼎侍中虞丘壽王獨曰非周

鼎上聞之召而問曰朕得周鼎群臣皆以爲周鼎而壽王獨以爲非何也壽王有說則生無說則死對曰臣壽王安敢無說臣聞夫周德始產于后稷長於公劉大於大王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洞天下漏泉無所不通上天報應鼎爲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亦昭德顯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陛下之身逾盛天瑞並至徵祥畢見昔始皇帝親出鼎於彭城而不能得天昭有德寶鼎自至此天之所以予漢乃漢鼎非周鼎也上曰善群臣皆稱萬歲是日賜虞丘壽王黃金十斤

晉獻公之時東郭民有祖朝者上書獻公曰草茅
臣東郭民祖朝願請聞國家之計獻公使使出告
之曰肉食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與焉祖朝對
曰大王獨不聞古之將曰桓司馬者朝朝其君舉
而晏御呼車驂亦呼車御肘其驂曰子何越云爲
乎何爲藉呼車驂謂其御曰當呼者呼乃吾事也
子當御正子之轡銜耳子今不正轡銜使馬卒然
驚妄轢道中行人必逢大敵下車免劔涉血履肝
者固吾事也子寧能辟子之轡下佐我乎其禍亦
及吾身與有深憂吾安得無呼車哉今大王曰食

肉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與焉設使食肉者一
旦失計於廟堂之上若臣等之藿食者寧得無肝
膽塗地於中原之野與其禍亦及臣之身臣與有
其憂深臣安得無與國家之計乎獻公召而見之
三日與語無復憂者乃立以爲師也

客謂梁王曰惠子之言事也善譬王使無譬則不
能言矣王曰諾明日見謂惠子曰願先王言事則
直言耳無譬也惠子曰今有人於此而不知彈者
曰彈之狀何若應曰彈之狀如彈則諭乎王曰未
諭也於是更應曰彈之狀如弓而以竹爲弦則知

乎王曰可知矣惠子曰夫說者固以其所知諭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無譬則不可矣王曰善孟嘗君寄客於齊王三年而不見用故客反謂孟嘗君曰君之寄臣也三年而不見用不知臣之罪也君之過也孟嘗君曰寡人聞之縷因針而入不因針而急嫁女因媒而成不因媒而親夫子之材必薄矣尚何怨乎寡人哉客曰不然臣聞周氏之譽韓氏之盧天下疾狗也見菟而指屬則無失菟矣望見而放狗也則累世不能得菟矣狗非不能屬之者罪也孟嘗君曰不然昔華舟杞梁戰而死

其妻悲之向城而哭隅爲之崩城爲之阤君子誠能刑於內則物應於外矣夫土壤且可爲忠况有食穀之君乎客曰不然臣見鷦鷯巢於葦苕著之髮毛建之女工不能爲也可謂完堅矣大風至則苕折卵破子死者何也其所託者使然也且夫狐者人之所攻也鼠者人之所燻也臣未嘗見稷狐見攻社鼠見燻也何則所託者然也於是孟嘗君復屬之齊齊王使爲相

陳子說梁王梁王說而疑之曰子何爲去陳侯之國而教小國之孤於此乎陳子曰夫善亦有道而

遇亦有時昔傳說衣褐帶劍而築於糝傳之城武
丁夕夢旦得之時王也甯戚飯牛康衢擊車輻而
歌顧見桓公得之時霸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
爲秦人虜穆公得之時強也論若三子之行未得
爲孔子駿徒也今孔子經營天下南有陳蔡之阨
而北干景公三坐而五立未嘗離也孔子之時不
行而景公之時怠也以孔子之聖不能以時行說
之怠亦獨能如之何乎

林旣衣韋衣而朝齊景公齊景公曰此君子之服
也小人之服也林旣逡巡而作色曰夫照事何足

以端士行乎昔者荆爲長劍危冠令尹子西出焉
齊短衣而逡僕之冠管仲隰朋出焉越文身鬣髮
范蠡大夫種出焉西戎左衽而推結由余亦出焉
即如君言衣狗裘者當犬吠衣羊裘者當羊鳴且
君衣狐裘而朝意者得無爲變乎景公曰子真爲
勇悍矣今未嘗見子之竒辯也一鄰之鬪也千乘
之勝也林旣曰不知君之所謂者何也夫登高臨
危而目不眴而足不陵者此工匠之勇悍也入深
淵刺蛟龍抱黿鼉而出者此漁夫之勇悍也入深
山刺虎豹抱熊羆而出者此獵夫之勇悍也不難

斷頭裂腹暴骨流血中野者此武夫之勇悍也今臣居廣廷作色端辯以犯主君之怒前雖有乘軒之賞未爲之動也後雖有斧質之威未爲之恐也此旣之所以爲勇悍也

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使公乘不仁爲觴政曰飲不嚼者浮以大白文侯飲而不盡嚼公乘不仁舉白浮君君視而不應侍者曰不仁退君已醉矣公乘不仁曰周書曰前車覆後車戒蓋言其危爲人臣者不易爲君亦不易今君已設令令不行可乎君曰善舉白而飲飲畢曰以公乘不仁爲上客

蘧伯玉使至楚逢公子皙濮水之上子皙接草而待曰敢問上客將何之蘧伯玉爲之軾車公子皙曰吾聞上士可以託色中士可以託辭下士可以託財三者固可得而託耶蘧伯玉曰謹受命蘧伯玉見楚王使事畢坐談語從容言至於士楚王曰何國最多士蘧伯玉曰楚最多士楚王大說蘧伯玉曰楚最多士而楚不能用王造然曰是何言也蘧伯玉曰伍子胥生於楚逃之吳吳受而相之發兵攻楚墮平王之墓伍子胥生於楚吳善用之鬻食黃生於楚走之晉治七十二縣道不拾遺民不

妄得城郭不閉國無盜賊蚩黃生於楚而晉善用之今者臣之來逢公子皙濮水之上辭言上士可以託色中士可以託辭下士可以託財三言者固可得而託身耶又不知公子皙將何治也於是楚王發使一駟副使二乘追公子皙濮水之上子皙還重於楚蘧伯玉之力也故詩曰誰能亨魚漑之金鬻孰將西歸懷之好音此之謂也物之相得固微甚矣

叔向之弟羊舌虎善樂達達有罪於晉晉誅羊舌虎叔向爲之奴既而祁奚曰吾聞小人得位不爭

不義君子所憂不救不祥乃往見范桓子而說之曰聞善爲國者賞不過刑不濫賞過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君子與不幸而過寧過而賞淫人無過而刑君子故堯之刑也殛鯀於羽山而用禹周之刑也僂管蔡而相周公不濫刑也桓子乃命吏出叔向救人之患者行危苦而不避煩辱猶不能免今祁奚論先王之德而叔向得免焉學豈可已哉

張祿掌門見孟嘗君曰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爲之有道君亦知之乎孟嘗君曰衣新而不舊

則是脩也倉庾盈而不虛則是富也爲之奈何其
說可得聞乎張祿曰願君貴則舉賢富則振貧若
是則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矣孟嘗君以其
言爲然說其意辯其辭明日使人奉黃金百斤文
織百純進之張先生先生辭而不受後先生復見
孟嘗君孟嘗君曰前先生幸教文曰衣新而不舊
倉庾盈而不虛爲之有說汝亦知之乎文竊說教
故使人奉黃金百斤文織百純進之先生以補門
內之不贍者先生曷爲辭而不受乎張祿曰君將
褫君之偶錢發君之庾粟以補士則衣弊履穿而

不贍耳何暇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乎孟嘗
君曰然則爲之奈何張祿曰夫秦者四塞國也遊
宦者不得入焉願君爲吾爲丈尺之書寄我與秦
王我往而遇乎固君之入也往而不遇乎雖人求
間謀固不遇臣矣孟嘗君曰敬聞命矣因爲之書
寄之秦王往而大遇謂秦王曰自祿之來入大王
之境田疇益辟吏民益治然而大王有一不得者
大王知之乎王曰不知曰夫山東有相所謂孟嘗
君者其人賢人天下無急則已有急則能收天下
英又雄俊之士與之合交連友者疑獨此耳然則

大王胡不爲我友之乎秦王曰敬受命奉千金以遺孟嘗君孟嘗君輟食察之而寤曰此張生之所謂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者也

莊周貧者往貸粟於魏文侯曰待吾邑粟之來而獻之周曰乃今者周之來見道傍牛蹄中有鮒魚焉大息謂周曰我尚可活也周曰湏我爲汝南見楚王決江淮以溉汝鮒魚曰今吾命在盆甕之中耳乃爲我見楚王決江淮以溉我汝則求我枯魚之肆矣今周以貧故來貸粟而曰湏我邑粟來也而賜臣即來亦求臣傭肆矣文侯於是乃發粟百

鍾送之莊周之室

晉平公問叔向曰歲饑民疫翟人攻我我將若何對曰歲饑來年而反矣疾疫將止矣翟人不足患也公曰患有大於此者乎對曰夫大臣重祿而不知此誠患之大者也公曰善於是令國中曰欲有諫者爲隱左右言及國吏罪

趙簡子攻陶有二人先登死於城上簡子欲得之陶君不與承盆疽謂陶君曰簡子將掘君之墓以與君之百姓市曰踰邑梯城者將舍之不者將掘

其墓朽者揚其灰未朽者辜其尸陶君懼請効二人之尸以爲和

子貢見太宰嚭太宰嚭問曰孔子何如對曰臣不足以知之太宰曰子不知何以事之對曰惟不知故事之夫子其猶大山林也百姓各足其材焉太宰嚭曰子增夫子乎對曰夫子不可增也夫賜其猶一累壤也以一累壤增大山不益其高且爲不知太宰嚭曰然則子有所酌也對曰天下有大樽而子獨不酌焉不識誰之罪也

趙簡子問子貢曰孔子爲人何如子貢對曰賜不能識也簡子不說曰夫子事孔子數十年終業而去之寡人問子子曰不能識何也子貢曰賜譬渴者之飲江海知足而已孔子猶江海也賜則奚足以識之簡子曰善哉子貢之言也

齊景公謂子貢曰子誰師曰臣師仲尼公曰仲尼賢乎對曰賢公曰其賢何若對曰不知也公曰子知其賢而不知其奚若可乎對曰今謂天高無少長愚智皆知高高幾何皆曰不知也是以知仲尼之賢而不知其奚若

趙襄子謂仲尼曰先生委質以見人主七十君矣

而無所通不識世無明君乎意先生之道固不通乎仲尼不對異日襄子見子路曰嘗問先生以道先生不對知而不對則隱也隱則安得爲仁若信不知安得爲聖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鍾而撞之以挺豈能發其聲乎哉君問先生無乃猶以挺撞乎衛將軍文子問子貢曰季文子三窮而三通何也子貢曰其窮事賢其通舉窮其富分貧其貴禮賤窮以事賢則不侮通而舉窮則忠於朋友富而分貧則宗族親之貴而禮賤則百姓戴之其得之固道也失之命也曰失而不得者何也曰其窮不事

賢其通不舉窮其富不分貧其貴不禮賤其得之命也其失之固道也子路問於孔子曰管仲何如人也子曰大人也子路曰昔者管子說襄公襄公不說是不辯也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無能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檻車中無慙色是無愧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子不死是無仁也夫子何以大之子曰管仲說襄公襄公不說管子非不辯也襄公不知說也欲立子糾而不能非無能也不遇時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非不慈也知

命也桎梏居檻車而無慙色非無愧也自裁也事
所射之君非不貞也知權也召忽死之管子不死
非無仁也召忽者人臣之材也不死則三軍之虜
也死之則名聞天下夫何爲不死哉管子者天子
之佐諸侯之相也死之則不免爲溝中之瘠不死
則功復用於天下夫何爲死之哉由汝不知也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咎犯與趙襄孰賢對曰陽處
父欲臣文公因咎犯三年不達因趙襄三日而達
智不知其士衆不智也知而不言不忠也欲言之
而不敢無勇也言之而不聽不賢也

趙簡子問於成搏曰吾聞夫羊殖者賢大夫也是
行奚然對曰臣搏不知也簡子曰吾聞之子與友
親子而不知何也搏曰其爲人也數變其十五年
也庶以不匿其過其二十也仁以喜義其三十也
爲晉中軍尉勇以喜仁其年五十也爲邊城將遠
者復親今臣不見五年矣恐其變是以不敢知簡
子曰果賢大夫也每變益上矣

劉向說苑卷第十一

卷十

十四

劉向說苑卷第十二

奉使

春秋之辭有相反者四既曰大夫無遠事不得擅
生事矣又曰出境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
可也既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矣又曰以
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者何也曰此義者各止
其科不轉移也不得擅生事者謂平生常經也專
之可者謂救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者謂將帥用
兵也徐行而不反者謂出使道聞君親之喪也公

子子結擅生事春秋不非以爲救莊公危也公子遂擅生事春秋譏之以爲僖公無危事也故君有危而不專救是不忠也君無危而擅生事是不臣也傳曰詩無通故易無通吉春秋無通義此之謂也

趙王遣使者之楚方鼓瑟而遣之誠之曰必如吾言使者曰王之鼓瑟未嘗悲若此也王曰宮商固方調矣使者曰調則何不書其柱耶王曰天有燥濕絃有緩急宮商移徙不可知是以不書使者曰明君之使人也任之以事不制以辭遭吉則賀之

凶則吊之今楚趙相去千有餘里吉凶憂患不可豫知猶柱之不可書也詩云莘莘征夫每懷靡及楚莊王舉兵伐宋宋告急晉景公欲發兵救宋伯宗諫曰天方開楚未可伐也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揚字子虎往命宋毋降道過鄭鄭新興楚親乃執解揚而獻之楚楚王厚賜與約使反其言今宋趣降三要解揚乃許於是楚乘揚以樓車令呼宋使降遂倍楚約而致其晉君命曰晉方悉國兵以救宋宋雖急慎毋降楚晉兵今至矣楚莊王大怒將烹之解揚曰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受吾君命以出雖死無二王曰

汝之許我已而倍之其信安在解揚曰死以許王欲以成吾君命臣不恨也顧謂楚君曰爲人臣無忘盡忠而得死者楚王諸弟皆諫王赦之於是莊王卒赦解揚而歸之晉爵之爲上卿故後世言霍虎

齊攻魯子貢見哀公請求救於吳公曰奚先君寶之用子貢曰使吳責吾寶而與我師是不可恃也於是以前揚幹麻筋之弓六往子貢謂吳王曰齊爲無道欲使周公之後不血食且魯賦五百邾賦三百不識以此益齊吳之利與非與吳王懼乃興師救魯諸侯曰齊伐周公之後而吳救之遂朝於吳

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使不往來舍人趙倉唐進稱曰爲人子三年不聞父問不可謂孝爲人父三年不問子不可謂慈君何不遣人使大國乎太子曰願之久矣未得可使者倉唐曰臣願奉使侯何嗜好太子曰侯嗜好晨鳧好北犬於是乃遣倉唐縹北犬奉晨鳧獻於文侯倉唐至上謁曰孽子擊之使者不敢當大夫之朝請以燕間奉晨鳧敬獻庖厨縹北犬敬上涓人文侯悅曰擊愛我知吾所嗜好知吾所好召倉唐而見之曰擊無恙乎倉唐曰唯唯如是者三乃曰君出太子而封之國君

名之非禮也文侯怵然爲之變容問曰子之君無恙乎倉唐曰臣來時拜送書於庭文侯顧指左右曰子之君長孰與是倉唐曰禮擬人必於其倫諸侯無偶無所擬之曰長大孰與寡人倉唐曰君賜之外府之裘則能勝之賜之斥帶則不更其造文侯曰子之君何業倉唐曰業詩文侯曰於詩何好倉唐曰好晨風黍離文侯自讀晨風曰鴝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文侯曰子之君以我忘之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復讀黍離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

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子之君怨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於是遣倉唐賜太子衣一襲勅倉唐以鷄鳴時至太子起拜受賜發篋視衣盡顛倒太子曰趣早駕君侯召擊也倉唐曰臣來時不受命太子曰君侯賜擊衣不以爲寒也欲召擊無誰與謀故勅子以雞鳴時至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遂西至謁文侯大喜乃置酒而稱曰夫遠賢而近所愛非社稷之長策也乃出少子擊封中山而復太子擊故曰欲知其

子視其友欲知其君視其所使趙倉唐一使而文
侯爲慈父而擊爲孝子太子乃稱詩曰鳳凰于飛
噦噦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
于天子舍人之謂也

楚莊王欲伐晉使豚尹觀焉反曰不可伐也其憂
在上其樂在下且賢臣在焉曰沈駒明年又使豚
尹觀反曰可矣初之賢人死矣諂諛多在君之廬
者其君好樂而無禮其下危處以怨上上下下離心
與師伐之其民必先反莊王從之果如其言矣
梁王贅其群臣而議其過任座進諫曰主君國廣

以大民堅而衆國中無賢人辯士奈何王曰寡人
國小以狹民弱臣少寡人獨治之安所用賢人辯
士乎任座曰不然昔者齊無故起兵攻魯魯君患
之召其相曰爲之奈何相對曰夫柳下惠少好學
長而嘉智主君試召使於齊魯君曰吾千乘主也
身自使於齊齊不聽夫柳下惠特布衣韋帶之士
也使之又何益乎相對曰臣聞之乞火不得不望
其炮矣今使柳下惠於齊縱不解於齊兵終不愈
益攻於魯矣魯君乃曰然乎相即使人召柳下惠
來入門祛衣不起魯君避席而立曰寡人所謂飢

而求黍稷渴而穿井者未嘗能以歡喜見子今國事急百姓恐懼願藉子大夫使齊柳下惠曰諾乃東見齊侯齊侯曰魯君將懼乎柳下惠曰臣君不懼齊侯忿然怒曰吾望而魯城芒若類失亡國百姓發屋伐木以救城郭吾視若魯君類吾國子曰不懼何也柳下惠曰臣之君所以不懼者以其先人出周封於魯君之先君亦出周封於齊相與出周南門刳羊而約曰自後子孫敢有相攻者令其罪若此刳羊矣臣之君固以刳羊不懼矣不然百姓非不急也齊侯乃解兵三百里夫柳下惠特布

衣韋帶之士至解齊釋魯之難奈何無賢士聖人乎

陸賈從高祖定天下名爲有口辯士居左右常使諸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陸賈賜尉佗印爲南越王陸生至尉佗椎結箕踞見陸生陸生因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足下弃反天性捐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爲敵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惟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籍倍約自立爲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然

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諸侯遂誅項羽滅之五
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
君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
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
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
之越屈彊於此漢誠聞之掘燒君王先人家墓夷
種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越則殺王已降
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佗乃蹶然起坐謝陸生曰
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
曹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問我孰與皇帝賢

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強楚爲天下興利
除害繼五帝三王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
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輿萬物殷富
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嘗有也今王衆不過數
十萬皆蠻夷踦躡山海之間譬若漢一郡何可乃
比於漢王尉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
居中國何遽不若漢乃大悅陸生與留飲數月曰
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
橐中裝直千金佗送亦千金陸生拜尉佗爲南越
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爲太中大夫

晉楚之君相與爲好會於宛丘之上宋使人往之
晉楚大夫曰趣以見天子禮見於吾君我爲見子
焉使者曰冠雖弊宜加其上履雖新宜居其下周
室雖微諸侯未之能易也師升宋城臣猶不更臣
之服也揖而去之諸大夫瞿然遂以諸侯之禮見
越使諸發執一枝梅遺梁王梁王之臣曰韓子顧
謂左右曰惡有以一枝梅以遺列國之君者乎請
爲二三子慙之出謂諸發曰大王有命客冠則以
禮見不冠則否諸發曰彼越亦天子之封也不得
冀究之州乃處海垂之際屏外蕃以爲居而蛟龍

又與我爭焉是以剪髮文身爛然成章以像龍子
者將避水神也今大國其命冠則見以禮不冠則
否假令大國之使時過弊邑弊邑之君亦有命矣
曰客必剪髮文身然後見之於大國何如意而安
之願假冠以見意如不安願無變國俗梁王聞之
披衣出以見諸發令逐韓子詩云維君子使媚于
天子若此之謂也

晏子使吳吳王謂行人曰吾聞晏嬰蓋北方之辯
於辭習於禮者也命儻者客見則稱天子明日晏
子有事行人曰天子請見晏子慨然者三曰臣受

命弊邑之君將使於吳王之所不佞而迷惑入于天子之朝敢問吳王惡乎存然後吳王曰夫差請見見以諸侯之禮

景公使晏子使於楚楚王進橘置削晏子不剖而并食之楚王曰橘當去剖晏子對曰臣聞之賜人主前者瓜挑不削橘柚不剖今萬乘無教臣不敢剖然臣非不知也

晏子將使荆荆王聞之謂左右曰晏子賢人也今方來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對曰爲其來也臣請縛一人過王而行於是荆王與晏子立語有縛一人

過王而行王曰何爲者也對曰齊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盜王曰齊人固盜乎晏子反顧之曰江南有橘齊王使人取之而樹之於江北生不爲橘乃爲枳所以然者何其土地使之然也今齊人居齊不盜來之荆而盜得無土地使之然乎荆王曰吾欲傷子而反自中也

晏子使楚晏子短楚人爲小門於大門之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至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此門僨者更從大門入見楚王王曰齊無人耶晏子對曰齊之臨淄三百閭張袂成帷揮

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何為無人王曰然則何為
使子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賢主
不肖者使不肖主嬰最不肖故宜使楚耳

秦楚轂兵秦王使人使楚楚王使人戲之曰子來
亦卜之乎對曰然卜之謂何對曰吉楚人曰噫甚
矣子之國無良龜也王方殺子以釁鐘其吉如何
使者曰秦楚轂兵吾王使我先窺我死而不還則
吾王知警戒整齊兵以備楚是吾所謂吉也且使
死者而無知也又何釁於鐘死者而有知也吾豈錯
秦相楚哉我將使楚之鐘鼓無聲鐘鼓無聲則將無

以整齊其士卒而理君軍夫殺人之使絕人之謀
非古之通議也子大夫試孰計之使者以報楚王
楚王赦之此之謂造命

楚使使聘於齊齊王饗之梧宮使者曰大哉梧乎
王曰江海之魚吞舟大國之樹必巨使何怪焉使
者曰昔燕攻齊遵維路渡濟橋焚雍門擊齊左而
虛其右王歎絕頸而死於杜山公孫差格死於龍
門飲馬乎淄澠定獲乎琅邪王與太后奔于莒逃
於城陽之山當此之時則梧之大何如乎王曰陳
先生對之陳子曰臣不如刀敦王曰刀先生應之

刁敦曰使者問梧之年耶昔者荆平王爲無道加諸申氏殺子胥父與其兄子胥被髮乞食於吳闔廬以爲將相三年將吳兵復讎乎楚戰勝乎柏舉級頭百萬囊瓦奔鄭王保於隨引師入郢軍雲行乎郢之都子胥親射官門掘平王家答其墳數以其罪曰吾先人無罪而子殺之士卒人加百焉然後止當若此時梧可以爲其柎矣

蔡使師強王堅使於楚楚王聞之曰人名多章章者獨爲師彊王堅乎趣見之無以次視其人狀疑其名而醜其聲又惡其形楚王大怒曰今蔡無人

乎國可伐也有人不遣乎國可伐也端以此入誠寡人乎國可伐也故發二使見三謀伐者蔡也

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黯往視之期以一月六日而後反簡子曰何其久也黯曰謀利而得害由不察也今蘧伯玉爲相史黜佐焉孔子爲客子貢使令於君前甚聽易曰渙其群元吉渙者賢也群者象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群元吉者其佐多賢矣簡子按兵而不動耳

魏文侯使舍人毋擇獻鵠於齊侯毋擇行道失之徒獻空籠見齊侯曰寡君使臣毋擇獻鵠道飢渴

臣出而飲食之而鵠飛冲天遂不復反念思非無錢以買鵠也惡有爲其君使輕易其幣者乎念思非不能拔劍刎頭腐肉暴骨於中野也爲吾君貴鵠而賤士也念思非不敢走陳蔡之間也惡絕兩君之使故不敢愛身逃死來獻空籠唯主君斧質之誅齊侯大悅曰寡人今者得茲言三賢於鵠遠矣寡人有都郊地百里願獻子大夫以爲湯沐邑毋擇對曰惡有爲其君使而輕易其幣而利諸侯之地乎遂出不反

劉向說苑卷第十二

劉向說苑卷第十三

權謀

聖王之舉事必先諦之於謀慮而後考之於蓍龜白屋之士皆關其謀芻蕘之役咸盡其心故萬舉而無遺籌失策傳曰衆人之智可以測天兼聽獨斷惟在一人此大謀之術也謀有二端上謀知命其次知事知命者預見存亡禍福之原早知盛衰廢興之始防事之未萌避難於無形若此人者居亂世則不害於其身在乎太平之世則必得天下

之權彼知事者亦尚矣見事而知得失成敗之分而究其所終極故無敗業廢功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也夫非知命知事者孰能行權謀之術夫權謀有正有邪君子之權謀正小人之權謀邪夫正者其權謀公故其爲百姓盡心也誠彼邪者好私尚利故其爲百姓也許夫詐則亂誠則平是故堯之九臣誠而能興於朝其四臣詐而誅於野誠者隆至後世詐者當身而滅知命知事而能於權謀者必察誠詐之原而以處身焉則是亦權謀之術也夫知者舉事也滿則慮謙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曲則慮直由重其豫惟恐不及是以百舉而不陷也

楊子曰事之可以之貧可以之富者其傷行者也事之可以之生可以之死者其傷勇者也僕子曰楊子智而不知命故其知多疑語曰知命者不惑晏嬰是也

趙簡子曰晉有澤鳴犢犇魯有孔丘吾殺此三人則天下可圖也於是乃召澤鳴犢犇任之以政而殺之使人聘孔子於魯孔子至河臨水而觀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於此命也夫子路趨進曰

敢問奚謂也孔子曰夫澤鳴犢犢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之未得志也與之同聞見及其得志也殺之而後從政故丘聞之剗胎焚天則麒麟不至乾澤而漁蛟龍不遊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丘聞之君子重傷其類者也

孔子與齊景公坐左右白曰周使來言周廟燔齊景公出問曰何廟也孔子曰是釐王廟也景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詩云皇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與人必報有德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玄黃宮室輿馬奢侈不可振也故天殃其廟是

以知之景公曰天何不殃其身

曰天以文王之故也若殃其身文王之祀無乃絕乎故殃其廟以章其過也左右入報曰周釐王廟也景公大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豈不大乎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桓公怪之以問管仲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歎曰歎日之役者有執柘杵而上視者意其是耶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焉東郭垂至管仲曰此必是也乃令儻者延而進之分級而立管仲曰子言伐莒者也對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

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仲曰
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
優然喜樂者鍾鼓之色愀然清靜者練經之色勃
然充滿者此兵革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
也勃然充滿此兵革之色君吁而不吟所言者莒
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慮小諸侯之未
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君子曰凡耳之聞以聲
也今不聞其聲而以其容與臂是東郭垂不以耳
聽而聞也桓公管仲雖善謀不能隱聖人之聽於
無聲視於無形東郭垂有之矣故桓公乃尊祿而

禮之

晉太史屠餘見晉國之亂見晉平公之驕而無德
義也以其國法歸周周威公見而問焉曰天下之
國其孰先亡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說對曰臣不
敢直言示晉公以天妖日月星辰之行多不當曰
是何能然示以人事多不義百姓多怨曰是何傷
示以鄰國不服賢良不興曰是何害是知所以
存所以亡故臣曰晉先亡居三年晉果亡威公文
見屠餘而問焉曰孰次之對曰中山次之威公問
其故對曰天生民令有辨有辨人之義也所以異

於禽獸麋鹿也君臣上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以
晝爲夜以夜繼日男女切躋固無休息淫昏康樂
歌謳好悲其主弗知惡此亡國之風也臣故曰中
山次之居二年中山果亡威公又見屠餘而問曰
孰次之屠餘不對威公固請屠餘曰君次之威公
懼求國之長者得錡疇田邑而禮之又得史三遺
巽以爲諫臣去苛令三十九物以告屠餘屠餘曰
其尚終君之身臣聞國之興也天遺之賢人與之
極諫之士國之亡也天與之亂人與善諛者威公
薨九月不得葬周乃分而爲二故有道者言不可

不重也

齊侯問於晏子曰當今之時諸侯孰危對曰莒其
亡乎公曰奚故對曰地侵於齊貨竭於晉是以亡也
智伯從韓魏之兵以攻趙圍晉陽之城而溉之城
不沒者三板締疵謂智伯曰韓魏之君必反矣智
伯曰何以知之對曰夫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未
沒者三板曰竈生鼃人馬相食城降有日矣而韓
魏之君無喜志而有憂色是非反何也明日智伯
謂韓魏之君曰疵言君之反也韓魏之君曰必勝
趙而三分其地今城將勝矣夫二家雖愚不棄美

利而惜約爲難不可成之事其勢可見也是疵必
爲趙說君且使君疑二主之心而解於攻趙也今
君聽讒臣之言而離二主之交爲君惜之智伯出
欲殺絺疵絺疵逃韓魏之君果反
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比
及三年必亡矣後一年而亡弟子問曰昔公索氏
亡牲夫子曰比及三年必亡矣今期年而亡夫子
何以知其將亡也孔子曰祭之爲言索也索也者
盡也乃孝子所以自盡於親也至祭而亡其牲則
餘所亡者多矣吾以此知其將亡也

蔡侯宋公鄭伯朝於晉蔡侯謂叔向曰子亦奚以
語我對曰蔡言地計衆不若宋鄭其車馬衣裘侈
於二國諸侯其有圖蔡者乎處期年荆伐蔡而殘之
白圭之中山中山王欲留之固辭而去又之齊
齊王亦欲留之又辭而去人問其辭白圭曰二
國將亡矣所學者國有五盡故莫之必忠則言盡
矣莫之必譽則名盡矣莫之必愛則親盡矣行者
無糧居者無食則財盡矣不能用人又不能自用
則功盡矣國有此五者毋幸必亡中山與齊皆當
此若使中山之與齊也聞五盡而更之則必不亡

也其患在不聞也雖聞又不信也然則人主之務在乎善聽而已矣

下蔡威公閉門而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以血旁鄰窺牆而問之曰子何故而哭悲若此乎對曰吾國且亡曰何以知也應之曰吾聞病之將死也不可爲良醫國之將亡也不可爲計謀吾數諫吾君吾君不用是以知國之將亡也於是窺牆者聞其言則舉宗而去之於楚居數年楚王果舉兵伐蔡窺牆者爲司馬將兵而往來虜甚衆問曰得無有昆弟故人乎見威公縛在虜中問曰若何以至於

此應曰吾何以不至於此且吾聞之也言之者行之役也行之者言之主也汝能行我能言汝爲主我爲役吾亦何以不至於此哉窺牆者乃言之於楚王遂解其縛與俱之楚故曰能言者未必能行能行者未必能言

管仲有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若弃寡人豎刁可使從政乎對曰不可豎刁自刑以求入君其身之忍將何有於君公曰然則易牙可乎對曰易牙解其子以食君其子之忍將何有於君若用之必爲諸侯笑及桓公歿豎刁易牙乃作難桓公死六十

日蟲出於戶而不收

石乞侍坐於屈建屈建曰白公其爲亂乎石乞曰
是何言也白公至於室無營所下士者三人與已
相若臣者五人所與同衣食者千人白公之行若
此何故爲亂屈建曰此建之所謂亂也以君子行
則可於國家行過禮則國家疑之且苟不難下其
臣必不難高其君矣建是以知夫子將爲亂也處
十月白公果爲亂

韓昭侯造作高門屈宜咎曰昭侯不出此門曰何
也曰不時吾所謂不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不

利昭侯嘗利矣不作高門往年秦拔宜陽明年大
旱民饑不以此時恤民之急也而顧反益奢此所
謂福不重至禍必重來者也高門成昭侯卒竟不
出此門

田子顏自大術至乎平陵城下見人子問其父見
人父問其子田子方曰其以平陵反乎吾聞行於
內然後施於外子顏欲使其衆甚矣後果以平
陵叛

晉人已勝智氏歸而繕甲砥兵楚王恐召梁公弘
曰晉人已勝智氏矣歸而繕甲兵其以我爲事乎

梁公曰不患害其在吳乎夫吳君恤民而同其勞使其民重上之令而人輕其死以從上使如虜之戰臣登山以望之見其用百姓之信必也勿已乎其備之若何不聽明年闔廬龍衣郢楚莊王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莊王曰何故對曰其城郭高溝壑深蓄積多其國寧也王曰陳可伐也夫陳小國也而蓄積多蓄積多則賦歛重賦歛重則民怨上矣城郭高溝壑深則民力罷矣興兵伐之遂取陳

石益謂孫伯曰吳將亡矣吾子亦知之乎孫伯曰

晚矣子之知之也吾何爲不知石益曰然則子何不以諫孫伯曰昔桀罪諫者紂焚聖人剖王子比干之心袁氏之婦絡而失其紀其妾告之怒弃之夫亡者豈斯人知其過哉

孝宣皇帝之時霍氏奢靡茂陵徐先生曰霍氏必亡夫在人之右而奢亡之道也孔子曰奢則不遜夫不遜者必侮上侮上者逆之道也出人之右人必害之今霍氏秉權天下之人疾害之者多矣夫天下害之而又以逆道行之不亡何待乃上書言霍氏奢靡陛下即愛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於亡

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果滅董忠等以其功封
人有爲徐先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竈
直埃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曰曲其埃遠其積薪不
者將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君無幾何家果失火
鄉聚里中人哀而救之火幸息於是殺牛置酒燔
髮灼爛者在上行餘各用功次坐而反不錄言曲
埃者向使主人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無火患今
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向使
福說得行則無裂地出爵之費而國安平自如今
往事既已而福獨不得與其功惟陛下察客徒薪

曲埃之策而使居燔髮灼爛之右書奏上使人賜
徐福帛十匹拜爲郎

齊桓公將伐山戎孤竹使人請助於魯魯君進群
臣而謀皆曰師行數千里入蠻夷之地必不反矣
於是魯許助之而不行齊已伐山戎孤竹而欲移
兵於魯管仲曰不可諸侯未親今又伐遠而還誅
近鄰鄰國不親非霸王之道君之所得山戎之寶
器者中國之所鮮也不可以不進周公之廟乎桓
公乃分山戎之寶獻之周公之廟明年起兵伐莒
魯下令丁男悉發五尺童子皆至孔子曰聖人轉

禍爲福報怨以德此之謂也

中行文子出亡至邊從者曰爲此嗇夫者君人也胡不休焉且待後車者文子曰異日吾好音此子遺吾琴吾好佩又遺吾玉是不非吾過者也自容於我者也吾恐其以我求容也遂不入後車入門文子問嗇夫之所在執而殺之仲尼聞之曰中行文子背道失義以亡其國然後得之猶活其身道不可遺也若此

衛靈公襜被以與婦人游子貢見公公曰衛其亡乎對曰昔者夏桀殷紂不任其過故亡成湯文武知任其過故興衛奚其亡也

智伯請地於魏宣子宣子不予任增曰何爲不予宣子曰彼無故而請地吾是以不予任增曰彼無故而請地者無故而與之是重欲無厭也彼喜必又請地於諸侯諸侯不與必怒而伐之宣子曰善遂與地智伯喜又請地於趙趙不與智伯怒圍晉陽韓魏合趙而反智氏智氏遂滅

楚莊王與晉戰勝之懼諸侯之畏已也乃築爲五仞之臺臺成而觴諸侯諸侯請約莊王曰我薄德之人也諸侯請爲觴乃仰而曰將將之臺宵宵其

謀我言而不當諸侯伐之於是遠者來朝近者入賓
吳王夫差破越又將伐陳楚大夫皆懼曰昔闔廬
能用其衆故破我於柏舉今聞夫差又甚焉子西
曰二三子恤不相睦也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貳
味處不重席擇不取費在國天有災親戚乏困而
供之在軍食熟者半而後食其所嘗者卒乘必與
焉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今夫差次有臺榭陂
池焉宿有妃嬪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
必從珍異是聚夫差先自敗已焉能敗我
越破吳請師於楚以伐晉楚王與大夫皆懼將許

之左史倚相曰此恐吾攻已故示我不病請爲長
轂千乘卒三萬與分吳地也莊王聽之遂取東國
陽虎爲難於魯走之齊請師攻魯齊侯許之鮑文
子曰不可也陽虎欲齊師破齊師破大臣必多死
於是欲奮其詐謀夫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
以不利魯國而容其求焉今君富於季氏而大於
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
毋乃害乎齊君乃執之免而奔晉
湯欲伐桀伊尹曰請阻之貢職以觀其動桀怒起
九夷之師以伐之伊尹曰未可彼尚猶能起九夷

之師是罪在我也湯乃謝罪請服復入貢職明年
又不供貢職桀怒起九夷之師九夷之師不起伊
尹曰可矣湯乃興師伐而殘之遷桀南巢氏焉
武王伐紂過隧斬岸過水折舟過谷發梁過山焚
萊示民無返志也至於有戎之隧大風折旆散宜
生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落兵也風霽而
乘以大雨水平地而嗇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
武王曰非也天洒兵也卜而龜燔散宜生又諫曰
此其妖歟武王曰不利以禱祠利以擊衆是燔之
已故武王順天地犯三妖而禽紂於牧野其所獨

見者精也

晉文公與荆人戰於城濮君問於咎犯咎犯對曰
服義之君不足於信服戰之君不足於詐詐之而
已矣君問於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得獸雖多
而明年無復也乾澤而漁得魚雖多而明年無復
也詐猶可以偷利而後無報遂與荆軍戰大敗之
及賞先雍季而後咎犯侍者曰城濮之戰咎犯之
謀也君曰雍季之言百世之謀也咎犯之言一時
之權也寡人既行之矣
城濮之戰文公謂咎犯曰吾卜戰而龜燔我迎歲

彼背歲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吾又夢與荆王搏彼在上我在下吾欲無戰子以爲何如咎犯對曰卜戰龜燬是荆人也我迎歲彼背歲彼去我從之也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以掃則彼利以擊則我利君夢與荆王搏彼在上君在下則君見天而荆王伏其罪也且吾以宋衛爲主齊秦輔我我合天道獨以人事固將勝之矣文公從之荆人大敗

越饑句踐懼山水進諫曰夫饑越之福也而吳之禍也夫吳國甚富而財有餘其君好名而不思後

患若我卑辭重幣以請糴於吳吳必與我與我則吳可取也越王從之吳將與之子胥諫曰不可夫吳越接地鄰境道易通仇讎敵戰之國也非吳有越越必有吳矣夫齊晉不能越三江五湖以亡吳越不如因而攻之是吾先王闔廬之所以霸也且夫饑何哉亦猶淵也敗伐之事誰國無有君若不攻而輸之糴則利去而凶至財匱而民怨悔無及也吳王曰吾聞義兵不服仁人不以饑饉而攻之雖得十越吾不爲也遂與糴三年吳亦饑請糴於越越王不與而攻之遂破吳

趙簡子使成何涉他與衛靈公盟於鄆澤靈公未
喋盟成何涉他按靈公之手而搏之靈公怒欲反
趙王孫商曰君欲反趙不如與百姓同惡之公曰
若何對曰請命臣令於國曰有姑姊妹女者家一
人質於趙百姓必怨君因反之矣君曰善乃令之
三日遂徵之五日而令畢國人巷哭君乃召國大
夫而謀曰趙爲無道反之可乎大夫皆曰可乃出
西門閉東門趙氏聞之縛涉他而斬之以謝於衛
成何走燕子貢曰王孫商可謂善謀矣憎人而能
害之有患而能處之欲用民而能附之一舉而三

物俱至可謂善謀矣

楚成王贊諸屬諸侯使魯君爲僕魯君致大夫而
謀曰我雖小亦周之建國也今成王以我爲僕可
乎大夫皆曰不可公儀休曰不可不聽楚王身死
國亡君之臣乃君之有也爲民君也魯君遂爲僕
齊景公以其子妻闔廬送諸郊泣曰余死不汝見
矣高夢子曰齊負海而縣山縱不能全收天下誰
干我君愛則勿行公曰余有齊國之固不能以令
諸侯又不能聽是生亂也寡人聞之不能令則莫
若從且夫吳若蜂蠆然不棄毒於人則不靜余恐

棄毒於我也遂遣之

齊欲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偶齊大非吾偶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矣後戎伐齊齊請師于鄭鄭太子忽率師而救齊大敗戎師齊又欲妻之太子固辭人問其故對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救齊之急受室以歸人其以我爲師婚乎終辭之

孔子問漆雕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者孰爲賢漆雕馬人對曰臧氏家有龜焉名曰蔡文仲立三年爲一兆焉武仲立三年爲二兆

焉孺子容立三年爲三兆焉馬人見之矣若夫三大夫之賢不賢馬人不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得無數卜乎

太子商臣怨令尹子上也楚攻陳晉救之夾泝水而軍陽處父知商臣之怨子上也因謂子上曰少却吾涉而從子子上却因令晉軍曰楚遁矣使人告商臣曰子上受晉賂而去之商臣訐之成王成王遂殺之

智伯欲襲衛故遺之乘馬先之一璧衛君大悅酌

酒諸大夫皆喜南文子獨不喜有憂色衛君曰大國禮寡人寡人故酌諸大夫酒諸大夫皆喜而子獨不喜有憂色者何也南文子曰無方之禮無功之賞禍之先也我未有往彼有以來是以憂也於是衛君乃修梁津而擬邊城智伯聞衛兵在境上乃還智伯欲襲衛乃佯亡其太子顏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顏之爲其君子也甚愛非有大罪也而亡之必有故然人亡而不受不祥使吏逆之曰車過五乘慎勿內也智伯聞之乃止

叔向之殺萇弘也數見萇弘於周因佯遺書曰萇弘謂叔向曰子起晉國之兵以攻周吾廢劉氏而立單氏劉氏請之君曰此萇弘也乃殺之

楚公子午使於秦秦囚之其弟獻三百金於叔向叔向謂平公曰何不城壺丘秦楚患壺丘之城若秦恐而歸公子午以止吾城也君乃止難亦未構楚必德君平公曰善乃城之秦恐遂歸公子午使之晉晉人輟城楚獻晉賦三百車

趙簡子使人以明白之乘六先以一璧爲遺於衛衛叔文子曰見不意可以生故此小之所以事大

也今我未以往而簡子先以來必有故於是斬沐
除園聚歛蓄積而後遣使者簡子曰吾舉也爲
可知也今既已知之矣乃輟圍衛也

鄭桓公將欲寵及鄆先問鄆之辨智果敢之士書其
名姓擇鄆之良臣而與之爲官爵之名而書之因
爲設壇於門外而埋之釁之以猥若盟狀鄆君以
爲內難也盡殺其良臣桓公因襲之遂取鄆

鄭桓公東會封於鄭暮舍於宋東之逆旅逆旅之
叟從外來曰客將焉之曰會封於鄭逆旅之叟曰
吾聞之時難得而易失也今客之寢安殆非封也

鄭桓公聞之援轡自駕其僕接淅而載之行十日
夜而至釐何與之爭封故以鄭桓公之賢微逆旅
之叟幾不會封也

--	--	--	--	--	--	--	--	--	--

劉向說苑卷第十四

至公

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言至公也古有行大公者帝堯是也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得舜而傳之不私於其子孫也去天下若遺躡於天下猶然況其細於天下乎非帝堯孰能行之孔子曰巍巍乎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易曰無首吉此蓋人君之公也夫以公與天下其德大矣推之於此刑之於彼萬姓之所載後世之所則也彼人臣之公治官事則

不營私家在公門則不言貨利當公法則不阿親戚奉公舉賢則不避仇讎忠於事君仁於利下推之以恕道行之以不黨伊呂是也故顯名存於今是之謂公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此之謂也夫公生明偏生暗端慤生達詐偽生塞誠信生神夸誕生惑此六者君子之所慎也而禹桀之所以分也詩云疾威上帝其命多僻言不公也

吳王壽夢有四子長曰謁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季札號曰延陵季子最賢三兄皆知之於是王

壽夢薨謁以位讓季子季子終不肯當謁乃爲約曰季子賢使國及季子則吳可以興乃兄弟相繼飲食必祝曰使吾早死令國及季子謁死餘祭立餘祭死夷昧立夷昧死次及季子季子時使行不在庶兄僚曰我亦兄也乃自立爲吳王季子使還復事如故謁子光曰以吾父之意則國當歸季子以繼嗣之法則我適也當代之君僚何爲也於是乃使專諸刺僚殺之以位讓季子季子曰爾殺吾君吾受爾國則吾與爾爲共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汝則是昆弟父子相殺無已時也卒去之延陵

終身不入吳君子以其不殺爲仁以其不取國爲義夫不以國私身捐千乘而不恨弃尊位而無忿可以庶幾矣

諸侯之義死社稷太王委國而去何也夫聖人不欲強暴侵陵百姓故使諸侯死國守其民太王有至仁之恩不忍戰百姓故事勲育戎氏以犬馬玕幣而伐不止問其所欲者土地也於是厲其群臣耆老而告之曰土地者所以養人也不以所以養而害其養也吾將去之遂居岐山之下邠人負幼扶老從之如歸父母三遷而民五倍其初者皆興

仁義趣上之事君子守國安民非特闔兵罷殺士衆而已不私其身惟民足用保民蓋所以去國之義也是謂至公耳

辛櫟見魯穆公曰周公不如太公之賢也穆公曰子何以言之辛櫟對曰周公擇地而封曲阜太公擇地而封營丘等其地不若營丘之美人民不如營丘之衆不徒若是營丘又有天固穆公心慙不能應也辛櫟趨而出南宮邊子入穆公具以辛櫟之言語南宮邊子南宮邊子曰昔周成王之卜居成周也其命龜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

姓敢無中土乎使予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
周公卜居曲阜其命龜曰作邑乎山之陽賢則茂
昌不賢則速亡季孫行父之戒其子也曰吾欲室
之俠於兩社之間也使吾後世有不能事上者使
其替之益速如是則曰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安
在擇地而封哉或示有天一回也辛櫟之言小人也
子無復道也

秦始皇帝既吞天下乃召群臣而議曰古者五帝
禪賢三王世繼孰是將為之博士七十人未對鮑
白令之對曰天下官則讓賢是也天下家則世繼

是也故五帝以天下為官三王以天下為家秦始皇
皇帝仰天而歎曰吾德出于五帝吾將官天下誰
可使代我後者鮑白令之對曰陛下行桀紂之道
欲為五帝之禪非陛下所能行也秦始皇帝大怒
曰令之前若何以言我行桀紂之道也趣說之不
解則死令之對曰臣請說之陛下築臺干雲宮殿
五里建千石之鍾萬石之虞婦女連百倡優累千
興作驪山宮室至雍相繼不絕所以自奉者殫天
下竭民力偏駁自私不能以及人陛下所謂自營
僅存之主也何暇比德五帝欲官天下哉始皇聞

然無以應之面有慙色久之曰今之之言乃令衆醜我遂罷謀無禪意也

齊景公嘗賞賜及後宮文繡被臺榭菽粟食鳧鴈出而見殪謂晏子曰此何為死晏子對曰此餒而死公曰嘻寡人之無德也何甚矣晏子對曰君之德著而彰何為無德也景公曰何謂也對曰君之德及後宮與臺榭君之玩物衣以文繡君之鳧鴈食以菽粟君之營內自樂延及後宮之族何為其無德也顧臣願有請於君由君之意自樂之心推而與百姓同之則何殪之有君不推此而苟營內

好私使財貨偏有所聚菽粟幣帛腐於困府惠不遍加于百姓公心不周乎國則桀紂之所以亡也夫士民之所以叛由偏之也君如察臣嬰之言推君之盛德公布之於天下則湯武可為也一殪何足恤哉

楚共王出獵而遺其弓左右請求之共王曰止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仲尼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亦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仲尼所謂大公也

萬章問曰孔子於衛主雍雎於齊主寺人脊環有

諸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於衛主顏雝由
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
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
進之以禮退之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雍睢
與寺人脊環是無命也孔子不說於魯衛將適宋
遭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過宋是孔子嘗阨主
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吾聞之觀近臣以其所爲
之主觀遠臣以其所主如孔子主雍睢與寺人脊
環何以爲孔子乎

夫子行說七十諸侯無定處意欲使天下之民各
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脩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
介之惡人事浹王道備精和聖制上通於天而麟
至此天之知夫子也於是喟然而嘆曰天以至明
爲不可蔽乎日何爲而食地以至安爲不可危乎
地何爲而動天地而尚有動蔽是故賢聖說於世
而不得行其道故災異並作也夫子曰不怨天不
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孔子生於亂世莫之能容也故言行於君澤加於
民然後仕言不行於君澤不加於民則處孔子懷
天覆之心挾仁聖之德憫時俗之汙泥傷紀綱之

廢壞服重歷遠周流應聘乃俟幸施道以子百姓
而當世諸侯莫能任用是以德積而不肆大道屈
而不伸海內不蒙其化群生不被其恩故喟然歎
曰而有用我者則吾其爲東周乎故孔子行說非
欲私身運德於一城將欲舒之於天下而建之於
群生者耳

秦晉戰交敵秦使人謂晉將軍曰三軍之士皆未
息明日請復戰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將
遁矣迫之河必敗之趙盾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
惠也不待期而迫人於險無勇也請待秦人夜遁

子胥將之吳辭其友申包胥曰後三年楚不亡吾
不見子矣申包胥曰子其勉之吾未可以助子助
子是伐宗廟也止子是無以爲友雖然子亡之我
存之於是乎觀楚一存一亡也後三年吳師伐楚
昭王出走申包胥不受命西見秦伯曰吳無道兵
強人衆將征天下始於楚寡君出走居雲夢使下
臣告急哀公曰諾固將圖之申包胥不罷朝立於
秦庭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聲哀公曰有臣如此
可不救乎興師救楚吳人聞之引兵而還昭王反
復欲封申包胥申包胥辭曰救亡非爲名也功成

受賜是賣勇也辭不受遂退隱終身不見詩云凡
民有喪匍匐救之

楚令尹虞丘子復於莊王曰臣聞奉公行法可以
得榮能淺行薄無望上位不名仁智無求顯榮才
之所不著無當其處臣爲令尹十年矣國不加治
獄訟不息處士不升淫禍不討久踐高位妨群賢
路尸祿素食貪欲無厭臣之罪當稽於理臣竊選
國俊下里之士曰孫叔敖秀羸多能其性無欲君
舉而授之政則國可使治而士民可使附莊王曰
子輔寡人寡人得以長於中國令行於絕域遂霸

諸侯非子如何虞丘子曰久固祿位者貪也不進
賢達能者誣也不讓以位者不廉也不能三者不
忠也爲人臣不忠君王又何以爲忠臣願固辭莊
王從之賜虞子菜地三百號曰國老以孫叔敖爲
令尹少焉虞丘子家干法孫叔敖執而戮之虞丘
子憚入見於王曰臣言孫叔敖果可使持國政奉
國法而不黨施刑戮而不骫可謂公平莊王曰夫
子之賜也已

趙宣子言韓獻子於晉侯曰其爲人不黨治衆不
亂臨死不恐晉侯以爲中軍尉河曲之役趙宣子

之車干行韓獻子戮其僕人皆曰韓獻子必死矣
其主朝昇之而暮戮其僕誰能待之役罷趙宣子
觴大夫爵三行曰二三子可以賀我二三子曰不
知所賀宣子曰我言韓厥於君言之而不當必受
其刑今吾車失次而戮之僕可謂不黨矣是吾言
當也二三子再拜稽首曰不惟晉國適享之乃唐
叔是賴之敢不再拜稽首乎

晉文公問於咎犯曰誰可使爲西河守者咎犯對
曰虞子羔可也公曰非汝之讎也對曰君問可爲
守者非問臣之讎也羔見咎犯而謝之曰幸赦臣

之過薦之於君得爲西河守咎犯曰薦子者公也
怨子者私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子其去矣顧吾
射子也

楚文王伐鄧使王子革王子靈共招萊二子出採
見老丈人載畚乞焉不與搏而奪之王聞之令皆
拘二子將殺之大夫辭曰取畚信有罪然殺之非
其罪也君若何殺之言卒丈人造軍而言曰鄧爲
無道故伐之今君公之子之搏而奪吾畚無道甚
於鄧呼天而號君聞之群臣恐君見之曰討有罪
而橫奪非所以禁暴也恃力虐老非所以教幼也

愛子弃法非所以保國也私二子滅三行非所以從政也丈人舍之矣謝之軍門之外耳

楚令尹子文之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令尹之族也而釋之子文召廷理而責之曰凡立廷理者將以司犯王令而察觸國法也夫直士持法柔而不撓剛而不折令弃法而背令而釋犯法者是爲理不端懷心不公也豈吾營私之意也何廷理之駁於法也吾在上位以率士民士民或怨而吾不能免之於法令吾族犯法甚明而使廷理因緣吾心而釋之是吾不公之心明著於國也執一國

之柄而以私聞與吾生不以義不若吾死也遂致其族人於廷理曰不是刑也吾將死廷理懼遂刑其族人成王聞之不及履而至于子文之室曰寡人幼少置理失其人以違夫子之意於是黜廷理而尊子文使及內政國人聞之曰若令尹之公也吾黨何憂乎乃相與作歌曰子文之族犯國法程廷理釋之子文不聽恤顧怨萌方正公平

楚莊王有茅門者法曰群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蹄蹂雷者斬其鞞而戮其御太子入朝馬蹄蹂雷廷理斬其鞞而戮其御太子大怒入爲王泣曰爲

我誅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安可以加誅夫犯法廢令不尊敬社稷是臣弃君下陵上也臣弃君則主失威下陵上則上位危社稷不守吾何以遺子太子乃還走避舍再拜請死

楚莊王之時太子車立於茅門之內少師慶逐之太子怒入謁王曰少師慶逐臣之車王曰舍之老君在前而不踰少君在後而不豫是國之寶臣也吳王闔廬爲伍子胥興師復讎於楚子胥諫曰諸侯不爲匹夫興師且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

父之讎臣不爲也於是止其後因事而後復其父讎也如子胥可細明不以公事趨私矣

孔子爲魯司寇臨獄必師斷敦敦然皆立然後君子進曰某子以臣何若某子以爲云云又曰某子以爲何若某子曰云云辯矣然後君子幾當從某子云云乎以君子之知豈必待某子之云云然後知所以斷獄哉君子之敬讓也文辭有可與人共之者君子不獨有也

子羔爲衛政刑人之足衛之君臣亂子羔走郭門郭門閉刑者守門曰於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

曰於彼有室子羔曰君子不遂曰於此有室子羔
入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刑者曰吾不能虧損主之
法令而親刑子之足吾在難中此乃子之報怨時
也何故逃我刑者曰斷足固我罪也無可柰何君
之治臣也傾側法令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於法
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於
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仁人之心其固
然也此臣之所以脫君也孔子聞之曰善為吏者
樹德不善為吏者樹怨公行之也其子羔之謂歟
劉向說苑卷第十四

劉向說苑卷第十五

指武

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
易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夫兵不可玩玩則無
威兵不可廢廢則召寇昔吳王夫差好戰而亡徐
偃王無武亦滅故明王之制國也上不玩兵下不
廢武易曰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
秦昭王中朝而歎曰夫楚劔利倡優拙夫劔利則
士多慄悍倡優拙則思慮遠也吾恐楚之謀秦也

此謂當吉念凶而存不忘亡也卒以成霸焉
王孫厲謂楚文王曰徐偃王好行仁義之道漢東
諸侯三十二國盡服矣王若不伐楚必事徐王曰
若信有道不可伐也對曰大之伐小強之伐弱猶
大魚之吞小魚也若虎之食豚也惡有其不得理
文王遂興師伐徐殘之徐偃王將死曰吾賴於文
德而不明武備好行仁義之道而不知詐人之心
以至於此夫古之王者其有備乎
吳起爲苑守行縣適息問屈宜曰曰起問先生先
肖以爲苑守先生將何以教之屈公不對居一年

王以爲令尹行縣適息問屈宜曰曰起問先生先
生不教今王不知起不肖以爲令尹先生試觀起
爲之也屈公曰子將奈何吳起曰將均楚國之爵
而平其祿損其有餘而繼其不足厲甲兵以時爭
於天下屈公曰吾聞昔善治國家者不變故不易
常今子將均楚國之爵而平其祿損其有餘而繼
其不足是變其故而易其常也且吾聞兵者凶器
也爭者逆德也今子陰謀逆德好用凶器殆人所
棄逆之至也滄泆之事也行者不利且子用魯兵
不宜得志於齊而得志焉子用魏兵不宜得志於

秦而得志焉吾聞之曰非禍人不能成禍吾固怪
吾王之數逆天道至今無禍嘻且待夫子也吳起
惕然曰尚可更乎屈公曰不可吳起曰起之爲人
謀屈公曰成刑之徒不可更已子不如敦處而篤
行之楚國無貴于舉賢

春秋記國家存亡以察來世雖有廣土衆民堅甲
利兵盛猛之將士卒不親附不可以戰勝取功晉
侯獲於韓楚子玉得臣敗於城濮蔡不待敵而衆
潰故語曰文王不能使不附之民先軫不能戰不
教之卒造父王良不能以弊車不作之馬趨疾而

致遠羿逢蒙不能以枉矢弱弓射遠中微故強弱
成敗之要在乎附士卒教習之而已

內治未得不可以正外本惠未襲不可以制末是
以春秋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華而後夷狄及周
惠王以遭亂世繼先王之體而強楚稱王諸侯背
叛欲申先王之命一統天下不先廣養京師以及
諸夏諸夏以及夷狄內治未得忿則不料力權得
失興兵而征強楚師大敗搏辱不行大爲天下戮
咲幸逢齊桓公以得安尊故內治未得不可以正
外本惠未襲不可以制末

將師受命者將率八軍吏畢入皆北面再拜稽首受命天子南面而授之鉞東行西面而揖之示弗御也故受命而出忘其國即戎忘其家聞枹鼓之聲唯恐不勝忘其身故必死必死不如樂死樂死不如甘死甘死不如義死義死不如視死如歸此之謂也故一人必死十人弗能待也十人必死百人弗能待也百人必死千人不能待也十人必死萬人弗能待也萬人必死橫行乎天下令行禁止王者之師也

田單爲齊上將軍興師十萬將以攻翟往見魯仲

連子仲連子曰將軍之攻翟必不能下矣田將軍曰單以五里之城十里之郭復齊之國何爲攻翟不能下去上車不與言決攻翟三月而不能下齊嬰兒謠之曰大冠如箕長劍拄頤攻翟不能下壘於梧丘於是田將軍恐駭往見仲連子曰先生何以知單之攻翟不能下也仲連子曰夫將軍在即墨之時坐則織蕢立則杖耒爲士卒倡曰宗廟亡矣魂魄喪矣歸何黨矣故將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今將軍東有掖邑之封西有淄上之寶金銀黃帶馳騁乎淄澠之間是以樂生而惡死也田將

軍明日結髮徑立矢石之所乃引枹而鼓之翟人
下之故將者士之心也士者將之肢躰也心猶與
則肢躰不用田將軍之謂乎

晉智伯伐鄭齊田恒救之有登蓋必身立焉車徒
有不進者必令助之墨合而後敢處井窳成而後
敢食智伯曰吾聞田恒新得國而愛其民內同其
財外同其勤勞治軍若此其得衆也不可待也乃
去之耳

太公兵法曰致慈愛之心立武威之戰以卑其衆
練其精銳砥礪其節以高其氣分爲五選異其旗

章勿使冒亂堅其行陣連其什伍以禁淫非壘陳
之次車騎之處勒兵之勢軍之法令賞罰之數使
士赴火蹈刃陷陳取將死不旋踵者多異於今之
將者也

孝昭皇帝時北軍監御史爲姦穿北門垣以爲賈
區胡建守北軍尉貧無車馬常步與走卒起居所
以慰愛走卒甚厚建欲誅監御史乃約其走卒曰
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之斬之則斬之
於是當選士馬日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監御史
亦坐建從走卒趨至堂下拜謁因上堂走卒皆上

建跪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拽下堂建曰斬之
遂斬監御史護軍及諸校皆愕驚不知所以建亦
已有成奏在其懷遂上奏以聞曰臣聞軍法立武
以威衆誅惡以禁邪今北軍監御史公穿軍垣以
求賈利買賣以與士市不立剛武之心勇猛之意
以率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臣聞黃帝理法曰壘
壁已具行不由路謂之姦人姦人者殺臣謹以斬
之昧死以聞制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
入國也建有何疑焉建由是名興後至渭城令死
至今渭城有其祠也

魯石公劔迫則能應感貝能動助穆無窮變無形
像復柔委從如影與響如厖之守戶如輪之逐馬
響之應聲影之像形也閭不及鞞呼不及吸足舉
不及集相離若蟬翼尚在肱北眉睫之微曾不可
以大息小以小况大用兵之道其猶然乎此善當
敵者也未及夫折衝於未形之前者揖讓乎廟堂
之上而施惠乎百萬之民故居則無變動戰則不
血刃其湯武之兵與
孔子北遊東上農山子路子貢顏淵從焉孔子喟
然歎曰登高望下使人心悲二三子者各言爾志

丘將聽之子路曰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鍾鼓之音上聞乎天旌旗翻翻下蟠於地由且舉兵而擊之必也攘地千里獨由能耳使夫二子爲我從焉孔子曰勇哉士乎憤憤者乎子貢曰賜也願齊楚合戰於莽洋之野兩壘相當旌旗相望塵埃相接接戰搆兵賜願著縞衣白冠陳說白刃之間解兩國之患獨賜能耳使夫二子者爲我從焉孔子曰辯哉士乎僂僂者乎顏淵獨不言孔子曰回來若獨何不願乎顏淵曰文武之事二子已言之回何敢與焉孔子曰若鄙心不與焉弟言之顏淵曰

回聞鮑魚蘭芷不同篋而箴堯舜桀紂不同國而治二子之言與回言異回願得明王聖主而相之使城郭不脩溝池不越鍛劍戟以爲農器使天下千歲無戰鬪之患如此則由何憤憤而擊賜又何僂僂而使乎孔子曰美哉德乎姚姚者乎子路舉手問曰願聞夫子之意孔子曰吾所願者顏氏之計吾願負衣冠而從顏氏子也魯哀公問於仲尼曰吾欲小則守大則攻其道若何仲尼曰若朝廷有禮上下有親民之衆皆君之畜也君將誰攻若朝廷無禮上下無親民衆皆君

之讎也君將誰與守於是廢澤梁之禁弛關市之
征以爲民惠也

文王曰吾欲用兵誰可伐密須氏疑於我可先往
伐管叔曰不可其君天下之明君也伐之不義太
公望曰臣聞之先王伐枉不伐順伐嶮不伐易伐
過不伐不及文王曰善遂伐密須氏滅之也

武王將伐紂召太公望而問之曰吾欲不戰而知
勝不卜而知吉使非其人爲之有道乎太公對曰
有道王得衆人之心以圖不道則不戰而知勝矣
以賢伐不肖則不卜而知吉矣彼害之我利之雖

非吾民可得而使也武王曰善乃召周公而問焉
曰天下之圖事者皆以殷爲天子以周爲諸侯以
諸侯攻天子勝之有道乎周公對曰殷信天子周
信諸侯則無勝之道矣何可攻乎武王忿然曰汝
言有說乎周公對曰臣聞之攻禮者爲賊攻義者
爲殘失其民制爲匹夫王攻其失民者也何攻天
子乎武王曰善乃起衆舉師與殷戰於牧之野大
敗殷人上堂見玉曰誰之玉也曰諸侯之玉即取
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廉於財矣入室
見女曰誰之女也曰諸侯之女也即取而歸之於

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庶於色也於是發巨橋之粟散鹿臺之財金錢以與士民黜其戰車而不乘弛其甲兵而弗用縱馬華山放牛桃林示不復用天下聞者咸謂武王行義於天下豈不大哉文王欲伐崇先宣言曰余聞崇侯虎箴侮父兄不敬長老聽獄不中分財不均百姓力盡不得衣食余將來征之唯爲民乃伐崇令毋殺人毋壞室毋填井毋伐樹木毋動六畜有不如令者死無赦崇人聞之因請降

楚莊王伐陳吳救之雨十日十夜晴左史倚相曰吳必夜至甲列壘壞彼必薄我何不行列鼓出待之吳師至楚見成陳而還左史倚相曰追之吳行六十里而無功王罷卒寢果擊之大敗吳師齊桓公之時霖雨十旬桓公欲伐濮陵其城之值雨也未合管仲隰朋以卒徒造於門桓公曰徒衆何以爲管仲對曰臣聞之雨則有事夫濮陵不能兩臣請攻之公曰善遂興師伐之旣至大卒間外士在內矣桓公曰其有聖人乎乃還旗而去之宋圍曹不拔司馬子魚謂君曰文王伐崇崇軍其城三旬不降退而修教復伐之因壘而降今君德

無乃有所闕乎胡不退修德無闕而後動
吳王闔廬與荆人戰於柘舉大勝之至於郢郊五
敗荆人闔廬之臣五人進諫曰夫深入遠報非王
之利也王其返乎五將鍔頭闔廬未之應五人之
頭墜於馬前闔廬懼召伍子胥而問焉子胥曰五
臣者懼也夫五敗之人者其懼甚矣王姑少進遂
入郢南至江北至方城方三千里皆服於吳矣
田成子常與宰我爭宰我夜伏卒將以攻田成子
令於卒中曰不見旌節毋起鷓夷子皮聞之告田
成子田成子因爲旌節以起宰我之卒以攻之遂

殘之也

齊桓公北伐山戎氏請兵於魯魯不與桓公怒將
攻之管仲曰不可我已刑北方諸侯矣今又攻魯
無乃不可乎魯必事楚是我一舉而失兩也桓公
曰善乃輟攻魯矣

聖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後武力凡武之興爲
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後加誅夫下愚不移純德之
所不能化而後武力加焉

昔堯誅四凶以懲惡周公殺管蔡以弭亂子產殺
鄧析以威侈孔子斬少正卯以變衆佞賊之人而

苑十五
不誅亂之道也易曰不威小不懲大此小人之福也

五帝三王教以仁義而天下變也孔子亦教以仁義而天下不從者何也昔明王有紘冕以尊賢有斧鉞以誅惡故其賞至重而刑至深而天下變孔子賢顏淵無以賞之賤孺悲無以罰之故天下不從是故道非權不立非勢不行是道尊然後行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於東觀之下門人聞之趨而進至者不言其意皆一也子貢後至趨而進曰夫少正卯者魯國之聞人矣夫子始爲

政何以先誅之孔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夫王者之誅有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辨而險二曰言僞而辯三曰行辟而堅四曰志愚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皆有辨知聰達之名而非其真也苟行以僞則其知足以移衆強足以獨立此姦人之雄也不可誅夫有五者之一則不免於誅今少正卯兼之是以先誅之也昔者湯誅蠋沐太公誅潘阝管仲誅史附里子產誅鄧析此五子未有不誅也所謂誅之者非爲其晝則攻盜暮則穿窬也皆傾覆之徒也此固君子之所疑愚者之所惑也

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此之謂矣
齊人王滿生見周公周公出見之曰先生遠辱何
以教之王滿生曰言內事者於內言外事者於外
今言內事乎言外事乎周公導入王滿生曰敬從
布席周公不導坐王滿生曰言大事者坐言小事
者倚今言大事乎言小事乎周公導坐王滿生坐
周公曰先生何以教之王滿生曰臣聞聖人不言
而知非聖人者雖言不知今欲言乎無言乎周公
俛念有頃不對王滿生藉筆牘書之曰社稷且危
傳之於膺周公仰視見書曰唯唯謹聞命矣明日

誅管蔡

劉向說苑卷第十五

劉向說苑卷第十六

談叢

王者知所以臨下而治衆則群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蔽欺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內必定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凡所以劫殺者不知道術以御其臣下也凡吏勝其職則事治事治則利生不勝其職則事亂事亂則害成也

百方之事萬變鋒出或欲持虛或欲持實或好浮

遊或好誠必或行安舒或爲飄疾從此觀之天下不可一聖王臨天下而能一之

意不並銳事不兩隆盛於彼者必衰於此長於左者必短於右熹夜卧者不能蚤起也

鸞設於鑣和設於軾馬動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行之節也

不富無以爲大不予無以合親親踈則害失衆則敗不教而誅謂之虐不戒責成謂之暴也

夫水出於山而入於海稼生於田而藏於廩聖人見所生則知所歸矣

天道布順人事取予多歲不用是謂怨府故物不可聚也

一園之木持千鈞之屋五寸之鍵而制開闔豈材足任哉蓋所居要也

夫小快害義小慧害道小辨害治苟心傷德大政不險蛟龍雖神不能以白日去其倫飄風雖疾不能以陰雨揚其塵

邑名勝母曾子不入水名盜泉孔子不飲醜其聲也婦人之口可以出走婦人之喙可以死敗不修其身求之於人是謂失倫不治其內而修其

外是謂大廢重載而危之操策而隨之非所以爲全也

士橫道而偃四支不掩非士之過有士之羞也

邦君將昌天遺其道大夫將昌天遺之士庶人將昌必有良子

賢師良友在其側詩書禮樂陳於前棄而爲不善者鮮矣義士不欺心仁人不害生謀泄則無功計不設則事不成賢士不事所非不非所事愚者行間而益固鄙人飾詐而益野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明至神無不化也至賢無不移也上不信

下不忠上下不和雖安必危求以其道則無不得爲以其時則無不成

時不至不可強生也事不究不可強成也貞良而亡先人餘殃猖蹶而活先人餘烈權取重澤取長才賢任輕則有名不肖任大身死名廢

士不以利移不爲患改孝敬忠信之事立雖死而不悔智而用私不如愚而用公故曰巧僞不如拙誠學問不倦所以治己也教誨不厭所以治人也所以貴虛無者得以應變而合時也冠雖故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上下有分不可相倍一心

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故曰正而心又少而言

萬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道之所在天下歸之德之所在天下貴之仁之所在天下愛之義之所在天下畏之屋漏者民去之水淺者魚逃之樹高者鳥宿之德厚者士趨之有禮者民畏之忠信者士死之衣雖弊行必修頭雖亂言必治時在應之爲在因之所伐而當其福五之所伐不當其禍十之

必貴以賤爲本必高以下爲基天將與之必先苦之天將毀之必先累之孝於父母信於交友十步之澤必有香草十室之邑必有忠士草木秋死松柏獨在水浮萬物玉石留止飢渴得食誰能不喜賑窮救急何患無有視其所以觀其所使斯可知已乘輿馬不勞致千里乘船楫不游絕江海智莫大於闕疑行莫大於無悔也制宅名子足以觀士利不兼賞不倍忽忽之謀不可爲也惕惕之心不可長也

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迎反受其殃天地無親常與善人天道有常不爲堯存不爲桀亡積善

之家必有餘慶積惡之家必有餘殃一噎之故絕穀不食一蹶之故却足不行心如天地者明行如繩墨者章

位高道大者從事大道小者凶言疑者無犯行疑者無從蠹蝮仆柱梁蚊蝨走牛羊

謁問析辭勿應怪言虛說勿稱謀先事則昌事先謀則亡

無以淫泆棄業無以貧賤自輕無以所好害身無以嗜欲妨生無以奢侈爲名無以貴富驕盈

喜怒不當是謂不明暴虐不得反受其賊怨生不

報禍生於福

一言而非四馬不能追一言不急四馬不能及順風而飛以助氣力銜葭而翔以備矰弋

鏡以精明美惡自服衡平無私輕重自得蓬生梟中不扶自直白砂入泥與之皆黑

時乎時乎間不及謀至時之極間不容息勞而不休亦將自息有而不施亦將自得

無不爲者無不能成也無不歆者無不能得也衆正之積福無不及也衆邪之積禍無不逮也

力勝貧謹勝禍慎勝害戒勝灾爲善者天報以德

爲不善者天報以禍君子得時如水小人得時如火謗道已者心之罪也尊賢已者心之力也心之得萬物不足爲也心之失獨心不能守也子不孝非吾子也交不信非吾友也食其口而百節肥灌其本而枝葉茂本傷者枝槁根深者末厚爲善者得道爲惡者失道惡語不出口苟言不留耳務僞不長喜虛不久義士不欺心廉士不妄取以財爲草以身爲寶慈仁少小恭敬耆老犬吠不驚命曰金城常避危殆命曰不悔富必念貧壯必念老年雖幼少慮之必早夫有禮者相爲死無禮者亦相

爲死貴不與驕期驕自來驕不與亡期亡自至踐人日夜願一起盲人不忘視知者始於悟終於諧愚者始於樂終於哀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力雖不能心必務爲慎終如始常以爲戒戰戰慄慄日慎其事聖人之正莫如安靜賢者之治故與衆異好稱人惡人亦道其惡好憎人者亦爲人所憎衣食足知榮辱倉廩實知禮節江河之溢不過三日飄風暴雨須臾而畢

福生於微禍生於忽日夜恐懼唯恐不卒已雕已琢還反於樸物之相反復歸於本循流而

下易以至倍風而馳易以遠兵不豫定無以待敵
計不先慮無以應卒中不方名不章外不圜禍之
門直而不能枉不可與大任方而不能圜不可與
長存慎之於身無曰云云狂夫之言聖人擇焉能
忍耻者安能忍辱者存存亡而齒寒河水崩其懷
在山毒智者莫甚於酒留事者莫甚於樂毀廉者
莫甚於色摧剛者反已於弱富在知足貴在求退
先憂事者後樂先傲事者後憂福在受諫存之所
由也恭敬遜讓精廉無謗慈仁愛人必受其賞諫
之不聽後無與爭舉事不當爲百姓謗悔在於妄

患在於先唱

蒲且脩繳鳧鴈悲鳴逢蒙撫弓虎豹晨嗥河以委
蛇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道以優遊故能化德
以純厚故能豪言人之善澤於膏沐言人之惡痛
於柔戟爲善不直必終其曲爲醜不釋必終其惡
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
賤交情乃見一浮一沒交情乃出德義在前用兵
在後初沐者必拭冠新浴者必振衣敗軍之將不
可言勇亡國之臣不可言智
坎井無龜鼃者隘也園中無脩林者小也小忠大

忠之賊也小利大利之殘也自請絕易請人絕難
水激則悍矢激則遠人激於名不毀爲聲下士得
官以死上士得官以生禍福非從地中出非從天
上來已自生之

窮鄉多曲學小辯害大知巧言使信廢小惠妨大
義不困在於早慮不窮在於早豫欲人勿知莫若
勿爲欲人勿聞莫若勿言

非所言勿言以避其患非所爲勿爲以避其危非
所取勿取以避其詭非所爭勿爭以避其聲明者
視於冥冥謀於未形聰者聽於無聲慮者戒於未

成世之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

乖離之咎無不生也毀敗之端從此興也江河大
潰從蟻穴山以小阨而大崩淫亂之漸其變爲興
水火金木轉相勝卑而正者可增高而倚者且崩
直如矢者死直如繩者稱

禍生於欲得福生於自禁聖人以心導耳目小人
以耳目導心

爲人上者患在不明爲人下者患在不忠人知糞
田莫知糞心端身正行全以至今見亡知存見霜
知冰

廣大在好利恭敬在事親因時易以爲仁因道易以達人營於利者多患輕諾者寡信

欲賢者莫如下人貪財者莫如全身財不如義高勢不如德尊父不能愛無益之子君不能愛不執之民君不能賞無功之臣臣不能死無德之君問善御者莫如馬問善治者莫如民以卑爲尊以屈爲伸聖人所因上法於天

君子行德以全其身小人行貪以亡其身相勸以禮相強以仁得道於身得譽於人知命者不怨天知己者不怨人人而不愛則不能

仁佞而不巧則不能信言善毋及身言惡毋及人上清而無欲則下正而民樸來事可退也往事不可及無思慮之心則不達無談說之辭則不樂善不可以僞來惡不可以辭去近市無賈在田無野善不逆旅非仁義剛武無以定天下

永倍源則川竭人倍信則名不達義勝患則吉患勝義則滅五聖之謀不如逢時辯智明慧不如遇世有鄙心者不可授便勢有愚質者不可予利器多易多敗多言多失

冠履不同藏賢不肖不同位官尊者憂深祿多者

責大積德無細積怨無大多少必報固其勢也
梟逢鳩鳩曰子將安之梟曰我將東徙鳩曰何故
梟曰鄉人皆惡我鳴以故東徙鳩曰子能更鳴可
矣不能更鳴東徙猶惡子之聲
聖人之衣也便躰以安身其食也安於腹適衣節
食不聽口目

曾子曰鷹鷲以山爲卑而增巢其上黿鼉以
淵爲淺而穿穴其中卒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
不求利祿則不害其身

曾子曰狎甚則相簡也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

狎足以交懽莊足以成禮而已

曾子曰入是國也言信乎羣臣則留可也忠行乎
群臣則仕可也澤施乎百姓則安可也

口者關也舌者機也出言不當四馬不能追也口
者關也舌者兵也出言不當反自傷也言出於已
不可止於人行發於邇不可止於遠夫言行者君
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本也可不慎乎故蒯
子羽曰言猶射也括既離弦雖有所悔焉不可從
而追已詩曰白珪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
爲也

蠋欲類蠶蠶欲類蛇人見蛇蠋莫不身洒然女工
脩蠶漁者持鱒不惡何也欲得錢也逐魚者濡逐
獸者趨非樂之也事之權也

登高使人欲望臨淵使人欲窺何也處地然也御
者使人恭射者使人端何也其形便也

民有五死聖人能去其三不能除其二飢渴死者
可去也凍寒死者可去也罹五兵死者可去也壽
命死者不可去也癰疽死者不可去也飢渴死者
中不充也凍寒死者外勝中也罹五兵死者德不
忠也壽命死者歲數終也癰疽死者血氣窮也故

曰中不正外淫作外淫作者多怨怪多怨怪者疾
病生故清淨無爲血氣乃平

百行之本一言也一言而適可以却敵一言而得
可以保國響不能獨爲聲影不能倍曲爲直物必
以其類及故君子慎言出已負石赴淵行之難者
也然申屠狄爲之君子不貴之也盜跖凶貪名如
日月與舜禹並傳而不息而君子不貴

君子有五耻朝不坐燕不議君子耻之居其位無
其言君子耻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耻之既得之
又失之君子耻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耻之

君子雖窮不處亡國之勢雖貧不受亂君之祿尊
乎亂世同乎暴君君子之耻也衆人以毀形爲耻
君子以毀義爲辱衆人重利廉士重名
明君之制賞從重罰從輕食人以壯爲量事人以
老爲程

君子之言寡而實小人之言多而虛君子之學也
入於耳藏於心行之以身君子之治也始於不足
見終於不可及也君子慮福弗及慮禍百之君子
擇人而取不擇人而與君子實如虛有如無
君子有其備則無事君子不以愧食不以辱得君

子樂得其志小人樂得其事君子不以其所不愛
及其所愛也

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順道而行循理
而言喜不加易怒不加難

君子之過猶日月之蝕也何害於明小人可也猶
狗之吠盜狸之夜見何益於善夫智者不妄爲勇
者不妄殺

君子比義農夫比穀事君不得進其言則辭其爵
不得行其義則辭其祿人皆知取之爲取也不知
與之爲取之政有招寇行有招耻弗爲而自至天

下未有猛獸狐疑不若蜂蠆之致毒也高議而不可及不若卑論之有功也

秦信同姓以王至其衰也非易同姓也而身死國亡故王者之治天下在於行法不在於信同姓高山之巔無美木傷於多陽也大樹之下無美草傷於多陰也

鍾子期死而伯牙絕絃破琴知世莫可爲鼓也惠施卒而莊子深瞑不言見世莫可與語也脩身者智之府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符也耻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

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通義也爵人於朝論人於市古之通法也

道微而明淡而有功非道而得非時而生是謂妄成得而失之定而復傾

福者禍之門也是者非之尊也治者亂之先也事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聞也

枝無忘其根德無忘其報見利必念害身故君子留精神寄心於三者吉祥及子孫矣

兩高不可重兩大不可容兩勢不可同兩貴不可雙夫重容同雙必爭其功故君子節嗜欲各守其

足乃能長久夫節欲而聽諫敬賢而勿慢使能而
勿賤爲人君能行此三者其國必強大而民不去
散矣

默無過言慤無過事木馬不能行亦不費食騏驥
日馳千里鞭箠不去其背

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稱丈
量徑而寡失簡絲數米煩而不察故大較易爲智
曲辯難爲慧

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制於螻蟻者離其居也猿猴
朱木禽於狐貉者非其處也騰虵遊霧而升騰龍

乘雲而舉猿得木而挺魚得水而驚處地宜也

君子博學患其不習既習之患其不能行之既能
行之患其不能以讓也

君子不羞學不羞問問訊者知之本念慮者知之
道也此言貴因人知而加知之不貴獨自用其知
而知之

天地之道極則反滿則損五采曜眼有時而渝茂
木豐草有時而落物有盛衰安得自若

民苦則不仁勞則詐生安平則教危則謀極則反
滿則損故君子弗滿弗極也

劉向說苑卷第十六

劉向說苑卷第十七

雜言

人君子者通乎盛衰之時明乎成敗之端察乎
治亂之紀審乎人情知所去就故雖窮不處亡國
之勢雖貧不受汙君之祿是以太公年七十而不
自達孫叔敖三去相而不自悔何則不強合非其
人也太公一合於周而侯七百歲孫叔敖一合於
楚而封十世大夫種存亡越而霸勾踐賜死於前
李斯積功於秦而卒被五刑盡忠憂君危身安國

其功一也或以封侯而不絕或以賜死而被刑所慕所由異也故箕子棄國而佯狂范蠡去越而易名智過去君弟而更姓皆見遠識微而仁能去富勢以避萌生之禍者也夫暴亂之君孰能離繫以役其身而與于患乎哉故賢者非畏死避害而已也為殺身無益而明主之暴也比干死紂而不能其行子胥死吳而不能存其國二子者強諫而適足明主之暴耳未始有益如秋毫之端也是以賢人閉其智塞其能待得其人然後合故言無不聽行無見疑君臣兩與終身無患今非得其時

又無其人直私意不能已閔世之亂憂主之危以賢之身涉蔽塞之路經乎讒人之前造無量之一犯不測之罪傷其天性豈不惑哉故文信侯李天下所謂賢也為國計揣微射隱所謂無過策也戰勝攻取所謂無強敵也積功甚大勢利甚高賢人不用讒人用事自知不用其仁不能去制敵積功不失秋毫避患去害不見丘山積其所欲以至其所惡豈不為勢利惑哉詩云人知其一莫知其它此之謂也子石登吳山而四望喟然而歎息曰嗚呼悲哉世

有明於事情不合於人心者有合於人心不明於事情者弟子問曰何謂也子石曰昔者吳王夫差不聽伍子胥盡忠極諫抉目而辜太宰嚭公孫雒偷合苟容以順夫差之志而伐吳二子沉身江湖頭懸越旗昔者費仲惡來革長臯決耳崇侯虎順紂之心欲以合於意武王伐紂四子身死牧之野以足異所比干盡忠剖心而死今欲明事情恐有以目剖心之禍欲合人心恐有頭足異所之患由是觀之君子道狹耳誠不逢其明主狹道之中又將險危閉塞無可從出者

祁射子見秦惠王惠王說之於是唐姑讒之復見惠王懷怒以待之非其說異也所聽者易也故以徵爲羽非弦之罪也以甘爲苦非味之過也

彌子瑕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罪刑彌子瑕之母疾人聞夜往告之彌子瑕擅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犯刑罪哉君遊果園彌子瑕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而忘其口味及彌子瑕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故嘗矯吾車又嘗食我以餘桃故子瑕之行未必變初也前見賢後獲罪者愛憎之生變也

舜耕之時不能利其都人及爲天子天下戴之故
君子窮則善其身達則利於天下
孔子曰自季孫之賜我千鍾而友益親自南宮項
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故道有時而後重有執
而後行微夫二子之賜丘之道幾於廢也
太公田不足以償種漁不足以償網治天下有餘
智文公種米曾子駕羊孫叔敖相楚三年不知軛
在衡後務大者固忘小智伯廚人亡炙籩而知之
韓魏反而不知邯鄲子陽園人亡挑而知之其亡
也不知務小者亦忘大也

溥于髡謂孟子曰先名實者爲人者也後名實者
自爲者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上下而去
之仁者固如此乎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
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
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趣一也一
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何必同曰魯穆公
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思子庚爲臣魯之削也滋甚
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曰虞不用百里奚而
亡秦穆公用之而霸故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也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綿駒處於高唐

而齊右善歌華舟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
有諸內必形於外爲其事無其功髡未睹也是故
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矣曰孔子爲魯司寇而
不用從祭膾肉不至不脫冕而行其不善者以爲
爲肉也其善者以爲爲禮也乃孔子欲以微罪行
不欲爲苟去故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得識也
梁相死惠子欲之梁渡河而遽墮水中船人救之
船人曰子欲何之而遽也曰梁無相吾欲往相之
船人曰子居船楫之間而困無我則子死矣子何
能相梁乎惠子曰子居艘楫之間則吾不如子至

於安國家全社稷子之比我蒙蒙如未視之狗耳
西閭過東渡河中流而溺船人接而出之問曰今
者子欲安之西閭過曰欲東說諸侯王船人掩口
而笑曰子渡河中流而溺不能自救安能說諸侯
乎西閭過曰無以子之所能相傷爲也子獨不聞
和氏之璧乎價重千金然以之間紡曾不如瓦墼
隨侯之珠國之寶也然用之彈曾不如泥丸騏驥
騶駟倚衡負軛而趨一日千里此至疾也然使捕
鼠曾不如百錢之狸干將鑊鄒拂鐘不錚試物不
知揚刃離金斬羽契鐵斧比至利也然以之補履

曾不如兩錢之錐今子持楫乘扁舟處廣水之中
當陽侯之波而臨淵流適子所能耳若誠與子東
說諸侯王見一國之主子之蒙蒙無異夫未視之
狗耳

甘戊使於齊渡大河船人曰河水間耳君不能自
渡能爲王者之說乎甘戊曰不然汝不知也物各
有短長謹愿敦厚可事主不施用兵騏驎駟足
及千里置之宮室使之捕鼠曾不如小狸干將爲
利名聞天下匠以治木不如斤斧今持楫而上下
隨流吾不如子說千乘之君萬乘之主子亦不如

戊矣

今夫世異則事變事變則時移時移則俗易是以
君子先相其土地而裁其器觀其俗而和其風揔
衆議而定其教愚人有學遠射者參矢而發已射
五步之內又復參矢而發世以易矣不更其儀譬
如愚人之學遠射目察秋毫之末者視不能見太
山耳聽清濁之調者不聞雷霆之聲何也唯其意
有所移也百人操觴不可爲固結千人謗獄不可
爲直辭萬人比非不可爲顯士
麋鹿成群虎豹避之飛鳥成列鷹鷂不擊衆人成

聚聖人不犯騰蛇遊於霧露乘於風雨而行非千里不止然則暮託宿於鱮鱸之穴所以然者何也用心不一也夫蚯蚓內無筋骨之強外無爪牙之利然下飲黃泉上墾晞土所以然者何也用心一也聰者耳聞明者目見聰明形則仁愛著廉耻分矣故非其道而行之雖勞不至非其有而求之雖強不得智者不爲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是以遠容而名章也詩云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此之謂也楚昭王召孔子將吏執政而封以書社七百子西謂楚王曰王之臣用兵有如子路者乎使諸侯

有如宰予者乎長官五官有如子貢者乎昔文王處鄴武王處鎬鄴鎬之間百乘之地伐上殺主立爲天子世皆曰聖王今以孔子之賢而有書社七百里之地而三子佐之非楚之利也楚王遂止夫善惡之難分也聖人獨見疑而况於賢者乎是以賢聖罕合諂諛常興也故有千歲之亂而無百歲之治孔子之見疑豈不痛哉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有智者壽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人自取之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佚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忤其君嗜

慾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犯衆弱以侮
強忿怒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此三死者非命也人
自取之詩云人而無儀不死何爲此之謂也
孔子遭難陳蔡之境絕糧弟子皆有飢色孔子歌
兩柱之間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不應
曲終而曰由君子好樂爲無驕也小人好樂爲無
懾也其誰知之子不我知而從我者乎子路不悅
授干而舞三終而出及至七日孔子脩樂不休子
路愠見曰夫子之脩樂時乎孔子不應樂終而曰
由昔者齊桓霸心生于莒勾踐霸心生於會稽晉

文霸心生于驪氏故居不幽則思不遠身不約則
智不廣庸知而不遇之於是興明日免於厄子貢
執轡曰二三子從夫子而遇此難也其不可忘已
孔子曰惡是何也語不云乎三折肱而成良醫夫
陳蔡之間丘之幸也二三子從丘者皆幸人也吾
聞人君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不成行昔者湯困
於呂文王困於羗里秦穆公困於殽齊桓困於長
勺勾踐困於會稽晉文困於驪氏夫困之爲道從
寒之及煖煖之及寒也唯賢者獨知而難言之也
易曰困亨貞大人吉無咎有言不信聖人所與人

難言信也

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居環堵之內席三經之席七日不食藜羹不糝弟子皆有飢色讀詩書治禮不休子路進諫曰凡人爲善者天報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以禍今先生積德行爲善久矣意者尚有遺行乎奚居隱也孔子曰由來汝不知坐吾語汝子以夫知者爲無不知乎則王子比干何爲剖心而死以諫者爲必聽耶伍子胥何爲抉目於吳東門子以廉者爲必用乎伯夷叔齊何爲餓死於首陽山之下子以忠者爲必用乎則鮑莊何爲而肉枯

荆公子高終身不顯鮑焦抱木而立枯介子推登山焚死故夫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衆矣豈獨丘哉賢不肖者才也爲不爲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有其才不遇其時雖才不用苟遇其時何難之有故舜耕歷山而逃於河畔立爲天子則其遇堯也傳說負壤土釋板築而立佐天子則其遇武丁也伊尹有莘氏媵臣也負鼎俎調五味而佐天子則其遇成湯也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於棘津行年七十屠牛朝歌行年九十爲天子師則其遇文王也管夷吾束縛膠目居檻車中自車

苑十七 九
張上
中起爲仲父則其遇齊桓公也百里奚自賣取五
羊皮伯氏牧羊以爲卿大夫則其遇秦穆公也沈
尹名聞天下以爲令尹而讓孫叔敖則其遇楚莊
王也伍子胥前多功後戮死非其智益衰也前遇
闔廬後遇夫差也夫驥厄罷鹽車非無驥狀也夫
世莫能知也使驥得王良造父驥無千里之足乎
芝蘭生深林非爲無人而不香故學者非爲通也
爲窮而不困也憂不衰也此知禍福之始而心不
惑也聖人之深念獨知獨見舜亦賢聖矣南面治
天下唯其遇堯也使舜居桀紂之世能自免刑戮

固可也又何官得治乎夫桀殺關龍逢而紂殺三
子比干當是時豈關龍逢無知而比干無惠哉此
桀紂無道之世然也故君子疾學脩身端行以須
其時也

孔子之宋匡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甲士以圍
孔子之舍子路怒奮戟將下鬪孔子止之曰何仁
義之不免俗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脩也是
丘之過也若似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命也夫由歌
子和汝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甲罷
孔子曰不觀於高岸何以知顛墜之患不臨於深

淵何以知沒溺之患不觀於海上何以知風波之患失之者其不在此乎士慎三者無累於人曾子曰響不辭聲鑑不辭形君子正一而萬物皆成夫行非爲影也而影隨之呼非爲響也而響和之故君子功先成而名隨之

子夏問仲尼曰顏淵之爲人也何若曰回之信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爲人也何若曰賜之敏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爲人也何若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爲人何若曰師之莊賢於丘也於是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者何爲事先生曰坐吾語汝

回能信而不能反賜能敏而不能屈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此四子者丘不爲也夫所謂至聖之士必見進退之利屈伸之用者也

東郭子惠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夫隱括之旁多枉木良鑿之門多疾人砥礪之旁多頑鈍夫子脩道以俟天下來者不止是以雜也詩云宛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漙者淵莞葦淠淠言大者之旁無所不容

昔者南瑗子過程太子太子爲烹鯢魚南瑗子曰吾聞君子不食鯢魚程太子曰乃君子否子何事

焉南瑕子曰吾聞君子上比所以廣德也下比所以狹行也於惡自退之原也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豈敢自以為君子哉志向之而已孔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

孔子觀於吕梁懸水四十仞環流九十里魚鱉不能過龜鼉不敢居有一丈夫方將涉之孔子使人並崖而止之曰此懸水四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鱉不敢過龜鼉不敢居意者難可濟也丈夫不以錯意遂渡而出孔子問子巧乎且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入先以忠信吾之

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吾所以能入而復出也孔子謂弟子曰水而尚可忠信義久而身親之沉於人乎

子路盛服而見孔子孔子曰由是簪簪者何也昔者江水出於岷山其始也大足以濫觴及至江之津也不方舟不避風不可渡也非唯下流衆川之多乎今若衣服甚盛顏色充盈天下誰肯加若者哉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自如也孔子曰由記之吾語若賁於言者華也奮於行者伐也夫色智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

知言之要也能之爲能不能爲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知行要則仁既知且仁夫有何加矣哉由詩云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此之謂也

子路問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孔子曰無也君子之脩其行未得則樂其意既已得又樂其知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則不然其未之得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

孔子見榮啓期衣鹿皮裘鼓瑟而歌孔子問曰先生何樂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爲貴吾既已得爲人是一樂也人以男爲貴吾既已得爲男是爲二樂也人生不免襁褓吾年已九十五是三樂也夫貧者士之常也死者民之終也處常待終當何憂乎

曾子曰吾聞夫子之三言未之能行也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夫子見人有善若已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親行之然後道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夫子之能勞也夫子之不爭也夫子之易事也吾學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

孔子曰回若有君子之道四強於行已弱於受諫
怵於待祿慎於持身

仲尼曰史鮪有君子之道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
敬鬼直能曲於人

孔子曰丘死之後商也日益賜也日損商也好與
賢已者處賜也好說不如已者

孔子將行無蓋弟子曰子夏有蓋可以行孔子曰
商之爲人也甚短於財吾聞與人交者推其長者
違其短者故能久長矣

子路行辭於仲尼曰敢問新交取親若何言寡可

行若何長爲善士而無犯若何仲尼曰新交取親
其忠乎言寡可行其信乎長爲善士而無犯其禮乎
子路將行辭於仲尼曰贈汝以車乎以言乎子
路曰請以言仲尼曰不強不遠不勞無功不忠無
親不信無復不恭無禮慎此五者可以長久矣
曾子從孔子於齊齊景公以下卿禮聘曾子曾子
固辭將行晏子送之曰吾聞君子贈人以財不若
以言今夫蘭本三年湛之以鹿醢旣成則易以匹
馬非蘭本美也願子詳其所湛旣得所湛亦求所
湛吾聞君子居必擇處遊必擇士居必擇處所以

求士也遊必擇士所以脩道也吾聞反常移性者欲也故不可不慎也

孔子曰中人之情有餘則侈不足則儉無禁則淫無度則失縱欲則敗飲食有量衣服有節宮室有度畜聚有數車器有限以防亂之源也故夫度量不可不明也善欲不可不聽也

孔子曰巧而好度必工勇而好同必勝知而好謀必成愚者反是夫處重擅寵專事妬賢愚者之情也志驕傲而輕舊怨是以尊位則必危任重則必崩擅寵則必辱

孔子曰鞭扑之子不從父之教刑戮之民不從君之政言疾之難行故君子不急斷不意使以爲亂源

孔子曰終日言不遺已之憂終日行不遺已之患唯智者有之故恐懼所以除患也恭敬所以越難也終身爲之一言敗之可不慎乎

孔子曰以富貴爲人下者何人不與以富貴敬愛人者何人不親衆言不逆可謂知言矣衆嚮之可謂知時矣

孔子曰夫富而能富人者欲貧而不可得也貴而

能貴人者欲賤而不可得也達而能達人者欲窮而不可得也

仲尼曰非其地而樹之不生也非其人而語之弗聽也得其人如聚沙而兩之非其人如聚顰而鼓之

孔子曰船非水不可行水入船中則其沒也故曰君子不可不嚴也小人不可不閉也

孔子曰依賢固不困依富固不窮馬趼斬而復行者何以輔足衆也

孔子曰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

又曰與善人居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則與之化矣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故曰丹之所藏者赤烏之所藏者黑君子慎所藏

子貢問曰君子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遍予而無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理似義淺者流行深者不測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綿弱而微達似察受惡不讓似包蒙不清以入鮮潔以出似善化至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槩似度其萬折必東似意

是以君子見大水觀焉爾也

夫智者何以樂水也曰泉源瀆瀆不釋晝夜其似力者循理而行不遺小間其似持平者動而之下其似有禮者赴千仞之壑而不疑其似勇者障防而清其似知命者不清以入鮮潔而出其似善化者衆人取平品類以正萬物得之則生失之則死其似有德者淑淑淵淵深不可測其似聖者通潤天地之間國家以成是知之所以樂水也詩云思樂泮水薄採其芣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樂水之謂也夫仁者何以樂山也曰夫山巖嶮巖魯侯是瞻樂山之謂矣

所觀仰草木生焉衆物立焉飛禽萃焉走獸休焉寶藏殖焉竒夫息焉育群物而不倦焉四方並取而不限焉出雲風通氣于天地之間國家以成是仁者所以樂山也詩曰太山巖巖魯侯是瞻樂山之謂矣

玉有六美君子貴之望之溫潤近之栗理聲近徐而聞遠折而不撓闕而不荏廉而不劓有瑕必示之於外是以貴之望之溫潤者君子比德焉近之栗理者君子比智焉聲近徐而聞遠者君子比義焉折而不撓闕而不荏者君子比勇焉廉而不劓

者君子比仁焉有段必見之於外者君子比情焉
道吾問之夫子多所知無所知其身孰善者乎對
曰無知者死人屬也雖不死人者必衆甚矣然
多所知者好其用心也多所知者出於利人即善
矣出於害人即不善也道吾曰善哉
越石父曰不肖人自賢也愚者自多也佞人者皆
莫能相其心口以出之又謂人勿言也譬之猶渴
而穿井臨難而後鑄兵雖疾從而不及也
夫臨財忘貧臨生忘死可以遠罪矣夫君子愛口
孔雀愛羽虎豹愛爪此皆所以治身法也上交者

不失其祿下交者不離於患是以君子擇人與交
農人擇田而田君子樹人農夫樹田田者擇種而
種之豐年必得粟士擇人而樹之豐時必得祿矣
天下失道而後仁義生焉國家不治而後孝子生
焉民爭不分而後慈惠生焉道逆時反而後權謀
生焉凡善之生也皆學之所由一室之中必有主
道焉父母之謂也故君正則百姓治父母正則子
孫孝慈是以孔子家兒不知罵曾子家兒不知路
所以然者生而善教也夫仁者好合人不仁者好
離人故君子居人間則治小人居人間則亂君子

欲和人譬猶水火不相能然而鼎在其間水火
不亂乃和百味是以君子不可不慎擇人在其間
齊景公問晏子曰寡人自以坐地二三子皆坐地
吾子獨搯草而坐之何也晏子對曰嬰聞之唯喪
與獄坐於地今不敢以喪獄之事侍於君矣
齊高廷問於孔子曰廷不曠山不直地衣蓑提執
精氣以問事君之道願夫子告之孔子曰貞以幹
之敬以輔之待人無倦見君子則舉之見小人則
退之去爾惡心而忠與之敏其行脩其禮千里之
外親如兄弟若行不敏禮不合對門不通矣

劉向說苑卷第十七

劉向說苑卷第十八

辨物

顏淵問於仲尼曰成人之行何若子曰成人之行
達乎情性之理通乎物類之變知幽明之故睹遊
氣之源若此而可謂成人既知天道行躬以仁義
飭身以禮樂夫仁義禮樂成人之行也窮神知化
德之盛也

易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
之故夫天文地理人情之效存於心則聖智之府

是故古者聖王既臨天下必變四時定律歷考天文揆時變登靈臺以望氣氛故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書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璿璣謂北辰勾陳樞星也以其魁杓之所指二十八宿爲吉凶禍福天文列舍盈縮之占各以類爲驗夫占變之道二而已矣二者陰陽之數也故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道也者物之動莫不由道也是故發於一成於二備於三周於四行於五是故玄象著明占六於日月察變之動莫著於五星天之五星運氣於五行其初猶發於陰

陽而化極萬一千五百二十所謂二十八星者東方曰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曰斗牛須女虛危營室東壁西方曰奎婁胃昂畢觜參南方曰東井輿鬼柳七星張翼軫所謂宿者日月五星之所宿也其在宿運外內者以官名別其根莖皆發於地而華形於天所謂五星者一曰歲星二曰熒惑三曰鎮星四曰太白五曰辰星欖槍孛孛旬始枉矢蚩尤之旗皆五星盈縮之所生也五星之所犯各以金木水火土爲占春秋冬夏伏見有時失其常離其時則爲變異得其時居其常是謂吉祥古者有

苑十一
主四時者主春者張昏而中可以種穀上告于天子下布之民主夏者大火昏而中可以種黍菽上告于天子下布之民主秋者虛昏而中可以種麥上告于天子下布之民主冬者昴昏而中可以斬伐田獵蓋藏上告之天子下布之民故天子南面視四星之中知民之緩急急則不賦籍不舉力役書曰敬授民時詩曰物其有矣維其時矣物之所以有而不絕者以其動之時也

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昔者高宗成王感於雉雉暴風之變脩身自改而享豐昌之福也逮

秦皇帝即位彗星四見蝗蟲蔽天冬雷夏凍石隕東郡大人出臨洮妖孽並見熒惑守心星茀太角太角以亡終不能改二世立又重其惡及即位日月薄蝕山林淪亡辰星出於四孟太白經天而行無雲而雷枉矢夜光熒惑襲月孽火燒宮野禽戲庭都門內崩天變動於上群臣昏於朝百姓亂於下遂不察是以亡也

八荒之內有四海四海之內有九州天子處中州而制八方耳兩河間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雍州漢南曰荊州江南曰揚州濟河間曰兗州濟

東曰徐州燕曰幽州齊曰青州山川汙澤陵陸丘阜五土之宜聖王就其勢因其便不失其性高者黍中者稷下者秔蒲葦管蒯之用不之麻麥黍粱亦不盡山林禽獸川澤魚鼈滋殖王者京師四通而致之

周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於是地震今三川震是陽失其所而填陰也陽溢而壯陰源必塞國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足也土無所演民乏財用不

亡何待昔伊雒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如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山川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天之所棄不過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滅周乃東遷

五嶽者何謂也秦山東嶽也霍山南嶽也華山西嶽也常山北嶽也嵩高山中嶽也五嶽何以視三公能大布雲雨焉能大歛雲雨焉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施德博大故視三公也四瀆者何謂也江河淮濟也四瀆何以視諸侯能

蕪六
四
蕩滌垢濁焉能通百川於海焉能出雲雨千里焉
為施甚大故視諸侯也

山川何以視子男也能出物焉能潤澤物焉能生
雲雨為恩多然品類以百數故視子男也書曰禋
于六宗望秩于山川徧于群神矣

齊景公為露寢之臺成而不通焉栢常騫曰為臺
甚急臺成君何為不通焉公曰然梟昔者鳴其聲
無不為也吾惡之甚是以不通焉栢常騫曰臣請
襮而去之公曰何具對曰築新室為置白茅焉公
使為室成置白茅焉栢常騫夜用事明日問公曰

煇煇不可救藥甚之之辭也

孔子晨立堂上聞哭者聲音甚悲孔子援琴而鼓
之其音同也孔子出而弟子有吒者問誰也曰回
也孔子曰回何為而吒回曰今者有哭者其音甚
悲非獨哭死又哭生離者孔子曰何以知之回曰
似完山之鳥孔子曰何如回曰完山之鳥生四子
羽翼已成乃離四海哀鳴送之為是往而不復返
也孔子使人問哭者哭者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
之將與其別也孔子曰善哉聖人也
景公畋於梧丘夜猶蚤公姑坐睡而夢有五丈夫

北面倖廬稱無罪焉公覺召晏子而告其所夢公曰我其嘗殺不辜而誅無罪耶晏子對曰昔者先君靈公畋五丈夫罟而駭獸故殺之斷其首而葬之曰五丈夫之丘其此耶公令人掘而求之則五頭同穴而存焉公曰嘻令吏葬之國人不知其夢也曰君憫白骨而況於生者乎不遺餘力矣不釋餘智矣故曰人君之爲善易矣

子貢問孔子死人_{有知無知也}孔子曰吾欲言死者_{有知也}恐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也欲言無知者_{有知也}恐不孝子孫棄不葬也賜欲知死人有知將無知

也死徐自知之猶未晚也

王子建出守於城父與成公乾遇於疇中問曰是何也成公乾曰疇也疇也者何也所以爲麻也麻也者何也曰所以爲衣也成公乾曰昔者莊王伐陳舍於有蕭氏謂路室之人曰巷其不善乎何溝之_{不浚也}莊王猶知巷之_{不善溝之}不浚今吾子不知疇之爲_{麻麻之}爲衣吾子其不主社稷乎王子果不立

劉向說苑卷第十八

今昔聞梟聲乎公曰一鳴而不復聞使人往視之
梟當陞布翼伏地而死公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也
亦能益寡人壽乎對曰能公曰能益幾何對曰天
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公曰亦有徵兆之見乎對曰得
壽地且動公喜令百官趣具騫之所未栢常騫出
遭晏子於塗拜馬前辭曰騫爲君禳梟而殺之君
謂騫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也亦能益寡人壽乎騫
曰能今且大祭爲君請壽故將往以聞晏子曰嘻
亦善矣能爲君請壽也雖然吾聞之惟以政與德
順乎神爲可以益壽今徒祭可以益壽乎然則福

名有見乎對曰得壽地將動晏子曰騫昔吾見維
星絕樞星散地其動汝以是乎栢常騫俯有間仰
而對曰然晏子曰爲之無益不爲無損也薄賦歛
無費民且令君知之

夫水旱俱天下陰陽所爲也大旱則雩祭而請雨
大水則鳴鼓而劫社何也曰陽者陰之長也其在
鳥則雄爲陽雌爲陰其在獸則牡爲陽而牝爲陰
其在民則夫爲陽而婦爲陰其在家則父爲陽而
子爲陰其在國則君爲陽而臣爲陰故陽貴而陰
賤陽尊而陰卑天之道也今大旱者陽氣太盛以

厭於陰陰厭陽固陽其填也惟填厭之太甚使陰
不能起也亦雩祭拜請而已無敢加也至於大水
及日蝕者皆陰氣太盛而上減陽精以賤乘貴以
卑陵尊大逆不義故鳴鼓而懼之朱絲縈而劫之
由此觀之春秋乃正天下之位徵陰陽之失直責
逆者不避其難是亦春秋之不畏強禦也故劫嚴
社而不爲驚靈出天王而不爲不尊上辭蒯聵之
命不爲不聽其父絕文姜之屬而不爲不愛其母
其義之盡耶其義之盡耶

齊大旱之時景公召群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

有飢色吾使人卜之崇在高山廣水寡人欲少賦
歛以祠靈山可乎群臣莫對晏子進曰不可祠此
無益也夫靈山固以石爲身以草木爲髮天久不
雨髮將焦身將熱彼獨不欲雨乎祠之無益景公
曰不然吾欲祠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祠此無益
也夫河伯以水爲國以魚鼈爲民天久不雨水泉
將下百川竭國將亡民將滅矣彼獨不用雨乎祠
之何益景公曰今爲之柰何晏子曰君誠避宮殿
暴露與靈山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於是景公出
野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民盡得種樹景公曰善哉

晏子之言可無用乎其惟有德也

夫天地有德合則生氣有精矣陰陽消息則變化
有時矣時得而治矣時得而化矣時失而亂矣是
故人生而不具者五日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
言不能施化故三月達眼而後能見七月生齒而
後能食期年生臏而後能行三年顛合而後能言
十六精通而後能施化陰窮反陽陽窮反陰故陰
以陽變陽以陰變故男八月而生齒八歲而毀齒
二八十六而精小通女七月而生齒七歲而毀齒
二七十四而精化小通不肖者精化始至矣而生

氣感動觸情縱欲故及施亂化故詩云乃如之人
懷媿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賢者不然精化填
盈後傷時之不可遇也不見道端乃陳情欲以歌
詩曰靜女其姝俟我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瞻彼日月遥遥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急時之
辭也甚焉故稱日月也

度量權衡以黍生之爲一分十分爲一寸十寸爲
一尺十尺爲一丈十六黍爲一豆六豆爲一銖二
十四銖重一兩十六兩爲一斤三十斤爲一鈞四
鈞重一石千二百黍爲一龠十龠爲一合十合爲

一升十升爲一斗十斗爲一石

凡六經帝王之所著莫不致四靈焉德盛則以爲
畜治平則時氣至矣故麒麟鬮身牛尾圓頂一角
含仁懷義音中律呂行步中規折旋中矩擇土而
踐位平然後處不群居不旅行紛兮其有質文也
幽間則循循如也動則有容儀黃帝即位惟聖息
承天明道一脩惟仁是行宇內和平未見鳳凰維
思影像夙夜晨興於是乃問天老曰鳳像何如天
老曰夫鳳鴻前麟後虵頸魚尾鶴植鴛鴦思麗化
枯折所志龍文龜身燕喙雞喙駢翼而中注首戴

德頂揭義背負仁心信智食則有質飲則有儀往則有文來則有嘉晨鳴曰發明晝鳴曰保長飛鳴曰上翔集鳴曰歸昌翼挾義衷抱忠足履正尾繫武小聲合金大音合鼓延頸奮翼五光備舉光興八風氣降時雨此謂鳳像夫惟鳳爲能究萬物通天祉象百狀達于道去則有災見則有福覽九州觀八極備文武正王國嚴照四方仁聖皆伏故得鳳之像一者鳳過之得二者鳳下之得三者則春秋下之得四者則四時下之得五者則終身居之黃帝曰於戲盛哉於是乃備黃冕帶黃紳齋于中

宮鳳乃蔽日而降黃帝降自東階西面啓首曰皇天降茲敢不承命於是鳳乃遂集東園食帝竹實棲帝梧樹終身不去詩云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葦葦萋萋雍雍喈喈此之謂也靈龜文五色似玉似金背陰向陽上隆象天下平法地槃衍象山四趾轉運應四時文著象二十八宿虵頭龍翅左精象日右精象月千歲之化下氣上通能知存亡吉凶之變寧則信信如也動則著矣神龍能爲高能爲下能爲大能爲小能爲幽能爲明能爲短能爲長昭乎其高也淵乎其下也薄乎

苑十八
天光高乎其著也一有一亡忽微哉斐然成章虛無則精以和動作則靈以化於戲允哉君子辟神也觀彼威儀遊燕幽間有似鳳也書曰鳥獸鶴鶴鳳皇來儀此之謂也

成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爲一秀大幾盈車民得而上之成王成王問周公此何也周公曰三苗同秀爲一意天下其和而爲一乎後三年則越裳氏重譯而朝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恐一使之不通故重三譯而來朝也周公曰德澤不加則君子不饗其質政令不施則君子不臣其人譯曰吾受

命於吾國之黃髮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意中國有聖人耶有則盍朝之然後周公敬受其所以來矣

周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王問於內史過曰是何故有之乎對曰有之國將興其君齋明中正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饗而民聽民神無怨故明神降焉觀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國將亡其君貪冒淫僻邪佚荒怠蕪穢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其刑矯誣百姓攜貳明神不蠲而民有遠意民神痛怨無所依懷故神亦

往焉觀其苛慝而降之禍是以或見神而興亦有以亡昔夏之興也祝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亭隧商之興也禱杙次於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鸞鷲鳴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宣王於鎬是皆明神之紀者也王曰今是何神也對曰昔昭王娶于房曰房后有爽德恊于丹朱丹朱馮身以儀之生穆王焉是監燭周之子孫而福禍之夫一神不遠徙遷若由是觀之其丹朱耶王曰其誰受之對曰在虢王曰然則何爲對曰臣聞之道而得神是謂豐福淫而得神是謂貪禍今虢少荒

其亡也王曰吾其柰何對曰使太宰以祝史率狸姓奉犧牲粢盛玉帛往獻焉無有祈也王曰虢其幾何對曰昔堯臨民以五今其胄見鬼神之見也不失其物若由是觀之不過五年王使太宰已父率傅氏及祝奉犧牲玉觴往獻焉內史過從至虢虢公亦使祝史請土焉內史過歸告王曰虢必亡矣不禋於神而求福焉神必禍之不親於民而求用焉民必違之精意以享禋也慈保庶民親也今虢公動匱百姓以盈其違離民怒神怨而求利焉不亦難乎十九年晉取虢也

齊桓公北征孤竹未至卑耳谿中十里闐然而止
瞠然而視有頃奉矢未敢發也喟然歎曰事其不
濟乎有人長尺冠冕大人物具焉左祛衣走馬前
者管仲曰事必濟此人知道之神也走馬前者導
也左祛衣者前有水也從左方渡行十里果有水
曰遼水表之從左方渡至踝從右方渡至膝已渡
事果濟桓公再拜管仲馬前曰仲父之聖至如是
寡人得罪久矣管仲曰夷吾聞之聖人先知無形
今已有形乃知之是夷吾善承教非聖也
吳伐越隳會稽得骨專車使使問孔子曰骨何者

最大孔子曰禹致群臣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
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為大矣使者曰誰為神孔
子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為神社稷
為公侯山川之祀為諸侯皆屬於王者曰防風氏
何守孔子曰汪芒氏之君守封嵎之山者也其神
為鼈姓在虞夏為防風氏商為汪芒氏於周為長
狄氏今謂之大人使者曰人長幾何孔子曰焦僥
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數之極也使者曰
善哉聖人也

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廷而死楛矢貫之石

弩矢長尺有咫陳侯使問孔子孔子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思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弩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故銘其楛曰肅慎氏貢楛矢以勞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珎玉展親也分別姓以遠方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之矢試求之故府果得焉

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有羊以問孔子言得狗孔子曰以吾所聞非狗乃羊也木之怪夔罔兩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羆羊也非狗也桓子曰善哉楚昭王渡江有物大如斗直觸王舟止於舟中昭王大怪之使聘問孔子孔子曰此名萍實令剖而食之惟霸者能獲之此吉祥也其後齊有飛鳥一足來下止于殿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怪之又使聘問孔子孔子曰此名商羊急告民趣治溝渠天將大雨於是如之天果大雨諸國皆水齊獨以安孔子歸弟子請問孔子曰異時小兒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拳赤如日剖而食之美如蜜此楚之應也兒又有兩兩相牽屈一足而跳曰天將大雨

商羊起舞今齊獲之亦其應也夫謠之後未嘗不
有應隨者也故聖人非獨守道而已也啖物記也
即得其應矣

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於晉平公有疾韓宣子
贊授館客客問君疾對曰君之疾久矣上下神祇
無不遍諭也而無除今夢黃熊入於寢門不知人
鬼耶意厲鬼也子產曰君之明子爲政其何厲之
有僑聞之昔紘違帝命殛之于羽山化爲黃熊以
入于羽淵是爲夏郊三代舉之夫鬼神之所及非
其族類則紹其同位是故天子祠上帝公侯祠百

神自卿已下不過其族今周室少卑晉貫繼之其
或者未舉夏郊也宣子以告祀夏郊董伯爲尸五
日瘳公見子產賜之莒鼎

虢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在西阿
公懼而走神曰無走帝今日使晉襲于爾門公拜
頓首覺召史噐占之噐曰如君之言則虢收也天
之罰神也天事官成公使囚之且使國人賀夢舟
之僑告其諸侯曰虢不久矣吾乃今知之君不度
而嘉大國之襲於已也何瘳吾聞之曰入國無道
小國襲焉曰服小國傲大國襲焉曰誅民疾君之

侈也是以由於逆命今嘉其夢侈必展足天奪之
鑑而益其疾也民疾其態天又誑之大國來誅出
令而逆宗國既卑諸侯遠已外內無親其誰云救
之吾不忍俟將行以其族適晉三年虜乃亡
晉平公築虎祁之室石有言者平公問於師曠曰
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有神馮焉不然民聽之
濫也臣聞之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
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屈盡百姓疾怨莫安其
性石言不亦可乎
晉平公出畋見乳虎伏而不動顧謂師曠曰吾聞

之也霸王之主出則猛獸伏不敢起今者寡人出見
乳虎伏而不動此其猛獸乎師曠曰鵲食鴛鴦食駁
驥駁驥食豹豹食駁駁食虎夫駁之狀有似駁馬今
者君之出必駮駁馬而出畋乎公曰然師曠曰臣聞
之一自誣者窮再自誣者辱三自誣者死今夫虎所
以不動者爲駁馬也固非主君之德義也君柰何一
自誣乎平公異日出朝有鳥環平公不去平公顧謂
師曠曰吾聞之也霸王之主鳳下之今者出朝有鳥
環寡人終朝不去是其鳳鳥乎師曠曰東方有鳥名
諫珂其爲鳥也文身而朱足憎鳥而愛狐今者吾君

必衣狐裘以出朝乎平公曰然師曠曰臣已嘗言之矣一自誣者窮再自誣者辱三自誣者死今鳥爲狐裘之故非吾君之德義也君柰何而再自誣乎平公不說異日置酒虎祁之臺使郎中馬章布蒺藜於階上令人召師曠師曠至履而上堂平公曰安有人臣履而上人主堂者乎師曠解履刺足伏刺膝仰天而歎公起引之曰今者與叟戲叟遽憂乎對曰憂夫肉自生蟲而還自食也木自生蠹而還自刻也人自興妖而還自賊也五鼎之具不當生藜藿人主堂廟不當生蒺藜平公曰今爲之柰何師曠曰妖已在前無可

柰何入來月八日脩百官立太子君將死矣至來月八日平旦謂師曠曰叟以今日爲期寡人如何師曠不樂謁歸歸未幾而平公死乃知師曠神明矣

趙簡子問於翟封荼曰吾聞翟雨穀三日信乎曰信又聞雨血三日信乎曰信又聞馬生牛牛生馬信乎曰信簡子曰大哉妖亦足以亡國矣對曰雨穀三日蚩風之所飄也雨血三日鷲鳥擊於上也馬生牛牛生馬雜牧也此非翟之妖也簡子曰然則翟之妖奚也對曰其國數散其君幼弱其諸卿

貨其大夫比黨以來祿爵其百官肆斷而無告其政令不竟而數化其士巧貪而有怨此其妖也哀公射而中稷其口疾不肉食祠稷而善卜之巫官巫官變曰稷負五種託株而從天下未至於地而株絕獵谷之老人張衽以受之何不告祀之公從之而疾去

扁鵲過趙趙王太子暴疾而死鵲造宮門曰吾聞國中卒有壤土之事得無有急乎中庶子之好方者應之曰然王太子暴疾而死扁鵲曰入言鄭鑿秦越人能活太子中庶子難之曰吾聞上古之為

鑿者曰苗父苗父之為鑿也以管為席以芻為狗北面而祝發十言耳諸扶而來者舉而來者皆平復如故子之方能如此乎扁鵲曰不能又曰吾聞中古之為鑿者曰俞柎俞柎之為鑿也搦腦髓束盲莫炊灼九竅而定經絡死人復為生人故曰俞柎子之方能若是乎扁鵲曰不能中庶子曰子之方如此譬若以管窺天以錐刺地所窺者甚大所見者其一少鈞若子之方豈足以變駭童子哉扁鵲曰不然物故有味掃而中蛟頭掩目而別白黑者太子之疾所謂尸厥者也以為不然入詆之太子

股陰當溫耳中焦焦如有嘯者聲然者皆可治也
中庶子入報趙王趙王跣而趨出門曰先生遠辱
幸臨寡人先生幸而有之則糞土之息得蒙天履
地而長爲人矣先生不有之則先犬馬填溝壑矣
言未已涕泣沾襟扁鵲遂爲詆之先造軒光之竈
八成之湯砥針礪石取三陽五輸子容禱藥子明
吹耳陽儀反神子越扶形子游矯摩太子遂得復
生天下聞之皆曰扁鵲能生死人鵲辭曰予非能
生死人也特使夫當生者活耳夫死者猶不可藥
而生也悲夫亂君之治不可藥而息也詩曰多將

劉向說苑卷第十九

脩文

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夫功成制禮治
定作樂禮樂者行化之大者也孔子曰移風易俗
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是故聖王脩禮文
設庠序陳鍾鼓天子辟雍諸侯泮宮所以行德化
詩云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
之謂也

積恩爲愛積愛爲仁積仁爲靈靈臺之所以爲靈

者積仁也神靈者天地之本而爲萬物之始也是
故文王始接民以仁而天下莫不仁焉文德之至
也德不至則不能文商者常也常者質質主天夏
者大也大者文也文主地故王者一商一夏再而
復者也正色三而復者也味尚甘聲尚宮一而復
者故三王術如循環故夏后氏教以忠而君子忠
矣小人之失野救野莫如敬故殷人教以敬而君
子敬矣小人之失鬼救鬼莫如文故周人教以文
而君子文矣小人之失薄救薄莫如忠故聖人之
與聖也如矩之三雜規之三雜周則又始窮則反

本也詩曰彫琢其章金玉其相言文質美也
傳曰觸情從欲謂之禽獸苟可而行謂之野人安
故重遷謂之衆庶辨然通古今之道謂之士進賢
達能謂之大夫敬上愛下謂之諸侯天覆地載謂
之天子是故士服黻大夫黼諸侯火天子山龍德
彌盛者文彌縟中彌理者文彌章也詩曰左之左
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傳曰君子者無
所不宜也是故韞冕厲戒立于廟堂之上有司執
事無不敬者斬衰裳苴經杖立于喪次賓客弔唁
無不哀者被甲纓冑立于桴鼓之間士卒莫不勇

者故仁足以懷百姓勇足以安危國信足以結諸侯強足以拒患難威足以率三軍故曰為左亦宜為右亦宜為君子無不宜者此之謂也

齊景公登射晏子脩禮而待公曰選射之禮寡人厭之矣吾欲得天下勇士與之圖國晏子對曰君子無禮是庶人也庶人無禮是禽獸也夫臣勇多則弑其君子力多則弑其長然而不敢者惟禮之謂也禮者所以御民也轡者所以御馬也無禮而不能治國家者嬰未之聞也景公曰善乃飭射更席以為上客終日問禮

書曰五事一曰貌貌若男子之所以恭敬婦人之所以姣好也行步中矩折旋中規立則磬折拱則抱鼓其以入君朝尊以嚴其以入宗廟敬以忠其以入鄉曲和以順其以入州里族黨之中和以親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孔子曰恭近於禮遠耻辱也

衣服容貌者所以悅目也聲音應對者所以悅耳也嗜慾好惡者所以悅心也君子衣服中容貌得則民之目悅矣言語順應對給則民之耳悅矣就仁去不仁則民之心悅矣三者存乎心暢乎體形

乎動靜雖不在位謂之素行故忠心好善而日新之獨居樂德內悅而形詩曰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惟有以者爲能長生久視而無累於物也

知天道者冠鉢知地道者履躡能治煩決亂者佩觿能射御者佩鞬能正三軍者搢笏衣必荷規而承矩負繩而準下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得接其服而象其德故望玉貌而行能有所定矣詩曰芄蘭之枝童子佩觿說行能者也

冠者所以別成人也脩德束躬以自申飭所以檢其邪心守其正意也君子始冠必祝成禮加冠以厲其心故君子成人必冠帶以行事棄幼少嬉戲惰慢之心而衍衍於進德脩業之志是故服不成象而內心不變內心脩德外被禮文所以成顯令之名也是故皮弁素積百王不易既以脩德又以正容孔子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不亦威而不猛乎

成王將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曰達而勿多也祝雍曰使王近於民遠於佞嗇於時惠於財任賢使能於此始成之時祝辭四加而後退公冠自以爲主

卿為賓饗之以三獻之禮公始加玄端與皮弁皆必朝服玄冕四加諸侯太子庶子冠公為主其禮與上同冠於祖廟曰令月吉日加子元服去爾幼志順爾成德冠禮十九見正而冠古之通禮也夏公如齊逆女何以書親迎禮也其禮奈何曰諸侯以履二兩加琮大夫庶人以履二兩加束脩二曰某國寡小君使寡人奉不珍之琮不珍之履禮夫人貞女夫人曰有幽室數辱之產未諭於傅母之教得承執衣裳之事敢不敬拜祝祝荅拜夫人受琮取一兩履以履女正笄衣裳而命之曰往矣

事爾舅姑以順為宮室無二爾心無敢回也女拜乃親引其手授夫乎戶夫引手出戶夫行女從拜辭父于堂拜諸母於大門夫先升輿執轡女乃升輿較三轉然後夫下先行大夫士庶人稱其父曰某之父某之師友使某執不珍之履不珍之束脩敢不敬禮某氏貞女母曰有草茅之產未習於織紝紡績之事得奉執箕箒之事敢不敬拜春秋曰壬申公薨于高寢傳曰高寢者何正寢也曷為或言高寢或言路寢曰諸侯正寢三一曰高寢二曰左路寢三曰右路寢高寢者始封君之寢

也二路寢者繼體之君寢也其二何曰子不居父
之寢故二寢繼體君世世不可居高祖之寢故有
高寢名曰高也路寢其立奈何高寢立中路寢左
右春秋曰天王入于成周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
然則天子之寢奈何曰亦三承明繼體守文之君
之寢曰左右之一作路寢謂之承明何曰承乎明堂
之後者也故天子諸侯三寢立而名實正父子之
義章尊卑之事別大小之德異矣
天子以鬯為贄鬯者百一作草之本也上暢於天下
暢於地無所不暢故天子以鬯為贄諸侯以圭為

贄圭者王也薄而不撓廉而不劓有瑕於中必見
於外故諸侯以玉為贄卿以羔為贄羔者羊也羊
群而不黨故卿以為贄大夫以鴈為贄鴈者行列
有長幼之禮故大夫以為贄士以雉為贄雉者不
可指食籠狎而服之故士以雉為贄庶人以鶩為
贄鶩者鶩鶩也鶩鶩無他心故庶人以鶩為贄贄
者所以質也

諸侯三年一貢士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尊
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一賜以輿服弓矢
再賜以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命諸侯

者鄰國有臣弑其君孽弑其宗雖不請乎天子而
征之可也已征而歸其地于天子諸侯貢士一不
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傲三不適謂之誣誣者天
子黜之一黜以爵再黜以地三黜而地畢諸侯有
不貢士謂之不率正不率正者天子黜之一黜以
爵再黜以地三黜而地畢然後天子比年秩官之
無文者而黜之以諸侯之所貢士代之詩云濟濟
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古者必有命民命民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居事
力者命於其君命然後得乘飭輿駢馬未得命者

不得乘乘者皆有罰故其民雖有餘財侈物而無
仁義功德則無所用其餘財侈物故其民皆興仁
義而賤財利賤財利則不爭不爭則強不凌弱衆
不暴寡是唐虞所以興象刑而民莫敢犯法而亂
斯止矣詩云告爾民人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此之
謂也

天子曰巡狩諸侯曰述職巡狩者巡其所守也述
職者述其所職也春省耕助不給也秋省斂助不
足也天子五年一巡狩歲二月東巡狩至于東嶽
柴而望祀山川見諸侯問百年者命太師陳詩以

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僻者
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山
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君黜以爵宗廟
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削其地有功澤於民
者然後加地入其境土地辟除敬老尊賢則有慶
益其地入其境土地荒穢遺老失賢培克在位則
有讓削其地一不朝者黜其爵再不朝者黜其地
三不朝者以六師移之歲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嶽
如東巡狩之禮歲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嶽如南巡
狩之禮歲十一月北巡狩至于北嶽如西巡狩之

禮婦格于祖禰用特

春秋曰正月公狩于郎傳曰春曰蒐夏曰苗秋曰
獮冬曰狩苗者奈何曰苗者毛也取之不圍澤不
揜群取禽不麇卵不殺孕重者春蒐者不殺小麇
及孕重者冬狩皆取之百姓皆出不失其馳不抵
禽不詭遇逐不出防此苗獮蒐狩之義也故苗獮
蒐狩之禮簡其戎事也故苗者毛取之蒐者搜索
之狩者守留之夏不田何也曰天地陰陽盛長之
時猛獸不攬鷲鳥不搏蝮蠆不螫鳥獸蟲蛇且知
應天而况人乎哉是以古者必有豢牢其謂之畋

何聖人舉事必反本五穀者以奉宗廟養萬民也
去禽獸害稼穡者故以田言之聖人作名號而事
義可知也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
爲充君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
天物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揜群天子殺則下大綏
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舉佐舉止則百
姓畋獵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鳩化爲鷹然後
設罝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虫不蟄不以火
田不麇不卵不夭妖不覆巢此皆聖人在上君子

在位能者在職大德之發者也是故皐陶爲大理
平民各服得其實伯夷主禮上下皆讓倭爲工師
百工致功益主虞山澤辟成棄主稷百穀時茂契
主司徒百姓親和龍主賓客遠人至十二牧行而
九州莫敢僻違禹陂九澤通九道定九州各以其
職來貢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撫交趾
大發西析支渠搜氐羗北至山戎肅慎東至長夷
島夷四海之內皆戴帝舜之功於是禹乃興九韶
之樂致異物鳳皇來翔天下明德也
射者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然後射者能以中

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此之謂也弧之爲言豫也豫者豫吾意也故古者兒生三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必有意其所有事然後敢食穀故曰不素飡兮此之謂也

生而相與交通故曰留賓自天子至士各有次贈死不及柩尸弔生不及悲哀非禮也故古者吉行五十里奔喪百里贈賵及事之謂時時禮之大者也春秋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賵者何喪事有賵者蓋以乘馬束帛輿馬曰賵賵財曰

賵衣被曰襚口實曰含玩好曰贈知生者賵賵知死者贈襚贈襚所以送死也賵賵所以佐生也輿馬束帛貨財衣被玩好其數柰何曰天子乘馬六匹諸侯四匹大夫三匹元士二匹下士一匹天子束帛五匹玄三纁二各五十尺諸侯玄三纁二各三十尺大夫玄一纁二各三十尺元士玄一纁一各二丈下士綵纁各一匹庶人布帛各一匹天子之賵乘馬六匹乘車諸侯四匹乘輿大夫曰參輿元士下士不用輿天子文繡衣各一襲到地諸侯覆跗大夫到踝士到髀天子含實以珠諸侯以玉

大夫以璣士以貝庶人以穀實位尊德厚及親者
賻賵含襚厚貧富亦有差二三四五之數取之天
地而制竒偶度人情而出節文謂之有因禮之大
宗也

春秋曰庚戌天王崩傳曰天王何以不書葬天子
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諸侯記卒記葬有天子在
不必其時也必其時柰何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
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三日而殯三月
而葬士庶人二日而殯二月而葬皆何以然曰禮
不豫凶事死而後治凶服衣衰飾脩棺槨作穿窆

宅兆然後喪文成外親畢至葬墳集孝子忠臣之
息厚備盡矣故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
月而葬同會畢至大夫三月而葬同朝畢至士庶
人二月而葬外姻畢至也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於贏博之間
因葬焉孔子聞之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
使子貢往而觀之其穿深不至泉其斂以時服旣
葬封壙墳掩坎其高可隱也旣封左袒右旋其封
且號者三言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
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於禮

其合矣

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制喪三年所以報父母之恩也期年之喪通乎諸侯三年之喪通乎天子禮之經也

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弦援琴而弦術術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也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弦援琴而弦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孔子曰君子也子貢問曰閔子哀不盡子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子曰君子也賜

也惑敢問何謂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斷之以禮故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固優者之所屈劣者之所勉

齊宣王謂田過曰吾聞儒者喪親三年喪君三年君與父孰重田過對曰殆不如父重王忿然怒曰然則何爲去親而事君田過對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位無以尊顯吾親受之君致之親凡事君所以爲親也宣王邑邑而無以應

古者有菑者謂之厲君一時素服使有司弔死問

疾憂以巫醫匍匐以救之湯粥以方之善者必先
乎矜寡孤獨及病不能相養死無以葬埋則葬埋
之有親喪者不呼其門有齊衰大功五月不服力
役之征有小功之喪者未葬不服力役之征其有
尸多死者急則有聚眾童子擊鼓苴火入官官里
用之各擊鼓苴火逐官官里家之主人冠立于阼
事畢出乎里門出乎邑門至野外此匍匐救厲之
道也師大敗亦然

齋者思其居處也思其笑語也思其所爲也齋三
日乃見其所爲齋者祭之日將入戶儼然若有見
乎其容盤旋出戶喟然若有聞乎歎息之聲先人
之色不絕於目聲音咳唾不絕於耳嗜欲好惡不
忘於心是則孝子之齋也

春祭曰祠夏祭曰禴秋祭曰嘗冬祭曰烝春薦韭
卯夏薦麥魚秋薦黍豚冬薦稻鴈三歲一禘五年
一禘禘者合也禘者諦也禘者大合祭於祖廟也
諦者諦其德而差優劣也聖主將祭必絜齋精思
若親之在方輿未登惴惴憧憧專一想親之容覓
仿佛此孝子之誠也四方之助祭空而來者滿而
反虛而至者實而還皆取法則焉

韓褐子濟於河津人告曰夫人過於此者未有不
快用者也而子不用乎韓褐子曰天子祭海內之
神諸侯祭封域之內大夫祭其親士祭其祖禰褐
也未得事河伯也津人申楫舟中水而運津人曰
向也役人固已告矣夫子不聽役人之言也今舟
中水而運甚殆治裝衣而下游乎韓子曰吾不爲
人之惡我而改吾志不爲我將死而改吾義言未
已舟泆然行韓褐子曰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
愷悌君子求福不回鬼神且不回況於人乎
孔子曰無體之禮敬也無服之喪憂也無聲之樂

權也不言而信不動而威不施而仁志也鍾鼓之
聲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喜而擊之則樂
其志變其聲亦變其志誠通乎金石而況人乎
公孟子高見顓孫子莫曰敢問君子之禮何如顓
孫子莫曰去爾外厲與爾內色勝而心自取之去
三者而可矣公孟不知以告曾子曾子愀然逡巡
曰大哉言乎夫外厲者必內折色勝而心自取之
者必爲人役是故君子德行成而容不知聞識博
而辭不爭知慮微達而能不愚
曾子有疾孟儀往問之曾子曰鳥之將死必有悲

聲君子集大辟必有順辭禮有三儀知之乎對曰
不識也曾子曰坐吾語汝君子脩禮以立志則貪
慾之心不來君子思禮以脩身則怠惰慢易之節
不至君子脩禮以仁義則忿爭暴亂之辭遠若夫
置罇俎列籩豆此有司之事也君子雖勿能可也
孔子曰可也簡簡者易野也易野者無禮文也孔
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
子何爲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而文
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不說曰何爲見孔子乎
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脩

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子桑伯子易
野欲同人道於牛馬故仲弓曰太簡上無明天子
下無賢方伯天下爲無道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力
能討之討之可也當孔子之時上無明天子也故
言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天子也雍之所以得稱
南面者問子桑伯子於孔子孔子曰可也簡仲弓
曰居敬而行簡以道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
乃太簡乎子曰雍之言然仲弓通於化術孔子明
於王道而無以加仲弓之言

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

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趣驅之韶樂方作孔子至彼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故樂非獨以自樂也又以樂人非獨以自正也又以正人矣哉於此樂者不圖為樂至於此黃帝詔泠倫作為音律泠倫自大夏之西乃之崑崙之陰取竹於嶰谷以生竅厚薄均者斷兩節間其長九寸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日含少次制十二管以崑崙之下聽鳳之鳴以別十二律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鍾之宮適合黃鍾之宮皆可生之而律之本也故曰黃鍾微而均鮮全而不

傷其為宮獨尊象大聖之德可以明至賢之功故奉而薦之于宗廟以歌迎功德世世不忘是故黃鍾生林鍾林鍾生大呂大呂生夷則夷則生太簇太簇生南呂南呂生夾鍾夾鍾生無射無射生沽洗沽洗生應鍾應鍾生蕤賓三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黃鍾大呂太簇夾鍾沽洗仲呂蕤賓為上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為下大聖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曰至則日行其風以生十二律故仲冬短至則生黃鍾季冬生大呂孟春生太簇仲春生夾鍾季春生

沾洗孟夏生仲呂仲夏生蕤賓季夏生林鍾孟秋
生夷則仲秋生南呂季秋生無射孟冬生應鍾天
地之風氣正十二律至也

聖人作爲鞀鼓控揭塤箎此六者德音之音然後
鍾磬竽瑟以和之然後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
祭先王之廟也此所以獻酢醕酬也所以官序貴
賤各得其宜也此可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
也

鍾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鍾
聲則思武臣石聲磬磬以立辯辯以致死君子聽

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
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濫以
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
之臣鼓鞀之聲懽懽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
鞀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
而已彼亦有所合之也

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
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夫民有血氣心知之
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
形焉是故感激憔悴之音作而民思憂嗶奔慢易

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奮廣賁之音
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
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僻邪散狄
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
之度數制之禮義含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陽
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攝四暢交於
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
等廣其節奏省其文彩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比
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
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土弊則草木不長

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世亂則禮慝
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
節流漫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滌蕩之氣
而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凡姦聲感人而順
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
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唱和有應回邪曲
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以類相動也是故君子
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習於
聽淫樂慝禮不接心術墮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
體使耳目鼻口心智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然

後發以聲音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
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是
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旋象風雨
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
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唱和清濁代相為經故
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
皆寧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
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意廣樂以成其教故樂行
而民向方可以觀德矣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

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歌詠其聲舞
動其容三者本於心然後樂氣從之是故情深而
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惟樂不
可以為偽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彩節
奏聲之飾也君子之動本樂其象也後治其飾是
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
飭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
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
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飭聽過故曰生民之道
樂為大焉

樂之可密者琴最耳焉君子以其可脩德故近之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喙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嗶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壯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調人之善惡非性也感於物而後動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故禮以定其意樂以和其性政以一其行刑

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立治道也

凡音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而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音亂則無法無法之音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代相凌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

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
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凡人之有患禍者生於淫
泆暴慢淫泆暴慢之本生於飲酒故古者慎其飲
酒之禮使耳聽雅音目視正儀足行正容心論正
道故終日飲酒而無過失近者數日遠者數月皆
人有德焉以益吾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此之
謂也凡從外入者莫深於聲音變人最極故聖人
因而成之以德曰樂樂者德之風詩曰威儀抑抑
德音秩秩謂禮樂也故君子以禮正外以樂正內
內須臾離樂則邪氣生矣外須臾離禮則慢行起

矣故古者天子諸侯聽鍾聲未嘗離於庭卿大夫
聽琴瑟未嘗離於前所以養正心而滅淫氣也樂
之動於內使人易道而好良樂之動於外使人溫
恭而文雅雅頌之聲動人而正氣應之和成容好
之聲動人而和氣應之粗厲猛賁之聲動人而怒
氣應之鄭衛之聲動人而淫氣應之是以君子慎
其所以動人也
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孔子聞之曰信矣由之不
才也冉有侍孔子曰求來爾奚不謂由夫先王之
制音也奏中聲為中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南者

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執中以為本務
生以為基故其音溫和而居中以象生育之氣憂
哀悲痛之感不加乎心暴厲淫荒之動不在乎體
夫然者乃治存之風安樂之為也彼小人則不然
執末以論本務剛以為基故其音湫厲而微末以
象殺伐之氣和節中正之感不加乎心溫儼恭莊
之動不存乎體夫殺者乃亂亡之風奔北之為也
昔舜造南風之聲其興也勃焉至今王公述而不
釋紂為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至今王公以為笑
彼舜以匹夫積正合仁履中行善而卒以興紂以

天子好慢淫荒剛厲暴賊而卒以滅今由也匹夫
之徒布衣之醜也既無意乎先王之制而又有亡
國之聲豈能保七尺之身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
曰由之罪也小人不能耳陷而入於斯宜矣夫子
之言也遂自悔不食七日而骨立焉孔子曰由之
改過矣

劉向說苑卷第十九

劉向說苑卷第二十

反質

孔子卦得賁喟然仰而嘆息意不平子張進舉手而問曰師聞賁者吉卦而歎之乎孔子曰賁非正色也是以歎之吾思夫質素白當正白黑當正黑夫質又何也吾亦聞之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寶珠不飾何也質有餘者不受飾也

信鬼神者失謀信日者失時何以知其然夫賢聖周知能不時日而事利敬法令貴功勞不卜筮而

身吉謹仁義順道理不禱祠而福故卜數擇日潔
齊戒肥犧牲飾珪璧精祠祀而終不能除悖逆之
禍以神明有知而事之乃欲背道妄行而以祠祀
求福神明必違之矣天子祭天地五嶽四瀆諸侯
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士祭門戶庶人祭其先祖聖
王承天心制禮分也凡古之卜日者將以輔道稽
疑示有所先而不敢專自也非欲以顛倒之惡而
幸安之全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是以泰山
終不享季氏之旅易稱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禴
祭蓋重禮不貴牲也敬實而不貴華誠有其德而

推之則安往而不可是以聖人見人之文必考其
質歷山之田者善侵畔而舜耕焉雷澤之漁者善
爭陂而舜漁焉東夷之陶器窳而舜陶焉汝耕漁
與陶非舜之事而舜爲之以救敗也民之性皆不
勝其欲去其實而歸之華是以苦窳之器爭鬪之
患起爭鬪之患起則所以偷也所以然者何也由
離誠就詐棄樸而取僞也追逐其末而無所休止
聖人抑其文而抗其質則天下反矣詩云尸鳩在
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傳曰尸鳩之所
以養七子者一心也君子之所以理萬物者一儀

也以一儀理物天心也五者不離合而爲一謂之
天心在我能因自深結其意於一故一心可以事
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是故誠不遠也夫誠者
一也一者質也君子雖有外文必不離內質矣
衛有五丈夫俱負缶而入井灌韭終日一區鄧析
過下車爲教之曰爲機重其後輕其前命曰橋終
日漑韭百區不倦五丈夫曰吾師言曰有機知之
巧必有機知之敗我非不知也不欲爲也子其往
矣我一心漑之不知改已鄧析去行數十里顏色
不悅憚自病弟子曰是何人也而恨我君請爲君

殺之鄧析曰釋之是所謂真人者也可令守國
禽滑釐問於墨子曰錦繡絺紵將安用之墨子曰
惡是非吾用務也古有無文者得之矣夏禹是也
卑小宮室損薄飲食土階三等衣裳細布當此之
時黻無所用而務在於完堅殷之盤庚大其先王
之室而改遷於殷茅茨不剪采椽不斷以變天下
之視當此之時文采之帛將安所施夫品庶非有
心也以人主爲心苟上不爲下惡用之二王者以
化身先于天下故化隆於其時成名於今世也且
夫錦綉絺紵亂君之所造也其本皆興於齊景公

喜奢而忘儉幸有晏子以儉鑄之然猶幾不能勝夫奢安可窮哉紂爲鹿臺糟丘酒池肉林宮牆文畫彫琢刻鏤錦繡被堂金玉玕瑋婦女優倡鐘鼓管絃流漫不禁而天下愈竭故卒身死國亡爲天下戮非惟錦綉締紵之用耶今當凶年有欲予子隨侯之珠者不得喜也玕寶而以爲飾又欲予子一鍾粟者得珠者不得粟得粟者不得珠子將何擇禽滑釐曰吾取粟耳可以救窮墨子曰誠然則惡在事夫奢也長無用好末淫非聖人之所急也故食必常飽然後求美衣必常暖然後求麗居必

常安然後求樂爲一可長行可久先質而後文此聖人之務禽滑釐曰善

秦始皇既兼天下大修靡即位三十五年猶不息治大馳道從九原抵雲陽塹山堙谷直通之厭先王宮室之小乃於豐鎬之間文武之處營作朝宮渭南山林苑中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周爲閣道自殿直抵南山之嶺以爲闕爲複道自阿房度渭水屬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又興驪山之役錮三泉之底關中離宮三百所關外四百所

皆有鐘磬帷帳婦女倡優立石闕東海上胸山界
中以為秦東門於是有方士韓客侯生齊客盧生
相與謀曰當今時不可以居上樂以刑殺為威天
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伏
以慢欺而取容諫者不用而失道滋甚吾黨久居
且為所害乃相與亡去始皇聞之大怒曰吾異日
厚盧生尊爵而事之今乃誹謗我吾聞諸生多為
妖言以亂黔首乃使御史悉上諸生諸生傳相告
犯法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盧生不得而侯生
後得始皇聞之召而見之升阿東之臺臨四通之

街將數而車裂之始皇望見侯生大怒曰老虜不
良誹謗而主逆敢復見我侯生至仰臺而言曰臣
聞知死必勇陛下肯聽臣一言乎始皇曰若欲何
言言之侯生曰臣聞禹立誹謗之本欲以知過也
今陛下奢侈失本溢泆超末宮室臺閣連屬增累
珠玉重寶積襲成山錦繡文綵滿府有餘婦女倡
優數巨萬人鐘鼓之樂流漫無窮酒食珍味盤錯
於前衣服輕暖輿馬文飾所以自奉麗靡爛漫不
可勝極黔首匱竭民力單盡尚不自知文急誹謗
嚴威克下下暗上聾臣等故去臣等不惜臣之身

惜陛下國之亡耳聞古之明王食足以飽衣足以
暖宮室足以馭輿馬足以行故上不見棄於天下
不見棄於黔首堯茅茨不剪采椽不斷土階三等
而樂終身者以其文采之少而質素之多也丹朱
傲虛好慢淫不脩理化遂以不升今陛下之淫方
丹朱而千昆吾桀紂臣恐陛下之十亡也而曾不
一存始皇默然久之曰汝何不早言侯生曰陛下
之意方乘青雲飄搖於文章之觀自賢自健上侮
五常下凌三王棄素樸就末技陛下亡徵見久矣
臣等恐言之無益也而自取死故逃而不敢言今

臣必死故爲陛下陳之雖不能使陛下不亡欲使
臣下自知也始皇曰吾可以變乎侯生曰形已成
矣陛下坐而待亡耳若陛下欲更之能若堯與禹
乎不然無異也陛下之佐又非也臣恐變之不能
存也始皇喟然而嘆遂釋不誅後三年始皇崩二
世即位三年而秦亡

魏文侯問李克曰刑罰之源安生李克曰生於奸
邪淫佚之行凡奸邪之心飢寒而起淫佚者久飢
之詭也彫文刻鏤害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傷女工
者也農事害則飢之本也女工傷則寒之原也飢

寒並至而能不爲奸邪者未之有也男女飾美以相矜而能無滯佚者未嘗有也故上不禁技巧則國貧民侈國貧窮者爲奸邪而富足者爲滯佚則驅民而爲邪也民以爲邪因以法隨誅之不赦其罪則是爲民設陷也刑罰之起有原人主不塞其本而替其末傷國之道乎文侯曰善以爲法服也秦穆公閑問由余曰古者明王聖帝得國失國當何以也由余曰臣聞之當以儉得之以奢失之穆公曰願聞奢儉之節由余曰臣聞堯有天下飯於土簋啜於土甌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

日所出入莫不賓服堯釋天下舜受之作爲食器斬木而裁之銷銅鐵脩其刃猶漆黑之以爲器諸侯侈國之不服者十有三舜釋天下而禹受之作爲祭器漆其外而朱畫其內繒帛爲茵褥觴勺有彩爲飾彌侈而國之不服者三十有二夏后氏以沒殷周受之作爲大器而建九傲食器彫琢觴勺刻鏤四壁四帷茵席雕文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五十有二君好文章而服者彌侈故曰儉其道也由余出穆公召內史廉而告之曰寡人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聖人也寡人患之吾

將奈何內史廉曰夫戎辟而遼遠未聞中國之聲也君其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而厚爲由余請期以踈其間彼君臣有間然後可圖君曰諾乃以女樂三九遺戎王因爲由余請期戎王果見女樂而好之設酒聽樂終年不遷馬牛半死由余歸諫諫不聽遂去入秦穆公迎而拜爲上卿問其兵執與其地利旣以得矣舉兵而伐之兼國十二開地千里穆王奢主能聽賢納諫故霸西戎西戎淫於樂誘於利以亡其國由離質樸也

經侯往適魏太子左帶羽玉具劍右帶環佩左光

照右右光照左坐有頃太子不視也又不問也經侯曰魏國亦有寶乎太子曰有經侯曰其實寶何如太子曰主信臣忠百姓上戴此魏之寶也經侯曰吾所問者非是之謂也乃問其器而已太子曰有徒師沼治魏而市無預賈郟辛治陽而道不拾遺芒卯在朝而四鄰賢士無不相因而見此三大夫乃魏國之大寶於是經侯默然不應左解玉具右解環佩委之坐愆然而起默然不謝趨而出上車驅去魏太子使騎操劍佩逐與經侯使告經侯曰吾無德所寶不能爲珠玉所守此寒不可衣飢不

可食無爲遺我賊於是經侯杜門不出傳死
晉平公爲馳逐之車龍旌衆色挂之以犀象錯之
以羽芝車成題金千鎰立之於殿下令羣臣得觀
焉田差三過而不一顧平公作色大怒問田差爾
三過而不一顧何爲也田差對曰臣聞說天子者
以天下說諸侯者以國說大夫者以官說士者以
事說農夫者以食說婦姑者以織桀以奢亡紂以
淫敗是以不敢顧也平公曰善乃命左右曰去車
魏文侯御廩災文侯素服辟正殿五日群臣皆素
服而弔公子成父獨不弔文侯復殿公子成父趨

而入賀曰甚大善矣夫御廩之災也文侯作色不
悅曰夫御廩者寡人寶之所藏也今火災寡人素
服辟正殿羣臣皆素服而弔至於子大夫而不弔
今已復辟矣猶入賀何爲公子成父曰臣聞之天
子藏於四海之內諸侯藏於境內大夫藏於其家
士庶人藏於篋櫝非其所藏者不有天災必有人
患今幸無人患乃有天災不亦善乎文侯喟然歎
曰善

齊桓公謂管仲曰吾國甚小而財用甚少而羣臣
衣服輿馬甚汰吾欲禁之可乎管仲曰臣聞之君

嘗之臣食之君好之臣服之今君之食也必桂之漿衣練紫之衣狐白之裘此羣臣之所奢大也詩云不躬不親庶民不信君欲禁之胡不自親乎桓公曰善於是更制練帛之衣大白之冠朝一年而齊國儉也

季文子相魯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仲孫他諫曰子爲魯上卿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爲愛且不華國也文子曰然乎吾觀國人之父母衣麤食蔬吾是以不敢且吾聞君子以德華國不聞以妾與馬夫德者得於我又得於彼故可行若淫於奢

侈沈於文章不能自反何以守國仲孫它一本慙退趙簡子乘弊車瘦馬衣羖羊裘其宰進諫曰車新則安馬肥則徃來疾狐白之裘溫且輕簡子曰吾非不知也吾聞之君子服善則益恭細人服善則益倨我以自備恐有細人之心也傳曰周公位尊愈卑勝敵愈懼家富愈儉故周氏八百餘年此之謂也

魯築郎囿季平子欲速成叔孫昭子曰安用其速成也以虐其民其可乎無囿尚可乎惡聞嬉戲之游罷其所治之民乎

衛叔孫文子問於王孫夏曰吾先君之廟小吾欲更之可乎對曰古之君子以儉爲禮今之君子以汰易之夫衛國雖貧豈無文履一竒以易十稷之繡哉以爲非禮也文子乃止

晉文公合諸侯而盟曰吾聞國之昏不由聲色必由姦利好樂聲色者淫也貪姦者惑也夫淫惑之國不亡必殘自今以來無以美妾疑妻無以聲樂妨正無以姦情害公無以貨利示下其有之者是謂伐其根素流於華葉若此者有患無憂有寇勿弭不如言者盟示之於是君子聞之曰文公其知

道乎其不王者猶無佐也

晏子飲景公酒日暮公呼具火晏子辭曰詩曰側弁之俄言失德也屢舞僂僂言失容也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既醉而出並受其福賓主之禮也醉而不出是謂伐德賓主之罪也嬰以卜其日未卜其夜公曰善舉酒而祭之再拜而出曰豈過我哉吾託國於晏子也以其家貧善寡人不欲其淫侈也而况與寡人謀國乎

揚王孫病且死令其子曰吾死欲僦葬以反吾真必無易吾意祁侯聞之往諫曰竊聞王孫令葬必

保而入地必若所聞愚以爲不可令死人無知則已矣若死有知也是戮尸於地下也將何以見先人愚以爲不可王孫曰吾將以矯世也夫厚葬誠無益於死者而世競以相高靡財殫幣而腐之於地下或乃今日入而明日出此真與暴骸於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歸者得至而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其真冥冥視之無形聽之無聲乃合道之情夫飾外以誇衆厚葬以矯真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然也且吾聞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

精神離形而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之爲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厚裹之以幣帛多送之以財貨以奪生者財用古聖人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爲之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欲保葬以矯之也昔堯之葬者空木爲槨蒿藟爲緘其穿地也下不亂泉上不泄臭故聖人生易尚死易葬不加於無用不損於無益謂今費財而厚葬死者不知生者不得用繆哉可謂重惑矣祁侯曰善遂保葬也嘗有儉者瓦鬲煮食食之而美盛之土鍬之器以進孔子孔子受之歡然而悅如受大牢之饋弟子

曰瓦甒陋器也煮食薄膳也而先生何喜如此乎
孔子曰吾聞好諫者思其君食美者念其親吾非
以饜爲厚也以其食美而思我親也

晏子病將死斷楹內書焉謂其妻曰楹也語子壯
而視之及壯發書書之言曰布帛不窮窮不可飾
牛馬不窮窮不可服士不可窮窮不可任窮乎窮
乎窮也

仲尼問老聃曰甚矣道之於今難行也吾比執道
委質以當世之君而不我受也道之於今難行也
老子曰夫說者流於聽言者亂於辭如此二者則

道不可委矣

子貢問子石子不學詩乎子石曰吾暇乎哉父母
求吾孝兄弟求吾悌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貢
曰請投吾師以學於子

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
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
子居宮庭親在叱吒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
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
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
致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說此三者學而未能宣

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曾參避席謝之曰參
不及宣其學而已

魯人身善織屨妻善織縞而徙於越或謂之曰子
必窮魯人曰何也曰屨為履縞為冠也而越人徒
跣翦髮遊不用之國欲無窮可得乎

劉向說苑卷第二十終

劉向新序目錄

卷第一 雜事一 卷第二 雜事二

卷第三 雜事三 卷第四 雜事四

卷第五 雜事五 卷第六 刺奢

卷第七 節士上 卷第八 節士下

卷第九 善謀上 卷第十 善謀下

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蓋九州之廣萬民之衆千歲之遠其教旣明其政旣成之後所守者一道所傳者一說而已故詩書之文歷世數十作

者非一而言未嘗不相爲終始化之如此其至也
當是之時異行者有誅異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
其備也故二帝三王之際及其中間嘗更衰亂而
餘澤未熄之時百家衆說未有能出其間者也及
周之末世先王之教化法度旣廢餘澤旣熄世之
治方術者蓋得其一偏故人奮其私意家尚其私
學者蠶起於中國皆明其所長而昧其所短務其
所得而諱其所失天下之士各自爲言而不能相
通世人之不復知夫學之有統道之有歸也先王
之遺文雖在皆絀而不講况至於秦爲世所大禁

哉漢興六藝皆得於散絕殘脫之餘世復無明先
王之道爲衆說之所蔽闇而不明鬱而不發而怪
竒可喜之論各師異見皆自名家者誕漫於中國
一切不異於周之末世其弊至於今尚在也自斯
以來天下學者知折衷於聖人而能純於道德之
美者楊雄氏而止耳如向之徒皆不免爲衆說之
蔽而不知有折衷者也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
凡民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漢之士豈特無
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哉亦其出於是時者豪傑
之士少故不能特起於流俗之中絕學之後也蓋

向之序此書於今最爲近古雖不能無失然遠至
舜禹而次及於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往
往而在也要在慎取之而已故臣旣惜其不可見
者而校其可見者特詳焉亦足以知臣之志者豈
好辯哉蓋臣之不得已也編校書籍臣曾鞏上

劉向新序卷第一

雜事第一

昔者舜自耕稼陶漁而躬孝友父瞽瞍頑母嚚及
弟象傲皆下愚不移舜盡孝道以供養瞽瞍嚚
與象爲浚井塗廩之謀欲以殺舜舜孝益篤出田
則號泣年五十猶嬰兒慕可謂至孝矣故耕於歷
山歷山之耕者讓畔陶於河濱河濱之陶者器不
苦窳漁於雷澤雷澤之漁者分均及立爲天子天
下化之蠻夷率服北發渠搜南撫交趾莫不慕義

麟鳳在郊故孔子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舜之謂也孔子在州里篤行孝道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畋漁分有親者得多孝以化之也是以七十二子自遠方至服從其德魯有沈猶氏者旦飲羊飽之以欺市人公慎氏有妻而淫慎潰氏奢侈驕佚魯市之鬻牛馬者善豫賈孔子將爲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魯之鬻馬牛不豫賈布正以待之也旣爲司寇季孟墮郈費之城齊人歸所侵魯之地由積正之所致也故曰其身正不令而行

孫叔敖爲嬰兒之時出游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而泣其母問其故叔敖對曰聞見兩頭之蛇者死嚮者吾見之恐去母而死也其母曰蛇今安在曰恐他人又見殺而埋之矣其母曰吾聞有陰德者天報以福汝不死也及長爲楚令尹未治而國人信其仁也

禹之興也以塗山桀之亡也以末喜湯之興也以有莘紂之亡也以妲己文武之興也以任姒幽王之亡也以褒姒是以詩正關雎而春秋褒伯姬也樊姬楚國之夫人也楚莊王罷朝而晏問其故莊

王曰今日且與賢相語不知日之晏也樊姬曰賢相
為誰王曰為虞丘子樊姬掩口而笑王問其故曰
妾幸得執巾櫛以侍王非不欲專貴擅愛也以為
傷王之義故所進與妾同位者數人矣今虞丘子
為相數十年未嘗進一賢知而不進是不忠也不
知是不智也安得為賢明日朝王以樊姬之言告
虞丘子虞丘子稽首曰如樊姬之言於是辭位而
進孫叔敖孫叔敖相楚莊王卒以霸樊姬與有力
焉

衛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

事衛大夫史鮒患之數以諫靈公而不聽史鮒病
且死謂其子曰我即死治喪於北堂吾不能進蘧
伯玉而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
死不當成禮置尸北堂於我足矣史鮒死靈公往
弔見喪在北堂問其故其子具以父言對靈公靈
公蹴然易容寤然失位曰夫子生則欲進賢而退
不肖死且不懈又以屍諫可謂忠而不衰矣於是
乃召蘧伯玉而進之以為卿退彌子瑕徙喪正堂
成禮而後返衛國以治史鮒字子魚論語所謂直
哉史魚者也

新序一
晉大夫祁奚老晉君問曰孰可使嗣祁奚對曰解
狐可君曰非子之讎邪對曰君問可非問讎也晉
遂舉解狐後又問孰可以爲國尉祁奚對曰午也
可君曰非子之子邪對曰君問可非問子也君子
謂祁奚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
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祁奚之謂也外舉不避
仇讎內舉不回親戚可謂至公矣唯善故能舉其
類詩曰唯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楚共王有疾召令尹曰常侍筦蘇與我處常忠我
以道正我以義吾與處不安也不見不思也雖然

吾有得也其功不細必厚爵之申侯伯與處常縱
恣吾吾所樂者勸吾爲之吾所好者先吾服之吾
與處歡樂之不見戚戚也雖然吾終無得也其過
不細必亟遣之令尹曰諾明日王薨令尹即拜筦
蘇爲上卿而逐申侯伯出之境曾子曰鳥之將死
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言反其本性共王
之謂也故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於以聞後嗣
覺來世猶愈沒身不寤者也

昔者魏武侯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朝而有喜色
吳起進曰今者有以楚莊王之語聞者乎武侯曰

未也莊王之語奈何吳起曰楚莊王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進曰君朝而有憂色何也莊王曰吾聞之諸侯自擇師者王自擇友者霸足已而群臣莫之若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而議於朝且群臣莫能逮吾國其幾於亡矣吾是以有憂色也莊王之所以憂而君獨有喜色何也武侯逡巡而謝曰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

衛國逐獻公晉悼公謂師曠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也夫天生民而立之君

使司牧之無使失性良君將賞善而除民患愛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若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若雷霆夫君神之主也而民望之也天之愛民甚矣豈使一人肆於民上以縱其淫而弃天地之性乎必不然矣若困民之性乏神之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焉用之不去何爲公曰善

趙簡子上羊腸之坂群臣皆偏袒推車而虎會獨擔戟行歌不推車簡子曰寡人上坂群臣皆推車會獨擔戟行歌不推車是會爲人臣侮其主爲人

臣侮其主其罪何若虎會對曰為人臣侮其主者死而又死簡子曰何謂死而又死虎會曰身死妻子又死若是謂死而又死君既以聞為人臣而侮其主者之罪矣君亦聞為人君而侮其臣者乎簡子曰為人君而侮其臣者何若虎會對曰為人君而侮其臣者智者不為謀辯者不為使勇者不為鬪智者不為謀則社稷危辯者不為使則使不通勇者不為鬪則邊境侵簡子曰善乃罷群臣不推車為士大夫置酒與群臣飲以虎會為上客昔者周舍事趙簡子立趙簡子之門三日三夜簡

子使人出問之曰夫子將何以令我周舍曰願為諤諤之臣墨筆操牘隨君之後司君之過而書之日有記也月有效也歲有得也簡子悅之與處居無幾何而周舍死簡子厚葬之三年之後與諸大夫飲酒酣簡子泣諸大夫起而出曰臣有死罪而不自知也簡子曰大夫反無罪昔者吾友周舍有言曰百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衆人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諤諤昔紂昏昏而亡武王諤諤而昌自周舍之死後吾未嘗聞吾過也故人君不聞其非及聞而不改者亡吾國其幾於亡矣是以泣也

魏文侯與士大夫坐問曰寡人何如君也群臣皆曰君仁君也次至翟黃曰君非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君伐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長子臣以此知君之非仁君文侯怒而逐翟黃黃起而出次至任座文侯問寡人何如君也任座對曰君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臣聞之其君仁者其臣直向翟黃之言直臣是以知君仁君也文侯曰善復召翟黃入拜爲上卿

中行寅將亡乃召其太祝而欲加罪焉曰子爲我祝犧牲不肥澤耶且齊戒不敬耶使吾國亡何也祝簡對曰昔者吾先君中行穆子皮車十乘不憂其薄也憂德義之不足也今主君有革車百乘不憂德義之薄也唯患車不足也夫舟車飾則賦歛厚賦歛厚則民怨謗詛矣且君苟以爲祝有益於國乎則詛亦將爲損世亡矣一人祝之一國詛之一祝不勝萬詛國亡不亦宜乎祝其何罪中行子乃慚

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楚之寶器楚王聞之召令尹子西而問焉曰秦欲觀楚之寶器吾和氏之璧隨侯之珠可以示諸令尹子西對曰不知也召昭

奚恤而問焉昭奚恤對曰此欲觀吾國得失而圖
之不在寶器在賢臣珠玉玩好之物非寶重者王
遂使昭奚恤應之昭奚恤發精兵三百人陳於西
門之內爲東面之壇一爲南面之壇四爲西面之
壇一秦使者至昭奚恤曰君客也請就上位東面
令尹子西南面太宗子敖次之葉公子高次之司
馬子反次之昭奚恤自居西面之壇稱曰客欲觀
楚國之寶器楚國之所寶者賢臣也理百姓實倉
廩使民各得其所令尹子西在此奉珪璧使諸侯
解忿恚之難交兩國之歡使無兵革之憂太宗子

敖在此守封疆謹境界不侵鄰國鄰國亦不見侵
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整兵戎以當彊敵提枹鼓
以動百萬之衆所使皆趨湯火蹈白刃出萬死不
顧一生之難司馬子反在此懷霸王之餘議攝治
亂之遺風昭奚恤在此唯大國之所觀秦使者懼
然無以對昭奚恤遂揖而去秦使者反言於秦君
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遂不伐楚詩云濟濟多士
文王以寧斯之謂也
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觀焉景公賜之酒酣范
昭曰願請君之樽酌公曰酌寡人之樽進之於客

范昭已飲晏子曰徹樽更之罇解具矣范昭佯醉
不悅而起舞謂太師曰能爲我調成周之樂乎吾
爲子舞之太師曰冥臣不習范昭趨而出景公謂
晏子曰晉大國也使來將觀吾政也今子怒大
國之使者將奈何晏子曰夫范昭之爲人非陋而
不識禮也且欲試吾君臣故絕之也景公謂太師
曰子何以不爲客調成周之樂乎太師對曰夫成
周之樂天子之樂也若調之必人主舞之今范昭
人臣也而欲舞天子之樂臣故不爲也范昭歸以
告平公曰齊未可伐也臣欲試其君而晏子識之

臣欲犯其禮而太師知之仲尼聞之曰夫不出於
樽俎之間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可謂折
衝矣而太師其與焉

晉平公浮西河中流而歎曰嗟乎安得賢士與共
此樂者舡人固桑進對曰君言過矣夫劍產于越
珠產江漢玉產昆山此三寶者皆無足而至今君
苟好士則賢士至矣平公曰固桑來吾門下食客
者三千餘人朝食不足暮收市租暮食不足朝收
市租吾尚可謂不好士乎固桑對曰今夫鴻鵠高
飛沖天然其所恃者六翮耳夫腹下之毳背上之

毛增去一把飛不爲高下不知君之食客六駟邪
將腹背之毳也平公默然而不應焉

楚威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邪何士民衆
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
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
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陵採薇國中屬
而和者數百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
十人而已也引商刻角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
不過數人是其曲彌高者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
魚有鯨鳳鳥上擊于九千里絕浮雲負蒼天翱翔

乎窈冥之上夫糞田之鷓豈能與之斷天地之高
哉鯨魚朝發崑崙之墟暴鬪於碣石暮宿於孟諸
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
有鳳而魚有鯨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竒行超
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爲哉

晉平公間居師曠侍坐平公曰子生無目朕甚矣
子之墨墨也師曠對曰天下有五墨墨而臣不得
與一焉平公曰何謂也師曠曰群臣行賂以采名
譽百姓侵冤無所告訴而君不悟此一墨墨也忠
臣不用用臣不忠下才處高不肖臨賢而君不悟

此二墨墨也。姦臣欺詐，空虛府庫，以其少才覆塞其惡。賢人逐姦，邪貴而君不悟，此三墨墨也。國貧民罷，上下不和而好財，用兵嗜欲，無厭諂諛之人，容容在旁而君不悟，此四墨墨也。至道不明，法令不行，吏民不正，百姓不安而君不悟，此五墨墨也。國有五墨墨而不危者，未之有也。臣之墨墨，小墨墨耳，何害乎國家哉。

趙文子問於叔向曰：「晉六將軍孰先亡乎？」對曰：「其中行氏乎？」文子曰：「何故先亡？」對曰：「中行氏之爲政也，以苛爲察，以欺爲明，以刻爲忠，以計多爲善，以聚斂爲良，譬之其猶轉革者也。大則大矣，裂之道也，當先亡。」

楚莊王既討陳靈公之賊，殺夏徵舒，得夏姬而悅之。將近之申公巫臣諫曰：「此女亂陳國，敗其群臣，嬖女不可近也。」莊王從之。令尹又欲取申公巫臣，諫令尹從之。後襄尹取之，至恭王與晉戰于鄢陵，楚兵敗，襄尹死，其尸不反。數求晉，不與。夏姬請如晉，求尸。楚方遣之，申公巫臣將使齊，私說夏姬與謀，及夏姬行而申公巫臣廢，使命道亡。隨夏姬之，晉令尹將徙其族，言之於王曰：「申公巫臣諫先王。」

以無近夏姬今身廢使命與夏姬逃之晉是欺先
王也請徙其族王曰申公巫臣為先王謀則忠自
為謀則不忠是厚於先王而自薄也何罪於先王
遂不徙

劉向新序卷第一

劉向新序卷第二

雜事第二

昔者唐虞崇舉九賢布之於位而海內大康要荒
來賓麟鳳在郊商湯用伊尹而文武用太公闕夭
成王任周召而海內大治越裳重譯祥瑞並降遂
安千載皆由任賢之功也無賢臣雖五帝三王不
能以興齊桓公得管仲有霸諸侯之榮失管仲而
有危亂之辱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繆公用之而
霸楚不用伍子胥而破吳闔廬用之而霸夫差非

徒不用子胥也又殺之而國卒以亡燕昭王用樂毅推弱燕之兵破彊齊之讎屠七十城而惠王廢樂毅更代以騎劫兵立破七十城此父用之子不用其事可見也故闔廬用子胥以興夫差殺之而以亡昭王用樂毅以勝惠王逐之而敗此的的然若白黑秦不用叔孫通項王不用陳平韓信而皆滅漢用之而大興此未遠也夫失賢者其禍如彼用賢者其福如此人君莫不求賢以自輔然而國以亂亡者所謂賢者不賢也或使賢者爲之與不肖者議之使智者圖之與愚者謀之不肖嫉賢

愚者嫉智是賢者之所以闔蔽也所以千載不合者也或不肖用賢而不能久也或久而不能終也或不肖子廢賢父之忠臣其禍敗難一二錄也然其要在於已不明而聽衆口譖愬不行斯爲明也魏龐恭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來言市中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曰二人言王信之乎曰寡人疑矣曰三人言王信之乎曰寡人信之矣龐恭曰夫市之無虎明矣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去魏遠於市議臣者過三人願王察之也魏王曰寡人知之矣及龐恭自邯鄲反讒口果至遂不得見

甘茂下蔡人也西入秦數有功至武王以爲左丞
相樗里子爲右丞相樗里子及公孫子皆秦諸公
子也其外家韓也數攻韓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
欲容車至周室者其道乎韓之宜陽欲使甘茂伐
韓取宜陽以通道至周室甘茂曰請約魏與伐韓
令向壽輔行甘茂旣約魏許甘茂還至息壤謂向
壽曰子歸言之王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也向壽
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問其故對曰宜陽大
縣也名爲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千里攻之
難昔者曾參之處鄭人有與曾參同名姓者殺人

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然一人
又來告之其母曰吾子不殺人有頃一人又來告
其母投杼下機踰墻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其母
信之也然三人疑之其母懼焉今臣之賢也不若
曾參王之信臣也又不如曾參之母之信曾參也
疑臣者非特三人也臣恐大王投杼也魏文侯令
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反而語功文
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
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也樗里子公孫子二人
挾韓而議王必信之是王欺魏而臣受韓之怨也

王曰寡人不聽也使伐宜陽五月而宜陽未拔樗
里子公孫子果爭之武王召甘茂欲罷兵甘茂曰
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悉起兵使甘茂將擊之遂
拔宜陽及武王薨昭王立樗里子公孫子讒之甘
茂遇罪卒奔齊故非至明其孰能毋用讒乎
楚王問群臣曰吾聞北方畏照奚恤亦誠何如江
乙荅曰虎求百獸食之得一狐狐曰子毋敢食我
也天帝令我畏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帝命也以我
爲不信吾爲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見我無不
走虎以爲然隨而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已

而走也以爲畏狐也今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
而專任之於昭奚恤也北方非畏昭奚恤也其實
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故人臣而見畏者
是見君之威也君不用則威亡矣

魯君使宓子賤爲單父宰子賤辭去因請借善書
者二人使書憲書教品魯君子之至單父使書子
賤從旁引其肘書醜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
者患之請辭而去歸以告魯君魯君曰子賤苦吾
擾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
單父單父之化大治故孔子曰君子哉子賤魯無

君子者斯安取斯美其德也

楚人有獻魚楚王者曰今日漁獲食之不盡賣之

不售弃之又惜故來獻也左右曰鄙哉辭也楚王

曰子不知漁者仁人也蓋聞困倉粟有餘者國有

餓民

一本作下民多飢

後宮多幽女者下民多曠夫餘衍之蓄

聚於府庫者境內多貧困之民皆失君人之道故

厨庖有肥魚廐有肥馬民有餓色是以亡國之君

藏於府庫寡人聞之久矣未能行也漁者知之其

以此諭寡人也且今行之於是乃遣使恤鰥寡而

存孤獨出倉粟發幣帛而振不足罷去後宮不御

者出而妻鰥夫楚民欣欣大悅鄰國歸之故漁者

壹獻餘魚而楚國賴之可謂仁智矣

昔者鄒忌以鼓琴見齊宣王宣王善之鄒忌曰夫

琴所以象政也遂為王言琴之象政狀及霸王之

事宣王大悅與語三日遂拜以為相齊有稷下先

生喜議政事鄒忌既為齊相稷下先生淳于髡之

屬七十二人皆輕忌以謂設以辭鄒忌不能及乃

相與俱往見鄒忌淳于髡之徒禮倨鄒忌之禮卑

淳于髡等曰狐白之裘補之以弊羊皮何如鄒忌

曰敬諾請不敢雜賢以不肖淳于髡曰方內而負

鉅如何鄒忌曰敬諾請謹門內不敢留賓客淳于
髡等曰三人共牧一羊羊不得食人亦不得息何
如鄒忌曰敬諾減吏省貲使無擾民也淳于髡等
三稱鄒忌三知之如應響淳于髡等辭屈而去鄒
忌之禮倨淳于髡等之禮卑故所以尚干將莫邪
者貴其立斷也所以貴騏驥者爲其立至也必且
歷日曠久乎然鼈猶能挈石駕馬亦能致遠是以
聰明捷敏人之美材也子貢曰回也聞一以知十
美敏捷也

昔者燕相得罪於君將出亡召門下諸大夫曰有
能從我出者乎三問諸大夫莫對燕相曰嘻亦有
士之不足養也大夫有進者曰亦有君之不能養
士安有士之不足養者凶年飢歲士糟粕不厭而
君之犬馬有餘穀粟隆冬烈寒士短褐不完四躰
不蔽而君之臺觀帷幪錦繡隨風飄飄而弊財者
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施君之所輕
而求得士之所重不亦難乎燕相遂慙遁逃不復
敢見

晉文公出獵前驅曰前有大蛇高如隄阻道竟之
文公曰寡人聞之諸侯夢惡則修德大夫夢惡則

脩官士夢惡則修身如是而禍不至矣今寡人有
過天以戒寡人還車而反前驅曰臣聞之喜者無
賞怒者無刑今禍福已在前矣不可變何不遂驅
之文公曰不然夫神不勝道而妖亦不勝德禍福
未發猶可化也還車反宿齋三日請於廟曰狐少
犧不肥幣不厚罪一也狐好弋獵無度數罪二也
狐多賦斂重刑罰罪三也請自今以來者關市無
征澤梁毋賦斂赦罪人舊田半稅新田不稅行此
令未半旬守虵吏夢天帝殺虵曰何故當聖之道
爲而罪當死發夢視虵臭腐矣謁之文公曰然夫
神果不勝道而妖亦不勝德奈何其無究理而任
天也應之以德而已

梁君出獵見白鴈群梁君下車設弓欲射之道有
行者梁君謂行者止行者不止白鴈群駭梁君怒
欲射行者其御公孫襲下車撫矢曰君止梁君忿
然作色而怒曰襲不與其君而顧與他人何也公
孫襲對曰昔齊景公之時天大旱三年卜之曰必
以人祠乃雨景公下堂頓首曰凡吾所以求雨者
爲吾民也今必使吾以人祠乃且雨寡人將自當
之言未卒而天大雨方千里者何也爲有德於天

而惠於民也今主君以白鴈之故而欲射人襲謂
主君言無異於虎狼梁君援其手與上車歸入廟
門呼萬歲曰幸哉今日也他人獵皆得禽獸吾獵
得善言而歸

武王勝殷得二虜而問焉曰而國有妖乎一虜荅
曰吾國有妖晝見星而兩血此吾國之妖也一虜
荅曰此則妖也雖然非其大者也吾國之妖其大
者子不聽父弟不聽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
晉文公出田逐獸碭入大澤迷不知所出其中有
漁者文公謂曰我若君也道安從出我且厚賜若

漁者曰臣願有獻公曰出澤而受之於是遂出澤
公令曰子之所以教寡人者何等也願受之漁者
曰鴻鵠保河海之中厭而欲移徙之小澤則必有
九繒之憂黿鼉保深淵厭而出之淺渚則必有羅
網釣射之憂今君逐獸碭入至此何行之太遠也
文公曰善哉謂從者記漁者名漁者曰君何以名
為君其尊天事地敬社稷固四國慈愛萬民薄賦
斂輕租稅者臣亦與焉君不敬社稷不固四國外
失禮於諸侯內逆民心一國流亡漁者雖得厚賜
不能保也遂辭不受曰君亟歸國臣亦反吾漁所

晉文公逐麋而失之問農夫老古曰吾麋何在老古以足指曰如是往公曰寡人問子以足指何也老古振衣而起曰一不意人君如此也虎豹之居也厭閑而近人故得魚鼈之居也厭深而之淺故得諸侯厭衆而亡其國詩云維鵠有巢維鳩居之君放不歸人將君之於是文公恐歸遇藥武子藥武子曰獵得獸乎而有悅色文公曰寡人逐麋而失之得善言故有悅色藥武子曰其人安在乎曰吾未與來也藥武子曰居上位而不恤其下驕也緩令急誅暴也取人之言而弃其身盜也文公曰

善還載老古與俱歸

扁鵲見齊相侯立有間扁鵲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恐深相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相侯曰醫之好利也欲治不疾以爲功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疾在肌膚不治將深相侯不應扁鵲出相侯不悅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疾在腸胃不治將深相侯不應扁鵲出相侯不悅居十日扁鵲復見望相侯而還走相侯使人問之扁鵲曰疾在腠理湯熨之所及也在肌膚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大劑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無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居五

日相侯體痛使人索扁鵲扁鵲已逃之秦矣相侯遂死故良醫之治疾也攻之於腠理此事皆治之於小者也夫事之禍福亦有腠理之地故聖人蚤從事矣莊辛諫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從新安君與壽陵君同軒馮衍侈靡而忘國政郢其危矣王曰先生老僭歟妄爲楚國妖歟莊辛對曰臣非敢爲楚妖誠見之也君王卒近此四子者則楚必亡矣辛請留於趙以觀之於是不出十月王果亡巫山江漢鄢郢之地於是王乃使召莊辛至於趙辛至王曰嘻先生來邪寡人以不用先生言至于此

爲之奈何莊辛曰君王用辛言則可不用辛言又將甚乎此庶人有稱曰亡羊而固牢未爲遲見兔而呼狗未爲晚湯武以百里王桀紂以天下亡今楚雖小絕長繼短以千里數豈特百里哉且君王獨不見夫青蛉乎六足四翼蜚翔乎天地之間求蚊虻而食之時甘露而飲之自以爲無患與民無爭也不知五尺之童子膠絲竿加之乎四仞之上而下爲蟲蛾食已青蛉猶其小者也夫爵俛啄白粒仰棲茂樹鼓其翼奮其身自以爲無患與民無爭也不知公子王孫左把彈右攝丸定操持審參

連故晝遊乎茂樹夕和乎酸醎爵猶其小者也鴻
鵠嬉遊乎江漢息留乎大沼俛啄鯁鯉仰奮陵衡
脩其六翮而陵清風庶搖高翔一舉千里自以爲
無患與民無事也不知弋者選其弓弩脩其防醫
加繒繳其頸投乎百仞之上引纖繳揚微波折清
風而殞故朝遊乎江河而暮調乎鼎俎鴻鵠猶其
小者也蔡侯之事故是也蔡侯南遊乎高陵北徑
乎巫山逐麋麇鹿殪谿子隨時鳥嬉遊乎高蔡
之囿溢滿無涯不以國家爲事不知子發受令宣
王厄以淮水填以巫山庚子之朝纓以朱絲臣而

奏之乎宣王也蔡侯之事猶其小也今君王之事遂
以左州侯右夏侯從新安君與壽陵君淫行侈靡康
樂遊娛馳騁乎雲夢之中不以天下與國家爲事不
知穰侯方與秦王謀寘之以黽厄而投之乎黽
塞之外而襄王大懼形體掉栗曰謹受令乃封莊
辛為成陵君而用計焉與舉淮北之地十二諸侯
魏文侯出遊見路人反裘而負芻文侯曰胡爲反
裘而負芻對曰臣愛其毛文侯曰若不知其裏盡
而毛無所恃邪明年東陽上計錢布十倍大夫畢
賀文侯曰此非所賀我也譬無異夫路人反裘而

負芻也將愛其毛不知其裏盡毛無所恃也今吾
田地不加廣士民不加衆而錢十倍必取之士大
夫也吾聞之下不安者上不可居也此非所以賀
我也

楚莊王問於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爲國是也
孫叔敖曰國之有是衆非之所惡也臣恐王之不
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乎亦在臣乎孫叔敖曰
國君驕士曰士非我無道貴富士驕君曰國非士
無道安強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飢寒而
不進君臣不合國是無道定矣夏桀殷紂不定國

是而以合其取舍者爲是以爲不合其取舍者爲
非故致亡而不知莊王曰善哉願相國與諸侯士
大夫共定國是寡人豈敢以禰國驕士民哉

楚莊王蒞政三年不治而好隱戲社稷危國將亡
士慶問左右群臣曰王蒞政三年不治而好隱戲
社稷危國將亡胡不入諫左右曰子其入矣士慶
入再拜而進曰隱有大鳥來止南山之陽三年不
蜚不鳴不審其故何也王曰子其去矣寡人知之
矣士慶曰臣言亦死不言亦死願聞其說王曰此
鳥不蜚以長羽翼不鳴以觀群臣之慝是鳥雖不

蜚蜚必冲天雖不鳴鳴必驚人士慶稽首曰所願聞已王大悅士慶之問而拜之以爲令尹授之相印士慶喜出門顧左右笑曰吾王成王也中庶子聞之跪而泣曰臣尚衣冠御卽十三年矣前爲豪矢而後爲藩蔽王賜士慶相印而不賜臣臣死將有日矣王曰寡人居泥塗中子所與寡人言者內不及國家外不及諸侯如子者可富而不可貴也於是乃出其國寶璧玉以賜之曰忠信者士之行也言語者士之道路也道路不脩治士無所行矣靖郭君欲城薛而客多以諫君告謁者無爲客通

事於是有一齊人曰臣願一言過一言臣請烹謁者贊客客曰海大魚因反走靖郭君曰請少進客曰否臣不敢以死戲靖郭君曰嘻寡人母得已試復道之客曰君獨不聞海大魚乎網弗能止繳不能牽碣而失水陸居則螻蟻得意焉且夫齊亦君之水也君已有齊奚以薛爲君若無齊城薛猶且無益也靖郭君大悅罷民弗城薛也

齊有婦人極醜無雙號曰無益女其爲人也曰頭深目長指大節昂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胷皮膚若漆行年三十無所容入衞嫁不售流棄莫執

於是乃拂拭短褐自詣宣王願一見謂謁者曰妾
齊之不售女也聞君王之聖德願備後宮之掃除
頓首司馬門外唯王幸許之謁者以聞宣王方置
酒於漸臺左右聞之莫不拑口而大笑曰此天下
強顏女子也於是宣王乃召而見之謂曰昔先王
爲寡人取妃匹皆已備有列位矣寡人今日聽鄭
衛之聲嘔吟感傷揚激楚之遺風今夫人不容鄉
里布衣而欲千萬乘之主亦有竒能乎無益女對
曰無有直竊慕大王之美義耳王曰雖然何喜良
久曰竊嘗喜隱王曰隱固寡人之所願也試一行

之言未卒忽然不見矣宣王大驚立發隱書而讀
之退而推之又不能得明日復更召而問之又
以隱對但揚目銜齒舉手拊肘曰殆哉殆哉如此
者四宣王曰願遂聞命無益女對曰今大王之君
國也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讎外有三國之
難內聚姦臣衆人不附春秋四十壯男不立不務
衆子而務衆婦尊所好而忽所恃一旦山陵崩弛
社稷不定此一殆也漸臺五重黃金白玉琅玕龍
䟽翡翠珠璣莫落連飾萬民罷極此二殆也賢者
伏匿於山林諂諛強於左右邪僞立於本朝諫者

不得通入此三殆也酒漿流湏以夜續朝女樂俳
優從橫大笑外不脩諸侯之禮內不秉國家之治
此四殆也故曰殆哉殆哉於是宣王掩然無聲意
入黃泉忽然而昂喟然而嘆曰痛乎無益君之言
吾今乃一聞寡人之殆寡人之殆幾不全於是立
停漸臺罷女樂退諂諛去彫琢選兵馬實府庫四
關公門招進直言延及側陋擇吉日立太子進慈
母顯隱女拜無益君為王后而國大安者醜女之力也

劉向新序卷第二

劉向新序卷第三

雜事第三

梁惠王謂孟子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孟子曰王
誠好色於王何有王曰若之何好色可以王孟子
曰大王好色詩曰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
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來相宇大王愛厥妃出入
必與之偕是時的無怨女外無曠夫王若好色與百
姓同之民唯恐王之不好色也王曰寡人有疾寡
人好勇孟子曰王若好勇於王何有王曰若之何

好勇可以王孟子曰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
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
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
民民唯恐王之不好勇也

孫卿與臨武君議兵於趙孝成王前王曰請問兵
要臨武君對曰上得天時下得地利後之發先之
至此用兵之要術也孫卿曰不然臣之所聞古之
道凡戰用兵之術在於一民弓矢不調羿不能以
中六馬不和造父不能以御遠士民不親附湯武
不能以勝故善用兵者務在於善附民而已臨武

君曰不然夫兵之所貴者勢利也所上者變詐攻
奪也善用之者奄忽焉莫知所從出孫吳用之無
敵於天下由此觀之豈必待附民哉孫卿曰不然
臣之所言者王者之兵君人之事也君之所言者
勢利也所上者變詐攻奪也仁人之兵不可詐也
彼可詐者怠慢者也落單者也君臣上下之間渙
然有離德者也若以桀詐桀猶有壘焉若以桀詐
堯譬之若以卵投石若以指繞沸若羽蹈烈火入
則焦沒耳夫又何可詐也故仁人之兵鈇則若莫
邪之利刃嬰之者斷銳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

潰圓居而方止若盤石然觸之者隴種而退耳夫
又何可詐也故仁人之兵或將三軍同力上下一
心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也若弟
之事兄也若手足之捍頭目而覆匈腹也詐而襲
之與先驚而後擊之一也夫又何可詐也且夫暴
亂之君將誰與至哉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民
之親我驩然如父母好我芳如椒蘭反顧其上如
灼黥如仇讎人之情雖桀跖豈有肯爲其所惡而
賊其所好者哉是猶使人之孫子自賊其父母也
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

此之謂也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兵孫
卿曰將率者末事也臣請列王者之事君人之法
昔者秦魏爲與國齊楚約而欲攻魏魏使人求救
於秦冠蓋相望秦救不出魏人有唐且者年九十
餘謂魏王曰老臣請西說秦令兵先臣出可乎魏
王曰敬諾遂約車而遣之且見秦王秦王曰丈人
罔然乃達至此甚苦矣魏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
之急矣唐且荅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至是
大王籌筴之臣失之也且夫魏一萬乘之國也稱
東藩受冠帶祠春秋者爲秦之強足以爲與也今

齊楚之兵已在魏郊矣大王之救不至魏急則且割地而約齊楚王雖欲救之豈有及哉是亡一萬乘之魏而強二敵之齊楚也竊以爲大王籌筭之臣失之矣秦王懼然而悟遽發兵救之馳騫而往齊楚聞之引兵而去魏氏復故唐且一說定疆秦之莢解魏國之患散齊楚之兵一舉而折衝消難辭之功也孔子曰言語宰我子貢故詩曰辭之集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唐且有辭魏國賴之故不可以已

燕易王時國大亂齊閔王興師伐燕屠燕國載其寶器而歸易王死及燕國復太子立爲燕王是爲燕昭王昭王賢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醜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臣聞古之人君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用死馬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馬且市之五百金况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爲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朞年

千里馬至者二今王誠欲必致士請從隗始隗且見事况賢於隗者乎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走燕燕王吊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燕國殷富士卒樂軼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爲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樂毅之策得賢之功也

樂毅爲昭王謀必待諸侯兵齊乃可伐也於是乃使樂毅使諸侯遂合連四國之兵以伐齊大破之閔王亡逃僅以身脫匿莒樂毅追之遂屠七十餘

城臨淄盡降唯莒即墨未下盡復收燕寶器而歸復易王之辱樂毅謝罷諸侯之兵而獨圍莒即墨時田單爲即墨令患樂毅善用兵田單不能詐也欲去之昭王又賢不肯聽讒會昭王死惠王立田單使人讒之惠王惠王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去之趙不歸燕騎劫既爲將軍田單大喜設詐大破燕軍殺騎劫盡復收七十餘城是時齊閔王已死田單得太子於莒立爲齊襄王而燕惠王大慙自悔易樂毅以致此禍惠王乃使人遺樂毅書曰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志故君捐國而去寡人不

明矣敢謁其願

而君弗肯聽也故使使者陳愚志君誠諭之語曰
仁不輕絕智不輕怨君於先王世之所明知也寡
人望有非則君覆蓋之不虞君明棄之也望有過
則君教誨之不虞君明罪之也寡人之罪百姓弗
聞君微出明怨以棄寡人寡人必有罪矣然恐君
之未盡厚矣諺曰厚者不損人以自益仁者不危
軀以要名故覆人之邪者厚之行也救人之過者
仁之道也世有覆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惡
所望之今君厚受德於先王之成尊輕棄寡人以
快心則覆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厚薄故施

異行有得失故患同今寡人任不肖之罪而君有
失厚之累於爲君擇無所取國有封疆猶家之有
垣墻所以合好覆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訟鄰家未
爲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未爲盡厚也寡人
雖不肖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未得志未如商容
箕子之累也然不內盡寡人明怨於外恐其適足
以傷高義而薄於行也非然苟可以成君之高明
君之義寡人雖惡名不難受也本以爲明寡人之
薄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毀而君不得榮是一舉
而兩失也義者不毀人以自益况傷人以自損乎

願君無以寡人之不肖累往事之美昔者柳下季
為理於魯三絀而不去或曰可以去矣柳下曰苟
與人異惡往而不絀乎猶且絀也寧故國耳柳下
季不以絀自累故自前業不忘不以去為心故遠
近無議寡人之罪國人不知而議寡人者天下諺
曰仁不輕絕知不簡功簡功棄小大者仇也輕絕厚
利者怨也仇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不望之
乎君今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君捐忿和怒追
順先王以復教寡人寡人意吾之曰余將快心以
成而過不顧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得循初

退不得變過此君所制唯君圖之此寡人之愚志
敬以書謁之樂毅使人獻書燕王報曰臣不肖不
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抵斧鉞之罪以傷
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自負以不肖之
罪而不敢有辭說今王數之以罪恐侍御者不察
先王之所以畜臣之理不白乎臣之所以事先王
之心故不敢不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
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愛而當者處之故曰察
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
士也臣以所學觀先王舉措有高世主之心故假

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擢之賓客之中
立之群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爲亞卿臣自以爲奉
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臣曰我
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欲以齊爲事臣對曰
夫齊者霸王之餘業戰勝之遺事閑於兵革習於
戰攻王若欲攻之必與天下圖之圖之莫若徑結
趙且淮北宋地楚魏之願也趙若許約楚魏盡力
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王曰善臣乃受命具符節
南使趙顧反起兵攻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
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之兵受命而勝之輕卒

銳兵長驅至齊齊王遁逃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貨
寶車甲珍器皆收入燕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於
歷室齊器設於寧臺薊立之植植於汶篁五伯以
來功業之盛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快其志
以臣不檢令故裂地而封臣使比小國諸侯臣聞
賢聖之君功立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
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醜夷萬乘
之齊收八百年之積及其棄群臣之日餘令詔後
嗣之義法執政任事循法令順庶孽施及萌隸皆
可以教後世臣聞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

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吳爲遠迹至郢夫差
不是也賜之鴟夷沉之江故夫差不計先論之可
以立功也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王之不同
量也故入江而不化夫免身而全功以明先王之迹
臣之上計也離虧辱之誹墮先王之明臣之大恐
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
君子絕交無惡言去臣無惡聲臣雖不肖數奉教於
君子臣恐侍御者親交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
以書謝

齊人鄒陽客游於梁人或讒之於孝王孝王怒繫

而將欲殺之鄒陽客游見讒自寃乃從獄中上書
其辭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爲然徒
虛語爾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
之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計太白食昴昭王疑之
夫精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
竭誠畢義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爲世所疑是
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熟察
之昔者玉人獻寶楚王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
是以箕子佯狂接輿避世恐遭此變也願大王熟
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無使臣爲

箕子接輿所歎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熟察之少加憐焉諺曰有白頭而新傾蓋而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昔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之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卻齊而存魏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爲燕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爲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燕人惡之於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之以馱馱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

投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居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司馬喜臙於宋卒相中山范雎拉脇折齒於魏卒爲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流之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道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飮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藉官於朝假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堅於膠漆昆弟

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信子舟之計逐墨翟夫以孔墨之辯而不能自免何則衆口鑠金積毀消骨是以秦用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強威宣此一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竒偏之辭哉公聽共觀垂名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爲兄弟由余子臧是也不合則骨肉爲仇讎朱象管蔡是也今人主如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侔三王易爲比也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之心能不說於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脩孕婦之墓故功業

覆於天下何則欲善無狀也夫晉文公親其讎而強霸諸侯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殷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強天下而卒車裂商君越用大夫種之謀擒勁吳霸中國卒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仲子辭三公爲人灌園今世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隳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通無變於士則桀之狗可使吠堯跖之客可使刺由况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之沉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爲大

王道哉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路衆無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至前也蟠木根抵輪困離竒而爲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爲之容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侯之珠夜光之璧祇足以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游則以枯木朽株對功而不忘今使天下布衣窮居之士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素無根柢之容而欲竭精神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迹矣是使布衣不得當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能不牽乎卑亂之言不惑乎衆多

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恬之言以信荆軻之說故匕首竊發周文王校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弑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寧拘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沉於諂諛之辭牽於帷墻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阜此鮑焦之所以忿於世而不留於富貴之樂也臣聞盛飾以朝者不以私行義砥礪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而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今使天下寥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權脇於勢位之貴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求

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崛穴巖藪之中耳安有
盡精神而趨闕下者哉書奏孝王孝王立出之卒
爲上客

劉向新序卷第三

劉向新序卷第四

雜事第四

管仲言齊相公曰夫懇田勸邑闢土殖穀盡地之
利則臣不若甯戚請置以爲田官登降揖讓進退
閑習臣不如隰朋請置以爲大行蚤入晏出犯君
顏色進諫必忠不重富貴不避死亡則臣不若東
郭牙請置以爲諫臣決獄折中不誣無罪不殺無
辜則臣不若弦寧請置以爲大理平原廣囿車不
結軌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若歸則臣

不若王子成甫請置以爲大司馬君如欲治國強兵則此五子者足矣如欲霸王則夷吾在此夫管仲能知人栢公能任賢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用兵車管仲之功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栢公其似之矣

有司請吏於齊栢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請栢公曰以告仲父若是者二在側者曰一則告仲父二則告仲父易哉爲君栢公曰吾未得仲父則難已得仲父曷爲其不易也故王者勞於求人佚於得賢舜舉衆賢在位垂衣裳恭己無爲而天下

治湯文用伊呂成王用周邵而刑措不用兵偃而不動用衆賢也栢公用管仲則小也故至於霸而不能以王故孔子曰小哉管仲之器蓋善其遇栢公惜其不能以王也至明主則不然所用大矣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公季成謂魏文侯曰田子方雖賢人然而非有土之君也君常與之齊禮假有賢於子方者君又何以加之文侯曰如子方者非成所得議也子方仁人也仁人也者國之寶也智士也者國之器也博通士也者國之尊也故國有仁人則群臣不爭國

有智士則無四鄰諸侯之患國有博通之士則人主尊固非成之所議也公季成自退於郊三日請罪魏文侯弟曰季成友曰翟黃文侯欲相之而未能決以問李克克對曰君若置相則問樂商與王孫苟端孰賢文侯曰善以王孫苟端爲不肖翟黃進之樂商爲賢季成進之故相季成故知人則括進賢受上賞季成以知賢故文侯以爲相季成翟黃皆近臣親屬也以所進者賢別之故李克之言是也

孟嘗君問於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於桓公而功不及五伯何也白圭對曰魏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於桓公也卜相則曰成與黃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以私愛妨公舉在職者不堪其事故功廢然而名號顯榮者三士翊之也如相三士則王功成豈特霸哉

晉平公問於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乎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削縫賓胥無善純緣桓公知衣而已亦其臣之力也師曠侍曰臣請譬之以五味管仲善斷割之隰朋善煎熬之賓胥無善齊和之

新序
三
彥
美以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彊之亦君之力也

昔者齊桓公與魯莊公爲柯之盟魯大夫曹劌謂莊公曰齊之侵魯至於城下城壞壓境君不圖與莊公曰嘻寡人之生不若死曹劌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及會兩君就壇兩相相揖曹劌手劒拔刃而進迫桓公於壇上曰城壞壓境君不圖與管仲曰然則君何求曹劌曰願請沒陽田管仲謂桓公曰君其許之桓公許之曹劌請盟桓公遂與之盟已盟標劒而去左右曰要盟可倍曹劌

可讎請倍盟而討曹劌管仲曰要盟可負而君不負曹劌可讎而君不讎著信天下矣遂不倍天下諸侯翕然而歸之爲鄆之會幽之盟諸侯莫不至焉爲陽穀之會貫澤之盟遠國皆來南伐強楚以致菁茅之貢北伐山戎爲燕開路三存亡國一繼絕世尊事周室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功次三王爲五伯長本信起乎柯之盟也

晉文公伐原與大夫期五日五日而原不降文公令去之吏曰原不過三日將降矣君不如待之君曰得原失信吾不爲也原人聞之曰有君義若此

不可不降也遂降温人聞之亦請降故曰伐原而
温降此之謂也於是諸侯歸之遂侵曹伐衛爲踐
土之會温之盟後南破強楚尊事周室遂成霸功
上次齊桓本信由伐原也

昔者趙之中牟叛趙襄子率師伐之圍未合而城
自壞者十堵襄子擊金而退士軍吏曰君誅中牟
之罪而城自壞是天助也君曷爲去之襄子曰吾
聞之於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迫人於險使
之城而後攻中牟聞其善我乃請降詩曰王猶允塞
徐方既來此之謂也襄子遂滅知氏并代爲天下

彊本由伐中牟也

楚莊王伐鄭克之鄭伯肉袒左執旄旌右執鸞刀
以迎莊王曰寡人無良邊陲之臣以干天之禍是
以使君王昧焉辱到弊邑君如憐此喪人錫之不
毛之地唯君王之命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爲
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也而微至乎此莊
王親自手旌左右麾軍還舍七里將軍子重進諫
曰夫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諸大夫死者數人
斲役死者數百人今尅而不有無乃失民力乎莊
王曰吾聞之古者孟不穿皮不蠹不出四方以是

見君子重禮而賤利也要其人不要其土人告從而赦不祥也吾以不祥立乎天下當之及吾身何日之有矣既而晉人之救鄭者至請戰莊王許之將軍子重進諫曰晉強國也道近力新楚師疲勞君請勿許莊王曰不可強者我避之弱者我威之是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也遂還師以逆晉寇莊王援枹而鼓之晉師大敗晉人來渡河而南及敗犇走欲度而北卒爭舟而以刃擊引舟中之指可掬也莊王曰嘻吾兩君之不相能也百姓何罪乃退師以軼晉寇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

寡不畏強禦莊王之謂也

晉人伐楚三舍不止大夫曰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寡人之過也如何其辱諸大夫也大夫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臣之身而晉伐楚是臣之罪也請擊之莊王俛泣而起拜諸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爲在已且君下其臣猶如此所謂上下一心三軍同力未可攻也乃夜還師孔子聞之曰楚莊王霸其有方矣下士以一言而敵還以安社稷其霸不亦宜乎詩曰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此之謂也

晉文公將伐鄴趙衰言所以勝鄴文公用之而勝
鄴將賞趙衰趙衰曰君將賞其末乎賞其本乎賞
其末則騎乘者存賞其本則臣聞之郤虎公召郤
虎曰衰言所以勝鄴遂勝將賞之曰蓋聞之子子
當賞郤虎對曰言之易行之難臣言之者也公曰
子無辭郤虎不敢固辭乃受賞

梁大夫有宋就者掌爲邊縣令與楚鄰界梁之邊
亭與楚之邊亭皆種瓜各有數梁之邊亭人劬力
數灌其瓜瓜美楚人窳而稀灌其瓜瓜惡楚令因
以梁瓜之美怒其亭瓜之惡也楚亭人心惡梁亭

之賢已因徃夜竊搔梁亭之瓜皆有死焦者矣梁
亭覺之因請其尉亦欲竊徃報搔楚亭之瓜尉以
請宋就就曰惡是何可構怨禍之道也人惡亦惡
何褊之甚也若我教子必每暮令人徃竊爲楚亭
夜善灌其瓜勿令知也於是梁亭乃每暮夜竊灌
楚亭之瓜楚亭旦而行瓜則又皆以灌矣瓜日以
美楚亭怪而察之則乃梁亭也楚令聞之大悅因
具以聞楚王楚王聞之怒然愧以意自閔也告吏
曰微搔瓜者得無有他罪乎此梁之陰讓也乃謝
以重幣而請交於梁王楚王時稱則祝梁王以爲

信故梁楚之歡由宋就始語曰轉敗而爲功因禍而爲福老子曰報怨以德此之謂也夫人既不善胡足効哉

梁嘗有疑獄群臣半以爲當罪半以爲無罪雖梁王亦疑梁王曰陶之朱公以布衣富侔國是必有奇智乃召朱公而問曰梁有疑獄獄吏半以爲當罪半以爲不當罪雖寡人亦疑吾子決是奈何朱公曰臣鄙民也不知當獄雖然臣之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玉曰徑與色澤相如也一者

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一者厚倍是以千金梁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與梁國大悅由此觀之墻薄則亟壞繒薄則亟裂器薄則亟毀酒薄則亟酸夫薄而可以曠日持久者殆未有也故有國畜民施政教者宜厚之而可耳

楚惠王食寒菹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入問曰王安得此疾也王曰我食寒菹而得蛭念譴之而不行其罪乎是法廢而威不立也非所以使國聞也譴而行其誅乎則庖宰食監法

皆當死心又不忍也故吾恐蛭之見也因遂吞之
令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天道無親惟德是輔
君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爲傷是夕也惠王之
後蛭出故其久病心腹之疾皆愈天之視聽不可
不察也

鄭人游于鄉校以議執政之善否然明謂子產曰
何不毀鄉校子產曰胡爲夫人朝夕游焉以議執
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將行之其所惡者吾將改
之是吾師也如之何毀之吾聞爲國忠信以損怨
不聞作威以防怨譬之若防川也大決所犯傷人

必多吾不能救也不如小決之使導吾聞而藥之
也然明曰蔑也乃今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
不材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
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栢公與管仲鮑叔甯戚飲酒栢公謂鮑叔姑爲寡
人祝乎鮑叔奉酒而起曰祝吾君無忘其出而在
莒也使管仲無忘其束縛而從魯也使甯子無忘
其飯牛於車下也栢公辟席再拜曰寡人與二大
夫皆無忘夫子之言齊之社稷必不廢矣此言常
思困隘之時必不驕矣

桓公田至於麥丘見麥丘邑人問之子何爲者也
對曰麥丘邑人也公曰年幾何對曰八十有三矣
公曰美哉壽乎子其以子壽祝寡人麥丘邑人曰
祝主君使主君甚壽金玉是賤人爲寶栢公曰善
哉至德不孤善言必再吾子其復之麥丘邑人曰
祝主君使主君無羞學無惡下問賢者在傍諫者
得人栢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三吾子一復
之麥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無得罪於群臣百
姓栢公怫然作色曰吾聞之子得罪於父臣得罪
於君未嘗聞君得罪於臣者也此一言者非夫二

言者之匹也子更之麥丘邑人坐拜而起曰此一
言者夫二言之長也子得罪於父可以因姑姊叔
父而解之父能赦之臣得罪於君可以因便辟左
右而謝之君能赦之昔桀得罪於湯紂得罪於武
王此則君之得罪於其臣者也莫爲謝至今不赦
公曰善賴國家之福社稷之靈使寡人得吾子於
此扶而載之自御以歸禮之於朝封之以麥丘而
斷政焉

哀公問孔子曰寡人生乎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
手寡人未嘗知哀也未嘗知憂也未嘗知勞也未

嘗知懼也未嘗知危也孔子辟席曰吾君之問乃
聖君之問也丘小人也何足以言之哀公曰否吾
子就席微吾子無所聞之矣孔子就席曰然君入
廟門升自阼階仰見榱棟俯見几筵其器存其人
亡君以此思哀則哀將安不至矣君昧爽而櫛冠
平旦而聽朝一物不應亂之端也君以此思憂則
憂將安不至矣君平旦而聽朝日昃而退諸侯之
子孫必有在君之門廷者君以此思勞則勞將安
不至矣君出魯之四門以望魯之四郊亡國之墟
列必有數矣君以此思懼則懼將安不至矣丘聞

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
以此思危則危將安不至矣夫執國之柄履民之
上慄乎如以腐索御犇馬易曰履虎尾詩曰如履
薄冰不亦危乎哀公再拜曰寡人雖不敏請事斯
語矣

昔者齊桓公出遊於野見亡國故城郭氏之墟問
於野人曰是爲何墟野人曰是爲郭氏之墟桓公
曰郭氏者曷爲墟野人曰郭氏者善善而惡惡桓
公曰善善而惡惡人之善行也其所以爲墟者何
也野人曰善善而不能行惡惡而不能去是以爲

墟也栢公歸以語管仲曰其人爲誰栢公曰不知也管仲曰君亦一郭氏也於是栢公招野人而賞焉晉文公田於號遇一老夫而問曰號之爲號久矣子處此故矣號亡其有說乎對曰號君斷則不能諫則無與也不能斷又不能用人此號之所以亡文公以輟田而歸遇趙衰而告之趙衰曰今其人安在君曰吾不與之來也趙衰曰古之君子聽其言而用其人今之君子聽其言而棄其身哀哉晉國之憂也文公乃召賞之於是晉國樂納善言文公卒以霸

晉平公過九原而歎曰嗟乎此地之蘊吾良臣多矣若使死者起也吾將誰與歸乎叔向對曰其趙武乎平公曰子黨於子之師也對曰臣敢言趙武之爲人也立若不勝衣言若不出於口然其身舉士於白屋下者四十六人皆得其意而公家甚賴之及文子之死也四十六人皆就寘位是其無私德也臣故以爲賢也平公曰善夫趙武賢臣也相晉天下無兵革者九年春秋曰晉趙武之力盡得人也

葉公諸梁問樂王鮒曰晉大夫趙文子爲人何若

對曰好學而受規諫葉公曰疑未盡之矣對曰好學智也受規諫仁也江出汶山其源若甕口至楚國其廣十里無他故其下流多也人而好學受規諫宜哉其立也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此之謂也

鍾子期夜聞擊磬聲者而悲旦召問之曰何哉子之擊磬若此之悲也對曰臣之父殺人而不得臣之母得而爲公家隸臣得而爲公家擊磬臣不睹臣之母三年於此矣昨日爲舍市而睹之意欲贖之無財身又公家之有也是以悲也鍾子期曰悲

在心也非在手也非木非石也悲於心而木石應之以至誠故也人君苟能至誠動於內萬民必應而感移堯舜之誠感於萬國動於天地故荒外從風鳳麟翔舞下及微物咸得其所易曰中孚豚魚占此之謂也

勇士一呼三軍皆辟士之誠也昔者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關弓射之滅矢飲羽下視知石也却復射之矢摧無迹熊渠子見其誠心而金石爲之開况人心乎唱而不和動而不隨中必有不全者矣夫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之已也孔子

新序四
上
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先王之
所以拱揖指揮而四海賓者誠德之至已形於外
故詩曰王猶允塞徐方既來此之謂也
齊有彗星齊侯使祝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
焉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也且天之有
彗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
何損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
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
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
亡若德之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爲無能補也公

說乃止

宋景公時熒惑在心懼召子韋而問曰熒惑在心
何也子韋曰熒惑天罰也心宋分野也禍當君身
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使治國也而移死
焉不祥寡人請自當也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
死將誰君乎寧獨死耳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
饑民餓必死爲人君欲殺其民以自活其誰以我
爲君乎是寡人之命固盡矣子無復言矣子韋還
走北面再拜曰臣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
仁人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星必徙舍君延壽

二十一歲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君有三善故三
賞星必三舍舍行七星星當一年三七二十一故
曰延壽二十一年臣請伏於陛下以司之星不徙
臣請死之公曰可是夕也星三徙舍如子韋言老
子曰能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之王也
宋康王時有爵生鸕於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而
生巨必霸天下康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薛取淮北
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亟成故射天笞地斬社稷
而焚之曰威嚴伏天地鬼神罵國老之諫者爲無
頭之棺以示有勇剖偃者之背鏃朝涉之脛而國

人大駭齊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兒侯之
館遂得病而死故見祥而爲不可祥反爲禍臣向
愚以鴻範傳推之宋史之占非也此黑祥傳所謂
黑眚者也猶魯之有鸕鴂爲黑祥也屬於不謀其
咎急也鸕者黑色食爵大於爵害爵也攫擊之物
貪叨之類爵而生鸕者是宋君且行急暴擊伐貪
叨之行距諫以生大禍以自害也故爵生鸕於城
陬者以亡國也明禍且害國也康王不悟遂以滅
亡此其効也

劉向新序卷第四

劉向新序卷第五

雜事第五

魯哀公問子夏曰必學而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嘗聞也哀公曰然則五帝有師乎子夏曰有臣聞黃帝學乎大真顓頊學乎綠圖帝學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尹壽舜學乎務成跗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威子伯文王學乎鮫時子斯武王學乎郭叔周公學乎太公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一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著乎



天下名號不傳乎千世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此之謂也夫不學不明古道而能安國家者未之有也

呂子曰神農學悉老黃帝學大真顓頊學伯夷父帝嚳學伯招帝堯學州支父帝舜學許由禹學大成執湯學小臣文王武王學太公望周公旦齊桓公學管夷吾隰朋晉文公學咎犯隨會秦穆公學百里奚公孫支楚莊王學孫叔敖沈尹筮吳王闔閭學伍子胥文之儀越王勾踐學范蠡大夫種此皆聖王之所學也且夫天生人而使其耳可以聞

不學其聞則不若聾使其目可以見不學其見則不若盲使其口可以言不學其言則不若喑使其心可以智不學其智則不若狂故凡學非能益之也達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敗之可謂善學者矣

湯見祝網者置四面其祝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離吾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孰爲此湯乃解其三面置其一面更教之祝曰昔蛛蝥作網今之人循序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四十國歸之人置四面未必得鳥湯

去三面置其一面以網四十國非徒網鳥也
周文王作靈臺及爲池沼掘地得死人之骨吏以
聞於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
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寡
人固其主又安求主遂令吏以衣棺更葬之天下
聞之皆曰文王賢矣澤及朽骨又况於人乎或得
寶以危國文王得朽骨以喻其意而天下歸心焉
管仲傳齊公子糾鮑叔傳公子小白齊公孫無知
殺襄公公子糾奔魯小白奔莒齊人誅無知迎公
子糾於魯公子糾與小白爭入管仲射小白中其

帶鈞小白佯死遂先入是爲齊桓公公子糾死管
仲奔魯桓公立國定使人迎管仲於魯遂立以爲
仲父委國而聽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爲五伯長
里鳧湏晉公子重耳之守府者也公子重耳出亡
於晉里鳧湏竊其寶貨而逃公子重耳反國立爲
君里鳧湏造門願見文公方沐其謁者復文公握
髮而應之曰吾鳧湏邪曰然謂鳧湏曰若猶有以
面目而復見我乎謁者謂里鳧湏鳧湏對曰臣聞
之沐者其心覆心覆者言悖君意沐邪何悖也謁
者復文公見之曰若竊我貨寶而逃我謂汝猶有

面目而見我邪汝曰君何悖也是何也鳧須曰然君反國國之半不自安也君寧弃國之半乎其寧有全晉乎文公曰何謂也鳧須曰得罪於君者莫大於鳧須矣君謂赦鳧須顯出以爲右如鳧須之罪重也君猶赦之況有輕於鳧須者乎文公曰聞命矣遂赦之明日出行國使爲右翕然晉國皆安語曰桓公任其賊而文公用其益故曰明主任計不任怒闇主任怒不任計計勝怒者強怒勝計者亡此之謂也

甯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爲商旅

賃車以適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賃車者執火甚盛從者甚衆甯戚餘牛於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商歌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此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反至從者以請桓公曰賜之衣冠將見之甯戚見說桓公以合境內明日復見說桓公以爲天下桓公大說將任之群臣爭之曰客衛人去齊五百里不遠不若使人問之固賢人也任之未晚也桓公曰不然問之恐其有小惡忘人之大美此人主所以失天下之士也且人固難全權用其長者遂舉

大用之而授之以爲卿當此舉也桓公得之矣所以霸也

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不得見也從者曰萬乘之主布衣之士一日三至不得見亦可以止矣桓公曰不然士之傲爵祿者固輕其主其主傲霸王者亦輕其士縱夫子傲爵祿吾庸敢傲霸王乎五往而後得見天下聞之皆曰桓公猶下布衣之士而况國君乎於是相率而朝靡有不至相公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者遇士於是也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桓公其恤之矣

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間而軾其僕曰君何爲軾曰此非段干木之間乎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軾且吾聞段干木未嘗肯以已易寡人也吾安敢高之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地不如德財不如義寡人當事之者也遂致祿百萬而時往問之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居無幾何秦興兵欲攻魏司馬唐且諫秦君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爲然乃案兵而輟不攻魏文侯可謂

善用兵矣夫君子善用兵也不見其形而攻已成其此之謂也野人之用兵鼓聲則似雷號呼則動地塵氣充天流矢如雨扶傷舉死履腸涉血無罪之民其死者已量於澤矣而國之存亡主之死生猶未可知也其離仁義亦遠矣

秦昭王問孫卿曰儒無益於人之國孫卿曰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能致貴其上者也人主用之則進在本朝置而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敵必爲順下矣雖窮困凍餒必不以邪道爲食無置錐之地而明於持社稷之大計叫呼而莫之能應

然而通乎裁萬物養百姓之經紀勢在人上則王公之才也在人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雖隱於窮閭漏屋人莫不貴之道誠存也仲尼爲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潰氏踰境而走魯之鬻牛馬不豫賈布正以待之也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罔罟分有親者取多孝悌以化之也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儒之爲人下如是矣王曰然則其爲人上何如孫卿對曰其爲人也廣大矣志意定乎內禮節修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形乎下行一不義殺一

無罪而得天下不爲也若義信乎人矣通於四海則天下之外應之而懷之是何也則貴名白而天下治也故近者謂謳而樂之遠者竭走而趨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夫其爲人下也如彼爲人上也如此何爲其無益人之國乎昭王曰善

田贊衣儒衣而見荆王荆王曰先生之衣何其惡也贊對曰衣又有惡此者荆王曰可得而聞邪對曰甲惡於此王曰何謂也對曰冬日則寒夏日則

熱衣無惡於甲者矣贊貧故衣惡也今大王萬乘之主也富厚無敵而好衣人以甲臣竊爲大王不取也意者爲其義耶甲兵之事析人之首剗人之腹墮人城郭係人子女其名尤甚不榮意者爲其貴邪苟慮害人人亦必慮害之苟慮危人人亦必慮危之其貴人甚不安之二者爲大王無取焉荆王無以應也昔衛靈公問陣孔子言俎豆賤兵而貴禮也夫儒服先王之服也而荆王惡之兵者國之凶器也而荆王喜之所以屈於田贊而危其國也故春秋曰善爲國者不師此之謂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之東益宅不祥信有之乎孔子曰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夫損人而益己身之不祥也弃老取幼家之不祥也釋賢用不肖國之不祥也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也聖人伏匿天下之不祥也故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詩曰各敬爾儀天命不又未聞東益之與爲命也

顏淵侍魯定公于臺東野畢御馬于臺下定公曰善哉東野畢之御顏淵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定公不悅以告左右曰吾聞之君子不讒人君

子亦纒人乎顏淵不悅歷階而去須臾馬敗聞矣定公躡席而起曰趨駕請顏淵顏淵至定公曰向寡人曰善哉東野畢御也吾子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矣不識君子何以知之也顏淵曰臣以政知之昔者舜工於使人造父工於使馬舜不窮於其民造父不盡其馬是以舜無失民造父無失馬今東野畢之御也上車執轡御體正矣周旋步驟朝禮畢矣歷險致遠而馬力殫矣然求不已是以知其失矣定公曰善可少進與顏淵曰獸窮則觸鳥窮則啄人窮則詐自古及今有窮其下能無

危者未之有也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善御之謂也定公曰善哉寡人之過也

孔子北之山戎氏有婦人哭於路者其哭甚哀孔子立輿而問曰曷爲哭哀至於此也婦人對曰往年虎食我夫今虎食我子是以哀也孔子曰嘻若是則曷爲不去也曰其政平其吏不苛吾以是不能去也孔子顧子貢曰弟子記之夫政之不平而吏苛乃甚於虎狼矣詩曰降喪飢饉斬伐四國夫政不平也乃斬伐四國而况二人乎其不去宜哉魏文侯問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對曰

數戰數勝文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也其所以亡何也李克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治疲民此其所以亡也是故好戰窮兵未有不亡者也趙襄子問於王子維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對曰吳君老而不忍襄子曰宜哉吳之亡也老則不能賞賢不忍則不能罰姦賢者不賞有罪不能罰不亡何待

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告宰曰自今以來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故孔

子正假馬之名而君臣之義定矣論語曰必也正名詩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可不慎乎

君子曰天子居闈闕之中帷帳之內廣廈之下旃茵之上不出檐幄而知天下者以有賢左右也故獨視不如與衆視之明也獨聽不如與衆聽之聰也晉平公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爲大對曰大臣重祿而不極諫近臣畏罰而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也公曰善於是令國曰欲進善言謁者不通罪當死楚人有善相人所言無遺策聞於國莊王見而問

於情對曰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交也布衣也其交皆孝悌篤謹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日益身必日安此所謂吉人也官事君者也其交皆誠信有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職日益此所謂吉士也主明臣賢左右多忠主有失皆敢分爭正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天下日富此之謂吉主也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交也莊王曰善於是乃招聘四方之士夙夜不懈遂得孫叔敖將軍子重之屬以備卿相遂成霸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齊閔王亡居衛晝日步走謂公玉丹曰我已亡矣

而不知其故吾所以亡者其何哉公玉丹對曰臣以王爲已知之矣王故尚未之知邪王之所以亡者以賢也以天下之主皆不肖而惡王之賢也因與合兵而攻王此王之所以亡也閔王慨然太息曰賢固若是其苦邪丹又謂閔王曰古人有辭天下無憂色者臣聞其聲於王見其實王名稱東帝實有天下去國居衛容貌充盈顏色發揚無重國之意王曰甚善丹知寡人自去國而居衛也帶三益矣遂以自賢驕盈不止閔王亡走衛衛君避宮舍之稱臣而供具閔王不遜衛人侵之閔王去走

鄒魯有驕色鄒魯不納遂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曰相閔王淖齒擢閔王之筋而懸之廟梁宿昔而殺之而與燕共分齊地悲夫閔王臨大齊之國地方數千里然而兵敗於諸侯地奪於燕昭宗廟喪亡社稷不祀宮室空虛身亡逃竄甚於徒隸尚不知所以亡甚可痛也猶自以爲賢豈不哀哉公玉丹徒隸之中而道之諂佞甚矣閔王不覺追而善之以尊爲榮以憂爲樂其亡晚矣而卒見殺先是靖郭君殘賊其百姓害傷其群臣國人將背叛共逐之其御知之豫裝齋食及亂作靖郭君出亡

至於野而飢其御出所裝食進之靖郭君曰何以知之而齋食對曰君之暴虐其臣下之謀久矣靖郭君怒不食曰以吾賢至聞也何謂暴虐其御懼曰臣言過也君實賢唯群臣不肖共害賢然後靖郭君悅然後食故齊閔王靖郭君雖至死亡終身不諭者也悲夫

宋昭公出亡至於鄙喟然歎曰吾知所以亡矣吾朝臣千人發政舉吏無不曰吾知聖者侍御數百人被服以立無不曰吾君農者內外不聞吾過是以至此由宋君觀之人主之所以離國家失社稷

者諂諛者衆也故宋昭亡而能悟蓋得反國云秦二世胡亥之爲公子也昆弟數人詔置酒饗臣臣召諸子諸子賜食先罷胡亥下階視群臣陳履狀善者因行踐敗而去諸子聞見之者莫不太息及二世即位皆知天下必弃之也故二世惑於趙高輕大臣不顧下民是以陳勝奮臂於關東閻樂作亂於望夷閻樂趙高之婿也爲咸陽令詐爲逐賊將吏卒入望夷宮攻射二世就數二世欲加刃二世懼入將自殺有一宦者從之二世謂曰何謂至於此也宦者曰如此久矣二世曰子何不早言

對曰臣以不言故得至於此使臣言死久矣然後
二世喟然悔之遂自殺

齊侯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君也何若對曰有難
不死出亡不送君曰列地而與之疏爵而貴之君
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終
身無難臣奚死焉諫而見從終身不亡臣奚送焉
若言不見用有難而死是妄死也諫不見從出亡
而送是詐爲也故忠臣也者能盡善與君而不能
與陷於難

宋玉曰其友以見於楚襄王襄王待之無以異宗
玉讓其友其友曰夫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
婦人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子之事王未耳何怨
於我宋玉曰不然昔者齊有良狗曰東郭競蓋一
旦而走五百里於是齊有良狗曰韓盧亦一旦而
走五百里使之遙見而指屬則雖韓盧不及衆兔
之塵若躡迹而縱縶則雖東郭競亦不能離今子
之屬臣也躡迹而縱縶與遙見而指屬與詩曰將
安將樂弃我如遺此之謂也其友人曰僕人有過
僕人有過

宋玉事楚襄王而不見察意氣不得形於顏色或

謂曰先生何談說之不揚計畫之疑也宋玉曰不
然子獨不見夫玄蟻乎當其居桂林之中峻葉之
上從容游戲超騰往來龍興而鳥集悲嘯長吟當
此之時雖羿逢蒙不得正目而視也及其在枳棘
之中也恐懼而掉慄危視而蹟行衆人皆得意焉
此皮筋非加急而體益短也處勢不便故也夫處
勢不便豈可以量功校能哉詩不云乎駕彼四牡
四牡項領夫久駕而長不得行項領不亦宜乎易
曰臀無膚其行赳赳此之謂也

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田饒謂魯哀公曰臣將

去君而鴻鵠舉矣哀公曰何謂也田饒曰君獨不
見夫雞乎頭戴冠者文也足傳距者武也敵在前
敢鬪者勇也見食相呼仁也守夜不失時信也雞
雖有此五者君猶曰瀹而食之何則以其所從來
近也夫鴻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食君魚鼈以君
菽粟無此五者君猶貴之以其所從來遠也臣請
鴻鵠舉矣哀公曰止吾書子之言也田饒曰臣聞
食其食者不毀其器蔭其樹者不折其枝有士不
用何書其言為遂去之燕燕立以為相三年燕之
政大平國無盜賊哀公聞之慨然太息為之避寢

三月抽損上服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何可復得
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適彼樂土爰得我所春
秋曰少長於君則君輕之此之謂也

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禮託僕夫而去曰
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犯霜露冒塵垢百
舍重趼不敢休息以見君七日而君不禮君之好
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子高好龍鈎
以寫龍鑿以寫龍屋室雕文以寫龍於是夫龍聞
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弃而還走
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

而非龍者也今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以
見君七日不禮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
也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敢託而去

昔者楚丘先生行年七十披裘帶索往見孟嘗君
欲趨不能進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何以
教之楚丘先生曰噫將我而老乎噫將使我追車
而赴馬乎授石而趨距乎逐麋鹿而搏豹虎乎吾
已死矣何暇老哉噫將使我出正辭而當諸侯乎
決嫌疑而定猶豫乎吾始壯矣何老之有孟嘗君
逡巡避席面有愧色詩曰老夫灌灌小子躑躑言

老夫欲盡其謀而少者驕而不受也秦穆公所以
敗其師教紂所以亡天下也故書曰黃髮之言則
無所愆詩曰壽胥與試美用老人之言以安國也
齊有閭丘邛年十八道遶宣王曰家貧親老願得
小仕宣王曰子年尚稚未可也閭丘邛對曰不然
昔有顓頊行年十二而治天下秦項橐七歲爲聖
人師由此觀之邛不肖耳年不稚矣宣王曰未有
咫角驂駒而能服重致遠者由此觀之夫士亦
華髮墮顛而後可用耳閭丘邛曰不然夫尺有所
短寸有所長驂駟騏驎天下之俊馬也使之與羸

馳試於釜竈之間其疾未必能過羸馳也黃鵠白
鶴一舉千里使之與燕服翼試之堂廡之下廬室
之間其便未必能過燕服翼也辟閭巨闕天下之
利器也擊石不缺刺石不銼使之與管橐決日出
昧其便未必能過管橐也由此觀之華髮墮顛與
邛何以異哉宣王曰善子有善言何見寡人之晚
也邛對曰夫雞豚謹噉即奪鐘鼓之音雲霞充咽
則奪日月之明讒人在側是以見晚也詩曰聽言
則對譖言則退庸得進乎宣王拊軾曰寡人有過
遂載與之俱歸而用焉故孔子曰後生可畏安知來

者之不如今此之謂也

荆人卞和得玉璞而獻之荆厲王使玉尹相之曰石也王以和為謾而斷其左足厲王薨武王即位和復奉玉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尹相之曰石也又以為謾而斷其右足武王薨共王即位和乃奉玉璞而哭於荆山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之以血共王聞之使人問之曰天下刑之者衆矣子獨何哭之悲也對曰寶玉而名之曰石貞士而戮之以謾此臣之所以悲也其王曰惜矣吾先王之聽難剖石而易斬人之足夫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

屬何聽之殊也乃使人理其璞而得寶焉故名之曰和氏之璧故曰珠玉者人主之所貴也和雖獻寶而美未為玉尹用也進寶且若彼之難也况進賢人乎賢人與姦臣猶仇讎也於庸君意不合夫欲使姦臣進其讎於不合意之君其難萬倍於和氏之璧又無斷兩足之臣以推其難猶拔山也千歲一合若繼踵然後霸王之君興焉其賢而不用不可勝載故有道者之不戮也宜白玉之璞未獻耳

劉向新序卷第五

劉向新序卷第六

刺奢第六

桀作瑤臺罷民力殫民財爲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群臣相持歌曰江水沛沛兮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趣歸薄兮薄亦大兮又曰樂兮樂兮四牡蹇兮六轡沃兮去不善而從善何不樂兮伊尹知天命之至舉觴而告桀曰君王不聽臣之言亡無日矣桀拍然而作啞然而笑曰子何妖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

亡吾亦亡矣於是接履而趣遂適湯湯立為相故
伊尹去官入殷殷王而夏亡

紂為鹿臺七年而成其大三里高千尺臨望雲雨作
炮烙之刑戮無辜奪民力寃暴施於百姓慘毒加於
大臣天下叛之願臣文王及周師至今不行於左右
悲夫當是時求為匹夫不可得也紂自取之也

魏王將起中天臺令曰敢諫者死許綰負操錘入
曰聞大王將起中天臺臣願加一力王曰子何力
有加綰曰雖無力能商臺王曰若何曰臣聞天與
地相去萬五千里今王因而半之當起七阡五百

里之臺高既如是其趾須方八千里盡王之地不
足以為臺趾古者堯舜建諸侯地方五千里王必
起此臺先以兵伐諸侯盡有其地猶不足又伐四
夷得方八千里乃足以為臺趾材木之積人徒之
衆倉廩之儲數以萬億度八千里之外當定農畝
之地足以奉給王之臺者臺具以備乃可以作魏
王默然無以應乃罷起臺

衛靈公以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
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君衣狐裘坐熊席隩隅有竈
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履決不苴君則不寒民

誠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諫曰君鑿池不知天寒以宛春知而罷役是德歸宛春怨歸於君公曰不然宛春魯國之匹夫吾舉之民未有見焉今將令民以此見之且春也有善寡人有春之善非寡人之善與靈公論宛春可謂知君之道矣

齊宣王爲大室大蓋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國之大具之三年而未能成群臣莫敢諫者香居問宣王曰荆王釋先王之禮樂而爲淫樂敢問荆邦爲有主乎王曰爲無主敢問荆邦爲有臣乎王曰爲無臣居曰今王爲大室三年不能成而群臣莫敢

諫者敢問王爲有臣乎王曰爲無臣香居曰臣請避矣趨而出王曰香子留何諫寡人之晚也遽召尚書曰書之寡人不肖好爲大室香子止寡人也趙襄子飲酒五日五夜不廢酒謂侍者曰我誠邦士也夫飲酒五日五夜矣而殊不病優莫曰君勉之不及紂二日耳紂七日七夜今君五日襄子懼謂優莫曰然則吾亡乎優莫曰不亡襄子曰不及紂二日耳不亡何待優莫曰桀紂之亡也遇湯武今天下盡桀也而君紂也桀紂並世焉能相亡然亦殆矣

齊景公飲酒而樂釋衣冠自鼓缶謂侍者曰仁人亦樂是夫梁丘子曰仁人耳目亦猶人也奚爲獨不樂此也公曰速駕迎晏子晏子朝服以至公曰寡人甚樂此樂也願與夫子共之請去禮晏子對曰君之言過矣齊國五尺之童子力盡勝嬰而又勝君所以不敢亂者畏禮也上若無禮無以使其下下若無禮無以事其上夫麋鹿唯無禮故父子同麋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禮也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故禮不可去也公曰寡人無良左右淫酒寡人以此至於此請殺之晏子曰左右何罪

君若好禮左右有禮者至無禮者去君若惡禮亦將如之公曰善請革衣冠更受命乃廢酒而更尊朝服而坐觴三行晏子趨出

魏文侯見箕季其墻壞而不築文侯曰何爲不築對曰不時其墻枉而不端問曰何不端曰固然從者食其園之桃箕季禁之少焉日晏進糲餐之食瓜瓠之羹文侯出其僕曰君亦無得於箕季矣曩者進食臣竊窺之糲餐之食瓜瓠之羹文侯曰吾何無得於季也吾一見季而得四焉其墻壞不築云待時者教我無奪農時也墻枉而不端對曰固

然者是教我無侵封疆也從者食園桃箕季禁之
豈愛桃哉是教我下無侵上也食我以糲餐者季
豈不能具五味哉教我無多歛於百姓以省飲食
之養也

士尹池爲荆使於宋司城子罕止而觴之南家之
墻擁於前而不直西家之潦經其宮而不止士尹
池問其故司城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爲鞆者也吾
將徙之其父曰吾恃爲鞆已食三世矣今徙是宋
邦之求鞆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願相國之憂
吾不食也爲是故吾不徙西家高吾宮卑潦之經

吾宮也利爲是故不禁也士尹池歸荆適興兵欲
攻宋士尹池諫於王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其相
仁賢者得民仁者能用人攻之無功爲天下笑楚
釋宋而攻鄭孔子聞之曰夫修之於廟堂之上而
折衝於千里之外者司城子罕之謂也

魯孟獻子聘於晉宣子觴之三徙鍾石之懸不移
而具獻子曰富哉家宣子曰子之家孰與我家富
獻子曰吾家甚貧惟有二士曰顏回茲無靈者使
吾邦家安平百姓和協惟此二者耳吾盡於此矣
客出宣子曰彼君子也以養賢爲富我鄙人也以

鍾石金玉爲富孔子曰孟獻子之富可著於春秋
鄒穆公有令食鳧鴈必以糝無得以粟於是倉無
糝而求易於民二石粟而得一石糝吏以爲費請
以粟食之穆公曰去非汝所知也夫百姓飽牛而
耕暴背而耘勤而不惰者豈爲鳥獸哉粟米人之
上食奈何其以養鳥且爾知小計不知大會周諺曰
囊漏貯中而獨不聞歟夫君者民之父母取倉之
粟移之於民此非吾之粟乎鳥苟食鄒之糝不害
鄒之粟也粟之在倉與在民於我何擇鄒民間之
皆知私積與公家爲一體也此之謂知富邦

劉向新序卷第七

節士第七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爲諸侯焉堯授舜舜授禹伯
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
就下位而問焉曰昔者堯治天下吾子立爲諸侯
焉堯授舜吾子猶存焉及吾在位子辭諸侯而耕
何故伯成子高曰昔堯之治天下舉天下而傳之
他人至無欲也擇賢而與之其位至公也以至無
欲至公之行示天下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

舜亦猶然今君賞罰而民欲且多私是君之所懷者私也百姓知之貪爭之端自此始矣德自此衰刑自此繁矣吾不忍見以是處野也今君又何求而見我君行矣無留吾事耕而不顧書曰旁施象刑維明及禹不能春秋曰五帝不告誓信厚也桀爲酒池足以運舟糟丘足以望七里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關龍逢進諫曰爲人君身行禮義愛民節財故國安而身壽也今君用財若無盡用人若恐不能死不革天禍必降而誅必至矣君其革之立而不去朝桀因囚拘之君子聞之曰末之命

矣夫

紂作炮烙之刑王子比干曰主暴不諫非忠臣也畏死不言非勇士也見過則諫不用則死忠之至也遂進諫三日不去朝紂因而殺之詩曰昊天太憮予慎無辜無辜而死不亦哀哉

曹公子喜時字子臧曹宣公子也宣公與諸侯伐秦卒於師曹人使子臧迎喪使公子負芻與太子留守負芻殺太子而自立子臧見負芻之當主也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從之負芻立是爲曹成公成公懼告罪且請子臧子臧乃反成公遂爲君

其後晉侯會諸侯執曹成公歸之京師將見子臧於周天子而立之子臧曰前記有之聖達節次守節下不失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亡奔宋曹人數請晉侯謂子臧反國吾歸爾君於是子臧反國晉乃言天子歸成公於曹子臧遂以國致成公成公爲君子臧不出曹國乃安子臧讓千乘之國可謂賢矣故春秋賢而褒其後延陵季子者吳王之子也嫡同母昆弟四人長曰遏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札札即季子最小而賢兄弟皆愛之旣除喪將立季子季子辭曰曹宣

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不爲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也誰敢干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弃其室而耕乃舍之遏曰今若是作而與季子季子必不受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爲君而致諸侯乎季子皆曰諾故諸其爲君者皆輕死爲勇飲食必祝曰天若有吾國必疾有禍予身故遏也死餘祭立餘祭死夷昧立夷昧死而國冝之季子也季子使而未還僚者長子之庶兄也自立爲吳王季子使而還至則君事之遏

之子曰王子光號曰闔閭不悅曰先君之所爲不與子而與弟者凡爲季子也將從先君之命則國宜之季子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而與子我宜當立者也僚惡得爲君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曰爾殺我君吾授爾國是吾與爾爲亂也爾殺我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而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號曰延陵季子君子以其不受國爲義以其不殺爲仁是以春秋賢季子而尊貴之也

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觀劍

不言而色欲之延陵季子爲有上國之使未獻也然其心許之矣致使於晉故反則徐君死於楚於是脫劍致之嗣君從者止之曰此吳國之寶非所以贈也延陵季子曰吾非贈之也先日吾來徐君觀吾劍不言而其色欲之吾爲有上國之使未獻也雖然吾心許之矣今死而不進是欺心也愛劍僞心廉者不爲也遂脫劍致之嗣君嗣君曰先君無命孤不敢受劍於是季子以劍帶徐君墓樹而去徐人嘉而歌之曰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脫千金之劍兮帶丘墓

許悼公疾瘡飲藥毒而死太子止自責不嘗藥不
立其位與其弟緯專哭泣啜飭粥嗑不容粒痛已
之不嘗藥未逾年而死故春秋義之

衛宣公之子伋也壽也朔也伋前母子也壽與朔
後母子也壽之母與朔謀欲殺太子伋而立壽也
使人與伋乘舟於河中將沉而殺之壽知不能止
也因與之同舟舟人不得殺伋方乘舟時伋傳母
恐其死也閔而作詩二子乘舟之詩是也其詩曰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於是壽
閔其兄之且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之詩是也其

詩曰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
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又使伋之齊
將使盜見載旌要而殺之壽止伋曰弃父之命
非子道也不可壽又與之偕行壽之母知不能止
也因戒之曰壽無爲前也壽又爲前竊伋旌以先
行幾及齊矣盜見而殺之伋至見壽之死痛其代
已死涕泣悲哀遂載其屍還至境而自殺兄弟俱
死故君子義此二人而傷宣公之聽讒也

魯宣公者魯文公之弟也文公薨文公之子子赤
立爲魯侯宣公殺子赤而奪之國立爲魯侯公子

肱者宣公之同母弟也宣公殺子赤而肱非之宣公與之祿則曰我足矣何以兄之食爲哉織履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其仁恩厚矣其守節固矣故春秋美而貴之

晉獻公太子之至靈臺虵繞左輪御曰太子下拜吾聞國君之子虵繞左輪者速得國太子遂不行返乎舍御人見太子太子曰吾聞爲人子者盡和順君不行私欲恭嚴承命不逆君安今吾得國是君失安也見國之利而忘君安非子道也聞得國而拜其聲非君欲也廢子道不孝逆君欲不忠而

使我行之殆欲吾國之危明也拔劍將死御止之曰夫機祥妖孽天之道也恭嚴承命人之行也拜祥戒孽禮也嚴恭承命不以身恨君孝也今太子見福不拜失禮殺身恨君失孝從僻心棄正行非臣之所聞也太子曰不然我得國君之孽也拜君之孽不可謂禮見機祥而忘君之安國之賊也懷賊心以事君不可謂孝挾僞意以御天下懷賊心以事君邪之大者也而使我行之是欲國之危明也遂伏劍而死君子曰晉太子徒御使之拜虵祥猶惡之至於自殺者爲見疑於欲國也已之不欲

國以安君亦以明矣爲一愚御過言之故至於身
死廢子道絕祭祀不可謂孝可謂遠嫌一節之士也
申包胥者楚人也吳敗楚兵於柏舉遂入郢昭
王出亡在隨申包胥不受命而赴於秦乞師曰吳
爲無道行封豕長蛇蠶食天下從上國始於楚寡
君失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吳夷狄也夷
狄之求無厭滅楚則西與君接境若鄰於君疆場
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圖之若得君之靈存撫
楚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君聞命矣子其
就館將圖而告子對曰寡君越七草莽未獲所休

下臣何敢即安倚於庭牆立哭日夜不絕聲水漿
不入口七日七夜秦哀公爲賦無衣之詩言兵今
出包胥九頓首而坐秦哀公曰楚有臣若此而亡
吾無臣若此吾亡無日矣於是乃出師救楚申包
胥以秦師至楚秦大夫子滿子虎帥車五百乘子
滿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會之大
敗吳師吳師旣退昭王復國而賞始於包胥包胥
曰輔君安國非爲身也救急除害非爲名也功成
而受賞是賣勇也君旣定又何求焉遂逃賞終身
不見君子曰申子之不受命赴秦忠矣七日七夜

不絕聲厚矣不受賞不伐矣然賞所以勸善也辭賞亦非常法也

齊崔杼者齊之相也弒莊公止太史無書君弒及賊太史不聽遂書賊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又嗣書之崔子又殺之死者二人其弟又嗣復書之乃舍之南史氏是其族也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將復書之聞既書矣乃還君子曰古之良史齊攻魯求岑鼎魯君載岑鼎往齊侯不信而反之以爲非也使人告魯君柳下惠以爲是因請受之請魯君請於柳下惠柳下惠對曰君之欲以爲岑

鼎也以免國也臣亦有國於此破臣之國以免君之國此臣所難也魯君乃以真岑鼎往柳下惠可謂守信矣非獨存己之國也又存魯君之國信之於人重矣猶輿之有輓輓也故孔子曰大輿無輓小輿無軌其何以行之哉此之謂也

宋人有得玉者獻諸司城子罕子罕不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與我者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故宋國之長者曰子罕非無寶也所寶者異也今以百金與搏黍以示兒子兒子必取搏

黍矣以和氏之璧與百金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
金矣以和氏之璧與道德之至言以示賢者賢者
必取至言矣其知彌精其取彌精其知彌精其取
彌精子罕之所寶者至矣

昔者有餽魚於鄭相者鄭相不受或謂鄭相曰子
嗜魚何故不受對曰吾以嗜魚故不受魚受魚失
祿無以食魚不受得祿終身食魚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蒿蓬戶甕牖揉桑以
爲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歌子貢聞之乘肥馬衣
輕裘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冠桑葉

冠杖藜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衽襟則肘見納履
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憲仰而應之曰
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
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交學以爲人教以
爲己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爲也子貢逡巡
面有愧色不辭而去原憲曳杖拖履行歌商頌而
反聲滿天地如出金石天子不得而臣也諸侯不
得而友也故養志者忘身身且不愛孰能累之詩
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此之
謂也

晏子之晉見披裘負芻息於途者以爲君子也使
人問焉曰曷爲而至此對曰齊人纍之吾名曰越
石甫晏子曰嘻遽解左驂以贖之載而與歸至舍
不辭而入越石甫怒而請絕晏子使人應之曰嬰
未嘗得交也今免子於患吾於子猶未可邪越石
甫曰吾聞君子誦乎不知已而信乎知已者吾是
以請絕也晏子乃出見之曰向也見客之容而今
也見客之意嬰聞察實者不留聲觀行者不幾辭
嬰可以辭而無弃乎越石甫曰夫子禮之敢不敬
從晏子遂以爲上客俗人之有功則德德則驕晏

子有功免人於厄而反誑下之其去俗亦遠矣此
全功之道也

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於鄭子陽者曰子
列子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
爲不好士乎子陽令官遺之粟數十乘子列子出
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而拊
心曰聞爲有道者妻子皆得佚樂今妻子皆有飢
色矣君過而遺先生先生又辭豈非命也哉子列
子笑而謂之曰君非自知我者也以人之言而知
我以人之言而遺我粟也其罪我也又將以人之

言此吾所以不受也且受人之養不死其難不義也死其難是死無道之人豈義哉其後民果作難殺子陽子列子之見微除不義遠矣且子列子內有飢寒之憂猶不苟取見得思義見利思害况其在富貴乎故子列子通乎性命之情可謂能守節矣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大夫有博通之知清潔之行懷王用之秦欲吞滅諸侯并兼天下屈原爲楚東使於齊以結強黨秦國患之使張儀之楚貨楚貴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屬上及令尹子蘭司馬子

椒內賂夫人鄭袖共譖屈原屈原遂放於外乃作離騷張儀因使楚絕齊許謝地六百里懷王信左右之姦謀聽張儀之邪說遂絕強齊之大輔楚旣絕齊而秦欺以六里懷王大怒舉兵伐秦大戰者數秦兵大敗楚師斬首數萬級秦使人願以漢中地謝懷王不聽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曰以一儀而易漢中地何愛儀請行遂至楚楚囚之上官大夫之屬共言之王王歸之是時懷王悔不用屈原之策以至於此於是復用屈原屈原使齊還聞張儀已去大爲王言張儀之罪懷王使人追之不

及後秦嫁女于楚與懷王歡為藍田之會屈原以
為秦不可信願勿會群臣皆以為可會懷王遂會
果見囚拘客死於秦為天下笑懷王子頃襄王亦
知群臣諂誤懷王不察其罪反聽群讒之口復放
屈原屈原疾闇王亂俗汶汶嘿嘿以是為非以清
為濁不忍見于世將自投於淵漁父止之屈原曰
世皆醉我獨醒世皆濁我獨清吾獨聞之新浴者
必振衣新沐者必彈冠又惡能以其泠泠更事之
之嘿嘿者哉吾寧投淵而死遂自投湘水汨羅之
中而死

楚昭王有士曰石奢其為人也公正而好義王使
為理於是廷有殺人者石奢追之則其父也遂反
於廷曰殺人者僕之父也以父成政不孝不行君
法不忠弛罪廢法而伏其辜僕之所守也伏斧鑕
命在君君曰追而不及庸有罪乎子其治事矣石
奢曰不私其父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以死罪
生非廉也君赦之上之惠也臣不敢失法下之行
也遂不離鉄鑕刎頸而死于廷中君子聞之曰貞
夫法哉孔子曰子為父隱父為子隱直在其中矣
詩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石子之謂也

晉文公反國李離為大理過殺不辜自繫曰臣之罪當死文公令之曰官有上下罰有輕重是下吏之罪也非子之過也李離曰臣居官為長不與下讓位受祿為多不與下分利過聽殺無辜委下畏死非義也臣之罪當死矣文公曰子必自以為有罪則寡人亦有過矣李離曰君量能而授官臣奉職而任事臣受印綬之日君命曰必以仁義輔政寧過於生無失於殺臣受命不稱壅惠蔽恩如臣之罪乃當死君何過之有且理有法失生即生失殺即死君以臣為能聽微決疑故任臣以理今離

刻深不顧仁義信文墨不察是非聽他辭不精事實掠服無罪使百姓怨天下聞之必議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怨積於百姓惡揚於天下權輕於諸侯如臣之罪是當重死文公曰吾聞之也直而不枉不可與往方而不圓不可與長存願子以此聽寡人也李離曰君以所私害公法殺無罪而生當死二者非所以教於國也離不敢受命文公曰子獨不聞管仲之為人臣邪身辱而君肆行汙而霸成李離曰臣無管仲之賢而有辱汙之名無霸王之功而有射鉤之累夫無能以臨官籍汙以治

人君雖不恐加之於法臣亦不敢汙官亂治以生
臣聞命矣遂伏劔而死

晉文公反國酌士大夫酒召咎犯而將之召艾陵
而相之授田百萬介子推無爵齒而就位觴三行
介子推奉觴而起曰有龍矯矯將失其所有虵從
之周流天下龍既入深淵得其安所虵脂盡乾獨
不得甘雨此何謂也文公曰嘻是寡人之過也吾
爲子爵與待旦之朝也吾爲子田與河東陽之間
介子推曰推聞君子之道謁而得位道士不居也
爭而得財廉士不受也文公曰使我得反國者子

也吾將以成子之名介子推曰推聞君子之道爲
人子而不能承其父者則不敢當其後爲人臣而
不見察於其君者則不敢立於其朝然推亦無索
於天下矣遂去而之介山之上文公使人求之不
得爲之避寢三月號呼暮年詩曰逝將去汝適彼
樂郊適彼樂郊誰之永號此之謂也文公待之不
肯出求之不能得以謂焚其山宜出及焚其山遂
不出而焚死

申徒狄非其世將自投於河崔嘉聞而止之曰吾
聞聖人仁士之於天地之間民之父母也今爲濡

足之故不救溺人可乎申徒狄曰不然昔者桀殺
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亡天下吳殺子胥陳殺
洩冶而滅其國故亡國殘家非聖智也不用故也
遂負石沉於河君子聞之曰廉矣乎如仁與智吾
未見也詩曰天實爲之謂之何哉此之謂也
齊大飢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
蒙袂接履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
食餓者揚其目而視之曰子唯不食嗟來之食以
至於此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
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

東方有士曰袁族目將有所適而飢於道狐父之
盜丘人也見之下壺餐以與之袁族目三饋而能
視仰而問焉曰子誰也曰我狐父之盜丘人也袁
族目曰嘻汝乃盜也何爲而食我以吾飢而不食也兩
手據地而歐之不出喀喀然遂伏地而死縣名爲
勝毋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故孔子席不
正不坐割不正不食不飲盜泉之水註正也族目
不食而死潔之正也

鮑焦衣弊膚見潔畚將蔬遇子贛於道子贛曰吾
子何以至此也焦曰天下之遺德教者衆矣吾何

以不至於此也吾聞之世不已知而行之不已者
是爽行也上不已知而干之不止者是毀廉也行
爽廉毀然且不舍惑於利者也子贛曰吾聞之非
其世者不生其利汙其君者不履其土今吾子汙
其君而履其土非其世而將其蔬此誰之有哉鮑
焦曰嗚呼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醜而輕
死乃弃其蔬而立槁死於洛水之上君子聞之曰
廉夫剛哉夫山銳則不高水狹則不深行特者其
德不厚志與天地疑者其爲人不祥鮑子可謂不
祥矣其節度淺深適至而止矣詩曰已焉哉天實

爲之謂之何哉

公孫杵曰程嬰者晉大夫趙朔客也晉趙穿弑靈
公趙盾時爲貴大夫亡不出境還不討賊故春秋
責之以盾爲殺君屠岸賈者幸於靈公晉景公時
賈爲司寇欲討靈公之賊盾已死欲誅盾之子趙
朔徧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爲首賊賊臣弑君子
孫在朝何以懲罪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
在外吾先君以爲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妄誅妄
誅謂之亂臣有大事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
聽韓厥告趙朔趣亡趙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

予死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公孫杵臼謂程嬰胡不死嬰曰朔之妻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無何而朔妻免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宮朔妻置兒袴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乎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謂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之奈何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立孤亦難耳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強爲其難者吾爲其易者吾請先死而

二人謀取他嬰兒負以文祿匿山中嬰謂諸將曰嬰不肖不能立孤誰能與吾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隨嬰攻杵臼杵臼曰小人哉程嬰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又賣之縱不能立孤兒忍賣之乎抱而呼天平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臼也諸將不許遂并殺杵臼與兒諸將以爲趙氏孤兒已死皆喜然趙氏真孤兒乃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病卜之大業之胄者爲祟景公問韓厥韓厥知趙孤存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夫

自中行衍皆嬴姓也中行衍人面鳥喙降佐帝大
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
周適晉事先君繆侯至于成公世有立功未嘗絕
祀今及吾君獨滅之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筮唯
君圖之景公問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告
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匿之宮中諸將入
問病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孤兒孤
兒名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爲
之矯以君命并命群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病
群臣固將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群臣願之於是召

趙氏程嬰徧拜諸將遂俱與程嬰趙氏攻屠岸賈
滅其族復與趙氏田邑如故趙武冠爲成人程嬰
乃辭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宮之難皆能死我非不
能死思立趙氏後今子旣立爲成人趙宗復故我
將下報趙孟與公孫杵臼趙武號泣固請曰武願
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棄我死乎程嬰曰不
可彼以我爲能成事故皆先我死今我不下報之
是以我事爲不成也遂自殺趙武服衰三年爲祭
邑春秋祠之世不絕君子曰程嬰公孫杵臼可謂
信交厚士矣嬰之自殺下報亦過矣

吳有士曰張胥鄙譚夫吾前交而後絕張胥鄙有罪拘將死譚夫吾合徒而取之出至於道而後乃知其夫吾也輟行而辭曰義不同於子故前交而後絕吾聞之君子不為危易行今吾從子是安則肆志危則易行也與吾因子而生不若反拘而死闔閭聞之令吏釋之張胥鄙曰吾義不同於譚夫吾故不受其任矣今吏以是出我以譚夫吾故免也吾庸遽受之乎遂觸墻而死譚夫吾聞之曰我任而不受佞也不知而出之愚也佞不可以接士愚不可以事君吾行虛矣人惡以吾力生吾亦耻

以此立於世乃絕頸而死君子曰譚夫吾其以失士矣張胥鄙亦未為得也可謂剛勇矣未可謂得節也

蘇武者故右將軍平陵侯蘇建子也孝武皇帝時以武為移中監使匈奴是時匈奴使者數降漢故匈奴亦欲降武以取當單于使貴人故漢人衛律說武武不從乃設以貴爵重祿尊位終不聽於是律絕不與飲食武數日不降又當盛夏以旃厚衣并束三日暴武心意愈堅終不屈撓稱曰臣事君由子事父也子為父死無所恨守節不移雖有鈇

新序卷第七
二十九
鉞湯鑊之誅而不懼也尊官顯位而不榮也匈奴亦由此重之武留十餘歲竟不降下可謂守節臣矣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蘇武之謂也匈奴給言武死其後漢聞武在使使者求武匈奴欲慕義歸武漢尊武以為典屬國顯異於他臣也

劉向新序卷第七

劉向新序卷第八

義勇第八

陳恒弑簡公而盟者皆完其家不盟者殺之石
他人曰昔之事其君者皆得其君而事之今謂他
人曰舍而君而事我他人不能雖然不盟則殺父
母也從而盟是無君臣之禮也生於亂世不得正
行劫於暴上不得道義故雖盟不以父母之死不
如退而自殺以禮其君乃自殺

陳恒弑君使勇士六人劫子淵棲子淵棲曰子之



欲與我以我爲知乎臣弑君非知也以我爲仁乎見利而背君非仁也以我爲勇乎劫我以兵懼而與子非勇也使吾無此三者與何補於子若吾有此三者終不從子矣乃舍之

宋閔公臣長萬以勇力聞萬與魯戰師敗爲魯所獲囚之宮中數月歸之宋宋閔公博婦人在側公謂萬曰魯君孰與寡人美萬曰魯君美天下諸侯唯魯君耳耳其爲君也閔公矜婦人妬因言曰爾魯之囚虜爾何知萬怒遂搏閔公頰齒落於口絕吮而死仇牧聞君死趨而至遇萬於門携劍而叱

之萬臂擊仇牧而殺之齒著於門闔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趨臣之難顧不旋踵

崔杼弑莊公令士大夫盟者皆脫劍而入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殺十人次及晏子晏子奉楮血仰天歎曰惡乎崔子將爲無道殺其君盟者皆視之崔杼謂晏子曰子與我我與子分國子不吾與吾將殺子直兵將推之曲兵將勾之唯子圖之晏子曰嬰聞回以利而背其君者非仁也劫以刃而失其志者非勇也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嬰可謂不回矣直兵推之曲兵鈎之嬰不之回也崔子

舍之晏子趨出授綏而垂其僕將馳晏子拊其手
曰虎豹在山林其命在庖厨馳不益生緩不益死
按之成節然後去之詩云彼已之子舍命不渝晏
子之謂也

佛盼以中牟叛置鼎於庭致士大夫曰與我者受

邑不吾與者烹大夫皆從之至於田卑田卑中牟之邑人也曰

義死不避斧鉞之罪義窮不受軒冕之服無義而

生不仁而富不如烹褰衣將就鼎佛盼脫履而生

之趙氏聞其叛也攻而取之聞田卑不肯與也求

而賞之田卑曰不可也一人舉而萬夫俛首智者

不為也賞一人以慙萬夫義者不取也我受賞使
中牟之士懷恥不義辭賞從處曰以行臨人不道
吾去矣遂南之楚

楚太子建以費無極之譖見逐建有子曰勝在外

子西召勝使治白號曰白公子西太子建之弟勝之叔父也勝怨楚逐其

父將弒惠王及子西惠王亦子西之姪惠王之叔也欲得易甲人姓名陳士勒

兵以示易甲曰與我無患不富貴不吾與則此是

也易甲笑曰嘗言吾義矣吾子忘之乎立得天下

不義吾不取也威吾以兵不義吾不從也今子將

弒子之君而使我從子非吾前義也子雖告我以

利威我以兵吾不忍爲也子行子之威則吾亦得明吾義也逆子以兵爭也應子以聲鄙也吾聞士立義不爭行死不鄙拱而待兵顏色不變也

白公勝將弑楚惠王王出亡令尹司馬皆死拔劍而屬之於屈廬曰子與我將舍子子不與我必殺子廬曰子殺叔父而求福於廬也可乎吾聞知命之士見利不動臨死不恐爲人臣者時生則生時死則死是謂人臣之禮故上知天命下知臣道其有可劫乎子胡不推之白公勝乃內其劍

白公勝既殺令尹司馬欲立王子閭以爲王王子閭不肯劫之以刃王子閭曰王孫輔相楚國匡正王室而后自庇焉閭之願也今子假威以暴王室殺伐以亂國家吾雖死不子從也白公勝曰楚國之重天下無有天以與子子何不受也王子閭曰吾聞辭天下者非輕其利也以明其德也不爲諸侯者非惡其位也以絜其行也今吾見國而忘主不仁也劫白刃而失義不勇也子雖告我以利威我以兵吾不爲也白公強之不可遂殺之葉公高率衆誅白公而反惠王於國

白公之難楚人有莊善者辭其母將徃死之其母

曰棄其親而死其君可謂義乎莊善曰吾聞事君者內其祿而外其身今所以養母者君之祿也身安得無死乎遂辭而行比至公門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矣曰懼旣懼何不返莊善曰懼者吾私也死義吾公也聞君子不以私害公及公門刎頸而死君子曰好義乎哉

齊崔杼弑莊公也有陳不占者聞君難將赴之比去餐則失匕上車失軾御者曰怯如是去有益乎不占曰死君義也無勇私也不以私害公遂往聞戰鬪之聲恐駭而死人曰不占可謂仁者之勇也

知伯囂之時有士曰長兒子魚絕知伯而去之三年將東之越而道聞知伯囂之見殺也謂御曰還車反吾將死之御曰夫子絕知伯而去之三年矣今反死之是絕屬無別也長兒子魚曰不然吾聞仁者無餘愛忠臣無餘祿吾聞知伯之死而動吾心餘祿之加於我者至今尚存吾將往依之反而衛懿公有臣曰弘演遠使未還狄人攻衛其民曰君之所與祿位者鶴也所富者宮人也君使宮人與鶴戰余焉能戰遂潰而去狄人追及懿公於榮澤殺之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弘演至報使於肝畢

呼天而號盡哀而止曰臣請爲表因自刺其腹內
懿公之肝而死齊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無道
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救衛於楚丘
芊尹文者荆之歐鹿彘者也司馬子期獵於雲夢
載旗之長拖地芊尹文拔劍齊諸軫而斷之貳車
抽弓於鞬援矢於甬引而未發也司馬子期伏軾
而問曰吾有罪於夫子乎對曰臣以君旗拽地故
也國君之旗齊於軫大夫之旗齊於軾今子荆國
有名大夫而滅三等文之斷也不亦可乎子期悅
載之王所王曰吾聞有斷子之旗者其人安在吾

將殺之子期以文之言告王悅使文爲江南令而
大治

卞莊子好勇養母戰而三北交遊非之國君辱之
及母死三年冬與魯戰卞莊子請從見於魯將軍
曰初與母處是以三北今母死請塞責而神有所
歸遂赴敵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一北又入獲
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再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
之曰此塞三北將軍曰母沒爾家宜止之請爲兄
弟莊子曰三北以養母也是子道也今士節小具
而塞責矣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反敵殺十人

而死君子曰三北又塞責滅世斷家於孝不終也

劉向新序卷第八

劉向新序卷第九

善謀第九

齊桓公時江國黃國小國也在江淮之間近楚楚
 大國也數侵伐欲滅取之江人黃人患楚齊桓公
 方存亡繼絕救危扶傾尊周室攘夷狄為陽穀之
 會貫澤之盟與諸侯將伐楚江人黃人慕桓公之
 義來會盟於貫澤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為
 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無以宗諸侯不可受也
 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人伐江滅黃桓公

不能救君子閔之是後栢公信壞德衰諸侯不附
遂陵遲不能復興夫仁智之謀即事有漸力所不
能救未可以受其質栢公受之過也管仲可謂善
謀矣詩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
晉文公之時周襄王有弟太叔之難出亡居於鄭
不得入使告難于魯于晉于秦其明年春秦伯師
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文公曰求諸侯莫如
勤王且大義也諸侯信之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
侯今爲可矣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於阪泉之
兆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

也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于
天子之卦戰克而王享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爲
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迎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
而復亦其所也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
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
城取太叔于溫而殺之于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
享醴命之侑予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晉於是始
開南陽之地其後三年文公遂再會諸侯以朝天
子天子錫之弓矢鉅鬯以爲方伯晉文公之命是
也卒成霸道狐偃之謀也夫秦魯皆疑晉有狐偃

之善謀以成霸功故謀得於帷幄則功施於天下
狐偃之謂也

虞虢皆小國也虞有夏陽之阻塞虞虢共守之晉
不能禽也故晉獻公欲伐虞虢荀息曰君胡不以
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公曰此晉國之
寶也彼受吾璧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
之所以事大國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受
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置之外府取之
中廐置之外廐公曰宮之竒存焉必不使受也荀
息曰宮之竒知固知矣雖然其爲人也通心而懦

又少長於君通心則其言之略懦則不能強諫少
長於君則君輕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
一國之後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之
下也公遂借道而伐虢宮之竒諫曰晉之使者其
幣重其辭卑必不便於虞語曰脣亡則齒寒矣故
虞虢之相救非相爲賜也今日亡虢而明日亡虞
矣公不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旋歸四年反取虞
荀息牽馬抱璧而前曰臣之謀如何獻公曰璧則
猶是而吾馬之齒加長矣晉獻公用荀息之謀而
禽虞虞不用宮之竒謀而亡故荀息非霸王之佐

戰國并兼之臣也若宮之竒則可謂忠臣之謀也
晉文公秦穆公共圍鄭以其無禮而附於楚鄭大
夫佚之狐言於鄭君曰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圍必
解鄭君從之召燭之武使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
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鄭君曰吾不能蚤用子今
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
燭之武許諾夜出見秦君曰秦晉圍鄭鄭知亡矣
若亡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鄭在晉之東秦在
晉之西越晉而取鄭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
晉晉秦之鄰也鄰之強君之憂也若舍鄭以爲東

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資糧亦無所害且君立晉
君晉君許君焦瑕朝得入而夕設版而畫界焉君
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旣東取鄭又欲廣其西
境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而利晉願君圖之秦兵
說引兵而還晉咎犯請擊之文公曰不可微夫人
之力不能弊鄭因人之力以弊之不仁失其所與
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矣亦去鄭圍遂解燭
之武可謂善謀一言存鄭而安秦鄭君不蚤用善
謀所以削國也困而覺焉所以得存
楚靈王即位欲為霸會諸侯使椒舉如晉求諸侯

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君有惠賜盟于宋曰晉
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人願結驩於二
三君使舉請間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
請於諸侯晉君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
天其或者欲盈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
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
其許之修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况
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弃之吾誰與爭公曰晉有
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
三者何嚮而不濟對曰恃馬與險而虞隣之難是

三殆也四嶽三塗陽城大室荆山終南九州之險
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也無與國焉恃
險與馬不足以爲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德
音以享神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也或多難以固其
國開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何虞
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栢公至今賴之晉有里克
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爲盟主衛邢無難狄亦喪之
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修政德亡於
不暇有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
是以賈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哉乃許楚靈王遂

為申之會與諸侯伐吳起章華之臺為乾谿之役
百姓罷勞怨懟於下群臣倍畔於上公子弃疾作
亂靈王亡逃卒死於野故曰晉不頓一戟而楚人
自亡司馬侯之謀也

楚平王殺伍子胥之父子胥出亡挾弓而干闥閭
大之甚勇之為是而欲興師伐楚子胥諫曰不可
臣聞之君子不為匹夫興師且事君猶事父也虧
君之義復父之讎臣不為也於是止蔡昭公朝於
楚有美裘楚令尹囊瓦求之昭公不予於是拘昭
公於郢數年而后歸之昭公濟漢水沉璧曰諸侯

有伐楚者寡人請為前列楚人聞之怒於是興師
伐蔡蔡請救于吳子胥諫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無
道也君若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此時可矣於是興
師伐楚遂敗楚人於柏舉而成霸道子胥之謀也
故春秋美而褒之

秦孝公欲用衛鞅之言更為嚴刑峻法易古三代
之制度恐大臣不從於是召衛鞅甘龍杜摯三大
夫御於君慮世事之變計正法之本使民之道君
曰代位不亡社稷君之道也錯法務明主長臣之
行也今吾欲更法以教民吾恐天下之議我也公

孫鞅曰臣聞疑行無名疑事無功君亟定變法之
慮行之無疑殆無顧天下之議且夫有高人之行
者固負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謦於民語曰
愚者暗成事知者見未萌民不可與慮始可與樂
成功郭偃之法曰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
不謀於衆法者所以愛民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
以聖人苟可以治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
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臣聞聖人不易民而
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勞而功成據
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今君變法不循故更禮

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議君願君熟慮之公孫鞅曰
子之所言者世俗之所知也常人安於所習學者
溺於所聞此兩者所以居官而守法也非所與論
於典法之外也三代不同道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
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更
禮之人不足與言事制法之人不足與論治君無
疑矣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什不易器臣聞
之法古無過循禮無邪君其圖之公孫鞅曰前世
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者不相復何禮之循伏犧
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文武各

當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禮法兩定制令各宜
甲兵器備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
必古故湯武之王也不循古殷夏之滅也不易禮
然則反古者未可非也循禮者未足多也君無疑
矣孝公曰善吾聞窮鄉多怪曲學多辯愚者之笑
知者哀焉狂夫之樂賢者憂焉拘世之議人心不
疑矣於是孝公違龍摯之善謀遂從衛鞅之過言
法嚴而酷刑深而必守之以公當時取強遂封鞅
爲商君及孝公死國人怨商君至於車裂之其患
流漸至始皇赤衣塞路群盜蒲山卒以亂亡削刻

無恩之所致也三代積德而王齊桓繼絕而霸秦
項嚴暴而亡漢王垂仁而帝故仁恩謀之本也秦
惠王時蜀亂國人相攻擊告急於秦惠王欲發兵
伐蜀以爲道險峽難至而韓人來侵秦秦惠王欲
先伐韓恐蜀亂先伐蜀恐韓襲秦之弊猶與未決
司馬錯與張子爭論於惠王之前司馬錯欲伐蜀
張子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對曰親魏善楚
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
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王之
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

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偷也弊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狄去王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者務廣其地欲強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以豺狼逐群羊也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

衆而服焉服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西海而諸侯不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又有禁暴正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請謁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予楚以地予魏以鼎予楚以地予魏王不能止此臣所謂危也不如伐蜀完秦惠王曰善寡人請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王更號爲侯而使陳叔相蜀蜀旣屬秦秦日益

強富厚而制諸侯司馬錯之謀也

楚使黃歇於秦秦昭王使白起攻韓魏韓魏服事秦昭王方令白起與韓魏共伐楚黃歇適至聞其計是時秦已使白起攻楚取數縣楚頃襄王東徙黃歇上書於秦昭王欲使秦遠交楚而攻韓魏以解楚其書曰天下莫強於秦楚今聞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鬪兩虎相與鬪而駑犬受其弊也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之物至則反冬夏是也致高則危累棊是也今大國之地徧天下有其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今王使盛

橋守事於韓盛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而得百里之地也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桃入邢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救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而復之有取滿倣衍首垣以臨仁平丘黃濟防玆玆作城而魏氏服王又割濮歷倣磨記之北注之秦齊之要絕楚趙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相救王之威亦單矣王若能持功守威挾戰功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兵革之彊乘毀魏之威

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詩曰靡
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
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智伯見伐趙之利不
知榆次之禍吳見伐齊之使而不知干遂之敗此
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
之親越也從而伐齊既勝齊人於艾陵爲越人所
禽於三渚之浦知伯之信韓魏也從而伐趙攻晉
陽之城勝有日矣韓魏畔之殺知伯瑤於叢臺之
上今王妬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強韓魏也臣
爲王慮而不取也詩曰大武遠宅而不涉從此觀之

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曰躍躍毚兔遇犬獲之他
人有心予忖度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
此吳之親越也臣聞之敵不可假時不可失臣恐
韓魏卑辭除患而實欺大國也何則王無重世之
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
踵而死于秦者將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隳
剝腹絕腸折頸摺頸身首分離暴骨草澤頭顱僵
仆相望于境係臣束子爲群虜者相及於路鬼神
潢洋無所食民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爲僕妾者
盈海內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齎

之與攻楚不亦過乎且王攻楚將惡出兵王將藉
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
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也王若不借路於仇
讎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隨水右壤此皆廣川大
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王雖有之不爲得地是
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
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韓魏
氏將出兵而攻留方與銍胡陵碭蕭相故宋必盡
齊人南面史記南田攻楚泗北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
之地也而使獨攻王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

齊韓魏之彊足以枝於秦齊南以泗水爲境東負
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彊於齊魏齊魏
得地保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爲帝未能其於
楚王之爲帝有餘矣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
兵革之彊一舉事而樹怨於楚出令韓魏歸帝重
齊是王失計也臣爲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爲一
而以臨韓韓必拱手王施之以東山之險帶以曲
河之利韓必爲閔內之候若是而王以十萬伐鄭
梁氏寒心許陽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
此而魏亦閔內候矣王一善楚而閔內兩萬乘之

王注入地於齊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
桎 縶 作兩海要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
趙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
服也昭王曰善於是乃止白起謝韓魏發使賂楚
約爲與國黃歇受約歸楚解弱楚之禍全彊秦之
兵黃歇之謀也

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
虞卿曰軍戰不勝尉係死寡人將束甲而赴之樓
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寶使而爲構虞卿曰昌言
構者以爲不構軍必破也而制構者在秦且王之

論秦也欲破王之軍乎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
必且破趙軍虞卿曰王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
魏楚魏欲王之重寶必內吾使吾使入楚魏秦必
疑天下恐天下之合從必一心如此則構乃可爲
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爲構發鄭朱入秦秦內之
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爲構秦秦已內鄭
朱矣虞卿以爲如何對曰王不得構軍必破矣天
下之賀戰勝者皆在秦鄭朱貴人也而入秦秦王
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爲構必不救
王則構不可得也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賀戰

勝者終不肯構長平大敗遂圍邯鄲為天下笑不從虞卿之謀也秦既解圍邯鄲而趙三入朝使趙郝約事於秦割六縣而構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亦其力尚能進之愛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攻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曰虞卿能量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進此彈丸之地不予令秦來年復攻於王王得無割其內而構乎

王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乎趙郝曰此非臣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於秦相若也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者必不如韓魏也今臣之為足下解負親之攻開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獨取攻於秦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對曰郝言不構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復割其內而構乎今構郝又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雖割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以構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構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

雖不能守亦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疲我以五
縣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
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彊秦今郝
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
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坐而地盡來年秦復來
割王將予之乎不予是弃前功而挑秦禍也予之
即無地而給之語曰彊者善攻而弱者不能守今
坐而聽秦秦兵不弊而多得地是彊秦而弱趙也
以益彊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固不止矣且王
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

求其勢必無趙矣計未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
緩計之曰子秦地與無予孰吉緩辭讓曰此非臣
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對曰亦
聞夫公父文伯母乎公父文伯仕於魯病死女子
爲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不肯哭也其相
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
逐於魯而是人不隨也今死而婦人爲自殺者二
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故從母
言是爲賢母從妻言是必不免爲妬婦其言一也
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予則

非計也言子之恐王以臣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
得爲大王計不如子之王曰諾虞卿聞之曰此飾
說也王慎勿予樓緩對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
言告樓緩樓緩對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
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彊而乘
弱矣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必盡在於
秦矣故不如亟割地爲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
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之弊而瓜分之趙見
亡何秦之圖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願王
以此決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往見王曰危哉樓

子之所以爲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
獨不言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予非固勿予而已
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讎
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而西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
之畢也則是王大之於齊而取償於秦也而齊趙之
讎可以報矣而示天下有能爲也王以此爲發聲
兵未寃於境臣見秦之事賂而反構於王也從秦
爲構韓魏聞之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
王則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
王曰善即發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之謀

行而趙霸此存亡之樞機樞機之發間不及旋踵是故虞卿一言而秦之震懼趨風馳指而請備故善謀之臣其於國豈不重哉微虞卿趙以亡矣魏請爲從趙孝成王召虞卿謀過平原君平原君曰願卿之論從也虞卿入見王曰魏請爲從對曰魏過王曰寡人固未之許對曰王過王曰魏請從卿曰魏過寡人未之許又曰寡人過然則從終不可邪對曰臣聞小國之與大國從事也有利大國受福有敗小國受禍今魏以小請其禍而王以大辭其福臣故曰王過魏亦過竊以爲從便王曰善

乃合魏爲從使虞卿又用於趙趙必霸會虞卿以魏齊之事弃侯捐相而歸不用趙旋亡

新序卷第十

善謀下第十

沛公與項籍俱受令於楚懷王曰先入咸陽者王之沛公將從武關入至南陽守戰南陽守齧保宛城堅守不下沛公引兵圍宛三匝南陽守欲自殺其舍人陳恢止之曰死未晚也於是恢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兵盡日圍宛宛大郡之都也連城數十人民衆蓄積多其吏民自以爲降而死故皆堅守乘城足下

攻之死傷者必多死者未收傷者未瘳足下曠日則事留引兵而去宛完繕弊甲砥礪凋兵而隨足下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有強宛之患竊爲足下危之爲足下計者莫如約宛守降封之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擊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乃以宛守爲敖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不下者遂先入咸陽陳恢之謀也漢王旣用滕公蕭何之言擢拜韓信爲上將軍引信上坐王問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向爭權

天下豈非項王邪曰然大王自斷勇仁強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唯信亦以爲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楚請言項王爲人項王嗜噍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謹言語响响人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印刳綬弊忍不能與此所謂婦人之仁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都彭城又背義帝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多怨百姓不附特劫於

威強服耳名雖為霸王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強易弱今大王誠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不散且三秦王為秦將秦弟子數歲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人唯獨邯欣驍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強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約法三章且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秦王於諸侯約大王當王關中民戶知之大王失職之蜀民無不恨者今大王

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八月漢王東出秦民歸漢王遂誅三秦王定其地收諸侯兵計項王定帝業韓信之謀也

趙地亂武臣張耳陳餘定趙地立武臣為趙王張耳為相陳餘為將軍趙王間出為燕軍所得燕囚之欲與三分其地乃歸王使者至燕輒殺之以固求地張耳陳餘患之有廝養卒謝其舍中人曰吾為公說燕與趙王載歸舍中人皆笑之曰使者往十輩死若何以能得王廝養卒曰非若所知乃洗

沐往見張耳陳餘遣行見燕王燕王問之對曰賤人希見長者願請一卮酒已飲又問之復曰賤人希見長者願復請一卮酒與之酒卒曰王知臣何欲燕王曰欲得而王耳卒曰君知張耳陳餘何人也燕王曰賢人也曰君知其意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卒笑曰君未知兩人的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策下趙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爲卿相哉夫臣與主豈可同日道哉顧其勢始定未敢三分而王且以長少先立武臣爲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

君囚趙王此兩人名爲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况兩賢王左提右挈執直義而以責不直之弱燕滅無日矣燕王以爲然乃遣趙王養卒爲御而歸遂得反國復立爲王趙卒之謀也

酈食其號酈生說漢王臣聞之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爲天而民以食爲天夫教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教倉乃引而東令謫過卒分守成臯此乃天所以資漢方今楚

易取而漢反却自守便臣竊以爲過矣且兩雄不
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
釋耒工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陛下急
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杜太
行之路距蜚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
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漢王曰善乃從其計畫復
守敖倉卒糧食不盡以擒項氏其後吳楚反將軍
竇嬰周亞夫復據敖倉塞成臯如前以破吳楚皆
酈生之謀也酈生說漢王曰方今燕趙已復唯齊
未下今田橫據千里之齊田間據二十萬之軍於

城諸田宗強負海阻河濟南近楚民多變詐陛
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下也臣請奉明詔
說齊王令稱東藩於是使酈生食其說齊王曰王
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曰王知天下之所
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所歸則齊國
未可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歸曰歸漢王曰先生何
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秦約先入咸
陽者王之漢王先入咸陽項王倍約不與而王漢
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
而責義

諸侯之後降城即以

侯其將得賂即以予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桀賢才皆樂爲其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項王有倍約之名殺義帝之實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過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爲人刻印剋而不能授攻城得賂積財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才怨之而莫爲之用故天下之事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乘上黨之兵下井陘誅成安破北魏舉三十二城此蚩尤之兵非人之力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守

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阪距蜚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橫以爲然即聽酈生罷歷下兵戰守之備與酈生日縱酒此酈生之謀也及齊人蒯通說韓信曰足下受詔擊齊何故止將三軍之衆不如一豎儒之功可因齊無備擊之韓信從之酈生爲田橫所害後信通亦不得其所由不仁也

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恐憂與酈生謀撓楚權酈生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

封其後於宋今秦無德弃疾侵伐諸侯杜稷滅六國之後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復立六國後畢授印已此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德莫不嚮風慕義願爲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嚮稱霸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酈先生未行張良從外求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爲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食其言告之曰其於子房意如何良曰誰爲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良對曰臣請借前箸而籌之曰昔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斯能制桀之死命也陛下能制項

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而封其後於宋者斯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矣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間軾箕子之門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人之間軾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矣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羸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羸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已畢偃革爲軒倒載干戈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革倒載于戈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也休馬於華山之陽以示無所用今陛下能

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休牛於桃
林以示不復輸糧今陛下能休牛不復輸糧乎曰
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夫天下游士捐其親戚奔
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皆日夜望尺寸之地今
復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其王皆復立游士各歸
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誰與取天
下乎其不可八也且夫楚惟無強六國復撓而從
之陛下焉得而臣之乎誠用客之計陛下之事去
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乃公事今趣銷
印止不使遂并天下之兵誅項籍定海內張子房

之謀也

漢五年追擊項王陽夏南止軍與淮陰侯韓信建
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不會楚擊漢軍
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守之謂張子房曰諸
侯不從約奈何對曰楚兵且破而未有分地其不
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今可立致也則不能事
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陳以東傅海盡與韓信睢陽
以北至穀城盡與彭越使各自爲戰則楚易敗也
漢王乃使使者告韓信彭越曰并力擊楚楚已破
自陳以東傅海與齊王睢陽以北至穀城與彭相

國使者至韓信彭越皆喜報曰請今進兵韓信乃從齊行彭越兵自梁至諸侯來會遂破楚軍于垓下追項王誅之於淮津二君之功張子房之謀也漢六年正月封功臣張子房未嘗有戰鬥之功高皇帝曰運籌策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子房功也子房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齊三萬戶乃封良爲留侯及蕭何等其餘功臣皆未封群臣自疑恐不得封咸不自安有搖動之心於是高皇帝在雒陽南宮上臺

見群臣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何故而反留侯曰陛下起布衣與此屬定天下陛下已爲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誅皆平生怨仇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以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又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即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爲將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數窘辱我欲殺之爲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群臣群臣見雍齒得封即人人自堅矣於是上置酒封雍齒

爲什方侯而急詔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群臣罷酒皆喜曰雍齒且侯我屬無患矣還倍畔之心銷邪道之謀使國家安寧累世無患者張子房之謀也

高皇帝五年齊人婁敬成隴西過維陽脫輅輓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事虞將軍欲與鮮衣婁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不敢易虞將軍入言上上召見賜食已而問敬對曰陛下都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室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積德累

善十餘世公劉避桀居邠大王以狄伐去邠杖馬策居岐國人爭歸之及文王爲西伯斷虞芮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上八百諸侯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乃營成周雒邑以爲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務德以致人不欲恃險阻令後世驕奢以虐民及周之衰分爲兩天下莫朝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擊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大戰七十小戰四

十使天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
哭泣之聲未絕傷夷者未起而欲比隆成康周公
之時臣竊以為不侔矣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
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因秦之故資甚
美膏腴之地此謂天府陛下入關而都山東雖亂
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鬪而不搯其亢拊其
背未全勝也高皇帝疑問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
勸上都雒陽東有成皋西有肴澠倍河海嚮伊洛
其固亦足恃且周王數百年秦二世而亡不如都
周留侯張子房曰雒陽雖有此固國中小不過數

百里田地狹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夫關中左
肴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故宛
之利阻三面守一隅東向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
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
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婁敬說是也於
是高皇帝即日駕西都關中由是國家安寧雖彭
越陳豨盧綰之謀九江燕代之兵及吳楚之難關
東之兵雖百萬之師猶不能以為害者由保仁德
之惠守關中之固也國以永安婁敬張子房之謀
也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也婁者乃劉也賜姓

劉氏拜爲郎中號曰奉春君後卒爲建信侯留侯張子房於漢已定性多疾即導引不食穀杜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氏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爭未能得堅決者也呂后恐不知所爲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策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信侯呂澤劫留侯曰君常爲上計今日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卧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今天下安定以愛幼欲易太子骨肉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呂澤強要曰爲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願上有所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園公

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此四人者年老矣皆以上慢侮士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爲書卑辭以安車迎之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爲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上見之即必異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亦一助也於是呂后令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四人四人至舍呂澤所至十二年上從破黥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太傅叔孫通稱說引古以死爭太子上佯許之猶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太子皆

年八十有餘鬢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而問曰何
爲者四人前對各言其姓名上乃驚曰吾求公數
歲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對曰
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聞太子
爲人子孝仁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爲太子死
者故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
畢起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
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氏真而主
矣戚夫人泣下上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歌曰
鴻鵠高蜚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
人之謀也

漢十一年九江黥布反高皇帝疾欲使太子往擊
之是時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已侍太子
聞太子將擊黥布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
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
位不益無功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
嘗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乃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
羊將狼也皆不肯爲用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母

愛者抱子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常居抱前上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謂呂后承間爲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善用兵諸將皆陛下故等倫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爲用且使布聞之即鼓行而西耳上雖疾卧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雖苦強爲妻子計載輜車卧而行於是呂澤立夜見呂后呂后承間爲上泣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豎子故不足遣乃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東郡臣居守皆送至霸上留侯疾強起至曲郵見上曰臣宜從疾甚楚

人剽疾願上無與楚人爭鋒因說上曰令太子爲將軍監關中諸侯兵上謂子房雖疾強起卧而傳太子是時叔孫通已爲太子太傅留侯行少傅事漢遂誅黥布太子安寧國家晏然此四公子之謀也

齊悼惠王者孝惠皇帝二年悼惠王入朝孝惠皇帝與悼惠王讌飲乃行家人禮同席呂太后怒乃進鳩酒孝惠皇帝知欲代飲之乃止悼惠王懼不得出城上車太息內史參乘怪問其故悼惠王具以狀語內史內史曰王寧亡十城邪將亡齊國也

悼惠王曰得全身而已何敢愛城哉內史曰魯元公主太后之女大王之弟也大王封國七十餘城而魯元公主湯沐邑少大王誠獻十城爲魯元公主湯沐邑內有親親之恩外有順太后之意太后必大喜是亡十城而得六十城也悼惠王曰善至邸上奏獻十城爲魯元公主湯沐邑太后果大悅受邑厚賜悼惠王而歸之國遂安齊內史之謀也孝武皇帝時大行王恢數言擊匈奴之便可以除邊境之害欲絕和親之約御史大夫韓安國以爲兵不可動孝武皇帝召群臣而問曰朕飾子女以

配單于幣帛文錦賂之甚厚今單于逆命加慢侵盜無已邊郡數驚朕甚閔之今欲舉兵以攻匈奴如何大行臣恢再拜稽首曰善陛下不言臣固謁之臣聞全代之時北未嘗不有彊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也然尚得養老長幼樹種以時倉廩常實守禦之備具匈奴不敢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爲一家天下同任遣子弟乘邊守塞轉粟輓輸以爲之備而匈奴侵盜不休者無他不痛之患也臣以爲擊之便御史大夫臣安國稽首再拜曰不然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匈奴至而投鞍高於

城者數所平城之厄七日不食天下歎之及解圍
反位無忿怨之色雖得天下而不報平城之怨者
非以力不能也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不以已
之私怒傷天下之公義故遣劉敬結為和親至今
為世利孝文皇帝嘗一屯天下之精兵於嘗谿廣
武無尺寸之功天下黔首約要之民無不憂者孝
文皇帝悟兵之不可宿也乃為和親之約至今為
後世利臣以為兩主之迹足以為効臣故曰勿擊
便大行曰不然夫明於形者分則不過於事察於
動者用則不失於利審於靜者恬則免於患高帝

被堅執銳以除天下之害蒙矢石沾風雨行幾十
年伏尸滿澤積首若山死者什七存者什三行者
垂泣而倪於兵夫以天下未力厭事之民而蒙匈
奴飽佚其勢不便故結和親之約者所以休天下
之民高皇帝明於形而以分事通於動靜之時蓋
五帝不相同樂三王不相襲禮者非故相反也各
因世之宜也教與時變備與敵化守一而不易不
子民今匈奴縱意日久矣侵盜無已係虜人
卒死傷中國道路檣車相望此仁人之所哀
也臣故曰擊之便御史大夫曰不然臣聞之利不

什不易業功不百不變常是故古之人君謀事必就聖發政必擇語重作事也自三代之盛遠方夷狄不與正朔服色非威不能制非強不能服也以爲遠方絕域不收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且匈奴者輕疾悍亟之兵也畜牧爲業弧弓射獵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也至不及圖去不可追來若風雨解若收電今使邊鄙久廢耕織之業以支匈奴常事其勢不權臣故曰勿擊爲便大行曰不然夫神蛟濟於淵而鳳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時昔者秦繆公都雍郊地方三百里知時之變攻取戎

辟地千里并國十二隴西北地是也其後蒙恬爲秦侵胡以河爲境累石爲城積木爲寨匈奴不敢飲馬北河置烽燧然後敢牧馬夫匈奴可以力服也不可以仁畜也今以中國之大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如以千石之弩射癰潰疽必不留行也則北發月氏可得而臣也臣故曰擊之便御史大夫曰不然臣聞善戰者以飽待飢安行定舍以待其勞整治施德以待其亂按兵奮衆深入伐國墮城故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夫衝風之衰也不能起毛羽強弩之末力不能入魯

縞盛之有衰也猶朝之必暮也今卷甲而輕舉深入而長驅難以爲功夫橫行則中絕從行則迫脅徐則後利疾則糧乏不至千里人馬絕飢勞以遇敵正遺人獲也意者有他詭妙可以擒之則臣不知不然未見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擊之便大行曰不然夫草木之中霜霧不可以風過清水明鏡不可以形逝也通方之人不可以文亂今臣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伏輕卒銳士以待之陰遮險阻以備之吾勢以成或當其左或當其右或當其前或當其後

單于可擒百全必取臣以爲擊之便於是遂從大行之言孝武皇帝自將師伏兵於馬邑誘致單于單于旣入塞道覺之奔走而去其後交兵接刃結怨連禍相攻擊十年兵凋民勞百姓虛道殪相望檣車相屬寇盜蒲山天下搖動孝武皇帝後悔之御史大夫桑弘羊請佃輪臺詔卻曰當今之務務在禁暴上擅賦今乃遠西佃非所以慰民也朕不忍聞封丞相號曰富民侯遂不復言兵事國家以寧繼嗣以定從韓安國之本謀也孝武皇帝時中大夫主父偃爲策曰古諸侯不過

百里強弱之形易制也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
千里緩則驕易為淫亂急則阻其強而合從謀
逆京師今以法割之即逆節萌起前日晁錯是也
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天
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宜願陛下今諸侯得推恩
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
封其國而稍自消弱矣於是上從其計因關馬及
弩不得出絕遊說之路重附益諸侯之法急誑誤
其君之罪諸侯王遂以弱而合從之事絕矣主父
偃之謀也